对越自卫反击战秘录

第一章

1.白宫。邓小平语出惊人，确认中国集结军队

他俯视微呈弧形的太平洋。在一万公尺高空。

第二次飞越太平洋，壮阔感一如前次。

五年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那个讲坛上，他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主席的三个世界的宏论。而这一次，巨人已经作古，他本人也在同他的国家经历又一次大起大落之后，作为中国的新的巨人，亲往大洋彼岸。

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按中国的农历是正月初——已未年春节。

由于逆地球自转飞行，银白色的波音707座机迅速地没入夜空。片刻，一位机组人员走到他的身边，"小平同志，飞机刚刚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戊午年的除夕。"他笑着点了点头，又点燃了一支熊猫牌香烟，旋即融入沉思。

新年伊始，种种迹象都表明，1979 年对他是一个幸运的年头。中美两国首脑再一次会晤，中美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引起世人瞩目。他的照片又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选为 1978 年"世界风云人物"。更重要的是在国内，一个月前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派"没了市场，华国锋作了检查，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现在，掌握着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实际最高权力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他，要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和艺术了。

1 月 29 日上 10 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五星红旗和星条旗有史以来第一次并排飘扬在美国总统府上空。宾夕法尼亚大街也插满了中国红旗。在华盛顿，对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的需求是很少的，国务院礼宾司的一位官员给纽约的利伯曼打了电话，于是从没有一面中国国旗到做好 160 面红旗这项工作就完成了。另外，佐治亚州穆尔特里市市长兼警察局长也在 28 日亲自将精选的 1500 枚红色的、粉红色和白色的茶花送到白宫。作为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的主要饰品的山茶花，是卡特家乡佐治亚州的州花。这种花是两千年前首次在中国发现的。美国给予邓小平"超级红地毯"的"超规格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 1100 多名记者云集华盛顿报道这次划时代的访问。一位美国记者写道：在华盛顿——这个国家的的这个圣地，他将看到一座座五色石建造的民主圣殿，一座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纪念碑，一座座巨大的博物馆和政府的全部壮丽景观。然而，邓小平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倒是他在美国遇到的几次亲台湾分子的示威和极端主义分子"手举红宝书的游行"，更加深了他对美国式民主的反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忽略他的主要的目的。

红地毯。礼炮。仪仗队。白宫的欢迎仪式。在简短的致词中，卡特热情地借这个机会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不知是要考验还是要证明他那过人的精力，在美 8 天，他的日程每天都被排得满满的。

1 月 31 日，星期三，华盛顿。

晨，在布莱尔大厦接受费城坦普它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出席仪式，致辞。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上午，瞻仰林肯纪念堂，献花圈。

上午，参观华盛顿全国宇航博物馆。

中午，同一批有影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回答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下午，出席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协定签字仪式。

下午，在华盛顿国宾馆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采访。

晚，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盛大答谢招待会。

晚，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在美国，他从阿拉斯加到华盛顿，然后乘坐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座机，飞往亚特兰大，再到休斯敦，最后至西雅图，把美国绕了一圈。

他抵达美国之后两个小时，就到布热津斯基家中赴宴，品尝的是烤牛肉，这一"典型的美国菜"，是一年以前两人在北京就商定好了的。为了这餐家宴，女主人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客人满意地离去。而布热津斯基这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是逢人便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后的第一顿饭，就是在他家吃的。

在休斯敦的一天中，他既坐了开发西部时的公共马车，又坐了航天飞机，他坐在马车上绕赛马场一周向观众致意，他坐进航天飞机进行了从十万英尺高空向地面的模拟着陆。晚上他吃了一顿标准的牛仔晚餐，浓汁烤猪排、烤蚕豆、核桃馅饼和啤酒，然后又穿着毛式制服戴着牛仔帽观看了骑士表演。观察家们说，邓上一次戴帽子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那是被红卫兵戴上纸的高帽子游街批斗。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人格伦参议员为邓小平讲解，邓对他说，"你成了神仙了。"格伦说："人们什么都叫过我，但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个

称呼。"

2 月 1 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当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万斯，要求对公报中的"霸权"一词作出解释，万斯于是试图使这位苏联外交官放心，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俄国。

苏联人当然不能放心。1 月 27 日，即邓小平访问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一月份中，国际舆论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集结和调动，并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对于这个各国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邓小平在美国同样快人快语，直言不讳。

每天，邓小平猛烈抨击和强硬警告的语言，都被各种传播媒介从北美发往世界各地。

还在两个多月以前，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以及途径仰光的时候，他就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和小霸，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犯柬，并且轻易得手。这不仅是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而且是对中国的无视和挑战，岂有此理。欺人太甚。这回巨人是真的动怒了。

邓小平访美，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纽约州一位众议员说：副总理先生肯定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

华盛顿一位教授说，邓小平坚强有力，语言精辟，超载了当，机智老练。

美国一位新闻评论员说邓讲话坚强有力和富于幽默感。

一次和美国国务卿万斯共进午餐之后，邓小平同等候在国务院休息室的记者们进行了短暂的交谈，记者问他们会谈中都谈了什么，邓说我们谈了"从地上到天上的一切问题"。

在和卡特第一次正式会谈开始这前，邓小平问道："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项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笑着说："好。"取出一支香烟就点燃吸了起来。

但邓小平给美国以至世界印象深刻的，显然更在于他强硬的一面，尤其是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言论。

"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而霸权主义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靠乞求所能够得到的。想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和遏制霸权主义，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战略部署。"

1 月 30 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的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休斯敦同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他说："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事实上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1 月 30 日上午，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两们领导人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难能可贵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对大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

但此时美国人却不象日本人那样紧张。一位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说："美国人很喜欢听到副总理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邓小平还在侃侃而谈。

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当邓小平同卡特谈到"教训越南"的话题时，卡特曾经婉转地谈到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但邓小平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一旦下了决心，很少有什么能够合之改变。毛泽东曾经评价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又指摘过"死不改悔"。但正是这种个性，使他一次次被打倒之后，又一次次东山再起，并最终成为最高领导集体的领班人。

不定期在卡特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国宴上，巨大的圆桌的中央，放着一丛盛开的山茶花，周围燃着一圈明烛，申述上摆着请华裔书法家用两种文字书写的菜单，主客举起特级香槟酒频频碰杯。卡特在致词中首先说："象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卡特是想强调双方的共同点，实际上恰恰道出了双方的差异。卡特确实是一个农民——农场主，他从事政治远不如搞经济活动自如；而邓小平则是一名职业军人，他最得心应手的就是驾驭指挥军队。卡特在二战后在海军服役七年的经历，显然无法与邓小平那红军时期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抗战时期的一二九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刘邓大军和淮海战役前委总书记的军事资望和戎马生涯相比。虽然身为总统的卡特是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但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却更有实际的国防决策和军事指挥权。

况且，同越南接壤的广大地区，既是他早年领导武装起义的地方，又是他率军解放的国土，而此番教训越南，又是他重掌军权之后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箭在弦上......

2 月 7 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 月 12 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按惯性甚至加速度运行着。

也许，这一切的合力，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了 2 月 17 日那个日子。

2.血与火的二月十七日

也许有巧合性，自 1919 年中国跨入现代史以后，年度的尾数逢"九"多有大事。越往后越明显；年轻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于 1949 年；1959 年发生西藏叛乱，中央政府出兵平息；而 1969 年中苏间严重军事对峙及边境地冲突，几乎酿成一场大规模战争。

那么，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会如何呢？

年度轮回中的每一天，都被一环环无情的年轮叠加上不可磨灭的历史负荷。把本节标题上列示的这一天投影到历史上的同天，无疑，如若不是最平常最不惹眼最无可回忆最不值得纪念的日子，至少也是这样的日子之一。

然而，将 2 月 17 日置于尾数"九"字号序列的 1979 年，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火团嗤嗤作响地燃到了导火索的根部。

历史记住这一天。

和平与战争都铭记这一天。

这一天对越南是黑色的。

几年的一意孤行当然痛快淋漓。打着主权和内政的旗号，不受任何约束，对邻居想打就打，想占就占。被隆隆的战争惯性驱动着，殊不知正义战争胜利后会陷入非正义。终于到了有一天，发现身边的巨人继几年警告之后攥紧了拳头，越南虽大喊不怕却一身冷汗。

此时的惊慌与昔日的威风形成鲜明对比又恰是正比。越南开始向被它强奸的国际法和国际舆论频送秋波。匆匆于 1978 年 11 月 3 日与苏联签订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处罚。同有比这更无赖的了——1979 年 1 月 7 月越南军队攻占邻邦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而 1 月 8 日其外交部发布指摘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

晚了！

中国南陲篷连城，大军云集，铁路公路上开进的野战军源源不断，已成箭在弦上弯弓满月之势。

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人不对这种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并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作出判断：威慑，还是真打？

众说纷纭中，《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写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形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慨。""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得不能不有所行动了。"这种对事态发展必然性的清醒预断，透出一种政治家的现实眼光。这篇社论甚至相当精确地展望到："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象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古巴的气焰。"此时，离 2 月 17 日仅有七天。

对越南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判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日期。毫无疑问，尽管不能说经常错误估计自己与对手力量的越南当局不存有某种幻想，但惯于主动出手的人对自己挨打也是最敏感的。

世界越来越小的今天，大部队调动已无秘密可言。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 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这队将于 1979 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声虚惊。元旦前六天的圣诞节，越军十几万部队大举入侵柬埔寨，对节目疑神疑鬼乃在所难免。

又警告：一月五日。

又一夜徒刑的严阵以待。

再绷紧疲劳的神经。

接着是一月十五日。越军逢五就折腾，误报的代价是普遍的综合疲劳症的部分精神不正常。也无怪，此时中国士兵也不知道何日何时进入出发阵地。客观地说，越军没有因此放松戒备，而他们日甚一日地构筑工事可以追溯到车、五年前。

从动向分析，进入一月中下旬，邓小平在分开场院合绝少露面。作为迹象之一，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不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误报不可漏报的心理作用。无论是对头还是朋友，都没有理由讥笑越军的屡备屡空。全世界的军人都推崇这样一个信条：有备无患。

1 月 28 日，旧历春节。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多雾的过境静悄悄。一小时，一小时，越南军队的北线，中国军队的南线，前线无战事。同天上午，中国北京，首都机场，邓小平乘坐的专机抵达上海。上海不是目的地，航线的选择极易让人联想到 1972 年 2 月那个举世闻名的被称作"上海公报"的基石。旋即专机再度在跑道的尽头拉起机头，航线直指风大浪高的浩瀚太平洋。

越军的战争警报又一次落空。

战争爆发日，在帷幕揭开之前，对全世界都是谜。

美国的侦察卫星对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的整个部署进行了拍照，统计了人数。〈纽约时报〉在战前的一星期报道说，在边界有精锐师组成的两个中国集团军。

云南，广西。西线，东线。两支突击大军，判断正确。

帷幕在中国手中。2 月 17 日封闭在统帅部的保险柜内，全世界在问：爆发

日，你在哪里？

2 月 10 日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载文〈集结兵力准备在边境上打一仗〉："中国在边境一带集结了 16 万军队、700 架飞机和大量装甲车辆、大炮，上星期有充分证据表明，北京很可能把它'教训一下越南'的扬言变成行动。河内也表明它认真对待这种局势，迅速在边境防御网中增加了一个新导弹发射场院，并把一些米格——21 飞机从南方帛调到北方。""北京领导人现在将在下最后的动手干的命令之前，先听听邓对全球形势的估计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打击越南的可能反应。西方情报机关人士说，中国人是认真的，他们花了那么大力量不仅仅是要吓唬越南，他们会付诸行动的，不管在我们看来这是多么的不合理。'

对中国领导人在战前最后时刻在做什么，凭一般常识便能推断出来。情报价值在于适时地指出这一时刻。

在泛滥的情报大潮中，2 月 12 日的日本〈每日新闻〉不会不引起越南的重视，但也很难引起格外的重视。事后再看，颇值得回味。

——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11 日他说，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这要看今后一周的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判断，集结的中国军队大约在 10 日前完全做好了战斗部署，根据一个月来中国军队集结及后勤兵站动向、各部队之间通讯联络判断，如今这样攻势的现实性就将变得微乎其微了。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经进攻：1.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在此西北约一百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这在美国专家之间已成为固定的看法。

战略上无诈，中国要做的全世界都知道，似乎犯民兵家大忌，怎么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都忽略了？中国就是要这样，堂常正正，师出有名，出其有意，攻其有备。先提醒观众注意，然后再开打。

是谓惩罚。

但也没厚道到将每一拳都通知对手的程度。既不逢"五"，也并非节假日。为什么选在 2 月 17 日凌晨，可以考证成一本书，也可以不置一词。当火箭炮群铺天盖地的桔红色弹道作茧自缚第一乍曙光照高黑色的星期六之晨，当加农炮、榴弹炮、迫击炮宣汇的万千吨豪情在宽正面大纵深的广大地区内植遍火红的森林，当坦克群轰轰的奏鸣碾平障碍和雷场，当一支支摩托化部队沿着陌生的红土路向预定作战方向快速挺进，当手执冲锋枪手榴弹火焰喷射器的侦察分队将被窝里的越南士兵大声吼醒并使其再度入眠以致永恒，真正的这事家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奇迹，战争史应该为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术上达成突然性这一点颁发合格证书。

明眼人一望而知，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已经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而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流血事件。这也是无保留地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平静如初的北京。2 月 17 日。

独家新闻理所当然属于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上下班的市民脸上现在出兴奋的紧张。

除了作战指挥机构，在北京，外国人比中国人忙。加急电报，长途电话，传真电报，争争夺秒。处在当事国首都的外国记者们如鱼得水，四下穿梭。面对一本正经，守口如瓶的中国官员，记者们想方设法撬嘴巴。有熟人的来不及地登门求见。晚七时前已忙不迭地返到电视屏幕前，待待"新闻联播"的最新发布。

中国邮电业务收入大增。

联合国大楼，纽约。2 月 17 日。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瓦尔德海姆破例于中午赶回联合国总部。这位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日程全被打乱，上午听到中越战争爆发的消息，可靠性确凿无疑，详情不明。别人心中无数可以，偏他堂堂秘书长必须马上进入情况，谁叫他相当于地球的球长呢。也不过算个名誉球长吧，瓦尔德海姆寝食不安地忙乎的结果，地球上的各个部分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打官司找你当裁判，作出裁决却爱听不听。不听归不听，他瓦尔德海姆还要耐住性子尽力而为，还要详尽了解情况，还要一响枪炮就赶回总部坚守岗位。

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分别约见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本月主席阿卜杜拉.比沙拉，面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的声明。

越南晚了一步。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紧急约见瓦尔德海姆时，电文还在翻译中。何坚持要在瓦的总部办公室会见，以使瓦能立即着手何期望他做的事。下午 5 日 45 分，何文楼提交了越外长阮维桢致瓦尔德海姆的信件。信称："秘书长先生，我荣幸地向您通告：1979 年 2 月 17 日，好几个中国步兵师、坦克师、炮兵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对越中边境整个全线发起了大举进攻。它们已占领了一些越南边界哨所和许多村庄，这些村庄在高平省的长定、禄平、河广县，黄连山省的孟姜、巴沙县，莱州省的风土县，以及广宁省的平辽县。不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军队袭击了老街省府，并占领了位于越南领土境内十公里的东登和孟姜这两个人口聚集的城市。"其后是例行的对中国谴责和要求秘书长如何如何。

秘书长案头还摆着一份文件，那是许多国有强烈谴责越南侵柬罪行，要求越南无条件迅速撤同柬埔寨的议案。世界上战乱频仍，处理这类事件，瓦尔德海姆深谙程序。但象越南这样两面出击，得了便宜卖乖，吃了亏就大喊大叫的架式，着实让秘书长先生"荣幸地"伤脑筋。

喜庆气氛的河内。2 月 17 日。

人民不喜庆，报纸喜庆。

再穷，美酒还是有的，佳肴还是有的。为两国的友谊，干杯！范文同举杯。这是在金边，韩桑林设宴欢迎范文同"访问"。对越南军队造出来的傀儡政权，与其说是"访问"，不如说是视察。与其说是韩桑林做东，不如说范文同请客。一个下达指示一个听从命令就是了，吃喝一顿也无妨，何须多一道手续，假模假式韩桑林先致祝酒辞，范文同再致答谢辞。

2 月 17 日的河内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这两篇讲话，向它的人民殿览胜利成果。

人民继续着昨日与前日的喜怒哀乐。家庭主妇为星期六一家人的晚餐而奔忙。街上女人多男人少，倒是这个国家人口性别比例的真实反映。战事开始的第一天，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唯独越南人民缺席。人民不知道他们的政府把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搞的多么糟，尤其把同中国的关系搞得多么不可收拾，更不知道奉行这种政策已经招致了怎样的后果。消息暂时被封锁，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均是如此。军队指挥系统掌握不信前线情况，电台电话里许多部队联系不上。报告说中国动用了空军，假军情一直捅到联合国，到头来却乱中出错。当局既要搞清战况，又要考虑闹到这个局面如何向人民交待。把责任推给中草药方面并不难，就是大国欺负小国。关键是如何把这个逻辑同越南打柬埔寨再协调起来，并进而让人民相信在世界上的孤立是光荣的。直到深夜十一点多，广播电台才匆忙播发首次报道，虽然绝大多数越南公民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人民报》知道的，但当局总算在第一天最后几分钟公布了。

不知究竟针对谁的畏惧。"访问"结束后于 19 日回到河内的总理范文同，对他的国防部长武元甲说："我方有苏联跟着，毫无畏惧。"

3.黎笋视察战后谅山，面对废墟说不出话

越军有句名言："一个兵能对付十个中国兵。"

不必驳斥，笑笑而已。越军并未真地将兵员削减到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四人，以向当时总数为 400 万的中国军队作总体挑战。

但，越南当局及越军的自负心理也有其物质基础。美国败退越南后，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二百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作为长期抗美救国斗争巨大代价的部分补偿，和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雄厚实力，不仅数额十分可观，而且也应该引起充分的自信与自豪。

可悲的是引起了自大与自狂。

美国苏联暂时不去比他，世界上哪个国家还敢跟老子比》不用别人恭维，越南自导自演地给自己戴上了"世界第三边事强国"的高帽子。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充

足，越南认为自己经过战火考验的兵员战斗素质也是第一流的，也刚同美国交手完毕，实际的自我感觉达到了天下无敌的境界。殊不知至少有六、七个比它更有资格的国家在窃笑它的自封老三。

更何况如同大肚子细腿，越南的国力无以与军力相对称。这时的越南，本应利用战后和平与良好的国际及周边环境，利用可以大大节省下来的军费开支和大量的外国援助，大力发展经济，获得休养生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长治久安。

中国努力奉行这样的富国政策。但谁也不能设想，守着一个又穷又横的恶邻居，几户本份的小康人家能过上安稳殷实日子。

越南陷入了第二个可悲，用军事扩张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并由于 1978 年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少收粮食 430 万吨，穷兵黩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7 年底和 1978 年初，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一举吞并柬埔寨，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柬军发的有力回击。从 1978 年 2 月起，越改变战略，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继续对柬进行侵略，坦克大炮不灵，又使用飞机和毒气弹。扬言"24 小时就能占领金边"（越外长阮维桢语）的越南当局，一面扩大侵柬战争，一面加剧中越边境的冲突。

按照常识，两面作战越南应尽力避免，尤其应避免过早同中国冲突。然而利益使然，越南不得不铤而走险，公然同中国对抗。

其一，中国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实现"印支联邦"野心的巨大障碍，中国在向越南发出严厉谴责和警告的同时，责无旁贷地给予柬埔寨以各方面援助；其二，凭借空前雄厚的军力，逞一时之勇，不把刚经过文革内乱的中国放在眼里；其三，经济萧条，人口负担重，一方面要向柬扩大生存空间和移民，一方面要蛮横地掠夺和马铃薯赶华侨；其四，同中国交恶，可以向苏联索取更多的援助。等等。

对邓小平代表中国一再声言的警告和惩罚，一位越南政府官员说，78 年秋天，我们就研究了邓小平将怎样惩罚越南的问题。《史记.苏秦列传》讲到一个国家惩罚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有三种惩罚：即用计谋惩罚；孤立对方的惩罚；以武力惩罚。

对"武力惩罚"，越的策略是三部曲。

A.不惜出让金兰湾，不顾一切地倒向苏联，赢得大批援助，同时尽快签署名为友好合作实为军事联盟的苏越条约，以此限制中国的武力惩罚。

B.集中力量，用大兵力作战加速夺取金边和柬埔寨广大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在中国军队完成集结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从而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

前两部曲分别于 1978 年 11 月 3 日和 1979 年 1 月 7 日完成。而中国的态度

反而随事态的恶化，变得越加强硬和激烈。中国一再强调说话算数，越南这个"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说过不怕中国的话自然收不回去，而且吃到嘴边的金边也吐不掉，已经得罪了中国，索性得罪到底，于是——

C.倚恃苏联，破罐破摔，抖抖"世界第三边事强国"的威风给世界看看。从侵柬开始，越北线部队进入二级战备。邓小平访美前夕，越北线部队又进入一级战备。通讯兵部队要求通讯兵"人不下机器，耳机一直戴着"。高炮部队进行"一级战斗演习"。"升龙"空军师加强飞行训练，特别夜间飞行训练和大、中、小机群的战斗演习。人民军总参谋部的汽车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随时准备向各地运送作战干部。炮兵和火箭部队变换隈地，调动频繁。香港报道，越南人的战略看来打算用导弹和空军力量而不是用步兵来对付中国向越南发动的纵深袭击，同时用传统的游击战来对付中国的占领军。他们在多山的边界地带的中国人可能入侵的路线上埋下了大批地雷和竹尖桩。河内一位人士说，事实上，清化和义静两省的竹林已在全国范围展开的做竹桩的运动中被伐光。

越军的姿态不可谓不强硬。他们分析中国军队有可能在中老过境集结并贯穿老挝突然出现在平原地区，便仓皇将二线部队后撤。实际交战过程中，越军二线部队迟迟不敢增援，眼看着一线部队逐个就歼。

战争进行到第十天，邓小平会见陪同美国财政部长访华的美国记者时说："越南说他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我们除了要打破它这个神话以外，没有其它目的。我们也不要他们的领土。我们还要使他们懂得，他们不能任何时候都为所欲为。"

3 月 31 日，黎笋视察"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军事重镇谅山。这里的春天满目疮痍。他良久不语。

嘴硬的是随后而来的春水，居然吟得一首诗。

从西南边疆到北部过防，
西南边疆，凯歌欢唱，
波尔布特残军四处逃窜，
老羞成怒，北京开火，
出兵侵占越南边疆，
艰苦卓绝，我英勇抗击，
敌人被迫偃旗息鼓，惆怅撤回。

只是，仗又打了十年，再不敢亮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旗号。

4.继 30 多年前从彭德怀手中接任志愿军司令员之后，杨得志赴滇再度就任前线指挥官

时事社东京 2 月 8 日电：驻北京的西方人士揣测，几天内中国可能会确定对越南的战略。西方分析家说，在中越边境有中国军队十万人。昆明军区司令员王

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扬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这次更迭同对越战略关。

共同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已经获悉，中国配备了朝鲜战争时代的中国志愿军司令员扬得志任对越最前线部队的指挥官。他之所以转达任昆明部队司令员，是由于为适应南部边界军事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孟良固战役。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疾行二百余里强取垛庄，断敌退路，完成了对号称"御林军"、名列国民常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七十车师的最后合围。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当即向陈毅、粟裕报告。

抢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和气概，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每当杨得志吟毛泽东《长征》诗中"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豪迈诗句，就如同听到当年大渡河惊天的拍岸声。

杨得志，王必成，两员虎将，壮心不已。王必成更熟悉昆明军区的部队，知已；杨得志更熟悉越军作战特点，知彼。

中央军委惧重权衡，决定杨得志即刻飞赴前线，接手战前部署与指挥。

戎马生涯的前半生不说了。这后半生，职务一步步南迁。继彭得怀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74 年初，被毛泽东主席召到北京，唱过《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支歌，毛主席宣布八大司令员对调，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二十多年，从冰天雪地的朝鲜经黄河，经长江，一直迁任到亚热带山岳丛林的南国边陲，横贯了整个中国。此次临阵易将，执掌由几个大军区调集的数十万大军，在全世界瞩目下去同作战经难丰富的地区小霸较量，杨得志深感责任重大。

对越南，杨得志并不生疏。抗美援越的 1967 年，他曾以友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越南北方，详细地考察了军事形势。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遵照党中央指示呕心沥血地全力帮助过的这个邻邦，古二年后竟会把"同志加兄弟"式的两国友谊推到战争的边缘，而他本人，又担负了与上一个羊年截然相反的使命，不由他感慨系之。外电说得很轻松："看来杨得志司令员对越南的作战形式和'招数'具有相当的知识。"

山间低处的平地，云南边民称坝子。有一处不算小的坝子，两国边民开垦了水田。坝子中有一株苍劲的古树，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越南。就是说，两国以树干中心国界。界碑相隔较远，界碑之间国境线的划定，常常依山势河流走向及明显的地物，如这株古树。古树得两边水落石出肥滋润，枝繁叶茂，劳作的边民累了在树下歇息，下雨在树下躲避，双方的友谊以受了多少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和考验。

七十年代后期有一天，越南人把古树放火烧死。过了几个月，枯树被越南人砍倒。又几个月过去，越南人将树根掘出，树坑填平，消除了国境标记。从此，

越方水田的田埂长了腿似的一点一点向中国领土迈进，明显的坝子两边的地盘此消彼长。有如此牢靠物的地界沿且如此，其它地带可想而知。每年中越边境此类事件百千起，被蚕食的地盘不下于百十个珍宝岛。我边民当然不答应，要将田埂移回到生长过古树的地点，待命的越南公安人员刀上冲过来，一阵棍棒击打，我边数人负伤。

更干脆，友谊关右前方的中国领土浦念岭，被越军于 1978 年 8 月出兵占领。他们喊：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既然越南政府没有这么讲，姑且当作少数人的狂言不予理睬。至于越南政府公开说中国的南沙群岛是他们的黄沙群岛，我国政府当然不能退让。

问题是，没有越南政府公开宣言的边境蚕食事件愈演愈烈。而我们依然在格守"同志加兄弟"的原则。

前面提到有古树的那个坝子，我边防检查站见土地被占边民被打，指导员气不过，率百余民兵持棍棒前往，免不了一场恶斗，理直气壮地将田埂移回原处。这件事就算完了，越方心虚不敢叫嚷。而我方却没完，认为这个指导员䶢不当，将其调离边防检查站，并以此作为违反边防政策的典型在边检系统通报批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直到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这个事例才被当作我方正面典型和越方罪行，用以教育参战部队。

还有越方筑堤坝改变河流从而变更国境线，还有掠掳和杀伤我边民，还有夺走耕牛，还有向村庄向学校开枪开炮，还有袭击我边防军，还有还有......，以此丰富感性认识。

其实，这种动员远不如由越南人现身说法来得有力。越主官兵先于我军指战员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1978 年 7 月 8 日，越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以不言自明的"X 国"为"敌国"，强调作战方针要采取早已确定的进攻战略，出其不意，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当前要加速侵柬，越军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完成紧急的军事任务，争取保卫西南边界战争的胜利，越早越好。

言外之意，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如果中国也是柬埔寨那么大，想必要优先被并入越南的"印支联邦"。越南以眼下的实力不敢大规模进犯中国，这是力量的现实，而越南誓与中国为敌并且不计一切后果，这也是政治的现实。

越共中央委员、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在同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的谈话中一语道破天机。摘引部分原话如下：

——在（越）战时，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

这是什么时候说的呢？1976 年。

早在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仅一年，越南当局就开始践踏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共同缔造的唇齿相依的两国友谊。黄松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主席还在世。当年 7 月 13 日，这篇谈话在美国的〈防卫与外事日报〉上发表。

中共中央的决定，成为参战部队全体将士的强大动员令。

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英雄通知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发给你们，请立即向县、团级党委、同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传达，铕向全全城镇居民和有关过境居民传达。有什么反应，望及时报告中央。

（一）

在毛泽东主度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民族牺牲，战后，又积极援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重建家园。但是，黎笋集团由于自己的民族扩张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受到我们党的理所当然的反对，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怂恿下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把昨日信誓旦旦地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当作敌国，疯狂地驱赶迫害越南南北方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把昨日并肩作战的盟友柬埔寨当作鲸吞的对象。近几个月来，黎笋集团又大举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同时不断挑起中越边界冲突，步步升级，越来越猖狂。他们侵我土地，毁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其险恶目的，是长期骚扰我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在于列领土安全和国家威信，配合苏霸在我北方的威胁和在印支地氏以及整个东南亚的扩张，危害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事实反复证明，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屈已经不能求全，忍耐已经被当作

软弱可欺，劝告、警告一概成了嫣边风。他们最近所散布的所谓和平谈判完全是对世界舆论的欺骗。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皮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都是根据这一目的确定的。我们决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我们的这个宗旨，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冲突和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冲突中得到确实无误的证明，为全世界所周知。本一，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胜利以后，也需要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黎笋集团投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甘当亚洲的古巴，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是违背越南人民的愿望的。中越之间有个和平安事实上的边界，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秘在。这个战斗的性质是正义的。我们的战斗，不仅将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将得到世界人民（最后也将包括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略）

中国对越作战，苏联不可能毫无反应。世界舆论非常关注这一点。

美国务院一位专家说：中国集结束军队，超过了它只是为显示一下力量所需要的实力，中国攻越很可能引起河内在莫斯科的保护人的报复，莫斯科在中国边境上驻有 44 个师，虽然中国有几百枚核樟头和导弹，但它的武装部队——尽管数量庞大——装备太差，以至无法阻止俄国人入侵。

〈纽约时报〉刊出来德尔顿文章〈苏在中国过境上可以有多种选择〉，苏向中国进攻最有吸引力的路线是西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但也是最没有好处的进攻路线，没什么工业目标和政治目标。而满洲是一个始终吸此着苏联入侵的地区，苏在西伯利来东部有 44 个精锐师，满洲如同德国的鲁尔一样，是如此有价值的争夺目标，有重要的钢铁厂，飞机厂，还有大庆油田。如果进入这一地区，由于当年歼灰日本关东军，俄国人将在熟悉的地形上作战。

列界班次论多依据单纯的军事力量论胜负，但也客观反映了中苏的力量对比的现状。

据权威人士预测苏联的态度无非三种：（一）恶骂；（二）恐吓；（三）局部入侵。中共中央的方针是，根据事态发展，将充分揭露，据理驳斥；坚决顶住，决不示弱；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做好充分准备。

据此，东北、华北、西北的"三北"边离部队进入等级战备状态，以防不测。

据一般估计，中苏过境苏军完成战争准备，需要 14 天乃至更长的时间。何况，苏越新定友好合作条约，中苏条约临近期限却未终废止。

中国决心不变。

前线指挥如期下达攻击命令。

5.三月五日，北京撤军令与河内总动员令

河内。

在邮政总局旁挂起了北部边界的大比例尺地图，上边标有进攻越南国土的中国军队的最新进展。

火车站挤满了急于离开首都的人群。

居民们在排长队抢购食品，储备日用品。

虽然炸弹并没有落到河内，但气氛显然比几年前更紧张。

2 月 21 日，两位美国参议员飞抵越南翌日分别赴老街及谅山实在观察。他们看到大批越南难民从两市撤离，人群长达数英里。在老街通往内地的公路上，大批越南伤兵躺在路边，等待运往医院。谅山的驻军已经全部撤走，只留下一些民兵和不愿走的居民，很多建筑已被炸毁。谅山如同一座死城。

北京。

平静如初。官方新闻媒介只限于播发一些有关的外交文书和社论之类。军队内部每天通报最新战果。

莫斯科。

2 月 18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在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

美国务卿万斯会晤中国大使柴泽民，要求中国撤军。

国务院发言人说，不管在公开还走私下场合，我们都要求中国撤军。

美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劝告中国、越南和苏联保持冷静。

美国国务院否认苏联指控的卡特总统事先对邓表示赞成中国进攻越南。

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情况。

18 日。莫斯科的反应到 18 日晨为止，只限于在沿中国边界地区增加侦察飞行的次数和增加了在南海靠近越南海岸的间谍船的数量。

20 日。没有迹象表明越南已经把它在柬埔寨的任何部队调往北部边界。

24 日。两架苏联运输机今晨抵达河内机场，卸下首批苏制军援，分析家注意到，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规模和速度幸免远不及它对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紧急空运。

新华社汇总各国对我自卫还击的态度）至 2 月 22 日），

1.谴责我国、支持越南，要我撤军、停火的：苏联、古巴、捷克、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蒙古、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尔马尼亚、安哥拉和柬埔寨政权。

2.对我表示遗憾、要我撤军的：老挝、印度。

3.反对中国、越南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的：加拿大、瑞典；并要求我撤军的：新西兰。

4.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美国、日本、东盟五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芬兰、伊拉克。

5.对我和越都表示遗憾、期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欧洲共同体的的其他国家。

6.呼吁谈判解决问题的：埃及、马里、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孟加拉、塞浦路斯和北欧其他国家。

7.公开声明不表态的：葡萄牙。

8.支持我国的：民主柬埔寨。

共同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中国当局人士 24 日下午向共同社记者说：还需要再给越南一点"教训"。他反复强调了邓小平副总理前些日子表明的中国还击行动的原则，一、有限的，二、不长期，三、不扩大。他又说，将不会象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停火时那样，后退那么多。

1979 年 2 月 17 日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 17 个师、22.5 万人的中国军队，以 12 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全线上对越南 6 个省 11 个县开始进攻。其中高平正面投入的兵力是 6 个师，谅山方向 3 个师，老街正面 3 个师。

2 月 18 日午后，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等地的进攻，受到越南军队

的抗击而一度停止。19-20日，谅山正面加强了一个师及40辆坦克，高平正观加强了一个师及40辆坦克，老街正面加强了2个团及40辆坦克，再度展开攻击。中国军队20日占领老街，包围同登。其后，中国军队猛攻同登、高平，24日占领同登，27日占领高平。双方在谅山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军队在陆续投入8个师的兵力之后，于3月4日占领谅山。

——平松茂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越战争》

谅山，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边防重镇，距河内130公里，就地形而言，其间已无可恃，有铁路和公路直通河内。

越南外交部于3月5日召集各国驻河内外交使团，告知"准备应付急事态"，并建议如下三点：

一、准备防空壕；

二、准备食品、罐头、点灯用的煤油、防火器材、药品等；

三、遣送老人、妇女、儿童回国，或暂时安排到第三国去避难等。

新华社广西、云南边防前线3月5日电：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被迫对越南侵略者进行自卫还击战斗。16天来，我边防部队在同登、谅山地区，高平、七溪地区，老街、柑糖地区，给越南武装力量以歼灭性打击。

3月5日，就我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我国境内，新华社奉我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

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之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我国政府郑重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我方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建议，中赵双方迅速举行谈判。

共同社北京电（记者边见）据此间官方人士说，人民解放军在16天中已使越南正规军共十个师丧失作战能力，因此，我们认为，越南方面当前已丧失了在边境附近进行有组织的军事挑衅的战斗力。据这位当局人士说，中国军队认为丧失了战斗力的越南部队是人民军的精锐第3师、以及345师、346师，大约二万七千人。这位人士说，越南军队的装备比我们估计的要坏，士气也不那么高，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和老人都被迫参战了。

另据中国当局高级官员说，同越南16天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越南兵一万数千人，俘虏一千数百人。

1979年3月中国军队撤回之后，便班师回营，并没有"严守边界"。与此同时的3月5日，在中国宣布撤军之日，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18岁至

45 岁，女性从 18 岁到 35 岁的所有公民条件具备者，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的队伍。越军则大摇大摆地占领了边境上大多数骑线点，在上边驻兵、修工事，在我境内侵扰挑衅、制造事端如故。直到"忍无可忍"，1981 年，我军攻下了法卡山、扣林山。三年之后，再度"忍无可忍"，派重兵攻下了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于是有老山战区五年多来的胶着战。

6.当年罗瑞卿大将视察这里，不曾想到忍气吞声十年后浴血的"睡美人"

老山，海拔 1422 米，是中国越南边界线上一个普通的骑线点。而老山之战，则是中越战争后五年的"骑线点"。1979 年 3 月 5 日，外科手术式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之后，在广西、云南宽大正面割开的伤口渐渐收缩。但局部紧张状态并未消除，于是，相继以法卡山、扣林山为焦点的军事对峙，构成了中越军事冲突长期化的前五年的格局。而后五年，却稳定在老山这个特定地域。

她沉静如故。

她长眠不醒。

秀发。前额。隆鼻。热唇。脖颈。乳峰。柔腹。大腿。赤足。何样的喧嚣也绝难惊扰她的痴梦，甚至，来自两个国家许许多多赤裸的男人上了她的身子。原本她还有一件苹果绿颜色的半透明睡衣，如今也被男人们零零碎碎地分割去使得她通体再无一缕丝线可供遮羞。嫣红的液体敷遍她伤痕累累的全身，渐渐漓漓地汇入身下的盘龙江，一江红水向南，向南，不知要流到何处何方，容她睡吧，容她在清冽的梦乡里捍卫不复存在的贞节。

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隆升了这段山脉。覆满亚热带雨林是气候反复变化的历史现象。数千年前，这里有了古代石碉堡和古董烟墩架（同烽火台），至今遗址可寻。历代中国政府均派有驻军防守。光绪十一年（1885 年）春，民族英雄项崇周（苗族）率几十名全身抹黑的勇士，夜袭法国兵营，杀死二百多名入侵者，收复此地，并迫使法帝国主义承认这里是中国领土，后又共同勘界立碑。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清政府赐给项崇周一面长六尺宽二尺的红缎锦旗，上书："边防如铁桶，苗中之豪杰"。抗日战争后期，日寇企图从越南经这里攻入麻栗坡，另辟战场以窥我西南，因我军民严阵以待，未敢妄动。1953 年初，挺进到祖国南陲的解放军战士，在睡美人峰下升起了五星红旗。1965 年 10 月，罗瑞狠大将亲临视察这个抗美援越的前哨阵地，指着国旗对指战员说："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牢牢钉在这里，让国旗永远在这里飘扬。"

然而，得到睡美人的称谓，却是 1984 年 4 月 28 日以后的事，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之暇，适逢不可多得的云开雾散，于老山之巅东眺，始有如斯发现。

盘龙江东畔的一串山峰状同昆明的睡美人。她头枕越南的亚热带寸林，身躯却仰卧在中国绵亘的红土地之上。于是，越南兵占据鼻梁下巴颏儿打中国兵，中国兵则依恃乳峰向头颅还击。

身为军队作者，这辈子不亲眼看看战争，总归算个缺憾。原计划在前线逗留半个月，结果竟休了足足两个月。睡美人留住了我们。这是我们的专利。每年去前线的记者作家逾千，他们似乎都不知道前线也有个睡美人。

我们一直未能通览睡美人的姿容。战区多雾。前线人的话，战区就是雾区。从晴朗的州县坐车走，何时遇到雾，何时就进入了战区，也是一约。两个月里，出太阳累计不到二十小时，不要迷信太阳，太阳只照头顶，远处还是雾，无法窥视睡美人。好在，我们的足迹亲吻了睡美人丰腴的乳峰、光洁的肩部和柔润的颈部，使得我们有可能用各个裸露的局部拼接出整体意象。

我们诅咒也感谢弥天大雾。雾把睡美人幽禁了这么多年，等着我们迎娶。也是雾，将奶白色帷幕里的故事变得扑朔迷离，让先于我们到战区的文人们眼花缭乱以至无所适从。还是雾，在我们到达战区的第二天，导演了一出小剧。

1988 年 3 月 9 日晨八时，大雾。越军上等兵黎维由在雾气中向我阵地摸进，突然被两个中国兵扑住，经过短暂拼打，黎维由被俘，如同国宝似的被精心护送到集团军招待所，与我们住同一排客房。

警戒森严。我们大模大样的闯进去，冲警卫说："军区的。"又朝正在审讯的处长点点头。处长下意识地也点点头，想不起我们是何许人。

你叫什么名字？黎维由。军衔级别？上等兵。职务？战士。哪个部队的？312 师 141 团 2 营 6 连 1 排 3 班。什么民族？京族。家在哪？清化省。具体的？清化省文昌县广利乡前胜村。上过几年学？没上过。文盲？文盲。党员团员？团员。你每月多少钱？200 盾。200 盾能买什么东西？一包普通烟 100 盾，能买两包。

审讯结束后，黎维由受到很好的照顾。香烟敞开供应，伙食标准同接待我们完全一样，还发给分被褥，衬衣衬裤、大衣、绒裤、单军服，比常人多的是一对锃亮的不锈钢手镯子，中间有一小段坚固异常的钢链连着。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是我军在老山正面战场上捉到的第一个敌方正规军士兵。抓活的难上难，双方都有铁的纪律，最危急的时刻，务必自我"光荣"，防止当俘虏。当年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有句名言："三爷最恨让共军俘虏过的了。"岂止是土匪恨，整个东方都恨。这种战争文化的渊源，怕是要追到更宽广的范围和更久远的年代。抢具尸体也难。为了一具尸体，越军宁肯添七八具尸体。为此，该集团军毙敌不少，尸体却未抢到一具。

也许这就是战争？

也许这就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战争？在两个最擅长游击占的国度间进行，在睡

美人思维、呼吸、哺育的部位进行。

7.叶剑英元帅看过战场录相惊叹：淮海大战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敌人尸体

在第五个采访本上，记下：119，赵扣斌，XX 师炮团团长，1988 年 4 月 18 日 15 时 30 分，开远市炮团会议室。

巧得很，赵团长是第一百十十分位被采访者，而 1984 年攻打老山之线，他和他的团队编为 119 炮兵群，他为群长。对老山炮战，他最有发言权。1979 年之战，他随团队执行作战任务，取得毙敌 1394 人的战绩。1984 年的"4.28"和"7.12"两次大的战斗，他都参与了第一线的组织指挥。

84 年初我团接到收复老山的命令。2 月 18 日从宜良开进，20 日到麻粟坡，40 天准备。4 月 1 日，三个连参加"142 工程"，打几炮就跑，引敌人重炮暴露，我用大炮压制。4 月 26 日做好准备，编为 119 炮兵群。

占领发射阵地，夜间摸黑干，不能有一点峁响动。把 85 炮拆散，运上阵地再组装，离敌人观察所 500 米。看不见，就把白床单铺在路上，轧着走，把炮藏在房子右边，用吊车进阵地。4 连最近离敌人 400 米，直接瞄准，炮兵上刺刀，一炮一个。

4 月 28 日 5 点 50 分开始炮火准备，34 分钟打得山摇地动步兵 6 点 24 分开始进攻。炮火准备后，越军两分钟就有反应，一炮过来，一个排长牺牲，是收复老山战斗牺牲的第一个同志。步兵一动，我们进行护送射击，步兵跟着炮弹坑往上冲，9 分钟占领 662.6 高地，54 分钟占领老山，到下午 3 点 30 分，662.6 以东 20 多个高地都占了。我们还一炮打掉了清水河吊桥，五发炮弹击毁敌一辆坦克。

6 月 11 日，凌晨 3 点，那位方向枪炮响彻云霄，开始问还说没事，半小时电话不通了。二连部被人家端了，就剩一个报情况的排长。命令我打，我说还有自己人，不打。二营 5 个查线兵上去，被敌人手榴弹砸下来，还直喊自己人别打。天亮，侦察科长带一个排想上，又被手榴弹干下来，这才知道敌人给占了。5 点 30 分，一个榴炮营射击，半小时夺回来。6 点，敌人进攻，步兵叫，快打，有五六百敌人。火箭炮一个齐射，盖住了。步兵叫好，炮兵老大哥打得好。我说，别光说打得好，你给我报战果，说至少扔下一百多。我说，好哇，你就看看吧。两个榴炮营又干，一直到下午 3 点，敌人也不能接近阵地。4 点，敌人一个加强连从船头后边摸来，让我打，不打。副师长说，给你磕头了。我说，磕头也不打。师长又命令，我还不打。最后不打不行，我说，向左 10 密位，打到了河里。再向右 10 密位，加强连没回去，三天以后还听见敌人在那里哭爹叫妈呢。

"7.12"敌人大反扑。

"6.11"后我吸取了教训，原来大小炮都归我管，我提出，82 迫击营掌握，100 迫以下由我挖掘，12 个炮连，加上 4 个坦克连。火力分配，分兵把口，在敌人可能接近的地方计划了拦阻火力，分地段，一个连负责一段。两个连顺公路乱打，

逐段拦阻。三个火箭炮连，142 高地一个，李海欣高地一个，结合部一个。诸元准备好，榴弹炮装上弹丸。火力计划代号"野猪"，一说进野猪状态，就装上了。

对"7.12"敌人反扑我们有警觉。敌人 356 师两个团，316 师一个团，共有六个团番号的部队。判断敌人可能于 12 日凌晨 5 时发起进攻。零点，我准备好 2.5 个基数的炮弹。3 点，上级给了三个点，让用三个连进行扰乱射击，打一个炮标准。我说，太少。问步兵，说前面没情况。我指着沙肋问步兵团长张友侠，如果你是越军指挥员，早晨五点攻击，部队现在应该摆在哪？他一指清水河以北 300 米那片地方，说当然在这，只能在阵地前 500 米以内，不会以外。我说，英雄所见略同，我要打的就是这。可上面给的点是 1000 米以外。我们报告了炮指，说明理由，副师长说，行。我决定了三个点，6 个连一起给我干。隔了十分钟，又打第二次，妈的，没反应，前沿阵地观察说没动静，我不信，给我打照明弹，结果不是说什么也看不见。我想算他妈白打了，没情况，虚惊一场。指挥部下令睡觉，这是三点过，所有的部队都睡了。

（实际情况：越军已进到我阵地前 500 米以内地段内。赵团长组织的两轮射击，准确地打在敌隐蔽的战斗队形中，两个营长当场被击毙，兵员死伤惨重。失去指挥的部队没有暴露，轻重伤员无一呻吟。倾刻，照明弹起，严密伪装的越军蛰伏如前，重伤员至死不动，纪律与素质令人瞠目。）

五点，到五点不得了啦，越军都措到前沿，所有阵地都接了火。审俘才知道，越军伤亡那么大，军心乱了，硬是没动，隐蔽的真好。无线电也没叫唤。越军一上来，前边叫炮火，上边让我打。打什么？打自己人？参谋长提醒我，封锁阵地前沿，打他的后续梯队。我一听，对，到阵地前沿的顶多一个连一个排队，可后面还有一个营一个团。火箭炮一口气打了十三个齐射，85 加农，100 迫，152 榴，就在阵地前 200 六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打，形成一道火墙，用炮弹封锁得死死的，炮管真的打红了。那一天我的团干进去了一万多发，到中午 12 点，2.5 个基数全干光了。张友侠一听炮弹没了，两臂一摊，一下子背过气去。没了炮火封锁，他一个团怎么也挡不住越军 6 个团的冲击，抽耳光掐人中给掐过来。放解放前，炮弹马上就来。早晨一开炮，我就让车队出发，给我拉炮弹，红河州调了 470 多辆卡车给我抢运弹药。等炮弹的空儿，越军占领了 164 高地。下午 1 点钟，炮弹上来了，一顿砸过去，他一个营只剩下 6 个活着的，山头削平了两公尺，我们一个排 15 分钟就拿了回来。越军狗日的顽固得很，硬碰硬，没什么说的，真也不怕死，真一批一批往上冲啊，越军伤亡 3700 多人，死尸把山坡都给盖满了，当时叶帅看了录相以后说：淮海大战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敌人尸体！那一回，咱步兵团，一人一条越军的铜扣腰带，就都是从阵地跟前捡的。

那天，指挥所正团副团以上七个人，另一个步兵团团长刘永新也在，准备守不住时他的团顶上去。七个人光抽烟，去烟干了四条，不吃饭，喝了四五箱汽酒。刘新有点儿结巴，说：老赵，我看打仗挺好玩，喝着酒吹着牛就打胜了。

7 月 14 号，我们打宣传弹，让越军来收尸，规定他们要打红十字旗，50 人以下，不准带武器，越军来了六、七十人，不打旗，架着高射机枪。好哇，你败了还违反规定，还来逞能，我也没客气，急促射，打得一个也没回去，再也不来

收尸了，正赶上雨季大热天，防化兵上去消毒，大瓶香水到处洒，用火焰喷射器烧，那个臭呀，可把前沿的步兵们熏毁了。

8."大佛"与越南女兵

"大佛"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有二十多年党龄，对党、祖国和人民忠心耿耿。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古军中无戏言而有信，军人一诺重千钧。南疆有我在，祖国请放心。"还要说明，"大佛"是个凡人，而且是个平凡的军人，军龄二十七年。他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爱人在天津铁路医院当医生，女儿上初中，儿子上高中。儿子是"大佛"的骄傲。儿子六门功课考了 600 分，在天津组织的数学、物理、地理竞赛中都得过奖。他说到儿子的来信时眼仁发亮。儿子写道："爸爸，你打仗有好处，那么胖，可以瘦一些。打仗有罐头吃，挺好的。打仗还可以立功。"在年表一代眼中，打仗充满了诗情画意，战场是健身房，大餐厅，封神榜。如果"大佛"告诉他儿子战争是如此这般，我们一百个赞成。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嘴里听到的也是莺歌燕舞，老山的蝴蝶多么美，老山的甘蔗多么甜，老山的炮声多么动听，老山的泉水多么叮咚。只字不提筋骨毕现的断肢，散发焦糊味的火葬场，猫儿洞深处挖出的头骨。何必送给孩子一个狰狞的恶梦呢。

1987 年 1 月 20 月，"大佛"上东山顶看阵地。"嗤——"地来了发炮弹。他身高 1 米 80，体生一百八十斤，象活佛如法师，敌人看他象长官。他本来就是长官。四十四风度，全集团军最老的团长。他没说他是否卧倒，我们认为，称他为神秘大佛的士兵们需要他卧倒，也能够理解他的卧倒。出旆前，他声如洪钟地对部属的妻子们（他称"家属们"）说："我和全团同去同归。我当了二十多年兵，你们信任我吗？我保证同去同归，你们交给我一个丈夫，我给你们带回一个丈夫。"他到前沿 60 多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炮弹落在七八米处，炸了他一身泥。不好！陪同并向他交防的另一位炮团长大叫一声，拉上他就跑。两个老炮兵都确信，越军的另一发甚至一群炮弹已经发膛，并且完全不用作方向和距离的偏差量修正。刚钻进最近处的防炮洞，他们先前的位置便被弹群覆盖，险些不能与团同归。

同去同归的许诺使他大得兵心，他还真的况现了，可见本事不小，运气也好。他爱兵如子，这是实话。二十二风度的北京籍打字员，岁数刚好是他的二分之一，他一口一个干儿子，玩笑开得亲热。写这个例子，我们很耽心管干部的上级首长误会"大佛"团长。在前线，人心不隔肚皮，人特别象人。好在，团长爱兵不是做戏，脚正不怕鞋歪。一进战区他就在全团开展"尊干爱兵月"活动，他提出"团长管全团，全团管团长"，把自己放在普通一兵的位置上。87 年 5 月，一个前进观察所被敌炮火封锁，断绝了供给。他打电话给营长："把你们营部最好的东西准备好，一定要送上去。"营长说："炮太猛上不去。"上不去也得上，这个命令他不好下，救几个人，又搭上几个人，合算吗？他看看边的作训股长，作训股长精明强干。他下决心，作训股长上。他把自己仅剩的三包烟拿出来："带上去，给弟兄们抽。"炮弹一路追着炸，负重的作训肥肉长东躲西闪，在弹片缝里安安全全上去。三天三夜水注未沾的兵们摇通电话，叫声"团长......"，变了调，围着电话呜呜哭。团长，这个四古多岁的汉子，唰地下了泪。

那天准备间下大雨，在上山执行直瞄射击任务的八五炮阵地裂了口，天一亮团长登山察看。天热得要命，团长只穿条裤衩，一身油亮亮的汗水，象尊佛，兵们打趣说神秘的大佛上山了。"大佛"的佳话由此而来。

"大佛"上山凶多吉少。观察年里，侦察兵们开观察位置，说："团长一来，不知又有谁要倒霉了。"他笑笑，把眼睛凑到高倍望远镜上，缓缓巡视敌军阵地。他想给火炮打出修正量，炮弹有的是，到处可以打。他不。他要选个目标。炮弹是工人、农民的汗水，他没权糟践。大些的炮弹，他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大半个。他眼光跟着一个越南兵停在一个工事口，不动窝地足足盯了三十分钟，认定这个工事有三个兵。他说："这三个人判处死刑了。"看看表，下午三点整。又发了善心："缓期二十四小时执行。"次日下午三时，准备开炮，第三发命中，工事轰然崩塌，一个人毛也没跑掉，参谋说："人家三个人到马克思那告状去了。"他笑笑，痛快，一个晚上，他召集作战会议，研究打敌纵深的车辆。他形容："作战会议吵吵闹闹，不象电影上那样严肃，吵够了，最后一拍板就行了。"会刚开完，观察所就报来情况，发现灯光，判断是三辆军车。他命令："让炮弹和汽车亲嘴。"测定航速航向，计算出提前量，确定阻击点，第一群炮弹过去，车灯熄掉。观察所喊："命中了。"他说："等一等。"等了五分钟，三辆车起火。值班室要上报战果，他说："再烧大一点儿。"片刻，火光冲天，等到上报，上级已先接到师侦察营的报告。又一次，发现一艘小型运兵船，在清水河贫道卸下物资，上去十一个兵。团长后来说："现款来两群。"话落炮响，连船带人都给打进河底。大佛团长和他的团队打出了名气，集团军炮兵指挥部派刘参谋下来验证目标。团长决定打敌一个连指挥所，道群命中主庥工事。刘参谋说："确实打得好，给炸掉了。"观察人员说："刘参谋，你看树上。"一条越军大腿挂在树枝上，烂糊糊的。炮击持续了四十多分钟，九个工事全部炸掉，木头碎块，衣被残片和纸张四下乱飞，二十多具越军尸体横陈。炮击过程中，敌一门直瞄火炮开了一炮，团长命令立即干掉，待命的六连四发齐射，敌炮没来得及打第二发就炮毁人亡。

唯有地第一次冷炮射击，团长露出大佛的神秘，有些细节不愿重新提起。而我们恰恰对这件事更感兴趣。

在观察所前方一千米处，红土地上镶着个蓝莹莹的水塘。越军经常去提水，天气晴好时，还三五成群去洗澡洗耳恭听衣服。毫无疑问，这是冷炮射击的理想目标。因为是冷炮射击的头一次，为慎重初战、务求取得战果，团长作了精心安排，火炮也精确检验，并向别处作了试射。从八时装好炮弹等着陆，上午出现三个越军，担负射击任务的炮连长要打，团长说："按预定方针，一个不打，两个不打，三个不打，四个也不打，五个还不打，非得六个才打。"眼睁睁把三个命大的越军放掉。其间，一两个取水的越军也都保住了小命。

我们问团长："为什么定在六以上？"

他回答："六个是比较理想的数量。"

又问："五个为什么就不理想？"

他没能答上来。事后我们议论，也许同十进制有关，五是十的一半，六却过了一半，有如小说的上篇下篇之别。如果是八进制，则五、六显得很接近，中间线要划在四、五之间，五又成了醒目的数字。

待机四个小时，12 点 12 分，"一，二，三，四，五，六！"谢天谢地，可把理想数字给等出来了。连长激动得声音发飘，问打不打。团长说："打嘛。"六名越军到了水边，首群炮弹也到，红泥水柱腾空，蓝水塘变成红水塘。再看六个越军，四个倒毙红土上，一个没了踪影，只有一个拐着腿逃回去。

我前沿步兵跳起来，欢呼打得准。

团长命令："严密监视，肯定会有抢救伤员的，三个以上就打。"

12 点 29 分，三个人抬着担架出来，第二群炮弹到，一个没有跑掉，全部报销。此后，越军再不敢多出来人，每隔半小时跑出个人，用钩子钩信尸体就飞快地往回跑，那边再用强拖，到黄昏才拖完。

集团军政治部发电报祝贺。连军区前指防疫所的医护人员也打电话致敬。师里领导开玩笑称他是"刽子手"。

评价到此没有打住，"大佛"还听到一些半真半假的话。

他眯细了眼，揣度我们发问的用意。

女兵们扑倒在粘湿的塘畔红土上，长长的头发盖住俊俏的面容。一千米距离，用 40 倍望远镜看，仅止 25 米。敌人，女人，两个影子在情感上不愿意让它们重合。

和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前线流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打女兵，不打军工，不打老百姓。不打对方老百姓，是不言而喻的。但女兵和军工是交战中敌方的军事人员，按我们爱憎观，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只要打的是军事人员，上级就认可，就表扬。可打了女兵，舆论却不全是表扬。

有的话传到团长耳朵里："没事做了，打人家女兵干什么，没出息。"

团长对我们说："这个地方，管他男女呢，只要是敌人，我就打他。"少顷，团长沉吟着说："女兵呀，尽是战争中的寡妇，我们还看到过越南女兵带着小孩子。"

我们问："听说女兵的大腿也崩一树上去了？"

团长没证实，却说："打了以后，那边打来一发炮弹，没安引信，装了个纸条，说你们太残忍了，她们都是寡妇，让你们给打死了。"

我们问："你怎么想的？"

他板着脸："管他呢，打！"说罢笑了，又补充上一句："就那一回，以后再也没打过。"

我佛慈悲。

9.越军宣传弹如是说

二团团长王小京犹豫再三，作个劈手动作："上去吧，一定要小心。"又叮嘱陪我们往敌人炮火底下钻的政治处主任说："只准停二十分钟，上去就下来。"

212 北京吉普车在越军观察所注视下喘息着绕行在山路上。越军直瞄火炮要干掉我们只消一炮，但没和要作跳车的准备动作，路两边都是高草，地雷，特工，不能想。30 分钟比一年还长，我们终于上到被覆层很厚的偏马观察所。如释重负，有家的感觉。上面的人见到我们随便点点头，我们见他们象在北极见到中国人。

那拉口在望。

盘龙江由北向南静静地淌，七绕八拐出了境，那边叫清水河。红土凝聚力很强，流经红土地的江水清澈动人，自视阔大的黄河流到这里怕也能净化许多。那拉口便是指负载这条清流的低谷地，不惹眼的几座山包如同北方的沙丘。东西两架大山夹峙着低谷地，东面叫东山，西面叫老山。统称老山战区，具体叫，则是方向，那位方向，东山方向。

偏马炮兵观察所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看敌人阵地及纵深十分清楚，我们不上来乍乍等于缺一门课。上来，又很危险，我们看越军有多清楚，越军看我们就有多清楚。这里落过不光炮弹，还挨过一发小导弹，命中了，没炸。所以，让在敌人切齿痛恨的眼中钉的顶部照相，主任不时催："快点，快点。"

长胡子长头发秃鬓脚的炮兵副营长说："没事了。"

我们问："敌人不打炮？"

副营长哼了一声："敢？"好象他就是越边炮旅旅长的老丈人。早年间两边通婚，咱们这边的一位姑娘嫁给了现在是 168 炮旅旅长的越军军官，旅长自然是中国的女婿，他的部队从不向丈母娘的村子开炮，似乎上司们也没威逼他大义灭亲。

副营长说："狗日的观察所在哪，有几个人都在咱们账本上，敢动我，不想活了？"

他讲了个例子，哪回哪回，敌人把炮弹打在近处，惹火了他，一顿炮把敌观察所给端了，狗日的再也不敢老虎嘴里拔牙。

牛皮哄哄，大炮队自豪感。

低雾。

某炮兵观察所看不出去，侦察员往手心呸呸来了两口唾味，噌噌上了大树，坐在雾上面的树丫上观察。

双方阵地百十米，越军狙击手说打他左眼绝打不了右眼，他满不在乎，老子是炮兵侦察兵，看你们敢动老子。

越军叭叭往树下开枪。他想，吓唬人。风唬不住院，越军没了趣，不打了。果然没动他一根汗毛。

炮兵不稀罕你小目标，你老老实产缩着，可能顾不上你。你要乱蹦，小也打你，第一个打你，用牛刀剁蚂蚁，看你怕不怕。

越军欺软怕硬，他们受了中国炮兵的气，往中国步兵身上撒。步兵要硬，他们就给中国老百姓颜色看。实在没有老百姓，就打庄稼，打耕牛。大概是这样一种心理，总会有怕我的。

后来，我炮兵索性在那棵大树上用木板架了个观察台，越军用高射机枪打，那么近距离，总也打不中。

神气活现，大炮队自豪感。

炮战打成这样，也就成一边倒了。

我们到了离国境 1.5 公里的大口径火炮阵地。一年没动炮位，几乎天天开炮，越军却不敢向这里打一炮。几个炮兵群均是如此，在阵地上安了家。除去重点炮击的日子，比在后方还轻闲。如果步兵团的政治处主任介绍办猫耳洞大学的经验，你暂且打个问号。要是炮兵介绍，建议你立即去看，不会让你失望，甚至大喜过望。马东才政委任育才组长的某炮兵群，与上海无线电十八厂、上海无线电三厂和上海录音机械厂合办无线电培训班，两批培训出三十九名无线电修理三级工（两批共参加七十九人，考试由工程师出题并临考，四十人没取得证书）。我们亲眼看到战士们组装的飞跃牌电视机和美多牌收录机。炮兵的安泰生活是打出来的。越军的炮兵小偷似的东躲西藏，84 年对等还击的气概能剩下三分之一就很可以了。与这样又熊又不老实的对手作战，没有多少征服的快感，但夺得炮战主动权，炮兵曾付出过一定代价。

堂堂之阵，大炮队自豪感。

越军不敢掐我军的硬茬，我军偏拣他们的硬茬掐。

在东山我阵地当面，有称作"钉子"的越军一门直瞄火炮，对"钉子"的含义，炮兵同志这样解释：1.占地险要。敌直瞄火炮占据山尖十几平米的地方，我炮火极难打到，加之敌炮开火后迅速撤到坑道内，更增加歼灭难度。曾有个炮兵部队打了千余发炮弹，竟没碰掉它一块漆皮。2.猖狂好斗。倚恃有利地形，敌炮活动频繁，气焰十分嚣张。3.打法刁钻。敌炮与高射机枪配合，高机压制我方观察人员，直瞄炮随后射击。4.对我一线步兵构成较大威胁。

87年5月30日，我炮兵指挥员决心拔掉它。火力拔钉分四步实施。1.引蛇出洞。以一个连的炮火先打敌观察所，果然，骄横的敌人去掉伪装，推出直瞄炮，企图实施报复射击；2.先敌开火。引诱射击成功，我另一个素质良好的战炮分队打出两个齐射，命中目标，全毙敌炮手。3.黑虎掏心。得手后，我改以一门大口径炮行破坏射击，打了二十二个弹群八十八发，敌炮管指到天上。指挥员向师长报告："打成高炮了。"师长说："不行，要把炮管打断。"又打成指向东方。指挥员说："我准备把它掀翻。"师长说："对呀。"真的给掀到山下去了，工事也彻底毁坏。4.顺藤摸瓜。炮班加了表尺向工事后面打了二十多发，将弹药库引爆，滚滚浓烟升起，轰降降爆炸声持续了十几分钟。我炮兵以发射一百一十六发、命中二十四发出色射击取得全胜。在现场观察的长沙炮院教员说："打出这样高的命中率，至少应有七百发炮弹。我可以说是专家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说死了我也不相信。"用这种战法，我炮兵在1987年5、6月间，打掉东山当面全部三门敌直瞄火炮，敌至今无法恢复。

对炮兵，最大旖莫过于歼灭敌纵深内大口径炮兵连了。侦察的重点放在侦察炮兵上，一旦有了初步发现，便进入全时重点侦察。这是一项苦差事，你连续许多日夜贴在高倍望远镜上，看长了头晕呕吐。但也有乐趣，当你发现有的地方一星期内几次来往汽车，当你发现电话兵在那里经常查线，特别是当你发现敌火炮发射的暴露征候时，你就非常幸运了，你就已经是军功章的佩戴者了。上级规定，发现敌炮兵连者，记功。往后的事情就简单了，用绵密的火网覆盖目标，把工事打暴露，多门炮打它一门，直至全歼。有时，敌炮阵地在山后，就根据地开判定火炮配置位置，予以痛歼。1987年5月至1988年4月间，越军炮兵连被打掉多少，算不算近年炮兵损失最惨重的一年，越军全会弹宣称"你们打炮，我们没有还击，你们不要打了"，是宽宏大量带是另有苦衷，中国军队清楚，越南军队也清楚，心照不宣，还是不说破为好。

10.我佛对敌军白旗不发慈悲

还是"大佛"的故事，前面忘了交待，他叫刘同权，他的参谋们当面说他杀心重。参谋们书生气十足，想成佛就别当军人，在这点上，刘同权团长算个标准的军人。

同时，他又承认他会算命，他又总算得很准。他只给越南算命。作战的间歇，有时要等战果，他便摆开扑克算上一把，看能否获得预期的战果。算不通的情况并不少，他可以再算一把，两把，直到算通为止。他一算通，倒霉的总是越军。得到满意的战果，他要加菜，大家高兴高兴，加菜通常加鸡，想吃鸡又不想杀生，世界上没那样的美事。

他说："当二十多年兵，好容易等上这场战争，本来我想走路（转业）。正好有个交待，给团队开创光荣历史，打出些英模单位和个人。"

这次炮击，刘团长算命肯定通通畅畅。打 345 高地支撑点，刘团长采用了他自己创造的"拉网法"，先用炮火揭开植被，把两米多高草丛里的十一个敌工事暴露出来，编排顺序，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个一个敲。有七个敌人逃跑，一个齐射全打掉。战斗进展顺利，敲到 7 号工事时，出现了情况，9 号工事的越军见逃不掉也藏不住，慌了手脚，跪到工事前挥舞白衬衣，摇啊喊啊，我前沿指战员都探头观看。

作训股长问："还打不打？"

团长说："打。"

作训股长提醒："敌人投降了。"

团长说："五千米，我没法受降。"

此交炮击炸毁十一个工事，击毁迫击炮三门，毙敌二十八人（含那个摇白衬衣的）。

我们说："打是对的，可那小子也挺可怜。"

团长说："当时也有人劝我说，算了吧，别打了。我照打，你要真投降，就走过来嘛。摇了就不打，就搞成他们的一种战术了。"

是啊，五千米，一堵厚实的墙。

11.中国大卫.裸像

也许，作这样的称谓是多余的。大卫是大卫，你们是你们。

将你们比作大卫，或以大卫比你们，实在是出于无奈，中国暂时还没有与业绩相近又装束相同的英雄豪杰，更不要说这类英雄豪杰的高大雕象了。神州的偶像们穿戴太多，多到成了文化遗产。牧羊少年大卫，原本是穿着衣服抛出克敌的石头，但米开朗基罗给剥去了，于是，这尊大卫供后人瞻仰并留给世界艺术史的，便是他裸露出来的深邃内涵。在这里，请允许我们为你们塑一座赤裸的群雕。

应该塑上他。

他靠着洞壁半躺半坐，似睡非睡。他是你们中的一员，他和你们都一丝不挂。不光是热。潮啊，潮得厉害，防潮被能拧出两斤水，何况衣服。洞底的积水刚刚

退去，南国的雷声又通知迎接一场更大的暴雨。地面精滑，上行的老鼠进两步退一步，人也能发霉，譬如你们中的他。他耳轮长了层绿苔，面带菜色的头颅象一件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裆烂了，脚丫也烂了。脚趾泡得糟白，一揭一块皮肉，如同浸了水的胀馒头。脚趾间白皮的裂隙深处，能窥到粉红的底蕴。老鼠用发霉的鼻头碰碰他的脚，找不到一片坚韧的茧皮可供磨牙。他用手抠抠裆，指甲也是软的。烂裆这词不如烂脚丫来得具体，裆太笼统，就象把烂脚丫说成烂下肢，烂运动系统。烂裆，是弥漫在阴囊根部的溃烂，痛痒交替，要多受罪有多受罪。坐，卧，和走，都要支叉开双腿，仿着一架合不拢的圆规。脚怎么办？遍地的水渍，脚一沾地就犯疼，穿鞋更受不了，再说也没鞋，解放鞋的橡胶底部分全让老鼠当茧子嗑了。他有办法，没办法就不是他了。人到没办法时就有办法了，所谓没办法是逼得还不够。你们不有的是编织袋吗？同尿素化肥袋的区别仅是颜色，军绿色，装上土封堵洞口用的。这就行。

他动了。搬起左腿，套上一只编织袋。搬起右腿，套上一只编织袋。拔起身体，立稳，两腿分成八字，两手提编织袋口。你们漠然注视着，谁也不上去帮他一把，目送他摇动鸭步向洞口挪。他的瘦屁股泡得挺白，你们想，也就看到了自己。他哗哗哗哗地办完事，转身向回摇，提着那无裆的裤腿，不，过膝的筒靴，不，活动的地毯，会享福呢。

又突地，洞外枪响。轰！手榴弹。你们，他，一群裸人，全没了痛苦，抓武器，扑到洞口，表情严峻得让人掉泪。

至于他，塑不塑都无所谓。

有战斗英雄的称号，不等于是老前线。他看你们奇怪，你们看他也稀罕。待到他不奇怪了，他就进入了英雄行列。

向小平衣冠齐整向一线走，路过一个炮阵地，炮手们全部赤身操作。他惊讶地问："你们怎么连个裤头也不穿？"炮手们瞅瞅汗水常驻透军衣的向小平，象看穿棉衣棉裤进澡池子的傻二哥。

他又来到你们的一部分人当中。在小水坑边，他遇到本连的第一位裸人是军医。

军医的雄性美相当充分，瀑布般的络腮胡挂下半尺多长，宽阔的胸膛生满奶油小生们妒羡的胸毛，又有猫耳洞给怂恿出来的汗毛，乍一看，向小平差点叫你们"野人"。

向小平问："怎么裤头也不穿，都光着屁股？"

军医以你们裸体人的自豪说了你们的一句名言："这就是光屁股蛋儿的地方。"

听听，屁股蛋儿，只有你们老前线对臀部才叫得出这亲切的昵称。军医刚从

军医学校毕业不久，临参战才抽调过来的，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几个月就俨然是高阳酒徒，连口语乃至口气都不仅基层化而且前线化了。

向小平逗他："叫越军女的发现，可给你们抓去哟，老越可有寡妇连。"

大胡子军医说："正因为有寡妇连，咱不穿裤头，才不打我们。"

妈的，在一线，事儿都颠倒过来了，接受这种颠倒很不容易。向小平坚持穿裤头。穿裤头是要付出代价的。热，热也穿，毕竟是人，祖宗还晓得挂树皮围树皮呢。

他四下游击，冷枪手本无固定位置。穿裤头显然有些特殊化，配合他打冷枪的弟兄们全都一丝不挂。他看出来，排长们最联系群众，去连部开会，钢盔往头顶一扣，叼上颗烟就齐了。光腚去，光腚回，好象上了趟茅房。连队干部有的光腚，有的不光。穿裤头是一种身份，营团干部穿裤头率占百分之百，大檐肩章和黑皮鞋不穿可以，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崩溃。向小平怕兵们说他冒充干部，但还有别的可怕的，一种怕产生内耗，裤头留在向小平身上。

他照例对受教育最多又退化最快的大胡子军医表示不敬。他们住在邻洞，来往密切。洞口极小，向小平瘦小，进出自如，大胡子军医稍壮些，进洞必须先卧倒，脚腿先进，再抬进臀部，再上身，再头。向小平常常在里恭候，军医的臀部进来时，就用树枝突然一戳。洞内多蛇，时不时还能见到白尾梢的大蝎子，屁股上冷丁来个动静，军医打个激灵，蹿出洞，摸摸屁股上没什么损失，朝洞里吼："哪个？"哪个他也奈何不得，要想发作，向小平一把抓住他的胡子说："敢动？"军医马上求饶，每逢这时，向小平训他："叫你光屁股蛋儿。"军医以胡子为荣耀，你们裸人世界产生了三个大胡子冠军。军医是络腮胡的代表。通信连有个电台兵是卷胡子代表，胡子象在理发馆烫过，常被你们用来作一些不雅的比喻。山羊胡代表是五连长。一次，三个大胡子凑巧到集团军开会，集团军政委闻知，专门去看望他们，并合影留念，也是大胡子军医被向小平讽刺挖苦的动力之一。

大胡子军医没能感动向小平，向小平是被他自己打败的。

洞内缺水，常常发生洗裤头还是喝到肚里去的痛苦抉择。裆里焐出痱子，奇痒难挠。要屁股还是要面子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你们好办，先上到阵地，大家一起脱，彼此彼此，在同一起跑线上。向小平不行，这个阵地他来的晚，来晚了还穿着裤头到处取笑裸人，在他的冷枪战果中，还有一定比例的对方裸人（一律男性）。你们这群裸兵同仇敌忾，倒要看看他向小平能坚持多久，更要看看他去掉裤头后，要害部门与你们有何区别。向小平知道你们的险恶用心，可说到底还是要屁股要面子的问题。他看到一个信仰相同的穿裤头者，患了烂裆，裤头粘连在皮肉上，当裤头终于脱下来时，一层烂皮也带下来。既没保住面子，也没保往那地方。只一下子，向小平的裤头就褪下，大摇大摆走出去，尽管心里发虚，奇怪的是，你们没人拿他打趣，甚至还有点遗憾：看不到穿裤衩的人，就象看不到珍稀动物。

向小平加入你们的行列，也加入了你们的思想体系。掀开外在的东西，人都差不多。他可能用老前线的资格嘲开新来的穿裤头者。表面上，是穿裤头者奚落无裤头者，但无裤头阶层的沉默是对有裤头阶层的更大揶揄。这一切，穿着裤头是体味不到的。自从和你们保持了一致，向小平的安全系数也增高几倍。越军的观察所到处捕捉冷枪手，冷枪手就在他们眼皮下光着屁股蛋儿东奔西忙（不扛狙击枪，枪不敢露出来）。对光屁股的人，他们也开枪，但不会轻易赏给几群迫击炮弹。向小平也是如此，见到用服装炫耀身份的敌军，一定要优先赏粒子弹头。越军女兵例外，女兵们平素不裸，可洗澡，上厕所，全不遮挡，洗完澡还朝这边摇摇毛巾。

他——潘玉琪，看看他的关系网，便知该不该塑进猫耳洞人群象中。

集团军政治部朱增泉主任，刁师长，陈政委，王团长，李政委，军师团三级首长是他的朋友，一个战士得到的殊荣，令全休团军的营连部干部们望尘莫及。而且，都是各级领导主动找他，可见神通之大。

全裸状态的他，是很男子汉"派儿"的。一米八 0 的个头，鼓挺的肌肉群，匀称的的骨胳，方头大眼，穿上军的他便没这等魅力，你们肯定赞同这个评价。

他喜欢歪戴帽，敞风纪扣，眼里一股邪劲，谁见了谁头疼，不然，他这个领头的后进战士，怎么能结交那么多领导呢。

潘玉琪裸着身体举起入党宣誓的拳头，他又裸着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群行列。从决定不给予劳动教养处理到这新的一步，间隔仅几个月。与其完全归功于战场对心灵的净化，倒不如同时也阻碍了他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孤胆，组织指挥能力强，机动灵活，能吃苦，好动拳头，对敌人动就是英雄，对自己人动就是混蛋。后方没敌人，打的全是自己人，他不当后进战士又能让谁当？衣冠不整，在后方军营算是恶习，在前线一裸，没那么多罗嗦事。他天生是打仗的料，他天生是在战火中改变命运的料，看看他裸着有多可爱，过去，他穿着衣服时就有多可气。想必也有领导同志看人眼光的净化，不然，在后方已经修炼和净化得很到家的一些人，岂不应比潘玉琪还要好上一大截。

师宣传科科长刘学公上阵地了解情况，见到了裸体奔过来的潘玉琪。你们多数人未必能有机会与科级干部结下私交，虽然你们也裸着，潘玉琪就行。他握住刘科长的双手，使劲摇了十几下。科长问他，老毛病又犯了吗？他说没有，快一年了，没向自己弟兄们动过手，小小不然骂几句是有的。阵地上见熟人比什么都高兴，潘玉琪比比划划讲，刘科长眼睛不敢向下移，眼对眼看着听人家说话又是件累事，刘科长不断点头，放到哪都不自然的两只手揪衣服上的线头。

约摸谈了十几分钟，潘玉琪不知从哪个茬引起顿悟，大叫："唉哟科长，你看我，真不象话。"双手捂住了"司令部"。科长连说，没事，没事，却忍不住笑。潘玉琪象一个讲实惠的外国球星，不管全场男女球迷的观瞻如何，两张大手往裆部一盖，勇敢地挡在门前任意球的 9.15 米处。潘玉琪说："科长等等。"捂着转身跑开，不一会儿回来，堂而皇之装备了一条裤衩。

让潘玉琪这么捂着塑在你们中间，好么？

真实，独特，又有良知。

潘玉琪很快变换了姿态。

那是我们老山之行的头一个星期的一个傍晚，在师作战室，旁听作战交班会。值班参谋汇报：A 二团排长潘玉琪修工事触雷，左腿负伤，送到师医院抢救。潘玉琪是我们的采访对象之一，我们想见见他，不巧，他已经转送野战二所，听说情况尚好。

潘玉琪平躺在手术床上，眼睛里迸出无影灯的斑谰光点。他想不通，那地方平平常常，一脚踏上去，就把脚炸得骨碎肉烂。确认不是做梦后，他心里泛起一层淡淡的迷惘，还有遗憾。弟兄们围着哭，他笑着被抬上担架，说，没事，很快就能回来，我都没事，你们哭个哪门子。没到雨季，这季节衬衣还穿得住，他是穿了衣服的，到医院，就给剥去了，用剪子一片一片剥的，他又裸了。女护理员剪他的裤衩时，他很不情愿，几个月没洗澡，埋埋汰汰的，让人家姑娘给拾掇，他害起臊来，闭上眼睛，两只手很想移下去捂住那儿。待以后出了院，再见到这些姑娘，一米八老爷们的脸往哪揣呀。

军医用清水冲刷他的大腿，泥是红的，血是红的，红水渐渐流下，夹杂了碎肉和骨渣。伤口毕现。脚完了。用何等的想象力，也不能把眼前的筋筋络络还原成脚的意象。爆炸力向上传导，小腿骨劈裂，糊状的骨髓把红肉丝紫筋条染得晶莹，没血色的皮肤还看得过去，里面的肌肉组织却松散得象坏了瓤的西瓜。小腿无法保留。局麻。刀刃贴着骨头，又一推一拉变角度，软组织上下脱节。锯骨的钢锯是管工通常用的那种，锯身和锯条经过高温消毒，用起来得心应手。锯齿与腿骨的磨擦声在潘玉琪听来，象很远的地方有一台水泵在工作。

让潘玉琪支着一根拐杖立在前排最中间，你们一定认为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那条腿按炸还是按手术后处理，这要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野战二所收过潘玉琪，又送走了，送行的有政治处副主任，营教导员，组织干事，军医。

清明节，我们在殡仪馆的一间供满鲜花烟酒的小屋里见到他。他身穿军装，隔着玻璃看我们。他一米八的伟男子，睡在一尺见方的大理石骨灰盒里。他依然裸着，服饰的灰烬早随蒸腾的烟气从高大烟囱夺路而去，他留给后人的是烧炼后高度纯化的裸骨。

塑上他，为他塑一座山峰。

塑上你们，活着的和死去的南疆裸体人，为你们塑一条山脉。

12.专给男人看的故事

你们的一部分，在闷罐车的门缝向外排小便时，冷风嗖嗖向裤裆里钻，这时偏偏发生故障，越急越排出出来，腹内明明胀得紧。

你们的全部，在气味复杂的猫耳洞里，或对着下行的石缝，或对着空罐头盒，挣红了脸，排出干巴巴几滴绛红的尿水。水喝进去，水果罐头吃进去，一天一泡尿，少时就几滴，罐头盒底都完不成覆盖。喝的少得可怜，水份刚刚加入血液循环，就被大开天窗的汗毛孔拉出来。

缺水少尿同裸体是把兄弟。

回忆往事同裸体是并蒂莲。

你们爱讲小时候的经历。几个光腚的放牛娃，从水牛背上滑下来，在荷花上大方的池塘边一字排开，谁往前多站半脚步，哪怕一个脚趾头的便宜，也要受到舆论谴责。验明位置，两手扳起小鸡鸡，齐声诵："一滴哒，两滴哒，谁不滴哒就烂鸡巴。"诵毕屏住气，凸起小肚子，后腰吐弓形，扬出尿水，尿水在塘面欢快地向远处走，娃们嘴不响，肩背用力后仰，小鸡鸡翘到 45 度角朝天，尿线携着七彩阳光划出大弧线，象追击炮的优美弹道。尿线射到最远点，又渐渐回归，一直归到娃们的脚下，松了手，打个冷战，呼出气，这才顾得上大叫："我的远！""我的最远！""我的最最远！""大了就不灵了，越大越远，到老的时候，也会往裢裆里滴尿串儿。"

你们道，你们想得很远。

28 号阵地夜里情况多，树叶哗啦哗啦响人上不停。B1 团 2 连的兵们犯紧张，嘟嘟嘟嘟打枪，咣咣咣咣扔手榴弹，第二天夜里又如此。下去看，没有人脚印，终于发现是猴子吃垃圾，猴子和裸兵们熟了，常来做客，给什么吃什么，同吃同玩，玩够了就开路，人是人，猴是猴，各不相扰。和人接触多了，猴子学支了抽烟，握手。兵们使坏，给猴子吃大蒜，猴子捧着腮跳，以后见蒜拒食用，却不怀疑人在捉弄它。处得长了，裸兵们发现人身上的毛越长越长。有的说，洞里捂的。有的说，猴传染的，又有反驳的说，猴子怎么能给人传染呢，人有七毛，眉毛，睫毛，腋毛，阴毛，肛毛，鼻毛，胸毛，猴子有八毛，多身上的毛，猴毛呗，两码子事。不管几码子事，裸兵们开发新节目，与猴子比毛的长短，有的是猴子长，有的是人长，各有优势，会抽烟的猴子还是猴，长长毛的裸兵还是人。

最艰苦的山洞，猴子不去。猴子怕苦，也怕蛇。猴子不进的洞占多数，那里的日子难以想象。哨长小李的猫耳洞，离敌人的洞口仅有五米，都龟缩着，谁也奈何不了谁。窗里不能说话，有话白天贴耳朵说。烟也只准白天抽，晚上不准，怕暴露火光，两洞之间有石缝相通，子弹过不去，声音和火光能过去。恰恰晚上更需要抽烟，兵们用罐头盒遮住火光，得抽且抽。因为太危险，洞内不准留印了文字的物品，慰问信和书藉不往这送，自家的信看过也必须焚毁。想唱歌也不行，就在心里唱："没见过星星，没见过月亮，也没见过太阳......"长时间不动，能让

心脏跳快些都是乐趣。

哨长自述。

我们洞挨着敌人五、六米，隔个大石头，看得见哨位洞口。他们的洞口大，人可以蹲着进。我们的洞口爬出爬进。在洞里互相敲洞壁，一敲就听见，向他们喊话：出来，缴枪不杀。用越语喊。他们也喊，学我们的调，他们弹吉他，弹十五的月亮，弹的挺好。我们有时探了头，他们也探出头，不敢超过一分钟，都缩回去。他们头发比我们长多了，有两三个人。两边都光屁股。雨季，人在洞里沤得骨头缝疼，我爬出去晒太阳，有个老越也躺出来晒。洞口爬出来没法带枪，扔手榴弹，我们也钻不回去，两个洞口的石台都不大，我们的就五十公分宽，也没法搏斗，下边就是悬崖。我喊老越一声，想把他吓进去，我们好晒。他不理，光屁股躺那看书，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又喊他，以为他看书太入迷。他听见了，还不理，岔开大腿晒裆。我们也光着屁股晒，谁也不理谁，晒是浑身舒服。晒够了，老越一钻就进洞了，还打打手势。我们也忙进洞，洞口太小，进去爬了五分钟，没几米距离。他们身上跟咱们差不多，脱光了都一样，有的还是小孩儿。

13.给"王八蛋"一百元钱

象鸡雏啄破硬壳收获到自由，象白蚕蜕去软皮扩展了躯体，象蜻蜓挣掉外衣从水面起飞，象金蝉摆脱封锁叫出了心声，你们一旦克服的裸体的羞怯，也就揭去了心灵的一层纱幕。心灵的裸露有美的宣言也有丑的展览，政治工作人员注重谁战胜谁，我们注重人的真诚，真实，注重展示美丑中本身就蕴含的一种人的自我战胜。

他说，这次上老山，炸断右胳膊就算了，要炸断左胳膊，玩命也得拣回来，一个月就十几块津贴，左腕子上面还有块手表哩。你们听了，没人夸他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也没人指摘他的守财奴思想，顶多说一句，拣表别再炸掉一条腿。

他是独生子，自己上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妻子也是上有两对老人。他说，八个老人，都要靠我抚养，不要说抚养，就是八次上火葬场，多麻烦，还不如赶在一拨一块炼呢。你们哈哈大笑，当生动事例向我们介绍。净化？污化？说不清。他也未必对八个老人就那么绝情。真话？笑话？说不清。即使是笑话，在平时也够耸人听闻的。进了猫耳洞，身上没有布片布条，这样的玩笑也能开，开得赤裸裸的。

他闷闷不乐，把信放在肚皮上，两臂枕在脑后。他身上唯一的遮挡便是这封信。信封随他的呼吸而起伏，大口大口吸烟，一根烟柱吐上洞顶，又散开，象他扯不开剪不断定愁绪。

他说："王八蛋！"

你们惊问何故。

他说："狗攮的！"

信也是裸的，你们拾过去，揍在微光下读，一个读完下一个接力读。读完都呼呼喘着粗气："王八蛋，毁了他们一对狗男女。"

他说："这叫什么事！"

你们说："这口气不能咽。"

他痛苦道："老子在前方卖命，他们在后面还戳上一刀。"

你们说："回去打断狗日的腿。"

他有个女朋友，两个谈了三四年，要不参战，就该领结婚证了。他还有个男朋友，从小在一起长大，关系一直很好，用他的话说，二十年的交情。他出征到老山，突然得知他谈了三四年的女朋友与跟他有二十年交情的男朋友结婚了。他悲愤莫名，恨不能马上有越军进攻，他好抱上机枪冲出洞，迎着敌人的冲锋枪高射机枪枪榴弹拼个血肉横飞。

你们骂男朋友不够朋友，蛇蝎心肠。

他也骂："天下的女孩都死完了吗？你非得挖我的墙脚。"

你们骂女朋友背情弃义。

他不骂，只怨："也不和我招呼一声，嘣噔，来这么一下子。"你向你们敞开心扉："我不骂她，你们说我窝囊说我松包都行。三四年了，信写了不少，面也见了不少，实话跟你们说，我和她好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嘴亲过了，我没变卦，她倒变卦了。"

信是男朋友写来的，说："我们结婚了，你回来打我骂我都行。"

他说："算了吧。"给新婚夫妇寄了一百元钱，写道：在我老山祝福你们。

14.炼狱

人生，你道是轻似风，淡似水，有时竟也浓如油，烈如酒，压缩进猫耳洞的人生深烈尤甚。大人生包容酸甜苦咸诸多真味，唯有苦一项，被列作猫耳洞的主课。

幸亏有苦这个词，猫耳洞生活从形式到内容，才得以有个恰当的比喻，说它是人生的苦胆，恐怕并不为过。

兵们说，洞中一年，把一辈子的苦吃完了。

此言不虚。

死为苦之极。入洞伊始，便每秒钟都可能是你人生的句号。

张绍锋（老山主峰团一连代理连长）：

一上阵地的时候我是志愿兵代理阵地长，我们阵地孤立前出，离越军营指才二百米，离后边自己的阵地最近的还有四百多米。接防第五天，就是四月二十八日，收复老山三年，下午四点越军就开始零星炮击了，到零点四十分密集炮击，十分钟就落弹二百八十发，把一、二号哨位都掀了。一个加强班分三路包抄上来，二号的小刘先发现，哭着报告鬼子上来了，我也慌了。四号五号也发现敌情，我们马上起爆几个方向上的定向地雷，叫炮火围阵地转圈打，再用小炮往中间吊，二十多分钟才平息。四点多敌人又上来，一个大炸药包把六号哨位掀了，越军又上了七号顶上，我们的人冲出来，交叉火力，十八分钟把小鬼子干下去，五点半敌人第三次来抢尸。那次击毙了八名越军。我从志愿兵破格提了副连长。

在猫耳洞里，甭说别的，就是那个提心吊胆劲也让人受不了。有个晚上，刮风下雨还打雷，特工摸上我们连的一个阵地，借着闪电看见了我们一个射孔，再一个闪电就打进来一梭子弹，洞里的战士一伤一亡。还有的顺着电话线让特工摸着洞口掏了洞的。

荣久华（步兵 D 团作训参谋）

我这是二上老山了。上一回，八四年八月全军二十二所院校组织千名毕业学员上前线实习，一动员我也报了名，结果我这个非党员，倒被第一个批准了。什么也来不及准备，稀里胡涂地就出发。原说到军部搞一段临战训练，可军里说战事紧急马上下去，在操场上跟分新兵似地一拨拉装上大卡车就往一线拉。我们几个挤在车斗里，不知道是冷，是路颠，还是害怕，抖得厉害，控制不住地抖。如果就这么牺牲了，觉得太可惜太遗憾了，人生的路还没开始走，满腔的抱负还没施展呢，真害怕回不去。半夜到团部，接着就往前走，凌晨四点钟，就到了阵地上，就在离越军不到一百米的猫耳洞里了。

那时候伤亡大，一个连上去三个月，就死伤三分之一。我们一个学员叫倪洪如，让炮弹炸飞了，我们找了半天，就找到一截胳膊和半条腿。还有个苏景州，火车到郑州时，他的未婚妻在站台上等着送他，俩人一边说话那姑娘一边抹泪，我们还在车上笑他们呢。车开发，姑娘一直流着泪，说到前边来信。可我们下午到军部夜里就上了阵地，第二天一早，一发炮弹过来他就牺牲了，一封信也没写，一句话也没留下。我们回来过郑州，又看见那姑娘在站台上等，我们都拼命往里躲。后来她追到学校才知道的，差点疯了。

死好受，苦难熬。这句名言，是老山从扣林山法卡山接力下来的。死去并无

痛苦，但不怕死又不想死的人对死神的时候戒备，却是至苦大苦。不出击的日子里，猫耳洞人积累生命的要决便是紧盯着洞口，连眨眼也要比平时紧凑一些，敌我双方的洞口，最近者仅有四、五米，一座小山百十个洞，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简直和混到一起的两窝蜂差不多。阴脸的洞口如同死神的笑口，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只手出现，递进来嗤嗤冒烟的一颗手雷，一束手榴弹，一根爆破筒。嗤嗤声同老鼠的啾啾声、蟒蛇的咝咝声、狐狸的嗖嗖声，各色各类的噌噌唰唰嚓嚓咔咔声闪响在一起，洞外日夜低回着黑色变奏曲。圣殿般辉煌的大学校门，庄重肃然的军校大门，滚光眩目的舞厅彩门，绿茵场的白色球门，以及人生阶梯上每一重里程碑似的门楼，转瞬间被推得很远很远，而终点处的那座黑门，却化作猫耳洞迎送死神的洞口，被高度浓缩的人生倏然拉到眼前。厚厚的一本人生教科书，猫耳洞人竟须倒置过来，从最后一课最后一面读起。从猫耳洞生还的青年战士有资格向一切后方人说：人，一生能活两次。

322 阵地在那拉战场的中部，这个山头的三分之二越军占着，三分之一是我方的几个哨位。这是争夺最激裂、失守和收复次数最多的一个阵地。八五年六月，就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这个阵地的一号哨位，一下子搭进去一百多名士兵，322 上的几个洞各有特色。

二号洞是排指，用匍匐前进的姿式往下爬十几米拐三四个弯才到底。里边充斥着臭味、臊味、汗酸味、霉味、馊味、老鼠味、煤油味、烟味、硝烟味，十味俱全，做饭还能闻到一丝香味，刚进去四五天根本不吃不下东西，光想吐。宽一点的过道处放着煤油灯，炉子右边紧挨着米袋煤油，左边一排排的罐头盒——里边全是大便。这是猫耳洞的普遍景观。距敌远的洞，大便只要囤积一夜翌日便可处理，距敌近的则要长期积累，待军工送上罐头，再运下一部分这样的罐头盒，来不及下运的，则同弹药一起移交给接收阵地的友军，不少洞中都有相当数量的代代相传的阵年老便。这些盒中之物，常是鼠们的美餐，它们不光吃，还带的到处都是，二号洞爬近爬出一次，膝盖和肘上都少不了这种物质。有次二排长正裸身躺着，一位鼠先生从他肚皮上稳步爬过，留下一道散发着异味的新鲜黄迹。他气得够呛，抬手想打又停在了半空，一看这小畜牧浑身都是黄的，连胡须都粘在了腮上。一灌雨，大便满洞漂流，水退之后它们便凸现于被子和米袋等物之上。一根管子通向洞外，管子这头固定一个敲掉底的酒瓶，这是小便处，小便时人须侧卧，弄不好让玻璃碴划一下，就发炎。只有出洞执行任务是最愉快的，二号哨长贾正保，钻进洞后就是晚上封闭阵地和搞设伏出来过几次。当然，其他人出来得更少，贾正保说他一百零五天没见过太阳，没吸过新鲜空气。

四号洞叫水牢，口朝天地势低，一下雨就灌水泡汤，蹲在水里掏都掏不过来。泡汤也是猫耳洞的普遍景观，不论石洞土洞，几乎没有不漏雨不灌水的。只有的水深十几分分或尺把，有的灌到人的脑袋挨洞顶水淹脖子；有的十几小时水能退下去，有的连续泡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有水也不能离开洞，也必须坚守。猫耳洞人就蹲在跪在水里，把枪绑在肩上，电台顶在头上。实在顶不住就在水里睡着了，头耷拉到水里，又猛地被激醒。等水退了，浑身上下又白又暄满是大皱折，皮肤连四肢好象都不是自己的了。

一号洞不是洞，是岩壁上的一个三角形豁口，外面用装土的编织代垒起来。

下口能蹭进去一个瘦人深有一米多，底宽六十分分，三角形空间不足零点三立方米。它实在太小了，除了两个裸体小个子兵和一件短武器，就没有一点余地，躺不开坐不起也蹲不下，腰腿交叉，脚压臂叠，如要换个姿式调个位置，两个人一起动作需十分钟方能完成。这个洞两至三天换一次人，哨长小赵有一次坚持过五天五夜。在一号洞不论几天，人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拉。非拉不可，就拉在裤头上，小赵说。一号洞离越军的洞只有四米，所以不能说话，不能出一点声响，几个打呼噜的兵，在一号洞呆过之后，睡觉居然不再"奏乐"了。在这样的洞里根本无法战斗，人缩在里边，靠其他阵地火力掩护，不断地朝一号洞的周围标定射击。时间一长枪都不准了。小易说，那晚上我正从缝里往外看呢，咱偏马火力队的高机打了一梭子，我一看象一群萤火虫冲我来了，赶紧缩脑袋，噗噗噗都打在编织袋边，嘣我一脸石头渣，差一点要了我的命，真吓坏了。一号洞这样的哨位，虽没什么军事价值，但有政治意义。猫耳洞人必须坚守之。

那次老山战场上五年来我方损失最为惨重的反冲击过后，越军炮火猛烈封锁，烈士遗体运不下来。时值雨季盛暑，陈尸疆场的士兵们逐渐化作令人窒息的弥天气味。上级下达了死命令，每个党员不抢下两具尸体就甭想回来！一位刚刚火线入党的小军工上去了。爬下"鬼门关"，经过"梅花桩"，跃过"三级跳"，进入"老虎口"，挪过"鬼见愁"，冲到千米生死线的尽头，小军工背起一具尸体往回爬。他累得要死。炮弹在他身前身后爆炸，高机子弹在他眼前划来划去，这些他都不在乎了。"咱们俩换换哟，我当烈士你来背一会儿我吧。"小军工一边爬一边对背上的烈士说。当他第二次冲完千米生死线来到烈士身边的时候，他自己也躺倒了。不知喘息了多长时间，他觉得还是应该回去，回到活着的战友们的中间。他一拽烈士的肩膀，呼拉就下来一把肉。他又拽，又下来一块肉。他跪起来，用双手一把一把地扒开烈士遗体身上稀烂的肉。"好哥哥，我对不起你了，你还得再陪着我再死一次，对不起了，你原谅我吧，等我活着回去以后，我每年都给你烧香......"小军工一边木然地留着泪，一边从浆糊一样的肉堆中把一根根一块块骨头装进袋里，他一看旁边还有烈士，就又用手扒了一副。

这回，小边工一次背下来两具遗骨。

猫耳洞缺水，无人不知。生命离不开水，无人不晓。水的匮乏，加剧人生的浓缩。

四号阵地五月二日到四日连续三个夜间遭敌强袭，第一个晚上三个哨位就有两个被破坏，储存的七桶水炸飞了四桶，伪装网起火，仅剩的三桶水全部用于扑火。一个战士水壶里还有小半壶，见排长指挥联络嗓子都喊哑了，倒给他，他不喝。王永超胸部等多处中弹片，吃药时喝了一口水。三日下午指导员王汝燕带领十七名党员突破炮火封锁强行运送弹药上了四号洞，排长拿出那半缸子水，运输队没有一个人肯喝。四日党员运输队又送上构筑器材，那半缸水还是没人喝。四日夜间敌引爆了堆有一百多发炮弹的弹药点，陈永贵负伤吃药，他是全阵地十四名同志中在三天三夜里第二个喝了一口水的人。

一九八七年度，一线"物供阵地"的人均日供水量的努力标准为一至一点五升，这在老山战场是创纪录的历史最好时期。一人一天二、三斤水，当然只能全部用

于做饭，做米饭和蒸馒头是不行的，粥和汤更只是一种奢望，只能煮干稀饭或浆糊面条。但二、三斤的努力标准只是理想。许多情况下当然保障不了。在那拉方向，有些阵地接防初期是三个人十天用一袋水（不到四十斤），其中二十九号阵地三个人一天供应一斤水。一人一天一百六十几毫升水，仅相当于人正常需求量的十八分之一。但这十八分之一仍然是正常供应量，还不算遇到连续炮击和作战的情况。

322 阵地上的兵们说，他们只记得有一次不是在吃饭时而是正而八经地喝了一口真正的水，那是发下来疟疾药，每人吞四大片白药片，得到手榴弹柄后盖那么满满一盖水。下雨时可以用编织布接点水，接下来半缸子水，上边是一层老鼠屎，撇来撇去也撇不净，再沉淀一下，底下一层黄泥，剩下的汤水到了嘴里，那股子火药味还能把人的眼泪呛出来。

老山前的 72 号阵地上，一直到雨季，人们才就着雨第一次洗了脸又仰脖嗽了口，有一次连续炮击半个月，第五天就没水了，用塑料布接露水，一晚上能接一小捧，干啃压缩干粮，嘴上都是泡，嗓子里象塞沙子灌锯沫。新兵王洪宾渴坏了，班长存了半壶水，请示排长让他喝，他不好意思喝。又传了六个哨位，也没有动一口，晚上站岗，小王渴得不行了，晃晃一个铁桶，听里边有个水底儿，琢磨是接的露水，咕咚咕咚几品灌下去，喝完了才觉出是煤油，烧得他满地打滚口吐白沫。最后，那半壶水还是让他喝了洗肠子。

B 团团长王小京有一次到前沿，洞里喧热得象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至少四十多度甚至有五十度，穿着大裤衩的王小京一进去身上的汗毛孔马上沁出一个个大汗珠，接着又冲出了好几十道往下流，浑身都象雨中行车的前挡风玻璃。他一看连长指导员，光着裂满血口的嘴喘气，裸体的浑身上下一点汗也没有。团长心想，他们身上除了血液和肌肉里还有点水份，剩下全是干的了。转了几个阵地，他自己身上也没汗可出了。往回走的时候，到个靠后的连部，他一气喝了两壶水，身上的汗立刻下来了。又过一个连部，他又喝了一壶水，又出了一身的汗，到营部又使劲灌了一顿，王小京这才觉着象中暑后清醒过来一样。

一九八五年，一位副师长夜间悄悄上了那拉一个连指，这个连队断水已经五天，只有连长日夜看守着的五斤装塑料桶里还有一半水。排长来电话说有个战士胸部负伤呻吟着喊渴，请求连长给口水，被拒绝。副师长见状说，我替那个战士求你了：给他口水。连长说：那也不行，谁知道炮击还要持续多少天，不到一口水救一条命的时候谁也不能动。副师长说：那我给你下跪了......

干渴使猫耳洞人平均一天不到一次小便，大便一般七至十天一次，长的达半个月。六号哨位的李国臣二十七天拉不下大便了，卫生员给了药，吃了也不拉，后来军医又给药，总算拉出来一点点，象羊屎样的小粒粒，敲得罐头盒当当响。八班长胡玉海说，每次大便，都火辣辣地疼，拉不出来，拉一次就象上一次刑，小便也特别难受，一次尿十多分钟，老不出来，也是火辣辣的象有根烧红的铁条在捅，出来一点点，疼得要命，还带着血......

在战区北面的石林风景区，小摊上有贝类化石出售，二元一个，旁边的说明

文字上写着：这是形成于两亿七千万年前二迭纪的化石，这些化石也说明，那时候云贵高原是一片汪洋……

化石是保存在岩石里的生物遗存或印痕，是一部写在石头上的书，它纪录下了亘古以来生命的历史。

人能变成化石需要多少时间？我们的远祖北京人就是化石。那是五十万年。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能够把这个过程缩短到大概只用五十万分之一秒。在日本广岛爆炸的那颗原子弹，以其超高温光副射，瞬间之内就将人的最后体态投印在花岗岩上面而人体化为一缕青烟，这或许是年代最近的化石——保存在岩石上的生命印痕。

也许将来会有一门猫耳洞考古，那时人们或者能用更先进的手段破译和提取这些封固在红土之下岩层之中的生命活动的信息。后人们也许大惑不解：自称已经到了高度文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类，居然还有猫耳洞人，居然还有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同时后人也许会对先人们那肃然起敬，生命弹性被压缩到如此近于零的程度，在等同甚至低于动物的条件下，猫耳洞人所体现的生命力的坚韧和顽强，令人叹为观止。

15.一日长于百年

一个学生官说，到了猫耳洞里，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六十秒才一分钟，六十分钟才一个钟头，二十四个钟头才一天，一天八万六千四百秒，就那么一下一下地，一秒钟都掰成了八瓣过。您别笑，我这不是夸张，还不止八瓣。真的，我们掐着表数过，一分钟数六十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最后全阵地二十三个，有二十二个达标，就四班长是结巴，怎么也数不快。倒也不错，开展这项活动，先分头练了半天，第二天测验评比又进行了半天，两天里弟兄们都有了事儿干。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战士们有事干，东山一位交防师长对接防的团政委说，要不小伙子们一个个非闷傻了憋出病来不可。

李海欣高地的八班长吴洪亮，在猫耳洞中精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合订本。猫耳洞有什么可看的呢，通常，弄好了一个洞里也许有一本半本旧杂志。在捐赠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精神食粮并且能发到猫耳洞中的书里，有五十年代的杂志，有六十年代的小学课本，还有批林批孔的小册子。而猫耳洞无法提供读书的环境和心境，许多洞一天平均不到一支蜡烛（白天封闭洞口，大部分洞里和夜间一样漆黑一团），再加上那气味那闷热那干渴等等，就是把古代所谓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呆子弄到猫耳洞来，保准他半页纸也看不下去。

请看下面这一堆汉字——

服口勿剂身洁用外感快之怡神爽气后浴有即部各体身等沟股腹部阴会下腋及上肤皮的洁清后净控在扑粉药的中包用包干打开使性次一部各体身控揩的下

面上自巾夹药浸出取包湿开打……根本无须破译，全过来读就明白了。八七年夏季，部分猫耳洞用上了一种微型浴包，擦身可降低皮肤病发病率。上段汉字即为倒念之浴包说明。说明书共二百八十六个字，光我们采访中就碰了十来个对之倒背如流的猫耳洞人。

人总得找点儿事干。

古往今来多少人悲叹时间飞逝人生苦短，多少人呼唤珍惜时间热爱生命，但在猫耳洞，猫耳洞人却憎恨时光之舟太慢，巴不得有什么法子能挥霍时间。指甲一天剪十遍，每次剪得越少越好。一块表一天拆上它十几遍。洞里有十个弹药箱，每天摆一个样式，一个月三十一天不重样。人多的洞可以打扑克，猫耳洞人打扑克的水平普遍提高，一副扑克打成二寸厚，有的一张方片 7 上贴了八快胶布。还有的自制扑克，用芭蕉树叶贴白纸，再精心一张张画好，光做一副就够忙乎好几天。

抽烟是猫耳洞人的必修课。在猫耳洞，抽烟就是抽时间，一天抽两盒三盒不新鲜。抽烟就是为了让灼热的烟火能够多少烫融一点冰冻的时间，使它快些流走。尽管谁都明白，抽烟不仅浪费今日的生命，还预支着将来的生命。但他们不能不抽。不抽烟又有什么可干的呢？某侦察大队指挥一次作战，指挥部六个人三天三夜抽了十四条烟，人均一天八盒，或者说连续七十几个小时中平均每人每九分钟抽一支烟。老山战区人均烟草消费量居世界之冠这决非夸张。

云南出好烟，遍布战区的小卖部里高档香烟应有尽有，但那些价格也都是真正的高档，越靠近前线越贵，店老板们（通常是老板娘出面）专"宰"当兵的，知道打仗的人有今儿没明儿的不在乎几个钱。每人每月发五元的猫耳洞补助，只够买一盒"大重九"。一连的小韩说，有天晚上，我们一直划到最后一根火柴，总算点着了，刚抽上，小狗日的特工又来了，一边对付他们，洞里还要始终有一人抽着烟保存火种，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小子们轰走，哥几个这才往洞里一歪，安安稳稳地美抽了一顿。

洞里放不住烟，多了发霉，少了一到炮击封锁又要断顿。心细的平常把烟头捻在罐头盒里，这时候可以卷巴卷巴再抽，没有的只好回忆烟头都曾经扔在什么地方，然后尽量大努力将那些臭水泡过的发了霉的烂烟头找回。实在没辙的，抽茶叶，抽树叶草叶，以至抽一口手纸，什么都试过。断烟不比断粮断水好受半点儿。一次 322 阵地断了烟，连指发动全连紧急捐赠精神食粮，全连倾囊刮遍，只找出了七十九支纸烟，由军工冲过炮火送上去。黄子国负重伤后想抽口烟而未能最后如愿，等终于找到了烟，战友点燃放入他的唇间时，他却已经再也不能吸。清明节的麻栗坡陵园中，每一个名字下每一个墓碑前都有几支点燃的香烟，吸吧，这回烟多了，吸吧，这回时间更多了……

消磨时间的最有效办法当然还是聊天吹牛砍大山，一手搓泥一手捏烟，一个牛 X 吹上一天——这是猫耳洞的田园诗和风景画。牛皮大王是猫耳洞最受欢迎的人。年轻人，谁没有几件得意的事情，谁没有幻想和羡慕过一些东西，那就请吧。开始是回忆性的吹，越吹自然越没边儿没沿儿，从祖宗八辈到子孙万代都乱翻一

气，荤的素的一勺烩，当然最爱讲也最能征服听众的是未婚妻和老婆。但是，有谁和有什么东西够吹一年的呢？尤其是二十岁的阅历不深的年轻人。没几天他们肚子里的货就全倒光了，到最后，吹者都糊涂了，吹着吹着听的马上纠正，你那个二舅妈的干孙女不是二道贩子吗？怎么又出国了呢？等等，到最后，人心中最甜蜜的回忆诸如谈恋爱、童年天趣、故乡母亲等等都反复吹得没味了，甚至再也不愿提起不愿想起，到最后，就只有大眼瞪小眼地干坐着了。

四连战士雷三林，有一次掏洞回来缴获了一支冲锋枪，这回可有吹的了，进洞拿起电话，另一个洞的汪伟年正和老乡聊天，小雷就抢着说上了这枪如何弄回来的，小汪说捣什么乱你，不就是一支破枪么？破枪，你也缴一支来咱看看？那破玩意白给我都不要。你过来我把你胳膊拧下来。小汪拍拍自己的枪，听见没有我的冲锋枪等着你呢......两个人越骂越来劲，越骂越难听，指导员听了有十分钟，最后说话了，你们俩都听着，有种现在都站在哨位顶上让越军裁判谁英雄，各哨位值班员，你们刚才也都听见了，每人写一篇听骂街有感，明天这时候通播。第二天十九个哨位在电话中依次发言，批评劝说、打分评理、安慰调和、上纲上线、讽刺挖苦、借题发挥、胡诌乱侃等等什么都有，说了一个多小时。这个连的兵们以后不大敢骂街了，那就只有继续干呆着，干熬着。

猫耳洞的孤寂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它让你忍无可忍又无能为力，但还必须忍之耐之。人的精神需求的欲望，在猫耳洞里反而变成了孤寂和烦燥的感受源。它跟着你的灵魂。这种灵魂的长久折磨，让你欲生欲死都不能。

这是一个的生理机能极限和神经系统强度的破坏性实验场。

人们常说，好死不如赖活。但这"赖活"也需有个限度，如果太"赖"，人们就会羡慕死，希望以死来解脱。谁都有一腔热血，我们接触的猫耳洞人，几乎谁都不止一次地产生过干跪冲出去撕杀一场，死也死个痛快的冲动。若不是战场纪律，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象冬眠的动物一样，蜷缩在黑暗肮脏潮湿窄小的洞里，与老鼠、毒蛇、蚊虫为伍那么长时间。

有这样一个士兵，他所在阵地的地形很不利敌人居高临下，压得你不敢出洞，不敢抬头，他在这样的猫耳洞里窝了一年，临下阵地，接防的人已经进洞了，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操起冲锋枪，冲出猫耳洞，他端枪扫向敌阵。

冲锋枪在欢笑。欢笑声从耳膜传进他的大脑，他也放声狂笑。

冲锋枪在跳跃。跳跃的抖动导入他每一块骨头，每一条神经，他畅快地倾泻着受了一年的欺负和憋屈而积郁在胸的窝囊气。

还没觉着怎么样，三十发子弹就完了。他换上一个弹夹接着猛干。他体验着前所未有的畅快和舒服。

一声巨响。一发直瞄炮打过来。他倒下了。牺牲在他的连队撤下阵地的前十分钟。

16.从越军臀部开始的两军之比

阵地上，尤其是猫耳里的天地太小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周围的开始就烂熟于心。当没有什么新的外界刺激，一开始都陷于重复和循环的时候，日子就变成了一种十分可怕的东西。

阵地上看不到别的，听不到别的，所幸它还有一扇状同电视屏幕的窗口，里面演的是越军生活节目，于是这窗口，就成了新的信息的重要来源。

看越军，一次两次新鲜，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他也是人，也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也钻洞吃饭，也大小便，如此而已。但是，越军这东西妙就妙在是个活物，看着看着你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快来看啊！十三号炮位的二班长趴在观察镜前大叫一声：越军裤子上打着补丁呢！

真的吗？大伙一拥而上，争相一睹为快。

真是补丁，两个膝盖上一边一大块。

蓝布补丁，黄裤子上打蓝补丁。

哎，他转身子，屁股上也有呐，还是灰布的……

其他阵地其他猫耳洞里，也都有了类似的发现——

报告，两名越军正在挖野菜。

报告，越军在砍树修工事，他们没有波纹钢，他们的工事是土木结构。

快看，越军在烧火做饭，他们没有煤油炉子。

哎，越军晒被子呢，他们没有防潮被！

报告，越军上身穿棉袄，下边穿裤衩，底下光着脚，身上还是光杆穿棉袄。

你看，越军没有裤头，一脱就是光的了。

越军没有罐头，没有压缩干粮。

越军没有……

他们更穷，对于猫耳洞人来说，这是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现。

越南人真穷啊。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跟叫花子差不多。在那边当兵算是倒霉了......猫耳洞人谈起这个话题，说没粮食了，菜也没了，还得下去挖。那次下大雨发水，我们这边塌方滑坡都冲了。他们比我们地势低，工事又不行，冲得更惨更倒霉。他们连扔过来的传单都是黄不拉几的老辈子草纸，哪象咱们打过去的，都是塑料压膜锃亮锃亮。他们特工过来不光偷袭，还他妈偷东西，我们放洞外边的压缩干粮和面袋全给老越抢跑了，凡是吃的都拿，真穷疯了。听说以前这儿阵地丢过一挺机枪，一琢磨肯定是他们断顿了，晚上就放上压缩干粮和罐头一大堆，第二天早起一看，吃的东西没有了，机枪又好好地回来了。春节越军连指杀了一头羊，405 上的越军高兴地又嚷又跳。听说他们团长才有三发 122 榴弹炮弹的权力，咱们这边一个团一放就是好几吨啊。

猫耳洞人和无数正常人一样，无法抑制自己那需要比较的心理。但是，和后方的朋友同学比，和万元户、留学生比，和漫步的情侣甜蜜的小家庭比，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残酷了。而"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里；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又太遥远。倒是同越军比，来得更形象直观：我们苦，原来还有更苦的！

确实应当感谢"更穷"的越军。"他们更穷"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猫耳洞的不堪忍受之苦，有了他们垫底，猫耳洞人挺了过来；还有那更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也因为有了这对比，竟然变得充实和快乐起来。

17.洞论百家

在我们出席誓大会上我就讲，参战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高度深缩，生死苦乐荣辱这些人生中最精彩有东西都让你在这一年半中品尝，如果在和平时期十几年几十年你也许体会不到。（团长秦天）

猫耳洞里十味俱全，要是搬到北京城，北京人能在里边困五分钟，就算不简单。战士们说，蹲一年猫耳洞，不光把这辈子的苦都吃了，还把儿子、孙子、重孙子的苦都吃心了。从洞里出去以后，可以说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了。（团长王小京）

活蹦乱跳的年轻人蹲一年猫耳洞，比蹲监狱里还难受。我那次跟北京青年慰问团说，不用说是在猫耳洞里，在几十平方米的秃山头上呆一年，就是把八十年代的小青年在人民大会堂里关一年不让出来，他用不了一个月就该造反了。（团政委吴延明）

猫耳洞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可也只有我们的战士能呆下来，连小猫小狗都受不了。一看那些个洞，一看弟兄们那个样，我们真心疼地流泪啊。（指导员梅世江）

这老山的坑道多好，比我们抗美援朝的工事阔多了。这压缩干粮真好吃，比我们打美国鬼子一把炒面一把雪好多了。（某慰问团一位老同志）

老山永备防御工事正取代猫耳洞。

极大地改善了我军防御态势和一线战士作战生存条件。

老山最前沿的简陋的猫耳洞正在变成坚固的永备防御工事。......云南前线指挥员向记者称：老山前线永备防御工事的构筑成功，将极大地改善我军的防御态势。各种屯兵洞、掩蔽部工事后交付使用，可使一线战士不再受日夜蹲猫耳洞之苦......

报上这篇东西在前线引起议论纷纷，战士们说，我们在这受苦，不知道也罢，不理解也罢，不搭理也罢，但是也别把我们吃苦说成是享福，别把地狱说成是天堂啊。（一位师政治部主任）

在这样的猫耳洞呆一年，就是不打仗，也应该给立功，应该给一等功。（河北省慰问团一位副团长）

图私利前线铺满黄金龟儿要上
卫祖国阵地遍布地雷老子在前

第五章

18.恐怖与禁忌：硕鼠.巨蟒

鼠鼠鼠

他睡着了，呼呼的。梦里觉出有人拨弄后脚跟，蹬动一下，又拨弄，咔咔哧哧，一烦，翻起身正待骂"谁他妈"，却见一匹大鼠退出去一米远，蹲伏着看他。天哪，比美国宽银幕立体影片《枪手哈特》里的鼠要大得多，不算尾巴，身子尺把长，青岛火腿香肠那般粗，红眼睛，活生生一头小猪崽儿，嘴里嚼得粘粘作响。再看自己的脚跟，硬纸壳厚的一层老茧被老鼠嗑去，露出里面鲜艳的红肉。

一个战士找到卫生员，脚趾头被老鼠咬了，嘀哒嘀哒滚血珠。大活人让老鼠给咬了，卫生员训他，废物蛋！废物蛋不服气，我愿意让老鼠咬哇！过了三天，卫生员自己亲自挨了老鼠一口，伤情比战士还重，也没什么特殊的，酒精棉球，消炎药，纱布。如果在内地，说不定要来一针狂犬疫苗。

三团作战股长杨爱民亲眼所见，五匹鼠吐半弧状战斗队形，与一条昂然高耸的大眼镜蛇发生对峙，愤怒张狂的蛇咝咝吐出信子，尖头一抖一抖，鼠们全无惧色，既不攻也不退，个个吐牙咧嘴，如五辆坦克与一列装甲车对垒。眼镜蛇眼看没便宜可讨，虚晃一枪，转身出溜进了石缝。

蛇蛇蛇

团长光临猫耳洞，惊惊乍乍的王晋军伸手抓被子上的帽子，想给团长来个标准军礼。手感又凉又滑，抓起的却是一盘蛇。蛇对人不分高低贵贱。师长马立达床下发现拔河绳似的一堆蟒蛇，细看，两个头，两个尾，屋内象装了空调似的，寒森森凉得惬意。

洞外大雨，洞内泛滥，向外淘水怕越军特工发现，战士宁可蹲在半米深的水里，把电台和枪支顶在头上。几处上不去水的地方，牛屎一样盘着蛇。这里原来是蛇的洞府，人进来，蛇照样摆主人的谱，敢上铺睡觉，敢进饮水桶洗澡，敢往热呼呼的人身上爬，敢大白天团在洞口晒太阳，赶上雨天，干地方理所当然归它受用。

洞内白天也黑，银环蛇能看到人。想挂蚊帐的战士看不到蛇，摸索着寻挂处。银环蛇仰起锥形的头颅，对准战士的右手，嗖，一口。战士不晓得怎么回事。本能地用左手摸，嗖，银环蛇咬住左手虎口，一耸脖子，排毒。战士拿右手打，蛇口又含住右手虎口。战士收拢五指，扑住胆敢袭击他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要知道就不敢莽撞了。还是北方习惯，挨什么咬就抓什么，在哪吃了亏就在哪找回来。银环蛇在战士掌中掐动黄瓜粗的颈项，战士手越攥越紧，身体越来越软。

老鼠不叫耗子。耗子指越军，说三只耗子上来了，连长就给炮。连长也不叫连长，叫老板。老鼠耗子不能混叫，事关性命，也没人混叫，分得极仔细。个别单位内部也有混用的，那是他们管越军叫小鬼子，老越，王八，狗日的。到了大范围，仍不能混。最好直接问战区什么东西第二多。第一多在大后方也该知道，是老鼠。老鼠无处不在，无洞不有。在战区，没有老鼠就不叫猫耳洞，没有挨过鼠咬就不叫猫耳洞人。肚脐例外，还没听说过人的其他部位能避开鼠牙。鼠牙所向，压缩干粮的铁桶豁然洞开，成箱的手榴弹只剩个铁铊。手榴弹旋开盖摆在射击孔上，老鼠衔住锃亮的拉火环，纵身一跃，跃出一起爆炸事故，幸亏洞内无人。他说是 F 军一团的事，你说是 E 军 B 团的事，都能举出几事情阵地几号哨位，其实是两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单位分别有两匹鼠用两个批号的手榴弹自杀身亡。

蛇就叫蛇。蟒蛇居多。边境对面，是越南的蟒蛇自然保护区。似改作蛇类自然保护区较为准确，因为眼镜蛇、银环蛇、蝮蛇、竹叶青蛇、七寸蛇等亦为数不少。大部分猫耳洞都有蟒蛇，蟒蛇定居，一般不迁徙。毒蛇们行踪不定，有时久住一处，有时四处游动，见洞就进，所以又可以说，所有的猫耳洞都有蛇。战士们怕蛇，甚于怕越军，这话有相当普遍性。冷枪毙敌五十余名的谷新敏，胆子早打出来了，一次被蛇绕住脖子，吓得哭叫起来。我们去前线采访期间，正值蛇冬眠未出，亦不敢马虎。官兵们提醒，蚊子一出来，蛇就出来。自见到第一只蚊子始，我们就蛇药不离身了。如果说可爱的战士们对老鼠是讨厌和憎恶，那么对蛇，就只有一个字，怕。刻骨铭心地怕，怕得不能再怕了。谁认为这么写有损于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他最好以光辉的形象到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猫耳洞去住几天。祖宗告诉我们，对冻僵的蛇都要小心。

前线的老鼠是幸运的，形不成人人喊打的局面。也有打的。吃饭时，一巴掌

下去，三匹鼠口角噙血翻地脚边，是个排长所为，我们听到的一掌灭鼠的最高纪录。睡觉翻身压死和走路踩死的不胜枚举。但多数战士不打，也不能强迫他们打。其一，打不光。其二，忌讳打。打越军是另一回事，打鼠有杀生之忌。你看吧，儿子高唱《血染的风采》上前线，老母亲深清寄来红裤带、红背心、红裤衩、扎脖颈和手腕上的红绳，战士扎戴上，打了敌人心踏实。再打鼠，就觉得越位了。敌人和老鼠是两回事。军、师、团领导和机关，均没提出在进行生死观教育的同时再加上无神论教育的指令。能对"耗子"开枪就行，杀不杀老鼠不属于大节。卫生部门参照内地达标的做法，给一线部队拨发了大量灭鼠药，由被誉为"老山骆驼"的军工队伍艰难跋涉冒着敌人的炮火送上去。药物灭鼠，战士能够接受，鼠自己把药吃进去，性质不同。于是全面布撒，不留死角。没有经验的老山鼠吃药踊跃，一簇簇围着抢食，竟不能满足供应。一两日内，喝醉酒似的趔履踉跄，一匹匹钻进缝隙。这就发生了一场灾难：本来气味难耐的猫耳洞充斥了高深度的恶臭，腐鼠无法清理，恶气无法排除，猫耳洞生存环境严重恶化。

19.鼠趣。蛇的特供。和为贵

一个猫耳洞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猫耳洞就是一个世界。

人类离开鼠类和蛇类能够独立生存，后者的生存也完全不依赖于人类，或许，离开人类它们还将生存的更好。故此，当作战的人没必要根除鼠蛇反而必须共居一洞时，他们就必须去寻求生命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故此，在边境局部战争的特定环境中，在作为战斗与生活特殊设施的猫耳洞内，人类与低等动物构成了某种共生格局。这是人类的明智。共生不以鼠蛇对人的主动适应为前提。相反，人类单方面作出某种妥协和让步。人降低了自身的生存要求，去被迫适应低等动物。人的这种适应对鼠蛇来说又表现了主动性。

绝非猎奇。虽然很奇。

旨在猎真，猎善，猎美。虽然是失重的真，畸变的善，残酷的美。

二班长杨发亮端着饭盒说："我喂喂你们，你们别咬我东西，好吗？咬东西我就不喂你们了。你们肚子咕吐叫，给我们站岗做个伴。"一扬勺，白饭团落地，几十匹黑鼠奔上来，蹲着看杨发亮，杨发亮说："都说你们记恨人，我看你们不大对头，我喂了你们，你们别记仇，好么？"又一勺。

副连长徐春山被压缩干粮的粉末呛了下，咳嗽时手一低，被一匹大鼠叼住干粮。徐春山说："他妈的，胃口给吊高了，来，咱哥俩拔河吧。"捏住向前拉。大鼠重达一公斤多，徐春山同鼠拔河，很象用钓竿拉一条大鱼。大鼠四腿前伸，屁股后坐，因为嘴用力，耳朵支得格外高。"好的，劲还不小。"徐春山捏紧干粮向后拉，终究是人力气大，鼠蹉着地被拖过来，但鼠齿深深钉进压缩干粮的块体内，老鼠死不松口，和干粮紧紧结合在一起。拉了几个回合，旁边的兵说："算了吧，别过不去。"徐春山说："没那么便宜。"又一次发力拖过来。体力消耗过大的鼠哧哧大喘，徐春山的手指感受到鼠的鼻息。鼠毛乍起，油亮亮的如一匹黑缎。徐春山恶作剧，引鼠激怒暴躁起来后猛一松手，鼠和干粮倒着射出去，兵们哈哈在

笑。鼠在倒退中旋即稳即稳住阵脚，在惯力还在持续之际，顺势一转身跑掉，看热闹的鼠群哗地尾随而去。1988 年 4 月 8 日下午，徐春山向我们夸鼠："老鼠不偷东西，是借，借了东西还。钥匙链儿呀，打火机呀，叉子勺什么的，它叼跑了。你找不到了，就知道老鼠干的。隔几天，顶多一个星期，它玩够了，看看没什么油水，你也没得罪它，它就给我送回来，大部分都送。"

电话线被老鼠咬了。哨位的战士们腾出一只弹药箱，在里面放进剩饭，鼠们进去就餐，以后再没发生过咬电线的事。鼠们渐渐习惯了木箱，饿了就直奔木箱，战士也总从自己嘴里匀出一部分给鼠（人不给鼠匀，鼠自己就要匀，如爬到洞顶，顺绳子滑到悬吊起的粮袋上，嗑个洞，大米哗哗而下，人赔了东西还不落好），有时还用瓜子奖励老鼠。老鼠也会吃瓜子，吃掉仁剩下壳。这样，人和鼠就大致划定了势力范围。减少了鼠的破坏性。人对鼠好，鼠得寸进尺。不几天，战士掀开被窝，发现一对公鼠母鼠守护着一堆刚出生的小鼠。战士们欣喜地叫道："母老鼠坐月子呢。"我们诧异，问："你们怎么分得出公母？"战士笑得开心，说："跟种猪差不多哩，公的后边拖着一嘟噜，好看哩。"公鼠母鼠也不跑，满不在乎地做护理工作。战士说："你们一边稍息去吧。"轻轻给移了窝。

然而，死老鼠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15 号哨长向阵地长何伟报告：发现有异常气味，可能是越军放毒气。何伟紧急通知全阵地戴上防毒面具，估计越军有偷袭行动，要求全体人员作好战斗准备。过了二十多分钟，不见越军上来，何伟想，也许越军等毒气散一散？过了一会儿，他揭开防毒面具嗅嗅，没有异常气味，又命令："15 号，再闻闻。"15 号报告：味没消散。第二天在哨位前，发现一匹死鼠，红头苍蝇嗡嗡起降，一股股鼠尸气味忽浓忽淡。B2 团三连指导员傅洪铭的洞里连续发现死鼠，臭的受不了，发动文书卫生员一起查原因，仍是死因不明，死鼠继续出现。讨厌的是死鼠无法清除，藏在很深的石隙里慢慢腐烂，敌情又复杂，天天有特工袭扰，人员不能离洞，只好强忍着，等待蛆虫蟑螂散尽，死鼠化作一堆乱毛碎骨。而死鼠竟不绝迹，这只正臭到高潮，另一只又接上了，熏的人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查来查去，指导员的洞里与其他洞的唯一区别，是多了一架大录音机。毛病是不是出在这？每天早晨，傅指导员要通过电话向全连播放半个小时的音乐。这是战士们最喜欢的阵地广播节目，放得声音很大。以后他拧小声音试了几天，没再发现新的死鼠。我们查到了有关次声波的生物效应的资料。一些国家的研究资料证明，高强度和作用时间较长的次声波，能够损伤生物的机体，甚至危及其生命。例如以 10 赫兹 135 分贝的次声对小白鼠实施 1-3 小时作用后，发现小白鼠的某些器官呈现出半坏死性变化。如果次声波的强度上到 185-195 分贝时，被试验的动物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发生死亡。经解剖发现，致死的原因是由于次声波引起了内脏器官的共振，造成了内脏器官出血破裂，进而导致死亡。

猫耳洞的蟒，通常有两、三米长，四、五米长的较罕见。蟒的长度全靠估计，没人量过。战士喂鼠有消遣的性质，想喂就喂，不想喂就不喂。对蟒就不同，不敢不喂，喂少了也不行，喂慢了更不行。蟒一般蜷居在猫耳洞内的大石缝里，并不天天出来，但一出来，兵不敢稍许怠慢。每次出来，先听到如同水牛喘息的粗声呼哧，继之是蟒身与洞壁磨擦的嗞嗞沙沙声，不论洞内多狭小，战士们必定要躲开蟒出入的裂隙，有的还抓起冲锋枪。蟒头很小，单看头，与黑鱼和梭鱼相近。再往外出，就吓人了，脖颈后急剧粗起来，杯口粗细的头，带出的身子能有暖壶

粗，头左右摇摆，蟒身弯弯曲曲向外滑，身上黑底红斑或有蜂窝状图案。爬出来，盘定，瞪眼望着人，油亮湿润的鼻孔拉风箱不止。一只老鼠能有一百个故事，一百条蟒蛇却只有一个故事。仿佛集团军政治部事先统一了对外宣传的口径，关于喂蟒的过程几乎成了模式，干部战士不下五十次地向我们诉说同一经历：蟒三至七天出来一次，有时全身出来，有时露个头。战士们忙不迭地开午餐肉罐头，切成块，喂上几斤，蟒就回去了，不喂，就不走。战士们说："友军就是这么喂的，给惯坏了，不好好吃老鼠，光吃罐头。"爱吃什么罐头？午餐肉，红烧肉，桔子罐头。人不爱吃的，蟒也不爱吃。有的吃完不走，还少一道程序，也是友军惯坏的，蟒吃饱后，要给蟒磕个头。磕完，准走。给蟒磕头很委曲的，洞里兵们有分工，大锅饭，轮着磕。洞外的危险任务多是党员承担，磕头这类细小工作，团员青年主动多干些。舍不得喂蟒，那好办，让它一出来一天，它会自己找老鼠吃，吃完往你铺上一盘，这时磕头就不管事了。唯有说到大蟒的尾巴，战士们才产生美感，说："尾巴很细，象一股细麻花，尺把长一截，前后一般细，很好看。"是好看，每次蟒进食后撤退时，总是用尾巴画句号。蟒头出来时，很少有觉得美，有的用被子包起自己，看都不敢看。中国军队不怕敌人只怕蛇这一点，幸亏越军不知道，否则，是可以发明爬虫战术的。

B 阵地 6 号哨位，有一条大蟒，据说是所有猫耳洞里最大的，出来一次最多能吃八听肉罐头。师长马立达在作战会议上批准每月给这个哨位增发两箱罐头。马立达说："战士有一种自我安慰心理。战士们主要矛盾是生死问题，作为领导不应过多责备他们。战士手上绑个红绳，扎个红腰带，不应责备他们。6 号哨位的长虫那么大，碗口粗，战士不可能不害怕，谁也不主动打它，有的长虫有领头的性质，一打，来好多，它一出来战士们用被子蒙头，要给罐头吃，吃完就走。所以，专门给这个哨位多两箱罐头，不然，战士也会把自己那份给长虫吃。有大蟒，洞子里特别凉，蚊虫就少，老鼠和毒蛇也少。我们应该尊重战士，也希望长虫不要出来。"

我们问："你床下的两条蟒呢？"

师长说："没打。警卫员要打，没让打，就这个床底下，两条盘一堆，后来跑了。现在用水泥封上，过不来了。"

以食物向鼠换安宁，向蟒换空间，同时也换来了乐趣。有个洞的战士胆子大，蟒吃饱后，他们也不赶蟒进蟒洞，总让蟒露个头，干部来巡察时见到不愿进洞。他们便训练蟒按口令退进去，每有人来，拍几下洞壁，蟒就迅速缩回去，非常驯顺，等到再拍墙，才敢出来。有的蟒学会看洞，战士们出去执行任务，蟒爬出来盘踞在洞口；战士们回来，蟒又回它自己的小天地去。不过，这种看洞只能吓唬不明内情的人。不管是不是这个洞的人，只要向里闯，蟒就乖乖避开，并不认真履行职责。喂蛇的时候，战士试着摸了一下蟒身，蟒没有什么表示，战士逐渐壮起胆来，以后发展到敢抓蟒头照相。但战士夜里醒来，一旦发现身边凉冰冰的东西是蟒时，还是惊恐不已，采取种种措施把蟒请走。南方的战士有不怕毒蛇的，抓到后钳去毒牙，养了五、六条逗着玩，还送给机关下连检查工作的同志留纪念。

到了旱季，蟒进入冬眠状态，能伴着战士们守洞的活物中，老鼠就算是主力

了。到了这时节，即便杀鼠不算杀生，战士们也不愿伤害它。B2 团四连李洪清伸着十指说："谁说老鼠没好处？那鼠咬指甲咬的多整齐。"这倒是，战士的指甲长时间不修剪，手掌象龙爪似的。夜里，老鼠嗑人的手脚指甲，很少伤及皮肉。老鼠还有一绝，吃脚步跟茧子，把硬皮吃完，不咬嫩肉，绝大多数能保证不渗出血。老山鼠又一大优点，比较干净，没出现过因老鼠引起的疾病。老鼠清除垃圾的能力使没有多余的水刷锅洗碗的兵们获益不浅。饭后，老鼠把锅碗盆舔的不剩一片菜叶一粒米渣，下顿饭，用酒精擦一遍再烧烧锅即可。设若战区的老鼠有一匹带上鼠疫菌，那么，至少老山地区的战事可以宣告结束。战士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们睡觉时，老鼠爬脸上来接吻的事。还断言，来接吻的是母鼠。老鼠相互接吻的事倒是真的，与人接吻值得商榷，调查的结果是，战士嘴唇、嘴边有食物残渣，因长期不刷牙，深厚的牙垢对鼠也有吸引力。鼠的鼻子极灵，星星点点的食品味也躲不开它的侦察。都说老鼠咬香烟的过滤嘴，其实是揭开过滤嘴上的那张黄纸，舔食上面那点稀薄的浆糊。战士们最为欣赏老鼠朝气蓬勃的活力。战士若闷想家，日子难以打发时，何以解忧？一是吹牛，二是改善伙食，三是看老鼠。八匹老鼠互相衔着尾巴绕哨所转圈叫走队列。走电线爬直壁叫杂技。还有短跑、跳高、摔跤、相扑等项目。统称老鼠运动会。最糟糕的运动是跳水，有时淹死在水桶里，战士捏着鼻子还得饮用。还有老鼠"开会"，几十匹聚在一起，很整齐的场面，"散会"时也井然有序。老鼠会骂人，有时挨了战士踢打，蹲在一边咕咕咕咕叫个没完，冲着人发威。这里老鼠的叫声一律象母鸡，咕咕咕，不似内地吱吱吱吱的叫法。逢到战士高兴了，在手掌上放几颗米，老鼠就敢大摇大摆上来吃。战士抓住鼠，逗一通，放开，再摆几粒米，又有前赴后继者。有的兵找来注射器，给鼠注射清水，盐水，还用清凉油灌肠，刺激得老鼠乱蹦乱跳，兵才开心。

有这么多好处，战士们也就不过份苛责老鼠叼东西的毛病了。一个新战士写了入党早请书，转眼不见了，还以为老兵开玩笑，却发现被鼠叼走，急忙从石缝勾了出来。在猫耳洞内，战士的手表、勺子、叉子、打火机等杂物，都要用绳子拴住，不然，老鼠就"借走"了，但是锅铲甚至是铝锅，不可以总拴着，老鼠也拖走。一匹老鼠拖走铝锅轻而易举。战区老鼠奇大无比，一公斤左右算正常的大鼠。集团军《胜利报》在 1988 年 2 月 20 日登文章，介绍说："有个战士在一小时之内观察了出来活动的三十几只老鼠，发现重约一斤以上的竟有 24 只，其中有五六只要超过一公斤。另一个战士逮住一只身长 40 多公分，体重 2 公斤的大老鼠，用铁丝编成项链套起来牵着玩，还打算战后参加'鼠王'比赛夺桂冠呢。有句顺口溜说老山上'八个蚊子炒碟菜，四只老鼠一麻袋'，虽有夸张之意，但绝非毫无根据。"有位股长目睹了老鼠喝啤酒的场面。一匹鼠用尾巴缠紧瓶盖的封口处，猛发力，嘣地一声，啤酒涌出，可见鼠之大，力之大。

人始终是主宰。

人性与鼠性、蛇性隔了一层纸。本性难改的鼠蛇发生对人的犯规，人的处罚权是绝对的和无上的。该当何罪，全凭人的一句话。

一匹老鼠不很费力地钻进 1967 年出生的河北籍战士刘永军的被窝，在里面搜索前进。前线人都晓得，换下来没洗的裤头和袜子，老鼠喜欢叼，那上面有老鼠追求的一种气味，洗过的，反而没兴趣。老鼠在搜索前进中嗅到了它向往的气

味，神使鬼差地就进入了刘永军的"八一大衩"。写到这里，我们吁请有关领导给予关注，认真解决一下战士的裤衩问题。老鼠用鼻子找到了目标，张开嘴——哎哟！刘永军双手捂住骤生剧疼的部件，同时也就捂住了咬那部件的鼠。"好呀，敢咬我老二！"模样秀气的刘永军脾气挺好，用铁线把鼠拴住，等天亮再发落，要换个人可能就不这样做了。有个侦察兵潜伏到敌人前沿抵近侦察，一匹鼠钻进他的衬衣内，连咬带排泄大小便，他抓出鼠咬牙一攥，叽地一响，老鼠的全套下水从两头五颜六色地射出来。天亮了，卫生员用酒精棉球给刘永军搽伤处，卫生员（男）说："你也窝囊，真给你咬掉不就毁了。"刘永军被酒精痧得直吸溜踊，问："还有酒精水吗？"他牵来罪鼠，按住，卫生员针头一戳，一管酒精汩汩注入鼠体内，给战友刘永军报了仇。

师侦察连指导员梅世江讲了打蟒的事。

"去年五、六月吧，偏马观察所顶上编织布里掉下来一对蟒，正在交配。三七高炮阵地的兵跑来看热闹，说，耍流氓的蛇不能看，要不打死蛇，谁看了谁倒霉。无线班长端冲锋枪，上了一满匣弹夹，我让他换了角度，防止石头跳弹。一梭子出去，公的打死了，母的受伤跑了。战士们七嘴八舌，有的说扔掉，有的说皮剥了能做二胡。60 炮阵地挑战士们给搬走了，做出来叫我们去吃，真好吃，有点象虾肉。到吃饭的时候，受伤的母蛇又回来了，在吃饭的地方一盘，这回没让它跑掉，连碗都打碎了。又被那哥儿几个拿去吃了，晚上敌人也没有来袭击。"

还有一件挨老鼠咬的案例。

老鼠爬到熟睡的三班长李光才的脸上，李光才睁开眼，人和老鼠大眼瞪小眼。李光才觉得有趣，朝鼠挤挤眼皮。鼠抬爪挠挠他眼皮。他痒得舒服，又挤挤眼皮。鼠朝他眼皮飞速出嘴，一举咬中。李光才大怒，挥手打，不中。鼠飞身到地上。他跃起，甩渔网一般撒出被子，企图罩住鼠，人也随被子扑出去，没得逞，鼠漏网，被子和人滚到泥水里。打鼠不成反蚀一床被，他的眼皮也肿了月余。

一般情况下，对鼠从严，对蟒能宽则宽。

有一段时间，炊事班的那条蟒总往笼屉里钻，在里面一盘，到做饭时炊事员下不了手。他们商议，这蛇不能留着了，准备打死。他们对蟒说，你虽然有功，你在这蚊就不敢来，可现在你的过大于功。正商议用什么办法打死蟒时，一个炊事员发现，一匹老鼠跳进笼屉后不见了，再看蟒，脖子上一个鼓包在向下滑。一连几天的观察证明，蟒懒得钻洞捕鼠，躲在笼屉里等待老鼠送上嘴。屉布上食物残渣多，老鼠接二连三往上跳，一个个跳进了它们该去的地方。炊事员们又对蟒说，现在，你又功大于过了，决定免予对你的刑事处分。

20.动物参战记

"特工"摸哨。

87 年入伍的任周建，成了家乡陕西省扶风县新店乡的传奇人物。6 月中旬夜里，前沿阵地哨兵任周建听到有响动，忙贴紧大石头仔细观察。天光幽幽，透空能看到石影树影草影，地面却黑洞洞看不到东西。声音慢慢靠近，已能排除越军特工偷袭的可能。大概是老鼠，他想，细碎的响声到了脚边，他抬脚用力一踏，脚底竟是人胳膊的感觉，而且很沉。他失去重心跌倒，枪摔出去，全身一下子被搂住，脖子也被一条凉胳膊勾住，他奋力挣扎，那人劲比他大得多，挣不动。他胳膊动不了，手能摸，摸到冰凉光滑的身子，不象人，偏脸朝喘气的耳侧看，一个蟒头在晃动，绿眼睛睨住他，蟒嘴里喷出粘稠的臊气。他动弹不得，蟒也不加力勒他，蟒头在他脸上嗅嗅，又搭到他右肩上，那夜特别冷，任周建象在做梦，迷迷糊糊熬到天亮，战友来接岗，发现这情况，忙点了几支烟朝蟒头上喷，蟒怕烟，松开任周建爬走了。1987 年 10 月 8 日的《宝鸡日报》登了本地勇士的这件壮举。故事的尾声没登出来。任击建连着几晚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后来发高烧至 40.5 度，昏迷过去三次。当时，他真以为是被越军特工扑住了呢。

黑蛇行动。

B2 团工兵连排雷大王刘玉祥为侦察兵开辟通路到敌军阵地前草丛里，他自己也原地潜伏。突然身侧一阵咝咝响，等他发现，一条眼镜蛇已到了身边。在蛇眼中，他是一丛草，蛇就从他腋下钻到肚子下面，在里面定居了。旁边的小杨抽出匕首，刘玉祥用眼睛示意不要动。敌哨兵就在前方十米处，从战壕露出钢盔下的两只眼在观望。一连十几分钟，敌哨兵不动位置，刘玉祥悬着腰部，快坚持不住。排长终于发现刘玉祥的情况，对电台轻轻吹气，早标定好敌阵地的我炮兵打来炮弹，敌哨兵慌忙钻洞躲炮，刘玉祥慢慢支起上身，用匕首狠狠扎住蛇头，为敌人帮忙的眼镜蛇得到应用的下场。

一个天然洞被我侦察兵监视了很长时间，搞不清里面有没有敌人。一天下午，突然有三个越军光身子蹿出来，冲洞内大喊大叫，象是遭到惊吓，侦察兵点清人了人，不知该感激谁把敌人赶出来的。过了一会儿，敌人操了木棒，一个挨一个进了洞，侦察兵才解开这个谜。

老鼠放哨

来偷袭的越军很狡猾，他们只穿条裤衩，光着四肢爬行，碰到地雷，皮肤能感觉出来，同时动作也很轻，我哨兵不易发现。七连想了个办法，晚上在哨位前摆一些压缩干粮，洞里洞外的老鼠不断去吃，一旦发现鼠集体逃蹿，就准有况。有时等来的是蛇，狐狸，穿山甲，闹一场虚惊，但从来没漏报过，战士把老鼠称为活的警报器。

解除警报

B1 团神枪手王小龙接到通知，立即戴上防毒面具。炮弹炸后，常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有时敌人还使用催泪弹。各级领导对此都十分警觉，宁可百次以假当真，也不能一次以真当假。王小龙隔着镜片看老鼠活动如常，顺手抓过来一只，眼珠灵活得很，没有任何反常，就取下防毒面具。

排长问："谁批准你解除的？"

他说："老鼠。"

以后，这成了一条实用经验。

新式武器

身上着了火的老鼠跑起来不拐弯，是 102 号哨位战士们的发现之一，这一发现又导致了"新式武器"的诞生。他们给大鼠身上吊只罐头盒，尾巴上浇煤油，将鼠尖对准越军的洞口，点火，鼠又蹦又跳笔直跑去，越军慌慌张张向洞外打枪榴弹，老鼠挨了打，转个方向跑，另一个洞的越军以为中国军队偷袭，不要命地打枪扔手榴弹，一只老鼠扰得敌人半夜不安宁，越军终始没搞清中国军队用的是什么新式武器。

21.蛇伤

猫耳洞诸多生灵中，毒蛇是最阴险的邻居。尤其地势较普通洞低，蟒比较少（老山战区为立体气候，高处凉，低处热），毒蛇便越发横行。

有"老山第一杀手"美称的冷枪手向小平来到 205 号哨位，哨长决定设洞宴招待。向小平打冷枪弹无虚发，在战区名声赫赫。他的射击位置转移到哪，战果就跟到哪。菜是老一套，罐头。从石缝里拿出半瓶白兰地，哨长犹豫了，防蛇酒喝完怎么办？转瞬狠了心，先喝再说。酒斟上，容器简陋。老向光临寒洞，是我们哨位的光荣，没什么好招待的，来，自家弟兄乐呵乐呵，第一个干掉。来，好事成双，哥俩好呀，干。宴毕，酒酣耳热，向小平出去勘察射击位置，哨长抓着空酒瓶，发了愁，好事难成双，喝着痛快，来了情况就难收场。

他问："蛇出来怎么办？"

兵们说："没事，咱们五个人呢。"

说的容易，毒蛇一出来，黑的粉的绿的花的都有，还有两头红中间黑的，又不愿杀生，谁他妈有办法？

蟒好办，给它吃饱就行，同人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毒蛇不行，喂得起留不行，得把它请出洞去，别以为这里好吃好喝就留恋。首先要防毒蛇进洞。上级发的雄黄，各个进出口布下一些。重点高防地带撒些烟丝。毒蛇爬过的地方用棍划拉划拉，不让它顺着自家的味又返回。等等。尽管有这些措施，毒蛇还是能渗透进来，大大小小的缝隙让你防不胜防。一旦进来，老办法是朝蛇喷烟，几个人一起抽烟，一起喷，越浓越好，脸还不敢凑得太近。后来烟不太灵了，又改成喷酒，这招还可以。兵们说，早晚有一天，蛇有了酒瘾，又得换招。然而，洞内很黑，常常是毒蛇爬进来发现不了，人赤身露体躺着，毒蛇爬上去。毒蛇一般不主动咬

人，但你在睡梦中，肚皮上凉嗖嗖上来个东西，你要不要有点反应？故而睡觉中的蛇伤多为右手。

本章开头提到挂蚊帐被银环蛇咬三口的战士叫覃明禄。小覃是三机连三班战士，事情发天在 87 年 9 月 18 日下午 3 时 30 分。他说："先咬的左虎口，以为什么东西扎了一下，象休子和尖铁丝，右手上去拨拉，右手食指又连着两口，蛇紧紧咬住，吊在手指上，这时知道有东西咬顾不上猜是什么，使劲一甩给甩掉了。我一叫喊，新兵跑过来，打死蛇，把脑袋砍下来。进洞前上课就讲过，挨了蛇咬，把头带着，不然不知道是啥蛇，不好办。两年手疼起来，直个劲儿往上钻，胀，头晕的不行，知道卫生员来，后面就稀里胡涂了。醒来是晚上了，医生、女兵，围着忙，又弄又量，心里慌，动不了，输了 7 天氧，45 天出院，现在还弱。"卫生员王之永说："我跑去看他们哨位，一看，银环蛇，血液毒。给两条胳膊都扎上止血带，拿刀切开引流，排蛇毒血，15 分钟送到团卫生队，打胰蛋白酶，普洛卡因封闭，又转医院，服蛇药，抗菌素，救了过来，下床是好几天以后的事，银环蛇象一条腰带，一节黑，一节白，挺大挺大的，好吓人的。"

洞顶的渗水奏了很长时间的漂亮乐曲，才把一个罐头盒滴满。哨长胡光会小心翼翼端起罐头盒，送进塑料水桶的桶口，慢慢向里倾倒。桶底水不多了，存一点是一点。他没想到，有一条蛇溜进了桶里偷水喝；他更没想到，这条喝够了水又洗了澡的蛇要恩将仇报。他马上用左手掐住胳膊，当时手就肿了。

问："什么蛇？"

答："不知道，挺毒挺毒的。"

他当时就不行了。抬下去一直昏迷，刺开肉，吸毒，肉上挖了坑，猛吸。毒传到了背部，胡光会乱说话。现在背上还留了个坑，手指伸不直。

晴午的猫耳洞里黑漆漆的。机枪手牧宝正睡得满头大汗，肚皮上有个凉津津的东西在动口。他伸手去摸，右臂被咬了一口。

牧宝跳起来："蛇！蛇！"

康顺国说："你说梦话呢，别咋呼。"

牧宝叫："小胳膊疼了！"

哨兵喊："有蛇！"

大家都起来，点了蜡烛，蛇已跑掉。猫耳洞与另一个洞相通，卫生员杨贵方跑过来，牧宝的右胳膊发黑，忙扎上止血带，正要穿过通道去打电话报告，就听到有呼呼声靠过来，大家一看，一条黑身红斑大蛇，杯口粗，支起一米高的身子，小脑袋上一对眼睛反射烛光，又宽双瘪的大脖子上排列着一道道丑陋的横纹。

"眼镜蛇！"卫生员认得。

眼镜蛇被电光逼住，不向前也不退让，呼呼喷响，占据着通道。

抽烟，朝眼镜蛇喷，一口交类卷吸掉五分之一，浓浓地喷。

蛇不理，呼呼点头。

想起酒，咬去瓶塞，奶奶的，——！——！——！

蛇塌了身子，出溜，转眼没了踪影。

卫生员冲过冲通，抓电话向部 P 报告，请求速派军医来。卫生员是临战才改行过来的，简单学了点战场救护和常见的病的治疗，就进了猫耳洞。蛇伤，他没见过。

电话里军医问："有蛇的牙印吗？"

卫生员答："并排两个，黑色的，小臂上。"

就听话筒乱戗戗。指导员让军医火速冲到牧宝的猫耳洞，连长反对，说敌人高射机枪封锁着，出洞就是送死，天不黑不准出洞。

中午十二点半的顶头太阳晒得洞外草木噼叭作响。

连长指导员决定，由军医在电话里指挥卫生员处理伤情。

军医："现在怎么样？"

卫生员："胳膊肿了，整个发黑。"

军医："用针扎几个洞，挤黑血。"

卫生员扎过，挤不出。

军医："用刀切，切个十字。"

洞里一阵忙乱之后，寻到一把锈铅笔刀，用酒精棉球抹过，在牧宝黑亮的小臂划，划出白道，又发狠向下豁，划的道象省略号，坑坑凹凹，有白有红，渗出紫血珠，牧宝痛苦得直叫。

军医："用剪子！"

急救药箱里有剪子，圆头，剪纱布胶布行，剪肉钝得厉害，只一下，牧宝"

哎——"一声，受不了。洞内人员全体上，手脚都按住，腰上也骑一个，把牧宝固定住，卫生员咬紧牙下剪子，钝剪子咯吱咯吱响，牧宝浑身哆嗦，固定他的人也随着抖，咯吱，咯吱，咯吱。

"剪开了，有黑血。"卫生员颤声。

"流得快不快？"军医急切问。

"不快。"

"你口腔有伤口吗？"

"没有。"

卫生员明白了。他俯下身子，用两手分开十字形的切口，把嘴贴上去，肩胛一抬一抬。吸，吐，吸，吐，......吸出了红血。

军医："用高锰酸钾洗消伤口，你也漱口。"

处理完，劳医要求给牧宝服大剂量的蛇药，止血带半小时松开一次，避免肢体缺血坏死。

卫生员嘴肿得三天张不开缝。

一下午连长指导员和军医守着电话煎熬，听着被止血带扎得疼痛难耐的牧宝嘶声叫骂，黄昏总算来临，全世界最长的一个下午。

鞋儿破，衣服破，猫耳洞的毒蛇多。穿肚过，铺下卧，什么滋味都受过。老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哎嘿哎嘿，祖国万事连我心，无私奉献为人民。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危险哪有我，哪里有危险哪有我，老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2.食物链

人，鼠，蛇，不稳定睥三角形结构。

蛇吃鼠；鼠吃人，人的脚茧，指甲，人的食物，人的粪便；人呢，吃蛇。吃的蛇的猫耳洞人，没有说蛇肉不好吃的，只有一个排长吃了一口又啐掉，嫌骨头太多，并没说难吃。

食物链也存在逆循环现象，如蛇吃人的食物，罐头，肉类，鸡蛋，米饭，仅此而已。鼠对蛇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人对鼠亦然，听说过一例战士烧鼠吃，撕下腿连骨头一起嚼，相信是实，但不能以偏概全。也听说一匹硕鼠力战一条小蛇，还听说四匹鼠同一条毒蛇打成一团，皆因战果不详，不便下结论。

其实，人喂鼠就等于喂蛇，蛇肉到了人体内人才能多生茧子指甲粪便，鼠走进蛇嘴也就离人嘴不远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食物链特别的结果，人付出的是食物，鼠蛇付出的是生命。最终的胜利属于强者。

有一点需郑重申明，猫耳洞人吃掉的蟒和毒蛇并不很多，务请中外动物学家给予鉴谅。

吃蛇需要文化。

没有文化的军队吃不好蛇。

炮连指导员用利刃剖开眼镜蛇的腹部，一一指点，这是心，这是胆，毒腺在这，去掉毒腺，其它地方没毒。炮手们缩天咋舌，认为不如吃馒头保险。烧了一小锅，指导员以身作则吃了些，第二天早饭依然健在，炮手们方敢试吃，一吃就上瘾，连汤喝得干干净净。

又一次吃蟒肉，与指导员同吃的炮手邹炎，邹炎胳膊负伤，被炮尾撞的。指导员吃净一块蟒骨，丢在桌上，说："让你别吃蛇，你偏吃，看你胳膊怎么办。两个班长吃蛇，也都牺牲了。"说罢，叹口气，又夹起一块。

花蟒将头探出，望望小洞口，又望望大洞进而的几个裸体兵。蟒的小洞里没摆罐头，兵们一个个笑得不自然。

田勇说："蟒啊，不是我们跟你过不去，老越把阵地封锁了，我们十多天没吃肉了。"

陈文说："是呀是呀，我们快下阵地了，不能没个纪念，你的皮就留给我们吧。"

王浩虎点头："真对不起，十几天没吃肉了，你知道的。"

兵们讲了不少蟒的好话和吃蟒的必要性，又互相看看，该说的都说了。

最后冲锋枪说："哒哒哒，哒哒哒，......"

蟒在弹雨里龙飞凤舞，竟一昂头，抖擞血身子顺弹道扑过来。饿兵们无一怯阵，对扑住肉蟒，抡手榴弹砸头，五下，六下，七下，蟒汹涌起伏的躯体渐渐瘫平，紧绷的肌肉完全放松。

陈文捧走了蟒皮。

圆柱般的蟒肉被一块块斩下，在饿兵们看来，那原是储存蟒皮里的一盒盒午餐肉。

兵们吃得直打肥嗝。九班军工小罗也赶上了。请排长吃，排长啐掉，说，尽是骨头。

A 四团二营教导员吴永平坐在炮弹箱钉的土沙发上说："蟒肉不难吃，吃完了浑身发热，怕中毒，热完了没事。"

湖南兵田豪杰敢用手抓毒蛇。一次追一条大蛇。蛇回过身立起来，是眼镜王蛇。田豪杰一挥铁锹，眼镜王蛇一分为二。他取出蛇胆，送给韩应秋。韩应秋眼睛害病，太阳底下要用纱布蒙眼睛。蛇胆明目，他吞下去了。生吃蛇胆，身上油腻腻的，又洗不了澡，韩应秋改为泡酒喝。到牺牲时，眼疾也没好。

三连泡了一瓶蛇胆酒，营长深入连部见到了，给要走了。

A4 团七连指导员带了五张完整的蟒皮下阵地，逢人就吹："我有蟒皮。"这是冷门。一个熟人要走一张。指导员有些后悔，说再也不给人看了。可他这个江西老表藏不住宝，见了人又吹："我有蟒皮。"首长要，给不给？给了首长，战友又要，不给就是眼睛向上。蟒皮越吹越少，只剩下一张。

还吹。

"我有蟒皮。"

"真的？"

"我拿给你们看。"

又拿来。一卷，象消防队员的水龙带。两臂伸直，扯了个满把，床上又摊上近两米，共三米多，两掌宽，纹饰很美，头部剥得也很完整。说真的，如果他还有，我们一定会开口要。

他说："我们江西人不怕蛇，上去打到第一条，我就给剥下来。以后听到哪打到了，我去剥皮，肉吃不吃不打紧。就想留个纪念，到下来时，一看口袋里，八、九条了。"

"那几条呢？"我们严肃地问，又漫不经心。

"挑了挑，好的拿下来，不好的不要了。"他说得很轻松，好歹他还有一张，说不定还是最好的。

第六章

23.黑的月，红的血

猫耳洞是清一色男人的世界，在这里，他们象在澡堂子里一样一丝不挂。

在这个没有女人的地方，这些男人谈论得最多的却是女人，给这些猫耳洞的男人们带来最大快乐或者最大痛苦的也恰恰是女人。

男人离不开女人，战火也隔不断它，也许正是战火把它烧得更旺盛更炽烈。

猫耳洞人最盼的当然是"她"的来信。他们在石壁上、在波纹钢上刻道计算着她的信该来的日子。全国各地的信到昆明后至少还需要十五天才能到猫耳洞，信息时代如此的传递速度是引起猫耳洞人普遍愤怒的事情之一。军工一上阵地，带来了"她"的信，那是猫耳洞人最幸福的时刻。马上钻进自己的小角落，点上平常省下来的蜡烛头，先急急忙忙从头到尾看一遍，再一句一句看一遍，再一个字一个字看一遍，再看，反面有没有字，再看看掏掏信封里是否还有七八十来张（如果她的信封是个宝葫芦那该多好），当确信她写的所有笔迹一划不拉地全部储进大脑之后，才把信慢慢装入信封，用手熨平，枕在脑袋下，衔上一支烟，躺那一边想一边笑，笑着想着一翻身拿出来再看。一封信至少让猫耳洞人高兴四、五天。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任务你就说吧，去背水，去布雷，还是奇袭河内直捣金兰湾，不论干什么，猫耳洞人保证连眼都不眨。

猫耳洞里没有秘密，情书尤其是猫耳洞里最公开化的秘密。他一看完就马上传阅，或者看第一遍的同时就朗读，或者收信人已经不是第一读者。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是在电话中通报告，全阵地和全连的人共同分享。常常念一遍还不够，还要"下面再播送一次"。有时候炮火封锁军工上不来，实在等不及了，从电话里问连指，连长，我的信来了没？有，正好有一封，（其实也许没有）把下款的省市县乡村一说，（平常早知道了）拆开给你念念听听？别——。别什么我都撕开了听着——嚓。那就念吧。听着，嗯，亲爱的......那边编着编着，肉麻的字眼一出来，也就露了馅，大伙哈哈一笑。

来信集体分享，回信当然也常常是集体的智慧。一位笔头有两下子的指导员，是猫耳洞人的"恋爱百科全书"。在阵地上给几十个猫耳洞人的对象口授了几百封情书。你想吧，全连三十三个谈的正热乎的，他说，还不算结了婚的，半个月写一封一年就是二十多封，就算一人一个月请我口授一次吧，那是多少......曾经和猫耳洞谈过恋爱的姑娘们，看到这里请您息怒，请您设身处地地理解猫耳洞的处境，请您原谅，并且由于您给您的恋人的洞友们带去了欢乐，猫耳洞人向您敬礼了。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嘴里轻轻地哼着，脑子里一幕幕地过着和恋人在一起的情景，想象着战后就结婚，对猫耳洞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精神享受了。因为它不仅是个甜蜜的回忆，而且是一种憧憬，美好的憧憬，使人有了盼

头，给人一种一定要熬过去一定要等到那一天的精神力量。能够引导人向往未来的都是伟大的，能把猫耳洞人导向未来的尤其伟大。至少它能在那一瞬间里使人摆脱无望。至少它能在那一瞬间里使人忘却猫耳洞的可憎。多几个这样的瞬间的猫耳洞人是幸运的。

班长郭宝海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个邮包，信是"她"来的，邮包是妈妈寄来的。那天可真成了他的盛大的节日。洞里的兵们信说，班长，咱就看前三个字，亲爱的，说三个字，心里也麻一下，行不？好好，那也等我看完了再说。他看着信，兵们看着他，他们纳闷班长没有笑，心说都留着自己笑呢，真修炼到家了。班长——兵们刚要伸手，他已经嚓嚓几下撕了又往地上一扔，抄起水袋就爬出了洞口。兵们愣了一阵，从地上拣起纸片，连对带凑看出是封吹灯信。真他妈比老越还坏，我们在这打，她在后边捅刀子。兵们骂开了。完了，班长这回又得胃出血了。郭宝海的病上阵地后越来越厉害，一米七五的个子只剩下九十来斤，都快散架了。兵们正琢磨回来怎么安慰班长呢，可郭宝海再回到洞里时已经完全解脱了——一发炮弹粉碎了他的痛苦。兵们不相信班长会死，轮流拼着命给他做人工呼吸，一小时，两小时，郭定海的鼻孔和耳朵流溢出紫黑色的血，大家也都瘫了。

只是那个晚上没有月。月亮走他也走。可怜天下慈母心——母亲寄来的治胃病的药，他竟然未能看上一眼。

24.战地女神

赵慧（A 师医院医生，老山十姐妹战地救队队长，一九八七年夏天，她和六十七医院护士刘亚玲一起，在那拉口营指救护所的猫耳洞里，生活了四十个昼夜）：

我是六月八号一早上去的，走了一个多小时，感觉象十来分钟，等过了百米生死线，军工才告诉我，说讲早了怕你们害怕。到了营指一看，给我俩住的洞还挺大，两个人能躺下，能坐起来，比想象的好多了。

前边兵对女的跟随看猴子似的，我们快到时，老远就见探出头来指手划脚地说来了来了，有的干脆站在路边盯着看，等我们一过去就赶紧往前打电话。

刚上去的第一个星期连着下雨，凉快，穿得住衣服，第八天一下子四十三度，他们还不好意思，我说，你们别活受罪了，穿裤头就行了。有个卫生员腿上的汗毛特别长，总穿秋裤，我说你干嘛呀，学医的还怕这怕那？他们专门给我们修了个厕所，修它就排了七颗雷。

我上去是想了解皮肤病的情况，一到那就一个连一个连地打电话问前边，一听我们的声音，非让唱歌。我根本不会唱，在人前没唱过，一想前边战士那么艰苦单调，再说是电话里，就唱呗，跑调也不管。前边有时候一天来六七次电话，让你唱歌，找你聊天，我说你们白天睡觉，一唱影响休息，他们说你不唱我们就不睡，我只好唱。有的穷逗贫，问有没有朋友，我说没有，他们说这儿有的是，随便你挑；我说有，他们就要吃喜糖，还说你跟他吹了得了，这边可有好的了。一到前边关系比后边近。前边战士托军工给我们捎罐头来，捎小和平鸽什么的工

艺品，有的让我们去做客。可我真要求去的时候，营长死活不让，我让前边的人说情，他们说那可不行，这边太危险，不是你俩们来的地方。好象打仗光是他们男人的事情。

在前边最盼着下雨，那接点水洗衣服，洞里和身上什么味都有，忍着吧，不就个把月吗。他们照顾我们，给我们的水多，每天可以刷次牙，洗把脸，弄好了，吃饭还有口汤。我上去带了好几套内衣，实在脏了就撇，扔了三套。等下来时，那个脏呵，衣服都洗不出来了，头发成了绺，起码洗了十盆水。中间我们还到山下边背水的坑里洗过一次澡，坑里可脏了，可是前边的人都喝从这里边背的水。洗的时候，当然有他们给站岗。

开始上去，他们欢迎却不信任，说黄毛丫头上这儿凑什么热闹，抢救完第一例伤员以后，说还有用，挺管事。那天早晨正做饭，听见挺闷的一响，戴医生说要出事，是大口径炮，一会总机班说有伤员，我们马上准备。两个都是胸腹联合伤，处理完了赶快后送。接着又抬下来两个，我心里一凉，包着的头成了平面，是烈士了，这个头也包着，也是烈士？还有脉搏，是面部冲击伤，包扎处理后送，回头处理烈士。他特别惨，脸全没了，剩下下巴和下牙，右前臂只剩一小点，左胳膊断了，右腿断了，肠子都流出来了。我们把肠子塞进去，面部垫了好些纱布三角巾，包起来象个完整的脑袋，我当时没觉得他牺牲，就觉得特别惨，不应该这样，说不定昨天他还和我通电话呢。周围的没有不哭的。我觉得他象睡着了，轻手轻脚地处理，最后又把他绑在担架上，上山下山地怕掉下来摔疼了他。我们处理伤员的时候，旁边战士们用洗脸毛巾给伤员擦脸擦身上，用平常他们舍不得喝的水擦。我直流泪，平常我不爱哭的。

我在营指那段一共赶上过三次特工偷袭。有一回半夜山下发现越军，我跟着去了，我向下投了五颗手榴弹，结果响了六下，引爆了一颗地雷。就这样，抢救十几个伤员，多听了点响儿，就稀里胡涂地回来了。

一回到医院，人们哗地跑过来，问这问那，恨不得长一百张嘴，一个给一句，不知道跟谁说好。好好洗完以后，往自己被窝里一躺，舒服得神仙一样。走道也敢蹦了，敢跳了，见面就想给人一拳。

回来以后，前边的人还老往医院给我打电话，说赵医生你干嘛走了啊，你一走我们这儿更没意思了。

猫耳洞谈女人当然更渴望见到女人，"战地女神"这称呼就足以反映出猫耳洞人的心态，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本能地不能让女人到这样的地方，以受本该由男人承担的风险。

女作家成星有一次悄悄跑进那拉。她刚到营指阵地上，一个炊事员见是生人以为是特工，抓起手雷就追了过来。刚要盘问，却见教导员和她搭上了话，原来是自己人，这位伙头军扭身走了。她听见他边走边说：妈的这仗怎么打到这份上了，男人们都死光了咋地，都让她们上了。

一位猫耳洞人说，脱得光光的在猫耳洞里、在阵地上，真舒服，那可是从心眼里冒出来的舒服，这个时候才最能体现战争是咱男人的事业。

25.异邦异性惹怒了团长

狙击步枪的瞄准镜稳稳地套住了一个目标，食指扣住了扳机，虎口在均匀加力，等待一个最佳时机。排长在旁催促，快打呀，快点儿，今天怎么啦，再不打目标跑了。向小平，这位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闻名的战区的老山第一杀手，抬起头低声道：排长，是个女兵。排长摘下瞄准镜一看，算了吧，今天不打了。

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自何时起，不打女兵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女敌人不是敌人——白马非马的逻辑？好男不和女斗——古训？保护妇女和儿童——人类良知？几年来老山战场上据说大概只有过两次犯规。一次是当初收复老山时，四个女越军在一个洞里顽抗拒降，最后被火焰喷射器给呼了。再一次就是炮兵一个齐射把对方六个在水塘里洗澡的女兵炸飞了。后一次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猫耳洞人说，打女兵太不应该，炸得裙子和大腿都挂到了树上，吓得人家再也不敢到那洗澡了。这也是侧重点的不同，在炮兵眼里，女人也是敌人；在猫耳洞人眼里，敌人也是女人。

好在并非只有一个可以洗澡的水塘，越军女兵照常洗澡。到了水塘，女兵居然向我方的炮观挥挥毛巾招招手，她们当然清楚自己在 40 倍望远镜的位置和纤毫毕现的程度。也许能被异国的尤其是敌方的异性窥测是一种荣耀，也许她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女人。

侦察兵向师长汇报情况时，说到对方前沿阵地上有女兵，开始师长不信，问何以见得。侦察兵说，穿裙子自然不用说，一眼能见。有时候女兵同男兵一样，都穿着黄军装，都戴一样的帽子。这时候，一是看走路的姿势，男越军象耗子一样飞快，女兵的腿白，穿衬衣时胸脯也不一样。二是穿戴，女兵如果把头发卷在帽子里，也象咱们的女兵一样，帽子扣在后脑勺上。都穿配发的军裤，男越军大裤腿，女兵也象咱们的女兵一亲，改细了，贴在身上，屁股什么的线条都出来了。他们那边女兵，有背线拐子的，是电话兵，有背吉它串阵地的，是文艺兵，背药箱的是护士......侦察兵看得很细，赢得师长的点头赞许。

有一天晚上，145 号的寂静被打破了。晚霞把山丛染得象红土地一样的时候，那边传出叽叽喳喳的说笑声，而且有女人的声音，而且不止一个。他们那四个男兵今天可他妈真开心了，听那声调，就可以看见他们脸上和全身的美劲儿。两个女兵说得比那四个男人还多。连说带笑，听不懂。反正妈的真开心。他们，还有我们，在阵地上在洞里从来没有这么大声这么开心地说过笑过。这边洞里一共三个兵，小张小葛和小涛，三人先屏息静听，接着沉默，再接着是愤恨。天早黑了，看今晚她们住他们洞里了。美死他们了。没那美事儿。咱们吊过去一个集束手榴弹，就在他们洞口拉弦，震狗日的好梦。那不行，女兵也炸了咋办？要不，弄点动静，投弹，打枪，扔罐头盒，把狗日的引蛇出洞干掉他们......几个兵正筹划着，那边升起了"月亮"。他们在一块唱。二重唱。准有流泪的了，不流泪出不来那样

的调。这边都不说话了，只有三个红点明明灭灭。不知道了多久，歌声消失在岩缝中，只剩下悉悉低语。这边也不知道每人抽了多少根烟。

26.越军许诺给他四个老婆

他叫张玉江，老山主峰团一连战士，上阵地后提升为三排长。集团军两千多名吹灯兵里边，数他名气最大，大得连越军都知道他，很有点国际影响呢。他有八个"八"，"八 0 年入伍，当了八年兵，八次立功受奖，八次代理排长，八次没提起来，八年里谈了八次恋爱，吹了八次灯。

张玉江，家在河北献县，他四岁丧母，老父年近七十，四个哥哥有两个是老光棍，四哥娶了个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嫂子。他八次吹灯有七次因为家里太穷，第八个因为他参战吹的。

一九八七年夏天，一个电话把他叫下阵地，穿军装的女记者采访了他。没多久，《解放军报》头版登出通讯《吹灯兵的情怀》，这则超级征婚启事引来了一百五十多位姑娘的信，工人、农民、军人、大学生、干部、教师、医生、编辑都有。我一看，哪个配咱都有余，咱别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当兵的还是先打仗再说吧。可人家诚心待咱，咱也得诚心相敬，都抽空写了回信，结果大部分又都来了第二封信。最多的一人来了三十多封。第一封信就是她写来的，照片，不是一张了，接连不断，寄东西也不少，月饼、桔子、糖块，前天又寄来一身毛衣，这不，张玉江一掀军装，心还挺细，说前边没法洗，黑色禁脏。说实话，我真没法回绝了，张玉江说，我的心让她给打动了。大伙也一致评论不错，印象分优秀。信上什么都说，说愿和我回家，愿照顾老父亲。

听说越军在阵地上喊过你？

老越是喊过我，不打不成交，我们都熟着呢。要说也奇怪，是这报登我以前老越就知道了。有一天兵们告诉我的，排长，他们那边广播你了，说你找不着对象什么的一大串。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呀，可不是。

刚上来，我们上了当，差点吃亏。我们猛送东西，交防的友军说在这儿随便打越军没事，这一看越军出来了端起冲锋枪就干，打完了，我还在那儿看笑话呢，炮弹呼呼就盖过来了，差一点儿裹里边。打了几次交道以后，我们就开始教训他们。小狗日的也欺软怕硬呢，把他琢磨透了，打疼了，他就老实了。你打我一枪，我还你三弹夹百十发，他打我一炮两炮，我揍他十炮八炮，看谁炮弹多，反正老子有的是。最后打得他们不敢出洞不敢折腾了。

有一天，那边露出个脑袋，用汉语朝我们喊：

咱们不打了，谈判好不好？

我们没搭理他们。过一会儿那边又喊，你猜喊什么——

你们谁叫张玉江？

我一愣，妈的老越怎么知道得这么具体？他知道又怎么样！我站出来：

老子就是张玉江，叫你大爷有什么事？

张玉江，你在那边，共产党不给你找老婆，干八年了还是个大头兵，对象一个也谈不成。你到这边来吧，漂亮姑娘有的是随你挑，我们给你连升三级，给你找四个老婆。

我说了，这是军报登以前的事。我又生气又纳闷，咱们情报部门也不给我们来具体的，好镇镇他们。

有时候他们还张嘴管我们要东西。

有没有罐头？有没有香烟？来两根。

都是穷当兵的，怪可怜的，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厚着脸皮张回嘴，还是请求国际支援，也不易啊。我们有时候就匀点扔给他们。一见东西，他们真抢啊，拿起来就抽，坐那儿就吃，一边吃一边嚷嚷：

中国人好。越南人不怎么样。他们那不给我们这么好吃的。中国越南友好。

一熟了有意思着呢。我们连队换下来以后，接的说，老越还在阵地上满世界喊你呢。我们是白天对话晚上对抗，夜里特工照样来，来了就打啊，那没的说。

我在阵地上夜里值班到四点，眯两个钟头，六点准醒，一起来穿上蓝秋裤就出去叫他们：

哎！起床喽——懒鬼们，太阳晒屁股喽——

那边穿着大裤头或是光着屁股迷迷登登地跑出来，小狗日的还没睡醒呢：我们不起，就不起，在被窝里多好，你们真傻。

起床啦——开始干活啦——怎么还不起呀，你们昨天没吃饱吧，我们这边有好吃的，有肉有罐头，过来吃吧，真香啊！

老越还愣充大尾巴蛆：我们吃了，吃得好着呢！

你们吃个屁！粗米饭就野菜，拉的屎都没臭味。昨天下雨你们的柴火湿了，连烟都没冒，你们西北风喝饱了吧？哈哈！

小鬼子怎么说也是敌人，有几次他们喊：张玉江，你跑不了，我们要抓你活的，把你这个吹灯兵拉到河内去展览！小子们一来这个，我可就不客气，让冲锋

枪说话了猛干他一通啊，还是这家伙来劲儿。小狗日的记恨我，又没办法。有两次狗日的是下黑手算计我，都挺悬乎的。

那天上午，他靠坐在阵地上晒太阳，眯看着对方。小狗日的今天怎么没出来，张玉江觉得有点不对劲。刚想到这儿，叭！子弹离他左肩不到十公分钻进后壁，他迅速卧倒。狙击步枪，他想，从纵深打的，小狗日的下手啦，可你扣扳机那一瞬间动了零点三毫米，张玉江正骂呢，叭！又一枪从另一方向飞来正击中他坐着时候的胸部位置，不到两秒钟，黑心啦，小狗日的可你们没有协同好。那天有三条狙击步枪从三个位置同时瞄上了张玉江，几乎是同时开火。

他没负伤。我命大，他想。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非活着不可——有她等着我呢。

27.四.二八：中越重开战

老山地区自卫还击记（《解放军报》记者张友谦）

四月二十八日，我英雄的云南边防部队，代表祖国和人民的意志，对长期蚕食我领土，骚扰我边境、残杀我边民的越南侵略者，进行了正义的还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

五时五十六分，大地发出了剧烈的颤抖。我边防部队各种口径的火炮为正义而怒吼了，吞没了老山地区全部的越军阵地。越军设置的一片片雷区出现了条条通道，入侵者苦心经营的工事，火力点，倾刻之间士崩瓦解。我英雄的炮兵，为消灭入侵之敌，立了头功。

在我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我穿插分队多路前进，神速到位，老山之敌已成瓮中之鳖。

六时三十分，老山沸腾了。"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时刻到了！同志们，冲啊！"我各路攻击分队一跃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一群群迫击炮弹在敌阵中开花，喷火器吐出条条火龙。各突击组勇猛冲击，其势锐不可当。

六时三十九分，前线传来第一份捷报，我边联部队某六连的勇士们只用九分钟，就闪电般地攻占了老山右侧松毛岭阵地。在三连的配合下，守敌一个连大部被歼。至此，盘踞老山之敌，已被我斩断一条臂膀。

八时二十四分：第二份捷报传来，五连的突击排攻下了越军的重要阵地。这个连队曾以"攻如猛虎，守如泰山"而著称予准海战场。今天，五连的新一代又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打出了威风。八连也不示弱。这个抗日战场上的"白刃格斗英雄连"此刻已取得摧毁敌火力点二十七个、毙敌三十四名战绩。

十四时三十分：越南入侵都盘踞才能山地区的几十个高地逐一被我攻克，有

的地方枪声还在继续。我军正在清扫负隅顽抗的残敌。

"老山主攻团"原九连指导员李契克：

四月二十八号那天，我们团攻老山，打的特别惨，三个营都上了。

我们是一过完春节就往前线开，到那儿看地形，搞临战训练。四月二十六号，一切进入临战状态，当晚开始从南温河、猛硐向老山进行机动，二十七号白天就地隐蔽休息，夜间继续前进。每人都负重三十多公斤，有的地方有小路，有的根本没有路，用镰刀用铁锹开路在山沟里钻，林密草深，山高坡陡，难走死了。

二十八号五点五十六分，红色信号弹升起来了，真漂亮，从交趾城、猛硐、磨刀石、三转弯、芭蕉坪，炮弹都过来了，半边天都红了，火箭炮、加农炮、榴弹炮、迫击炮，炮弹从脑袋顶上都往老山飞，还有高机曳光弹，交叉着各种弧度和线条，本来穿插了两个夜间，都累坏了，一见炮火覆盖了老山，大家都来了情绪。马上就要进攻了，我想弟兄们不一会儿就尸横老山血洒疆场了，就借着爆炸的闪亮，一遍又一遍看我的兵们。我要在心里一个一个刻上他们，好些战士真是看的最后一眼了。的有连队在炮火开始准备的时候还没到位，就拼命往预定位置赶，跑的跑，滚的滚，爬的爬。

炮击打一次，又一次，再打一次，三次炮击之后，六点三十分，该我们了。强攻。往上冲。火箭扫雷开路，来不及的用刀砍，用身体滚雷。那上边不光地雷，还有涂着毒药的竹签、铁钉。倒下的就倒下了，没倒下的就继续冲。身边倒下的战友太多了，包括我的小通讯员。

我们连是攻占 50 号高地。五连是攻主峰峰顶。从开始进攻到占领主峰表面阵地是一小时五十四分钟，快到中午的时候，五连副连长张大权牺牲了。后来工兵营从我们连的进攻路线上排雷，排了好几百颗，有的雷是引管响了炸药没炸。他们说，那一道全是雷场，光是让我们脚歪了踩倒了和用脚带出来的地雷，就有好几十颗。当时，谁也顾不上那些了。我们一个点拉一个点地攻。到 50 号，攻了几次，伤亡大了，手下几乎都没兵了。连长和我商量请营长派二梯队接援，这时候七班长史光柱要求再攻一次。他刚刚代理三排长，带着几个战士，终于上去了。可就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史光柱两眼都炸了，包扎完送的时候还跟我说，指导员，等伤好了一定回来。他当时不知道两只眼都那样了，小伙子真可惜，他现在上了深圳大学中文系，诗写得有点意思了。

打老山那一天，我们一个团就牺牲一百五十多，伤五百多，四月二十八号那一天全团就伤亡了三分之一。我的连队比这个比例还大，伤亡将近五十，差点儿一半。我算是命大的。连里的所有干部就指导员和我没事儿。那么多的战友，都不敢回想，可是怎么也忘不了。他们都在麻栗坡躺着呢，麻栗坡陵园里，多一半都是我们师的。

A 军 B 团原军务股长周明荣：

我们团是八四年正月十五日到的落水洞，一边训练一边搞动员，讲老山是宝山，资源丰富，下雨一冲，金沙全出来了，人下去洗完澡，身上都亮闪闪的。四月二十六号晚上，我们从落水洞往前运动，二十七号白天在曼棍一线休息，夜间继续穿插，命令晚十一点就位，把 662.6 都围了起来，团指在老山山梁的 627。我们团攻 662.6，军里说八小时拿下来，营里说四小时，团里命令两小时，结果进攻一开始，六连正面，三连侧面，九分钟就占了 662.6 的表面阵地。主要是战前沙盘作业好，地形和位置都很清楚，打的时候步炮协同也好。接着我们又往东，把松毛岭那一片几十个阵地都占了。第二天三营从松毛岭东下，C 团三营从船头南推，又攻下了那拉口的二十多个阵地。

那回，我们一个洞里就抓了七个俘虏。开始堵住洞以后，包围、喊话，有个中尉在里边，死不投降，还威胁谁出去就枪毙谁。我们用喷火器烧，用机枪扫，投手榴弹，再加上心理战，到中午，那个中尉自杀了。傍晚我们往里打了三颗照明弹，是想看清位置，他们以为是毒气弹，赶快喊：别打了，我们投降，你们把洞口挖大点儿，让我们出去吧。一串交了武器都爬了出来。一出来，兵们拿烟给他们抽，拿干粮给他们吃，伤了的医生抢救，还用担架抬着。124 阵地上，一个洞子里有四个女兵，就是死活不出来，人也冲不进去，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火焰喷射器使劲干了，全烧的没样了。越军阵地上，什么都有，口琴，笛子，145 上吉它最多，弦断了，兵们接上弦抱起来就接着弹。有个阵地上还有个排球队场呢。还有越南的女明星照片，本子、钢笔，有个兵还跑下去抱了一堆便服上来，都是西装，挺新的。

28.在"睡美人"的乳峰上

大自然的神力匠心，将战区连绵的主山峰塑成一个纵卧着的美人，漫山丛林恰是她的睡衣，缭绕飘动的云雾，则成为她披着的轻纱。这是战区著名景观"睡美人"。雨后初晴，战士们总想观赏一下她的姿容，设法留下一张"睡美人"的彩照。

战火在"睡美人"的绿衣上留下斑斑痕迹，像一块块贴上去的各色的补丁，那一个个构筑起来的工事，看去也只是补丁上稀稀疏疏的针脚。

八连一排防守的无名高地，是在中越边境我方一侧 500 米处，这里是"睡美人"高耸的胸部，人们常指指点点：咱这山峰是"睡美人"的乳峰，这山泉，是乳汁。

4 月 28 日凌晨 3 点 25 分，下起大雨，雨柱倾泻在阵地上，倾泻在黑漆漆的原始森林中，雨声遮盖了一切响动。敌人机灵极了，说来，立刻就到了阵地跟前。阵地上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与轰响连成了闪电雷鸣。

"送上门来！"张茂忠把身子钻出洞顶，用冲锋枪在上面扫射，他有个习惯：不受洞的约束，洞外无死角，敌人从哪个方向来，也得撞他的枪口。

张茂忠看到了相邻的 15 号哨位打得正激烈，他们的副班长，哨长黄子国把

守着射击孔，枪口的火舌在黑夜中格外亮，敌人的子弹在那洞壁上溅出无数火星。

他想冲过去助一臂之力，班副需要他的支援，他却不能去支援。

几个小时之前黄子国到这边来过，请示支援的是烟，谁都知道张茂忠断炊也不会断烟，可他把猫耳洞折腾遍了，连烟屁股也没找到一个。黄子国苦笑一声："不用找啦，烟还在小贩子那儿存着哩。"

黄子国上阵地前是去买过烟的，他掏遍了衣服，只找到一元八角二分的零票子，这便是他所有的存款了，可这儿不够买一盒好烟。小贩们为了赚钱，不怕地雷，不怕炮击，不怕特工，老山守卫者的钱好赚啊。

士兵们在猫耳洞内把每月的十几元，顶多二十几元的津贴费全部化为烟雾，谁到了这潮、闷、与世隔绝的洞内也得抽烟。连队的"吹牛协会"对猫耳洞吸烟有过很高明的见解："我敢说老山战区烟草人均消耗量位居世界首位。"

黄子国冲着外边扑来的影子点射，枪声响得像炸了膛，每一发都有回声，他听到的手榴的爆炸声也是那么响，震得身子失去了平衡，心也晃动起来，是侦察兵朱立国守着洞口，在朝着企图冲到洞口的敌人甩手榴弹。

一种轻微的却使人心惊的声音在昏黑的洞中传导过来，不好，是小朱倒下了，腰间与臂部都中了弹。他挣扎着翻一下身，趴到洞口，依然甩手榴弹，只是一枚比一枚甩得近，到了第九枚，只甩到洞口不远处，是敌人到了洞口，还是......

子弹又击中了小朱的手臂。

亮光一闪，黄子国看见小朱一动不动，只有滑腻腻的血冲击着他，是他昏迷了，还是......

黄子国不再瞄准，只朝着黑影连连扫射，奇怪，这急促密集的枪声，变得那么微弱，那么沉闷，声音象传走了，传得很远，飘然而去，在那山的尽头，声音一定比这儿还响。

那是黄子国在呼喊。

父亲的信："国儿，你已走了三年啦，跟领导要求一下，年底回来吧，那天你哥拉着我去趟医院，回家后你妈就一劲儿给我做好吃的，可我啥也吃不下，恶心，只怕不行了，你再不回来，咱家的医术八成就让我带进棺材去了啊......

回信："爸，您老人家保重，别尽往坏处想，年底我一定回来，你可要等我回去啊......"

弟弟的信："哥哥，父亲得的是肝癌，昨晚去逝了。临终前他还在叫你，说'我没把医术传给子国，我怎么去见老祖宗啊。'父亲一死，母亲接着就病倒了....，

你早说要回来，咋还不回来呢？......"

回信："弟，部队就要往南边开了，事情多得很，母亲就靠你照顾了，哥谢谢你，别忘了替我给父亲坟上添把土......"

枪口闪着火光，那是他的心在喷着烈焰。他看到射线内的敌人。

敌人的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烟喉。

他张开口，想对身边的新兵说话，但血从咽喉处涌出来，他已发不出声。只有心灵在呼喊：父亲啊，儿要回来了，你的医术就不会失传，你可以含笑九泉了；母亲啊，儿子为您尽孝来了......对，还要办一所家庭医院，让你们未过门的媳妇，不，那时就该过门了——当助手......

突然，他的机枪不响了，敌人的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左胸，击中了他的眉心。

新兵的泪音："班长，我们班副不行了！"

张茂忠骂道：'你胡扯什么蛋！"可他分明看到黄子国的手在射孔外垂着。

他看到班副那个哨位的两个新兵疯了似的冲出哨位。那个鲁云乐 1969 年才出生，他还是个孩子啊，他抱着黄子国留下的那挺轻机枪，枪上有黄子国的血，血还没凉，扫射，还是扫射，一百发子弹，全都扫了出去，旁边的樊万齐端着冲锋枪，扫射着，还嘶喊着：班副啊，我们给你报仇来了。

张茂忠的大脑也失控了，他要冲上去，他要替那两上战士去扫射，战友啊，你们的班长来了。

张茂忠冲到洞口，当他看到那个失控的战士在一个劲扫射时，他反而冷静了。连里的电话："张茂忠你记住，一个班的性命在你的手里攥着，你一定要冷静下来，沉住气！"

一直打到 8 点钟，张茂忠才来到黄子国的那个哨位，地下是一件破雨衣，上去一把将那件雨衣掀开，看到副班长黄子国躺在那儿，满头都是三角巾，班副的身子都惊了，战士还给他包扎，给他做人工呼吸，总以为奇迹会发生，以为他们的班副会活过来。

排长卢德安来了，他在黄子国身边看到个满是血的小布口袋，那里装的是做米酒的曲子。黄子国说过："等凯旋时，我请大家喝米酒。"

那酒曲被血泡化了。

黄子国，你可知道，在你牺牲后，你的未婚妻只听说你负了重伤，立刻给你来信："无论你伤轻伤重，我都要和你结婚！"

那是个好姑娘啊，当初你怕连累她，才没有在参战前结婚。

哨烟还没散去，团里派担架队来了，还给每人带来了两包"春城"香烟。

张茂忠一看到烟，先大哭起来，谁看到烟谁就哭，副班长没抽上烟就走了啊。

"一班长，给你们班副点支烟。"排长吩咐。

张茂忠将烟点燃，一左一右地放在黄子国面颊两侧，就在俯身的瞬间，忽然发觉副班长的眼睛微微睁开着，伸手为他合上眼睑。一抬头，又睁开了，还是望着那山峰，望着茫茫苍穹，他话没说完，他分明是在诉说，是在呼唤。

29.马蹄形磁铁从 17 岁的骨灰中吸出了 89 块弹片

13 号哨位，编织袋堆成的工事，被越军的枪炮打得千疮百孔，哨位前有一棵树，敌人的子弹把树干打得象马蜂窝一样，树皮都削光了。前沿布满了弹片、弹壳、工事内满地都是手榴弹拉火环、弹壳。

这个哨位的战士石三宝已经三次负伤了，当他撂倒第六个敌人时，敌人已扑到眼前，他迅速换了支冲锋枪，冲锋枪的枪管打红了，抛下，换一支又打。

前天敌人的弹片溅到他的脸部，他用手抠出来，没有停止射击；昨天，又一块手榴弹碎片飞进了右腿，他自己简单地止了血，又端起了枪；今天，他一个人打了 1500 发子弹扔了两箱多手榴弹，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和几个侦察兵组成"敢死队"。他冷冷地喊："来吧，狗日的，三爷已经恭候多时了！"

他已分不清是眼前的冒金星还是枪口在冒火。他的嗓子干哑了，只有枪口在说话，年迈的父母啊！孩子参加了敢死队，要和敌人拼命了，孩子对得起你们，临别不是说过吗，"爸，妈，我一定立功。"

那次回乡，原本是结婚的，订婚三年。前不久她还给自己来信，甜言蜜语，说个没完，可到了家才知道，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一个月了。

现在好了，一切心中的郁闷、烦恼，都随着那机枪灼热的扫射化为乌有。那机枪连着他的心，整个身子都像是被枪声带到一个美妙的境地，手一挨管便嗤嗤作响，他好象不觉疼。

一个声音响在他耳边："石三保，石三保，你来压子弹，我来射击！"

这声音把他从那美妙的境地拉了回来，象是有人惊醒了他的好梦，这陕西冷娃要发火了。他扭过头，看到的是一张还带有孩子气的脸，脸上满是哨烟与汗水和成的黑道子，但带是透出那种英武的俊气。

石三保敢和任何人发火，但对他却发不起火来。他才十七岁，叫王爱军，是个新兵，刚入伍几天，就赴南疆参战了。

真不知他怎么长的，湖北那水土会养育出这么棒的小伙子来，集天地灵性与红尘秉赋于一身，谁都说他好，难怪连部一定要留他当通信员，瞧他那一米七八的魁梧的身材，是当通信员的料吗？这是标准的侦察兵。

石三保说："班长给我们交待过，你是独子，让我们关照你！"

王爱国最怕别人说他是独子，在后来发现他留下的日记中有这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我不需要连首长、排长、班长和战友们的照顾，我是一名战士......"

五天前，4 月 26 日，王爱军上阵地的第一个晚上，就遇上了激战，他冲进 15 号哨所，把朱立国背下来，给他包扎，又拿起枪冲出洞口，更残酷的战斗还在后头，战友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年龄最小的独生子保护下来。

第二天，需要有人护送副班长下阵地，排长把这个任务交给小王。谁知一下阵地他就被连长扣住了，他全明白了：你们串通好了，借这机会，把我"骗"下阵地。

"骗"下来了，当然就不会再让他上去了。

他真委屈啊。

4 月 30 日，需要有个侦察兵护送政治处主任刘国志去阵地，王爱军当时眼睛就亮了。他急呼呼地找到连长，却不慌不忙地拿出理由：那条通往阵地路，有特工伏击，路边草很深，很难辨出路来，弯弯曲曲，坑坑洼洼，迈错一步就会触雷，不特别熟悉那路，就没法通过，你们可要对首长负责，出事了，你们担得起吗？而咱，是在这阵地上下来的侦察兵。

他说得有点玄，可都是真的。

他护送刘主任上阵地了，一到阵地他就不下去了。

你们能"骗"我下去，我也能"骗"你们再上来。

他找到排长张存龙，请求留下参加战斗，张排长当然不答应。围在一边的老兵还笑呢。

他可受不了，坐在地上哭起来："领导不理解我，难道你们也不理解我？"他这么一哭，把那点大人的气质哭没了，更象一个孩子。

是孩子，就更不能让他留下。

刘主任下阵地时，他正躲在一个猫耳洞里擦枪，他没泪了，神态很严肃：我是四班战士，我今天就在这儿，你们让我下去，抬吧，咱这么大块头是好抬的吗？

几个战友围上来，替他说情。

后来这几个战友想起自己替王爱军说过情，就心如刀绞，成为他们一生的内疚。战友扑在王爱军的遗体上哭天喊地，"怨我啊，都怨我，我不该要你留下来，不该替你说情......"

"班长，这边敌人上来了！"王爱军边报告，边用枪和手榴弹阻击敌人。

石三宝在用冲锋枪朝敌人扫射。

"轰"的一声，敌人投进来的一颗手榴弹落在职王爱军身边爆炸了。

正在用电话向排长报告情况的张茂忠，听到这个很近的爆炸声，听到了王爱国的声音："班长，我的腿，我的腿断了......"

张茂忠转身扑过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束三颗手榴弹被投到了他们中间，爆炸了。

王爱军那宽阔的身躯挡住了那无数的飞溅的弹片。

两个血肉身躯倒下了。

张茂忠从血泊中爬起来，发现自己的肠子流了出来，他用手猛地把肠子往肚里一塞，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操起冲锋枪，向敌人投弹的方向猛扫。

敌人被打退了，张茂忠扑通一声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了。他看到了王爱军，掏出自救用的三角巾，想为王爱军包扎，可王爱军身上到处是伤。张茂忠的手怎么不听使唤。

王爱军听见了班长的呼唤，睁开眼，动了动嘴唇，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好渴。"

张茂忠摘下军用水壶，壶上布满了弹孔，水早漏完了。

王爱军躺在侦察班长王增臣的怀里，"小王，小王——"五增臣千呼万唤，王爱军那幼嫩的脸上再没有一点反应。

张茂忠昏昏沉沉听到的排长的呼唤，他哭着喊："小王，我对不起你啊！我们不该让你留在 13 号哨位上。我们经不住你的请求。我们以为这个哨位有两个班长，一个是你的侦察班长，一个是你的大胡子班长，怎么也能把你照顾好，没

想到，你死的这么惨。"

王爱军前身被炸开，到处是伤口，伤口里钻进的弹片数也数不清。刚刚长了十七年的身子，怎么能经受得住这么多弹片。每块弹片都会夺走人的生命，而这些弹片竟在那一瞬间同时钻进了这个可爱的娃娃兵的身躯。

清洗遗体时，人们不忍心让他带着这么多弹片走，可人们只能取下去表面的一些弹片。他的遗体火化后，火化队文书用磁铁从他的骨灰中吸出了八十九块弹片。

遗物中有他的 90 元钱，那是他父母给他的钱和领到的作为一个新兵的津贴费，现在又作为遗物还到他父母的手中。他的母亲对天哀号："孩子，你怎么这么傻，不让你花钱，不是不让你一个钱不花啊，临走，人家父母给孩子那么多钱，我们给的最少，我们对不起你啊！"

他的父母不忍心花这 90 元钱，这是孩子的血汗钱，全都捐到了幼儿园。

除此之外送到父母手中的，便是那骨灰盒，骨灰中已没有弹片。曾钻入血肉内又被烧得焦黑的钢的弹片留在了火化队王爱军的档案中。

30.血肉的树桩

在老山战区，从八里河东山到八十年代上甘岭，起伏险峻的山坡上，复盖着莽莽苍苍的的原始森林，厚厚的森林植被，层层叠叠的乔木，遮天蔽日。

这里成了战场，无数炮火的覆盖，将漫山的乔木削去了树冠，只剩下干秃的树干和枝杈，又有成片的树干被炮火炸断了，炸碎了，只留下一截截粗大的树桩，那树桩的断茎处是和红土一样的颜色。

在这亚热带的雨雾中，植被复生了，山又绿了，但那被炮火掠过的树干、木桩越发干枯，皮渐渐剥落，露出了灰红色，密密麻麻的，数不清，又望不到头，每一面坡地上都是成千上万棵这样的树士与木桩。那样多的山峰与坡地又连接在一起，远远望去，象漫山遍野插满了鹿茸，汇成一起，呈现出跳动的火红色，复盖了红土，遮挡了山绿，形成了永恒的战争奇观。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那棵残存在一片焦土上的大树桩，陈友明就是在树桩这儿流尽了热血。

人们说这树桩过去是棵挺拔的树，在这森林王国中并不醒目，美丽的藤条缠绕着它，直爬到树冠上，老山的云雾总是在树梢上缭绕。

"咱就有这个水平！"陈友明在林中小路走得神气，一副炫耀的口吻。和他并肩的老乡王高银不解，这位挺谦虚的伙计怎么吹嘘上了？

陈友明在胸口一拍："这才是真水平，中了，生儿子！"

他总是把儿子挂在嘴头上，临参战时他家乡遭水灾，房屋被毁，和王高银一起探家。归队时，儿子还没出生，他已经保证是生儿子了。

请战时，他总要拿出一条："咱有一子，毫无后顾之忧，万一光荣，也有人接班。"

他得的真是儿子，两个多月了，没见过面，他给家里写信少，他的妻子在一封信中嗔吓他说："友明，如果你只顾打仗，少给家里来信，等凯旋时，要罚你在门外冻一夜。"

这时小王发现他今天弄了一双新鞋，平底的，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这和平时滚得泥巴巴的装束一比，很显眼。

他就在这天走了，人们听到了爆炸声，以为是炮击，跑下去才知道是炸了三个人。

我们见过那些大树倒下时的奇观，那是炮火过后，无数粗壮的大树竟还屹立着，树上千疮百孔，弹片深深钳进了木质。暴风雨来了，还有鸡蛋大的冰雹，无数受伤的大树在暴雨中发出吱吱嘎嘎的断裂声，终于在那沉闷的声响中倒了。于是，那山坡上，小路边，猫耳洞顶，都响起那沉闷的声音。山坡上倒下的树叠在一起，小路被倒下的树堵塞了，这里又多了无数的带有红茬的树桩。

张忠跃伤的是胳膊，残了。受伤之后，说话也吃力，口吃，写字更吃力，一个地址写了足有两分钟，还把师写成了帅。

上午敌人打来一炮，是 52 号，那儿我们用雷封闭着；炸了一些，得重新设些雷。我们刚背编织袋回来，"下去吧，设雷去。"阵地长陈友明说。"大晌的，下去找死啊！"我说。可他已经带着雷出发的。

陈友明站在那个大树桩子一边，他设雷，手里拿着定向雷。也在这功夫，敌人打来一发炮弹，落在这儿，他倒了，触了雷，手里的定向雷又被引爆，那雷中几百粒钢珠随着气浪迸发出来，把他的腿从大腿根切断，那断腿随着气浪飞到了山上边，而身子却被炸到了山下。

连长和战友们冲下来，这里躺着两个兵，树桩旁是被炸得翻开的红土，陈友明不见了，人们喊，没回音。

他们从那高处找到陈友明的腿，但找不到身子。

战士彭贵州是被炸掉一条腿，人还清醒，他总以为阵地长没事，他隐约看到有人从上边提着一条大腿下来，他以为那是自己的腿。

找啊，怎么找不到陈友明的身子呢？下去，到山下去找，我下了命令，我知道山下有地雷，也得找。六连长张俊树后来对我们说。

我们发现了血迹。

找了半个小时，在离炸点七八十六的坡下，在一片倒着的，立着的，红色的树桩中，我们辩出了混在树桩群体内的陈友明的躯干。零落在军装碎片，犹如被炸散的南国树叶。他腹部被炸开了，头又磕在岩石上，半边脸也没了。

倒下的树不是一棵，那场暴雨过后，我们上阵地的大路、小路都被堵塞了。在路上，我们看到 E 团的主任叶克田和十几个人在一起喊着号子想把那倒下的大树移开，我们抢拍了几张照片，也和他们一起推，将大树推下山崖，下面传来轰隆轰隆的大树滚动的声音。

树干推下去了，路清出来了，这里只剩下了树桩。

陈友明代理过一年二排长，三排成了先进排。新排长来了，把他顶了，他打起小背包，搬到一班，当了一班长，这是 85 年。

他代理过三排长，院校来了位"学生官"，这一次一班也有了班长。连长让他到他带的新兵——七班长手下当战士，他打起小背包到了七班。

到了战区，七班成了"尖子班"，战区"尖子班"是要先见血的，他成了这个班的班长。

二排缺排长，营里让他去了，是在最艰险的阵地上担任阵地长。人们知道让他在这个时候出任意味着什么，连普通百姓都知道靳开来。

可他不是靳开来，他没牢骚，两个老乡为他鸣不平，你的脾气呢？你的棱角呢？难道你是木头？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来你属木。有人写过一个条子给他：代理代理，代人处理，有了新人，不让你理......

他的排长正式命令终于下了，宣布得很庄严，从此就可以抹掉代理二字了，可这一切都是在他死后。

陈友明走了，那粗大的木桩还立在那里。

在参观猫耳洞艺术展览时，我们听到集团军的朱主任当面向 B 师领导交待：把这里被炮火炸断烧焦的木桩挖一个，带回去，放在荣誉室。

师首长向团里交待：树桩要挖两个，送集团军一个，师留一个。

团里说，要挖三个，团里也要留一个。

第八章

31.温度有冷有热，枪战间的舌战

越军 861 报话机："你好啊，我们是老乡。"

我军 861 报话机："你妈个臭 X！"

"什么比？"

"别他妈的装洋蒜。"

"我是衡水的，你是哪的？"

"老子是四川的。"

"那我们也是老乡。"

"你是小鬼子，谁跟你是老乡！"

"老乡，过来吧，这边吃好的。"

"你们穷死了，偷袭专偷我们的白面，你们还挖野菜，打不起仗就别打。"

"说这些没用，我给你这个老乡放一段录音吧，《北国之春》，好好听。"

越军 884 电台"中国兵，听说你们北京话说的挺好，说两句咱们听听。"

我军 884 电台"小子，亭着，握曹逆麻。"（唐山话）

"你说什么？"

"握曹逆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曹你麻！"

雨季。

中国兵头戴钢盔，低姿修工事。不远处有轻响，越南兵也勾着腰修工事。一露头，互相看到了，都急忙隐蔽。过一会儿，又露头，都拿着锹，都没拿枪，笑笑，壮了胆各修各的。

"出来，中国兵，你好。"越南兵用汉语说。

"拉汉！"中国兵只会越语的出来再就是交枪不杀之类。你好，教材上没有。

"你干什么呢？"越南兵懂汉语。

"修工事。"

"好，好。"

"修好了打你们王八蛋操的。"

"好，好。"

越南兵抱一堆东西跑出工事，找个干燥的地方摊开，难得有阳光，被子，衣服，麻袋片铺了一地。他朝我方摇摇手，意思是不要打他，又指指被子，表示在进行非军事行动。

我方没打。

作为交换条件，军工赶快出动，背运东西。

越方也没打。

双方紧贴阵地，温度敏感区。

某高地激战之后，越军扔过来一张纸条，上写："你们好，你们射（身）体好吗？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告诉你们长官，不要开枪，不要打迫击炮，我们两国人民要友好下去。"过了几天，越军班长钻出来，用手比划：你们打倒了我们好几个，伤的伤，死的死，都抬下去了，该解气了吧。双方降温。一天，越军又出来炸了我阵地一个洞口，一名战士负伤。抢救时，战士们又喊又叫，越军听到了，不断伸头看又扔来一个空酒瓶，表示你们有伤员可以抬下去，我们保证不打。果然很顺利地抬运下去。但事情没完，我阵地又主动出击，打伤越军二人，其中有一名小胖子。小胖子胳膊上吊着绷带，出来露了面，潜台词是：我们伤了两个，你们够本了，咱们再降温吧。

我们在前线期间，得知我军将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炮击。升温前，我们抓紧结束了前沿阵地的采访。这次炮击临时取消，很快听到广播，我人民海军在南沙海域痛击侵犯我主权的越南舰艇。这是大温度。

32.秘密使命，对敌人以礼相待

一块大石头，隔开敌我两个猫耳洞。两边探出头，眼睛距眼睛四米五，脸上的大雀斑都能点出数。相距如此近，仗却不好打。两个洞都构造复杂，又相互不知道对方洞内的构造，都不敢进攻。

有一天，越军熬不住了，班长钻出洞喊我方战士。他们看没反应，又扔过香烟和罐头表示诚意。我方班长露出头，越军班长隔看大石头拱拱手，用汉语说："我们友好吧，你们别打我们了，我们上来也是没办法。有事，我们就扔石头招呼你们，你们不会扔手榴弹吧？"越军会说汉语的人很多，也能写，而我方除去翻译人员，再没人能用越语同越军对话。我方班长说："只要你们不向我们扔用榴弹，我们可以考虑让你们日子好过一些。"越军很高兴，扔过来香烟，自制项链和戒指。

回到猫耳洞，班长当即向连队作了汇报，连队又上报给团里。团里答复，可以有组织地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但不能放松警惕。团里派出翻译同越军对话。这回越军换了个士兵。

问："你家是哪的！"

答："河内的。"

问："成家了吗？"

答："成了。"

问："家里有什么人？"

答："有个父亲，两个女孩，还有老婆。"

问："你愿意打仗吗？"

答："中国越南友好。"

问："你了解我们的政策吗？"

答："你们好，茅台酒。"

问："你们是什么团？"

答："空海（不懂）。"

问："你们的番号是什么？"

答："空海。"

问："你们什么时候换防？"

答："空海。"

这个连逢重大节日，如元旦，春节，越南 9.2 国庆，中秋节，给越军投送上极配发的牛肉干，葡萄干，特制香烟（没商标和中国文字），罐头，越军还赠罐头，烟，酒，烟也揭去烟纸，经常性的对话由副连长和班长负责。开始前，炮班将炮标定好，各洞人员做好战斗准备，预防不测。喊一声："拉汉"，越军就出来。我方就扔东西，聊天，问候，名堂全在这时，新换防的越军头发短，胡子短，由此了解敌人兵力变化，同是观察越军胸前的标志布，上面有单位编号，个人血型。对话时还送传单。传单通常有彩色图片，有一种非常精美的传单，发出后留有存根。这个连瓦解敌军工作持续了三个月，在我方重点炮击时中止。越军喊："出来呀"。我方不理。越军扔纸条："害怕打炮，求求你们了，我们受不了，求饶求饶，中华民族（族字写得象旅行的旅）和越南人民人友好下去。"

七连长钟久根说："我们露头，他们就比划，注意小青山直瞄炮火，别让那边知道。还说，我们搞关系，你们的长官知道吗？他们有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兵，他们尽让那孩子兵出来，晓得我们舍不得打。孩子兵比划，说我们打死他们的人了，做了爆炸动作，身子一歪，闭眼。做打针的动作是受伤。我们摸他好个洞的人数，扔给他一支烟，他伸手又要，要到四支才钻洞，我们弄清他洞里有四个人。"

越军传单说："你们打得太凶了。"

团长秦天说："告他们，不老实就打。"

越军传单说："希望在任何时间谈谈。"

秦天说："可以过来谈，保证来去自由。"

那个越南兵靠着战壕发愣。中国兵向他招手，他指指小无名高地，又指脑袋，意思是那边打他们的。中国兵拍拍钢盔：不怕。越南兵笑着摇摇钢盔。中国兵把钢盔惯到地上，越南兵也狠狠一摔。中国兵招招手：过来吧。越南兵向下方指指：那有官。

秦天让给这个越南兵抛份传单，请他过来聊聊。能不能请过来是一回事，是否努力去争取又是一回事。人不过来，争取到对方的军心是更大的成功。传单抛出后，作训股长同秦天有一段话说。

作训股长："真的请来了怎么办？"

秦天："以礼相待。"

作训股长："对敌人以礼相待？"

秦天："好吃好喝，我个人送他一条烟，再护送他回去。"

作训股长："团长，你太死板，送上门的大活人，当俘虏抓起来多好。"

秦天："不能失信。"

作训股长："打仗没什么信不信，怎么顺手怎么来，兵不厌诈。"

秦天："兵不厌诈是战术运用，军人道德不能诈。"

那个越南兵没口福，没过来好吃好喝，也没得到一条好烟。

33.胡志明——毛泽东。巨人的遗产

越军有三条流行口号：

越南中国友好！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胡志明——毛泽东！

炮击作战开始，一群群呼啸的炮弹冰雹般砸向越军阵地，炮击间歇，越军士兵跑出来，朝我前沿士兵磕头作揖，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胡志明——毛泽东！"中国士兵冲他们喊："跟我们求饶没用，炮兵是炮兵，快躲起来吧。"

越军士兵普遍不愿打仗。他们内部的反战思潮不得而知，但厌战是公开的。他们的亲属也盼望和平。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随攻击部队登上山头，见到七具越军尸体，其中一个被土石掩盖着，两只脚露在外面。将尸体拖出来，在上衣口袋搜出身份证，一张与家人的合影照，还有一封信。摄影师找到翻译，把信念了一遍，这封信又被解放军画报社的王记者要走。是一位未婚妻写给她的心上人的。

阿贵：

春耕快到了，去年咱们这收成不太好，今年春耕忙，活更多。你爸妈都不错，挺惦记你的。我常去你家帮士些能干的活。

我听村里的人说，你还给 xxx 写过信，你写可以，但应该跟我说一声。她人

不错的，我们关系挺好，你以为挺秘密的，其实她都告诉我了。你要有外心，可不好。

你在那要小心点，别逞能。跟连长班长搞好关系，别出差错，要是把你发配到南边（柬埔寨），就更危险了。村里人说那边保不住命，邻村在那边有死的了，你还是在这边熬到年头，回来咱们过日子。你们这边没事吧？

听说中国的纱巾特别好看，你给我弄条红颜色的，结婚时我戴上多好看，多给我写信，别总让人家担心，好吗？

越军挨枪时喊"胡志明——毛泽东"，不打的时候，也喊。越军 604 高地一个大个子兵露出半截身子，隔着一百米喊："咱们谈判吧，不打了，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和平万岁！"喊罢，向我军扔罐头。这样的例子几乎每个阵地都遇到。参战我军也对为促进"同志加兄弟"式的中越友谊作出伟大历史贡献的胡志明主席，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一次，两边军人都钻出来，招手致意。

越军喊："毛泽东！"

我军喊："胡志明！"

越军喊："毛泽东万岁！"

我军喊："胡志明万岁！"

越军喊："毛泽东——胡志明！"

我军喊："胡志明——毛泽东！"

我军俘获一名负重伤的越南士兵，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将他背下来，他只说出是驻河内部队，17 岁，就断了气。运到火化场时，裹了块脏布，露着两只赤脚。战士们转着看，说："小鬼子，这么烧掉就不错了。"有的说："小鬼子不穿鞋跑得还那么快，拿钉子扎扎他的脚，看茧子有多厚。"军医说："不准胡来，我们对敌人是仇恨的，可他毕竟是人，还是个 17 岁的孩子。""才 17 岁？"战士们愕然，不响了。军医揭开盖布，死者身高才一米五多，发育不良，衣服大敞，里面没有贴身的裤衩背心，胸部有弹伤，手指上戴了个银戒指。战士们说："这么小就打仗，可惜了的。"又问戒指干什么用，军医说："可能是订婚戒指。"战士们说："噢，还有人在等他。"军医为他扣齐钮扣，擦净脸，用一条干净的白布裹严，火化后，装入木制骨灰盒。大家说："等以后送他回国回家吧。"

34.两军书札

亲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你们好！

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来信，我们还要在阵地上相遇，相互交流语言，我们都希望一切形式的谈判，你们在阵地上抛过来的信和你们都希望我们给回信。

首先，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安无事。早日结束在前线执行任务的时间，回去与亲人团聚。

中国方面以前经常对越南进行帮助。

还有，你们想要越南撤出柬埔寨一事，我跟你们说，那是大的政权的问题，而我和你们中国士兵都是下级，对吗？至于我在这个阵地上是和你们一样执行上级命令而已。

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日益团结，而不应互相威胁，因为这是人类心理，在这个战场上有谁愿意伤害自己和家庭呢？

也因你们的书信挺长，所以我给回答，因为我知道你们需要回答，尽管我们还要相遇，但我知道你们也是服从上级命令，请你们好好想想，希望你们和我们友好。

寄予双方和平友好的语言。

再会！

亲爱的！中国战士们：

在这个地区上的不同的各个地点，我们很多次已经寄给你们的信，旨在跟你们谈判对于我们两方一起关心的各个问题。在这个地区里，今天为了帮助我们和你们互相了解，互相懂得，我们又寄给你们一封信。大家常常这样说：要在最客观基础上了解一个事物，我们要完全地听到两个钟声。希望你们要听从我方的第二钟声。我们相信：它就为恢复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关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我们解决各个冲突的问题的观点是："要对话不要对抗。"因为，只可以通过谈判和直接对话才能解决属于越中两国范围内的各个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观点，我们越南方面主动无条件地停止开枪了很多久了，虽然你方还天天向我们领土射击，但是我们没有还击。这是事实的，也是我们的善意。因为，我们希望是，这个地区早日变成和平和友谊的地区。这一点，你们比任何人都懂得的。

还有属于我们两国士兵感情领域的问题。你们都认识到：我们和你们每个人都有着一个家乡，有着一个家庭，都是知道思考的人，知道分别哪是对的，哪是

错的，是吗，你们？因此，试问：这场战争给你们带来什么利益的呢？如果，你们不能转回家乡或者以身体不完美转回家乡时候，你们的亲人怎么想？所以，我方不要有战争，这是事实的，就这样，我们希望是，你方要有一些善意的行动，不要有敌对行动。旨在，使我们两方的各个兵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友好起来。为恢复越——中两国人民的经常关系而努力奋斗。

希望在你们的有同感。

在（再）见面。

给越南前线官兵的一封公开信

越南前线全体官兵们：

中越两国历来是友好邻邦。过去，在越南遭到外国列强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给越南以几百亿美元的支援，并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你们并肩作战。战友牺牲在越南国土上，我们曾引为自豪。但是，越南当局在自己国家取得胜利不久，背信弃义，把枪口炮口对准了中国。不仅派兵入侵柬埔寨，而且大肆驱赶华侨，在中越边境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国人民历来宽宏待人，对越南当局恩将仇报的行径，进行了耐心的说明。越南当局不仅不听，反而视中国人民软弱可欺，其良心何在？中国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奔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完全是被迫的。越南当局根本不想人民生活怎样，他们四处招兵押到前线。请你们想想，你们的父母失去了儿子，晚年多么痛苦；你们的妻子伯去了丈夫，被流氓糟蹋蹂躏；你们的孩子失去了爸爸，不能到学校读书。他们在流泪，在盼望你们回去呀？你们在前线流血，流泪，挨打，受骂，而打的是自己的朋友，你们值得吗？中国人民历来宽待俘虏，凡主动投诚的，我们在各方面给予照顾。你们的难友阮文秀、武少青已经弃暗投明，现在昆明市工作，生活很幸福，并准备在这里安家落户。你们何去何从，请深思！

中国人民欢迎你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你们！

35.越军的"后门兵"，奏起无标题音乐

嗖！

一颗越军手榴弹落在猫耳洞口。三秒半，没炸。不要以为有一场战斗要发生。扔不拉弦的手榴弹，是越军同我方的联络信号（也有扔石头的）。战士爬出去，阳光刺得睁不开眼。好一会儿适应过来，懒洋洋地问："啥事？"越军在几米外等着，伸出两根手指头，晃一晃——要烟。战士说："抽你们黑棍子烟吧。"越军讨好地给个微笑，翘大拇指——中国烟好。并表示，他们的钱连一条赖烟都买不起，要不，谁抽黑棍子烟呀。表示完，扔过一听鱼罐头。战士接了鱼罐头，看看商标，说："你等吧，赖皮赖脸，我们挣几个钱也不容易。"越南兵点点头，表示理解。

战士进洞，洞里的兵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剥烟纸。钱是不多，烟大致还够抽，这主要归功父母亲友，家家寄烟，希望孩子们精神饱满，别一脚踏到地雷上去，耳朵也灵点，听到炮弹声反应快一些。烟是个好东西，不管谁家寄来，进了洞就充公。剥掉烟盒纸，锡纸不保密，可以给越军。烟卷上有字，一支支用墨水涂去。有两种烟不用涂，一是"紫光阁"，一是"民乐"，这两种烟卷上只有拼音，没有汉字。其实，烟卷上有字也没事，越军士兵很讲实惠，他宁可要口福，也不交上去邀功。邀也邀不来，当官的抽掉，还要查你从哪弄到手的。中国兵坚持剥去烟盒纸，烟卷字可以不涂。越南兵到后来不管这一套了，罐头香烟都带商标，生命都随时可能报销，还要那不值钱的面子何用。烟纸剥好了，战士又钻出洞，把烟扔过去，说："你们他妈省着点儿抽，做饭也注意点，别搞那么大烟，呛得够戗，都从石缝钻过来了。"越南兵唯唯诺诺钻回去。

中国兵在洞口解大便，越南兵在他们的洞口观望，打手势要罐头。中国兵说："你想好事。"越南兵指指嘴，拍拍瘦肚皮。中国兵说："好，给你。"把接屎的罐头盒扔过来。越南兵脾气好，踢开罐头盒，摆摆手——不够意思。中国兵揩了腚，进洞拿了盒麻辣匣子罐头（前线官兵最讨厌这种罐头），撕掉商标，"喏，接好。"抛了过去，换来越南兵一根大拇指的表扬。越南兵高兴得早了些，"9.2"国庆那天，这个洞的中国兵连扔几个屎罐头，"炸"了满洞口屎，越南兵熏得哇哇叫。

我们两个洞挨得很近，一开始打得很激烈，上去不到五天，伤了乔石勇。过了十多天，小鬼子又打我们。我们不欺人太甚，他们扔两三颗手雷，我们扔一颗。他们老折腾，把我们打火了，就猛扔手榴弹，连光荣弹都扔。他们被打蔫儿了，又扔罐头。扔罐头没意思了，他们又扔工艺品。他们手灵得很，每个人上一来都带了小锯小锉，用掷弹筒的弹壳做鸡心项链。把底火那边锯掉，刚好是个项链坠儿。又把底火抠去，安个女人像，扣上块薄有机玻璃，用小锉磨得明明的，挂个手榴弹环线，戴脖子上蛮好看。他们还送戒指给我们。戒指是蝴蝶式的，是枪榴弹尾翼做的，也扔过来。还扔来七八份传单，越语的，又写过来三封信，都交上去了，小工艺品不交。他们整天没事，就做工艺品，隔着石壁锉和锯的声音特别清楚。我们想睡觉，老干扰，就骂他们。战场喊话学的几句都用不上，用汉语骂，用石头砸，用罐头盒砸，他们就没声音了，挺听话的。他们用项链换烟抽，给了烟，他们很高兴，给我们做更好的项链，手镯，戒指。还给我们鱼罐头，压缩干粮，他们也有压缩干粮，茶叶，他们的茶特有劲，喝一点儿就睡不着觉。还给奶糖，菠萝，饼干。我们给他们午餐肉，烟，饼干，传单。我们有天津慰问团给的录音机，一放音乐，他们跑出来听。我们给他们的传单，有胡志明像的，有越南女人哭送他们上前线的，还有一张画了个越南兵，痛后是铁丝网，他正在想念他父亲，他父亲在背景上，是要饭的样子。也有连环画折着的，咱们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的。他们的传单，印着他们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武志公在河内讲话，说些离谱的话，做姿态。他们还扔竹筒米饭。有次我们拿个风油精小瓶，亮晶晶的，他们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好玩艺，一定要要，使劲嬉皮笑脸，要是有风油精就给他们了，是个空的，不给不好，给了又怕他们失望，不高兴，就扔过去，故意小一点儿劲。他们没接到，掉到下面沟里去了，又没让他们拿到，又没伤感情。后来，又打起来，我们不愿见他们，他们不高兴，骂我们。

越军某阵地有个婴儿，越南兵往高处抛，又接住，玩得高兴。中国兵也出来

看，鼓掌，越南兵们更得意，抛得更高。忽然又散开，而我方并未打炮。一会儿，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出来，我们的冷枪手压上子弹，精确瞄准。

有一个穿红裤衩的越南兵是来休假的，战区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他一定能长寿。他经常坐在外面，沐浴着生命的流雾和太阳。中国军队的枪炮弹远远避着他，怕打优他享受安宁的权利。

这小子会走后门。

他向我军士兵做推手动作，示意躲避。士兵们译不出他的意思。他又双臂从腹部向上开放出去，紧跟着卧倒，复站起，头在手上枕了两个。兵们猜出，再睡两个觉，越军要实施炮击。两天后，兑现了，越军向我阵地大规模炮击，我炮兵当即还击，予敌以重创。

知道他穿红裤衩就够了，再具体作肖像描写，就害了他了。他活得自由自在，他的母亲和未婚妻应该为他欢喜。只要越方军法的探针触及不到他身了，他一定能长寿。

如果把和平比作白天，把战争比作黑夜，那么，黄昏又算什么？

太阳平西。天地间带状的苍青色山脉，象一条卧伏的巨蟒，将蛋黄般的火球向下吸，向下吞。齿状的球体轰轰旋转着挣扎，溅射一天的溶岩。猎猎地气中颤抖一个小小的句号。

爬出来一个越军，站到工事外，舒展一下腰身，狼一样冲着向晚的彩云发出长嗥。又出来一个，赤身裸体，浑身上下挠，身上没有余晖的反光，被皮肤病犁得凹凸不平的体表将光线吃掉了。他们唤作放风，不拿武器，宁可被打死，也要跑出来做人。出来了，出来了，四十多个人，在工事旁无雷区舒舒服服透气。有几个会打拳，一招一式动起来，让中国军队眼馋。在洞外拉屎是一种享受，有个越南兵屁股冲着我方阵地，吃力地拉干屎，原来他们也缺水。便毕，越南兵拈块石片一刮，站起来。不用提裤子，他根本没穿裤子。他踅过身，看那个有他气味的石片向坡下滚，石片磕磕绊绊运行，一直奔到沟底，躺住了，没碰响地雷。越南兵吁口气，参加放风队伍行列。四十多个人是一种力量，他们当官的不敢制止，激起兵变可吃不消，给个黑枪也受不了。

我军士兵为他们点数，四十多个人，当官的没出来，值班的没出来，这个阵地有五十个越军，足足一个加强排。

兵们嫉妒了，他妈的，凭什么你们就断定我们不打你们？一气之下，也出去了。也是那个程序，个别的出去试点，成功了，普及。猫耳洞人到了惊蛰似的全出来了，管他点不点数呢，你们不怕，我们比你们还熊包不成？也许天黑下来双方就要开战，现在没黑透，现在是黄昏。黄昏，是战争与和平中间的一条缝，是不阴不阳的一个中性时刻，是无标题音乐的一个醒目的休止符。

两个阵地各自储存的生命都拿出来晾晒，两群全裸半裸的人都在活动，互相欢呼。必要严肃地注一笔，这不是友谊，不是和平。这仅仅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需要，他们的神经系统也需要晾晒。他们首先要在复苏某些东西的基础上确认自己是人，然后才能作为相互的敌人去打仗。

黄昏休战，成为一些阵地双方不签字、不画押、不履行任何手续、却具有权威性的生存默契。成为检修战争零件的生物钟。不晓得哪年哪月哪日开始的，也不晓得哪个单位哪个阵地发明的。默契不用理解及搭桥，默契用不着搭桥。自己需要对方就需要。默契使黄昏变得灿烂辉煌。

越军军官也参加了放风。军官的出现往往同阴谋相连。我们的士兵用余光瞄着越军军官，旁若无人地做自己的户外活动。越军军官四面看看，猛然一压手，作出强烈的手势，高度敏感的我军士兵同时卧倒，迅即滚到凹处，躲避手势后面蛇信子一样的火舌。什么也没有，爆发的是越军官兵的轰天大笑，他们很少这么开怀笑过，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妈的，中国军人爬出来，朝越军笑骂，越军再压手，我们的战士理都不理。越军酝酿了一次突然袭击。那天黄昏，刚活动了一会儿，我军没看到任何暗示，越军几十人唰地消失了踪影，一时间，哒哒哒响起机枪。我方几十人全部倒地，没中弹的慌忙滚躲，这时候人的灵敏度调节到最佳状态，一个比一个利索。那边又爆出狂笑，越军重新钻出来，为一场喜剧喝采。那枪声是他们用几十张嘴发射的。这回中国兵表现出很好的涵养，没骂街。要骂街，越南兵就更开心了。中国兵也随着大笑，好象吃亏是越南兵，孙子才捉弄人呢。

中国兵爱骂人，越南兵近搞鬼。中国兵不骂人时，也就快搞鬼了。总导演是我军一位行政 23 级的排长。他冷丁端起一把铁锹，做个拉栓动作，霎间，越南兵嚎叫着滚进战壕，我们的战士笑疼了肚皮，嗷嗷嗷地起越军的哄。越军看看没事，一个个讪笑着爬出来，看清不是新武器，也嘻嘻哈哈起来，他们也不觉得吃亏，他们坑人两次，自己被坑一次，还净胜一次。这时，我方一个面容姣好的战士装扮成女人，花枝招展地扭出来，越军见了先一征，马上发出怪叫怪笑，有两个不要脸的拉开架势冲这边撒尿，假女人尽情扭够了，掀去长头发，冲撒尿的越军扮个鬼脸，越军也围着两个撒尿的家伙起哄，闹得十分开心。

既然敢现来享用默契的黄昏，如何享用便是技术性问题了。越军搬出一架录音机，放出一段无标题音乐，叮叮咚咚，跳起迪斯科。越军迪斯科舞很普及，有几个跳得很出色。我军也不示弱，会跳不会跳的一齐上，跟着旋律扭，暂时忘掉一切，跳，尽情地跳，锻炼身体，保卫祖国。总用越军的录音机不象话，我们也有，上次用你们的，越南兵穷，中国军队电池有的是。黄昏的效益被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来，温度合适时，不下雨时就跳，两国舞曲轮着放，跳舞先流汗，打仗再流血。算不上什么战争奇观，中国红军同东北军和西北军不也联欢吗？在国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珍宝岛事件把人们的情绪推到极端激昂的状态，有些中苏军队的哨所照样来来往往，请吃请喝。为了在跳舞时比垮对方，双方处心积虑地学习新动作，培养舞蹈骨干。比垮对方的想法就站不住脚，没有国际裁判打分，跳完了各回各的窝，跳好跳坏一个样。

师长召见侦察连干部。侦察连设置了许多观察哨，既观察敌军情况，也观察我军情况。看到我方战士乱跑，有权通知该连收拢人员，加强阵地管理。师长说："我不可能总往前面跑，前沿的情况到底如何，你给我讲讲。"连干部问："您想了解哪方面的？"师长说："都想了解，好的孬的都说，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怪你。"连队干部从各个方面讲起来。讲到越南女兵，师长问："远处的能看清吗？"连干部说："看不清，动作能判断出来，男兵下坡呼呼啦啦往下跑，女兵两只手举在胸前，一点儿一点儿蹭。"师长笑了，问："还有什么？"连干部汇报了跳舞的情况。师长诧异："真有这事？"连干部说："不信，傍晚你去看看，好几个阵地都跳，热闹极了。"师长搓着下巴，陷入深思。

又跳舞了。越军炊事员把白大褂穿出来了，手里挥着菜铲乱蹦。战斗人员舞姿娴熟，边跳，边叫，间或抛个飞吻，中间的几十米距离横着雷区，他们挨着死神跳，距离延不长也缩不短。双方不再比高低，专心致志跳自己的，百十双脚震撼着睡美人身下丰腴的红土地，不知名的曲目把醉太阳一截一截摇下远天。

乐曲中穿得一种怪异的声响。

纵有一百面大鼓擂击，兵们也能从中剥离出死神的狞笑。

"嗷——"

响声逼近。炮弹！

兵们弄不差，60 迫、82 迫的声音小，炮弹"唑——"地落。100 迫迫击炮发出"日——"的润响，"嗖——嗖——嗖——"是笨拙的 160 迫击炮，带着风飞。85 加农炮直瞄射击的声响是"哧——"，从头顶上过去又象婴儿哭。听到"出、出、出"的声音，不用理会，炮弹在头顶的空中，那是打远方的。"嗷——"是大口径炮弹扎下来了，两三秒就到。

两发炮弹落下，打在越军身后的地方。两边的兵躲得一个不剩，兵被炮火训练得动作神速，不用说躲炮，就是朝他打枪榴弹，枪声先到一秒左右，他就能做出卧倒动作。手榴弹从拉火到爆炸 3.5 秒，拉火声一响，他不仅能完成三次卧倒，还顾得上看一眼手榴弹的飞行，作出要不要扔回去的决定。

我方打的炮，炮弹没炸。也不可能炸，没安信，专往越军屁股后面掉，警告我方人员。

舞会暂停，明晚再说。

我方阵地是稳定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该进则勇敢进，该舍就主动舍。我军进行了一次阵地调整，准备撤离某阵地六个哨位，转移到更有利的位置上。杨股长下到哨位，布置拆除工事。准备工作秘密进行，拆除部分波纹钢在敌人眼着干。

越军问："你们干什么呢？"

我军答："我们要长期坚守。"

越军问："长期坚守干嘛拆工事？"

我军答："修永备工事，打你们狗操的。"

越军说："好哇，好哇。"

准备就绪。物资顺交通壕秘密运走，废弃物资用喷火枪冷喷上汽油，洞里安好炸药，拟于 17 时 40 分点火，将废弃物资基本销毁，18 时起爆，将工事炸毁。

17 时过了一会儿，战士们又跑到阵地外，双方照常跳舞，叫嚷。17 时 30 分，战士们不动声色地按以往的样子下到交通壕，弯腰悄悄撤离。

17 时 40 分，火起，浓烟滚滚。

四个越军跳出来，冲我方阵地喊："喂，快救火呀，你们那着火了。"没动静，越军焦急地跳："你们怎么回事，快救火呀！"

我军录相机在远方嚓嚓工作。

越军喊："你们不要命了，快跑呀。"

废弃的子弹噼哩叭啦在火光里爆响，偶尔有手榴弹爆炸，火越烧越大，一个人影不见出来。越军不叫了，怔怔地望着大火，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蓦地他们有了不祥之感，吼一声，跳回去躲了。

起爆。六丛爆烟腾升，编织袋干石块破木片象天女散花呈放射状扬起，工字钢划过抛物线飞到八百米外，阵地上的香蕉树、相思树、风尾竹在摇憾中舞蹈，叶片乱纷纷向下方失落，一如灾变突降。

对面越军 20 天没跳舞。

36.1989 年春节关，一车"新式武器"被越军得到

1989 年 2 月初，一辆满载的大屁股北京吉普停在称作千米生死线的军工路北端，军工战士奉命来搬运物资。

临近这场战事的十周年纪念日，是向前沿我军部队送弹药装备以防敌人报复吧？不是。从车内卸下来酒，"红塔山"、"阿诗玛"、"云烟"，山城牌手表，火柴，清凉油，压缩干粮、罐头等各种货色，许许多多，大屁股车能装多少，就卸下来多少。那么不用说，春节在即，必是给弟兄们送来年货无疑。

不。

军工队伍越过我军前沿，还向前走。对方没有射击，怕是枪膛也生锈了，两个月后我们听到这种说法，一说我方今年总共射了四炮，一说几十炮。总之，比往年是大大平静了，平静的原因当然早已众所周知。军工队伍在双方阵地居中位置停下，向那边投掷香烟，罐头，能投的就投，不好投的放下由对方取。对方欢天喜地地喊："罐头！罐头！"俱是汉语。

已然是为战，罐头战，酒战！

双方一枪不放过了个和平年。

毕竟打了十年，我们心中芥蒂未消，事后对前沿官兵说："太便宜他们了。"

官兵开导说："瓦解敌军嘛。"

我们说："总归是感情上别扭点儿，咱们自己弟兄还抽不上这好烟呢。"

官兵们严肃道："感情不能代替政策，需要嘛。"却禁不住笑。原来渴求理解的官兵们也会做手脚。卸下车的是地地道道的"红塔山烟"，等到扔到对方阵地，就变成"春城"，"红梅"了。这中间的调包计，神不知鬼不觉。抽惯黑棍子烟的越军官兵不知，有"春城""红梅"已经是鸟枪换炮了，况且我前沿官兵适可而止，在数量上并没亏他们。

看来，这场用枪炮开始的战争，很可能要用烟酒来划句号了。但愿不是一厢情愿。如果对方真的能停止地区霸权主义的行径，那么，开怀畅饮凯旋酒的我军官兵，定会向他们赠更多的甘烈美酒。

第九章

37.隐秘处的溃烂如同阉割

猫耳洞的封闭状态，很有些象医学上的"隔离"，世界上没有哪个医院，包括那些传染病院，能有这样的"隔离"条件。中外战场常有的那些恶性传染病，在这里没有市场，流行感冒在这里流行不起来，有咳喘病史的，在猫耳洞内很少复发，洞内锅碗常以罐头盒代替，一次性使用，谁有病是谁的专利。

不要以为猫耳洞内是卫生世界，猫耳洞环境带来了独特的防不胜防的疾病，有的阵地是疾病共产主义，人人有份。

烂裆已经和猫耳洞生活结了不解之缘，先是裆部奇痒难耐，继而就是溃烂，以至发展到腋下、双脚，重者全身皮肤染病。

裆部皮肤好象已不存在，透明的水，黄的和红的水便渗出来，人坐在那儿不动，不一会儿便把腿根与睾丸粘在一起。有怕羞的穿一件小裤衩，那布就象胶布似的贴在上面，裤衩就无法脱了，稍一动，就象粘下层皮来。溃烂面积大的，涉及到各部位，脱衣服就象是剥皮。有个从大学入伍的军人，在猫耳洞几个月，全身皮肤溃烂，他不下阵地，被人强行抬了下来。到医院一脱衣服，一层皮也随之脱掉了。

睾丸烂得最厉害，猫耳洞又称烂裆为"烂蛋"，烂得都不成形状了，只剩下烂乎乎一堆。又是最痒处，却无法抓挠，忍受不了，便两手去搓，搓得变了形状，疼痛难忍了才罢休。有个战士的烂裆向深部发展，睾丸表皮溃烂结痂，又不断脱落溃烂，脱落的部分多了，表皮就不复存在。终于有一次，他轻轻一动，溃烂处双脱落下来一片，两个圆圆的睾丸就暴露出来，"不好，蛋子儿掉出来了！"洞内人们惊呼。

走路是很难受的，挺挺拔拔的小伙子们都变了姿势，叉着裆，两脚迈"八"字，两腿略呈"O"型，一步一步往前挪。有的猫耳洞内能跳迪斯科，烂了裆的也跳，又想扭，又怕疼虾米似的弓着腰跳，有的干脆一手捂着裆部，一手还在那儿做舞姿；有的脚前边烂了，只用脚后跟着地，屁股还一扭一扭的。参战部队下阵地后，一般要参加分列式，提前练踢正步，烂裆未愈者无法踢，即使咬牙练，也死难看，裆部总象揣着个怕挤压的活物。

烂裆和猫耳洞内许多常见病一样，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和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阳光、水、维生素等缺乏有关，形成一种诱发疾病的链条，实际上是人生要素的紊乱。

有时遇到出了太阳，便尽可能到洞外晒裆部的溃烂处，这就叫"晒蛋"，是猫耳洞难得的疗法之一。在洞内一切都是潮湿的，都要发霉。衣服发了霉长绿毛，木架发霉长出一束束小蘑菇；人在洞里也发霉，人发霉就要烂裆。"晒蛋"疗法是很有效的，一坐一长排，全身裸露着，不挂一根线头，裆部对着太阳光，在光天化日之下晾晒，一个一个的都是统一动作，都在摆弄那个地方，越晒越痒，便轻揉慢搓一番。

可惜那些被敌人火炮和高机标定的猫耳洞，无法得到这个侍遇，无法进行"晒蛋"疗法，只能呆在洞内望着外边明媚阳光而垂涎，恨不能把阳光捉到洞内来。

在洞内整日汗水流淌，裆部长期被汗水浸蚀，污垢与盐份积累，红色无癣菌、白色球菌等得以衍生，加上缺水，不刷牙，不洗脸，当然就更无法洗屁股。毛长一点的动物在这里呆不住，狗也烂裆，热得整天张着嘴，毛脱落，长出一片片鳞状物来，毛猴在这儿也烂裆，烂得屁股更红了。

猫耳洞是不洗手的。打扑克时，人们一只手拿牌，另一只手总是在裆里挠，手出来时便又粘又湿了，抓过牌甩出去，那牌上就粘着红的与黄的印迹。这牌在各人手旅行一遍，每人都沾光，那牌打过一段时间后，上面斑斑点点，已分不清

是何物。人有此疾，很快就可以传给别人。

现在一线用水增加到了每人四斤，三斤食用，一斤用来控身子，重点是擦裆，还给猫耳洞送上了一种浴包，塑料内封闭，每块手帕大小，内装有折叠的药水浸着沙布，很有效，在采取多种措施之后，烂裆的已大幅度减少。

病例：党好兵，某团三连战士，烂裆，发展至全身九十七处溃烂。皮肤溃烂，象地图上标出的根据地似的，并无规则形状，遍布全身，逐步扩展，根据地一天天发展状大，进而连成一片，连指甲缝里也被占领了。"你看，这块最大，是三个根据地连在一起了。"他身上的空白处已经不多，看来真要"山河一片红"了，顶多剩十几个岛屿。

他全身都流黄水，无法穿衣，无法躺下，躺下就粘住了。最难熬的是全身一起痒，象是骨头也痒，抓挠无济于事，抓这边，那边更痒，恨不能钻到沙滩里去滚，就象有千万条毛毛虫在身上爬，抓不乐，挠不尽，继而那毛毛虫们就往皮肤里钻去，直钻到心尖子上。他喊，挠，往壁上擦碰，后来就点着烟，用烟头去烫，一支烟头不行，就叫战友也点上烟头来烫。

38.生理病与心理病

很快全身处于瘫痪状态，头脑很清醒，就是指挥不了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件，想站起来走路，腿不听他的，连小便也不由他的，失禁，不知不觉就尿了裤子。

查不出是什么病，只是"司令部"指挥失灵。

人们把他抬到担架上，只得乖乖听人摆布。

他在医院一连瘫痪了二十四天，小便失禁了四个月，是何病如此重？他是司机，到战区后连续出车，炮弹追着车飞，他没受伤，紧张与疲劳却始终没离开他。他们生活的猫耳洞内，夜里要值班，防敌人偷袭，依然是紧张与疲劳，挺壮实的小伙子，瘦得只剩下九十四斤。

医生在他的诊断书上写下了几个字"综合疲劳症"。

在猫耳洞，精神总是处于一种箭上弦的状态，猫耳洞永远是前方，有事就是大事，在这里人的生物钟失去了正常的摆动。越是夜间，精神上越是高度疲劳与紧张，而肉体上又是高度松驰，久而久之，周身无力，虚弱，双腿难久站，肌肉也在萎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症状。有个刚提起来的排长，症状是手抖，睡觉突然会哭，脑子也有些失常；有个连长在半夜时常会出现十分钟的昏迷。

三连长陈明奎，七九年参加自卫还击战，连队伤亡惨重，现在重上阵地，压力很大。敌人偷袭频繁，他瘦得不成样子，睡不着，做恶梦，神经衰弱，胃病，全身症状也很明显，身体垮了，他不是单一的病，是猫耳洞综合疲劳症。

猫耳洞人对这种疲劳症的概括："浑身发软鸟发硬，不知患的是什么病。"

战地医院副院长翁无青介绍：这种综合症是由于改变了人的正常生活规律。有的是颠倒了白天和黑夜，敌人是夜里偷袭，我们也就成了夜猫子：有的人是偏重抑郁型的，尤其是只有一两个人的那种猫耳洞。某国有个搞光学的科学家，度戴过一个倒视镜，看什么都是倒的，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去掉倒视镜，反而觉得一切都颠倒的。

在猫耳洞，有的是由于遇到突然的情况，超越了精神的承受力，而出现不同的精神症状。有个小战士平生最怕蛇，那天碗口粗的大蟒蛇窜到身边，他吓坏了，当下拿起手榴弹，不是去砸蛇，而是朝自己脑瓜上砸，喊着："我不活了！"在那段时间，他一听到什么动静就冒冷汗。有个战士枪走火打死了自己的战友，疯了似的在布满地雷的阵地上乱跑。这是人们稍不小心就会触雷的地方，但这个战士任怎么跑也安然无恙。

我们接触多的还是猫耳洞内司空见惯的病况所造成的精神刺激。

某团八连的一位战士，我们最早是从战地小报上认识了他。《胜利报》摘要：

"伙计，你的'酒窝'还不浅泥！"他笑嘻嘻地摸着战友小王的伤口。

"鬼子给我'美容'，让我给报销了。"

他一心想出院回阵地，眼珠一转："我有个主意，咱们跑吧！"

"逃跑"失败后，他们都受到的批评，医疗所对他们采取了特殊的"看管"手段。他搔搔头皮："我们最好是采取车轮战术找军医去。"

他偷偷拨通了本单位的电话，捏着鼻子说："喂，你们单位有四人要出院了，请赶快来车接人。"部队接人的车来了，既成事实了，医院只要给他们开了"出院证明"，并写道："伤口基本愈合，但还需要继续休养两周。"

39.猫耳洞疗法新考

猫耳洞内患结石的多。B 团三连有个战士尿道结石，疼痛难忍，找卫生员，一见卫生员正呻吟，一问，他也是患结石。

我们在 P 方向前见了几个患过结石的兵。

"咱没学过医，不过这尿道是人的小河沟，长流水，才不会淤积，我们洞里水是宝贝，喝那么点不够出汗的，一两天也不尿一次，那石头蛋子还不堵啦？"

"真疼啊，恨不能捅个棍疏通疏通。"

在这儿患了结石，汤药喝不上了，最好的办法是蹦，可这里的猫耳洞，大多是石缝，洞穴，能坐就不算错了，怎么蹦？蹦一下就会在石壁上碰一下，那石头面目狰狞，锋利得很，谁的脑瓜经得住碰啊。

想蹦，太难了，在洞里捂久了，不能运动不有不生病的？人总卧着，坐着，尿结石怎么往下走？

又碰上了大雾天，对面看不见人，这下好了，乘这机会钻出洞来，使劲蹦，就不相信尿结石蹦不出来。

"一二三，跳啊跳！跳啊跳，十年少！"

真羡慕那小姑娘们跳皮筋，能活着回去，买条长皮筋，全连一起跳，跳它三天，这个说，回去以后，要把一年少喝的水补回来，这叫补喝，咱不要求补别的，要补跳，补跺，象骡子那样欢欢实实在去蹦。

"单腿跳，单腿跳效果好！"

他们不单腿跳，单腿跳不吉利，弄不好真会应了，触雷断腿，就真成了单腿跳了。

轰隆，轰隆！敌人炮击，炮弹就落在那山顶上，石头落了下来。

蹦不成了，蹦疗法一个疗程没完，就被炮轰回洞里。

幸亏他是卫生员，有了一个去团部的机会，团部是在一个大的山洞内，要走一条高低不平的山路，在这条路上坐汽车，能把人颠散了。他从这儿发现了好的治疗方法，坐车颠。

他拦了车，坐在大厢板上，下了车，再拦一辆往回开的车，再颠，路上尽是外露的石块与弹坑。他手抓车板，整个身子能颠得腾空，幸好车篷是帆布的，落下来颠得哎哟一声，浑身象是颠得裂开了，象是颠成了余瓣，头晕眼花。好啊，难得有这种颠，边颠他还边蹦呢。

五脏六腑象要颠出来了，尿结石就是焊在里头，也把你颠出来。

后来他的结石症好了，是颠出来的。

他们的哨长是在夜里值班时犯的病，小腹处疼，越揉越疼，在猫耳洞一时难去卫生队，只能搞电话诊断。这边说病情，那边听了加以分析，"望、闻、听、切"四诊，在这里只剩下了"问"。

电话诊断结果是尿道结石。

吃了药，打了针，他现在需要的是多喝水，没有大量的水，结石难下来。

猫耳洞内缺的就是水。

其实猫耳洞内得什么病都难办。咳嗽不是大病，可离敌人近的猫耳洞夜里就不能咳嗽，抵近侦察也不能咳嗽。在洞内肚子疼了，没有温水袋，干脆压上几个手榴弹。这个连队三排猫耳洞有个新兵拉肚子，把准备的罐头盒用完了，解手是不能出洞的。排长王高银只好把罐头打开。把罐头吃了，把盒子给他，这边吃一个，那边用一个，就这还赶不上用，最后只好拿了个钢盔。

有个副班长患的是尿潴留，尿不出尿来，别人水不够喝，他怕喝水，幸亏猫耳洞水少，不然得天天导尿了。

治尿结石需要喝水，阵地上人们把水省下来，留给哨长，他得用水冲肚子里那块石头。

那天他觉得那结石往下窜，用手摸有压痛感，他把人们给他的那几碗水，一气喝下去，连碗底的几滴也喝了，喝完不敢轻易小便，憋了一大泡尿，这时尿也不能浪费，积攒多了，一次尿出来，冲石头。

他洗了一个罐头盒，往里边尿，尿得很疼。他两手抓着石缝，那难受的样子象妇女在生孩子。听到"咣当"一声，他就象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一块石头尿了出来，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尿道划得疼痛不已，赶紧又打针，吃药，后来就再没犯病。

第十章

40.眩目的老山文化期

某军和某步兵师，刚接到参战命令，就开始张罗猫耳洞文艺宣传队，准备进京演出。演员们催人泪下的迷彩服，都是一线部队不屑于穿戴的(越军恨侦察兵，专打穿迷彩服的)。战区时兴对联，一屋一联，一洞一联，松枝彩门也有联，参战野战军的对联拥有量，超过全中国人民解放军起码十倍。对联的孪生品种是书法，一手拿枪杆，一手抓笔杆，打一年仗，首长和机关干部的书法若没进步，就算战争大学文化系没毕业。靠山写山，老山的富矿挖不完，想写《老山启示录》的不下十人，素材都是私有财产。也真藏龙卧虎，接踵而来文学期刊老师们发现了那么多的新秀，新秀的作品撒向全国。

最为引人瞩目当推诗人群落。老山有诗人，老山有诗社，老山有诗报，老山还开过诗会，一些著名诗人前来助兴。老山的诗真多，有点儿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诗潮的味道。写得也好。没有百十本诗集的容量，老山诗是摘录不完的。纵有百十本诗集，猫耳洞人的思情也是采不尽的。猫耳洞人在思索，在哨烟里思

索民族、历史、人生、战争。有斑谰色彩，有眩目光点，有振聋发聩的爆音。有迷恋，有向往，有企盼，也思索这硝烟飘散的流向，期待着挟带苦涩味的橄榄风重新吹绿这片焦土。战争，是思索的引信；思索，是诗情燃烧的火种。自封为猫耳洞诗派的人们，在洞里洞外，向苍天大地，唱出一阕阕哨烟里思索的歌。

41.蝴蝶与相思树

老山收集热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来信索要老山兰和红土，一支歌为老山兰作了广告，文学作品提高了红土的知名度，战区的人并不看重这两样。老山兰在想象中是最美的，真见了，平常的很，远不如香蕉花艳丽。也有用罐头盒栽一两株老山兰的，仅仅是点缀战地生活而已，不在收集收藏之列。一是到处埋着地雷，挖之不易，二是不比内地的特殊，三是不便保管，引不起文学兴趣。到了老山，总要收集些纪念物，有些收集项目很高雅，表现了很高的审美情趣。

蝴蝶泉头蝴蝶树，
蝴蝶飞来千万数。
首尾联接数公尺，
自树下垂疑花序。

郭沫若一九六一年游览大理蝴蝶泉的赋诗，用来形容老山蝴蝶亦是十分恰当。每年春末夏初，老山战区花满山，蝶满山，众蝶竞相翻舞，五彩缤纷，蔚为奇观。彩蝶在阵地上飞来飞去，有的首尾相衔挂在花树上，在风中宛如彩带。战士们钻出猫耳洞，信手拈来，制做成标本。彩蝶大如掌，小如币，捉到后，用小棍剔了烟油在喙部一点，蝶即夭折。有位营长收集甚多，四壁挂满了蝴蝶，一簇簇一丛丛如群芳斗艳，夜间秉烛赏蝶，蝶蝶翅上的七色鳞片借了烛光烨烨生辉，宛若进了水晶宫。某团政治处主任刘国志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蝴蝶，有两只极其美，都是黑底色，大翅上排列桃形的红黄斑点，小翅上很醒目的孔雀蓝色块占了一半面积，两只蝴蝶为同一品种，颜色搭配和分布完全相同，纹饰略有区别，象雍容典雅的一对淑女。刘国志还有一扇灿黄的大蝶，翼展为二十二厘米，他引以为自豪。我们告诉他，这不是蝶王。老山主峰团作训股长杨爱民，采集到一只巨蝶，翼展二十四厘米，欢喜异常，挂在猫耳洞里象一架辉煌的风筝，团长盛晓明到他洞里交待工作，见此蝶连连称奇，杨股长只好割爱。杨股长若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蝴蝶，他断然是不肯撒手的。据载，全世界约有蝴蝶一万四千余种，最小的翼展仅一点六厘米，最大的为二十四厘米。老山蝴蝶之大，确是一项世界之最，也是猫耳洞的吉祥物。但是，蝶满山，地雷也满山，战区报纸专门发表文章提醒指战员谨防追蝶触雷，从保护资源角度，也不提倡捉蝴蝶。令人欣慰的是，蝴蝶与地雷有同一性。老山主峰接待室陈列了十几种地雷，均掏去炸药，用以介绍雷战。各地慰问团到此，将地雷悉数带走，如获至宝。他们来去匆匆，绝少知道老山的特产是蝴蝶。

相思树又名台湾相思树。老山的相思树不是这种，本名"红豆树"，也叫相思树，《辞海》亦认可。老山相思树结红豆，人说："老山红豆也相思"，故为收藏珍品。老山有四宝：蝴蝶相思豆，拐杖和平鸽。拐杖用高射机枪子弹壳焊制，和平鸽用大口径炮弹的药筒（俗称"炮弹壳儿"）镌制，系人造纪念品。相思豆即红

豆属自然纪念品。相思树很少见，加上战毁，相思豆不易求得，故此实为四宝之冠。红豆呈玛瑙红色彩，以收集到一对为荣，很有观赏价值。在老山，收集不到相思豆甚至不识相思豆者，不乏其人。有人赠惠生一对"相思豆"，浅栗色，光亮如漆，鹌鹑蛋大小，摇之有声。问一些人，有说是的，有说不是的，真假难辨，最终证实是桐子，辜负了许多诚心诚意的相思豆爱好者。

42.猫耳洞语系

自成体系的猫耳洞语，且三大组成部分：酒令，外号，黑话。外人进了猫耳洞，如同进了威虎厅，你听不懂几句，虽然都是说中国话。

几个兵在一起喝酒，酒令忌"七"，七的字眼和倍数都忌讳，类似外国的"十三"。逢七要说"拐"，逢七的倍数如四十九，就说"拐乘拐"。缘由是，连着几个参战部队的番号都有七，逢七多不吉利。有个部队那年三月十七是交防，三月七日重伤一个，三月十七日临下阵地前十分钟又阵亡一个，大家都尽量避七，每月三次逢七，都格外小心。外号内地也叫，猫耳洞的特点是普及率达到百分之百，人人都有外号，人人叫外号，叫惯了，到叫姓名时反要发个愣。B1 团一连三班长李广才，对别人开玩笑开不过，扑上去咬人家一口，定名"蚂蟥"。洞里蚂蟥多，战士被咬了，就给三班长打电话："你的部下是不是放假了，跑到这们这乱咬人。""蚂蟥"说："对不起，你让蚂蚁把它驮过来。""蚂蚁"是翟建国，瘦，有劲，腿长，爱跑，背上百十斤粮食行走如飞。"蚂蚁"任劳任怨，当军工不怕苦，谁有跑腿的事，只管支配"蚂蚁"，他不吭不哈就给办完了。爱说话的是"蚊子"，爱叫唤，他闲不住，别人脑袋碰到洞顶，咚一声，他在里面问"谁呢？"弄清情况又添上一句"小心点儿，别把军功章撞坏了。""蚊子"是二班副韩章艳，活跃得很。"蚊子"没有父母，跟同志们团结很好，打完仗的最大愿望是先把房子盖起来，再找个对象，这辈子就满足了，农民不农民的没啥。还有个"耗子"，一班副郝建英。四个人都在一排，排长何伟封蚊子为空军司令，蚂蟥为海军司令，耗子为陆军司令，蚂蚁为军工司令，号称三大军种加一个军直。

电台对话：

——斑马，斑马，找屠老板。

——我是屠老板，406 虎头吗？

——是的，耗子来了，耗子扔地瓜。

——给耗子吃个大饼。

——大饼不好吃，给来点土豆，大土豆，大大的土豆。

——别咋呼了。

——土豆来了，三只耗子大休息，两只小休息。

——别咋呼了。老天爷叫我们这个月千万那个那个。

——放心。相声磁带不多了，歌曲磁带、流行磁带没有了。

——这个月亮猴子拐。

——来点清凉油吧。

——老天要撒尿，注意接尿。

——虎头老板要花生米。

——猴子拐六，有花生米。

这段猫耳洞黑话翻译如下。

——连指挥所，找屠连长。

——我是屠连长，6 号哨位吗？

——是的，越军上来了，扔手雷了。

——炸他们个定向地雷。

——定向地雷被破坏了，请给炮火，大炮弹，越大越好。

——明白。

——炮弹炸了，死三个越军，伤两个。

——明白。团长让我们今晚加倍小心。

——放心，肉罐头不多了，菜罐头，水果罐头没了。

——今晚上军工。

——背些水来。

——要下雨了，注意接雨。

——说要子弹。

——上六个军工，有子弹。

两国军队的报话机型号相同，互相能监听。电话也有被窃听的可能，猫耳洞之间的有线无线联系均不能有明语能话，这就为猫耳洞黑话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上级没有编制统一的黑话用语，全凭各连即兴发挥，达到约定俗成，几乎每条黑话词汇都包容一个小掌故，每套独立的黑话体系都有自己相应的文化背景。这里长官意志不起决定作用，通常某个洞先使用一个新语，连里加以普及，个把月之内便基本完善和运用自如。连与连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各成语系。莫说越军监听人员弄不懂，就连我军监听人员也译不出。大致上有多少一线连队，就有多少猫耳洞语系的流派。各猫耳洞也有内部使用的暗语，不与连队通话时（电话形成通播网，全时沟通，互相能听到说话），说本洞黑话，配合得非常默契。

各流派之间的差异很大。同样是说水，有的用"尿"，有的用"清凉油"，来点清凉油和撒一泡尿来吧，是一个意思。要炮火支援，有的说来几个土豆，大土豆，有的说扯我几个蛋。亡人，有的叫大休息，有的叫瞪眼。手榴弹，叫啤酒，也叫地瓜。电线，有的叫鞋带，有的叫面条。同样是电线炸断的，甲连说面条胡了，弄两个西瓜（哨兵）把面条捋一捋，乙连说紧一紧鞋带，猴子（军工）拐（来）。有一样用语比较一样，即把子弹称作花生米，保留了抗战时期老八路的文化传统。

有时，越军电台也插进来对话。越军会汉语的人不少，装模作样说几句很正规的对话，一开口就露馅。我方猫耳洞黑话多以民间俗语为基础演化而成，一说撒尿，他连小便的意思都译不出，更联不到水上去。这时，越军就只有挨骂的资格了，挨了骂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中国军队上了当，还认真地说："是，是，好好。"说不定还在录音准备当成果上报。

43.血书

何为血？

流动于心脏和血管内的不透明红色液体，主要成份为血浆、血细胞和血小板。味咸、腥、且含有各种营养成份、无机盐类、氧、代谢产物、激素、酶和抗体等，有营养组织、调节活动和防御有害物质的作用。

何为血书？

《辞海》无此词条。

将士们要出征了，某大学生物系三年级的同学们去看望联谊单位九连的战士。战士们都那么小，同学们把他们当小弟弟，小弟弟常来系里搞军民共建，大哥哥大姐姐多，小弟弟少，数量和文化的对比都悬殊，联欢会上，小弟弟们羞得没办法，如今，小弟弟们突然间长大了，在肃穆的气氛中匆匆忙忙。笑容里含了惊人的成熟，花起钱来又那么不成熟。他们注视大哥哥大姐姐的目光，如同大哥哥大姐姐过去看他们。他们一下子超越了大哥哥大姐姐，要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他们中有的人可能再也回不到出发地。大学生们含着热泪做了一面红缎锦旗，上书：顽强杀敌，捷报频传。锦旗很小，就不上气派，有的真诚，又何必气派呢。同学

们来到九连，立住脚，不禁热泪盈眶。那场面，他们和她们没见过，四十多名战士在写血书。大学生们说不出话，翻过红底黄字的锦旗，以鲜黄的衬布为正面，将食指送进口中，四个大字浓浓衍开：精忠报国。各种血型的指头依次在旗面上跋涉，留下献旗者的姓名：蒋晨阳，李建伟，沙丹，张雁，吴骧，傅磊，唐东江，俞声慰，陈新，孙一梅......

大学生血写的祝愿，化作战士们血染的风采。

前线。B 一团四连。执行任务前。

团长又递给四连长王少云一支烟："任务就是这样的了，你个人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组织上为你办。"

团政委同四连指导员王汝燕面面相视，小道理比大道理多："家里还有什么事情要办，还有什么其他事情要托付的？"

他俩都说："感谢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誓死完成任务。"

各连的老乡干部来看连长。都寡言。一支接一支抽烟。不着边际扯别的。连长忍不住书归正传："这次上去，没准备回来。东西，都收拾在箱子里，里面有衣服，慰问品，真那样了。把箱子运回家去，组织上会办的，你们也给看点儿。"

对家里，他们写下遗书。对党组织，他们交上血书。十指连心，指上溢出的是心血。

即刻起，伙食标准猛升到每人每日八元，前线买不到贵重食品，天天吃鸡。一吃鸡，血热。战士们热血沸腾。不过日子了，慰问团赠的白手帕，铺开，自己的白床单，撕开，找到连队干部："我要求参加突击队！"

咬食指，第一个没咬破，仿佛有损什么，狠狠又一口，拔出一根血指头，当着连队干部的面，一笔一划，一划一笔。

——誓死参加突击队！

——甘洒热血献青春！

——我如果牺牲了，请记住我是个军人！

——为民为国死而无憾！

——请党信任我！

——请把红旗交给我！

——请让我当第一旗手，一定把胜利的红旗插上高地！

在班里写血书，用针刺，刺不出血，用刀刺口子。只要有一人写了，全连就都写。那几天，以右手食指裹块纱布为荣。还没战斗，血已经流了不少。

团首长宣布名单。全连肃立。静。

第一突击队长：连长，王少云。

到！

第二突击队长：指导员，王汝燕。

到！

突击队员——

到！到！！到！！！

又一轮血书。没点到名的，急眼了。难道老子怕流血吗？流给你们看看！血字饮满，不是挤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又一轮血书。点到名的，难道你虚了吗？不！你的血多，老子比你还多，写，看谁写的字大，看谁写的字多。

玩命地训练，再比比谁流汗多。录相看过了，突击队戴红花，喝壮行酒，茅台，打着红旗向上冲，炮声，火光，热血，生命，胜利。想少流血，哥们儿，得舍得流汗。练，练，玩命地训练。

兆头不好：另一个连也开始吃鸡。难道鸡飞了？

又是坏消息：演出队到另一个团慰问演出，按说，慰问演出是首长意向的温度计。当即躺倒好几个，他妈的，血书白写了压床板啦。

又来好迹象：医疗所来检查身体，身体是突击的本钱。

终于等到正式消息：任务取消。

惊住了。妈的，妈的。

继而，一片欢腾，搂着跳，给家里写信，钱还得省着点花。

干部收回血书，说："留个纪念吧，我们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都笑，有些不

好意思。

前线不乏文身者。以皮肉之苦，表赤子之心，纯情可鉴，忠勇可嘉。

听说新征的兵要上前线，妈妈坚决不同意葛涛当兵，体检完的那天中午，妈妈对小儿子下最后通牒："合格了我不放。"葛涛把饭碗往地板上狠狠一摔："反正家里的这碗饭我不想吃了，今天我摔碗，明天还要砸锅，非去打仗不可。"有车辆驾驶证的汽车修理工执照的葛涛，撇开丰厚的工资，告别流泪的母亲，走进枪林弹雨。葛涛又遇到难题。他所在连队的防御方向，是战区最艰苦的地段之一，离敌人仅五米的哨位，素有"老山第一哨"之称。葛渚看中了这个哨位，软磨硬泡坚决要去，连里却安排他在稍靠后的阵地。葛涛急坏了，脱去上衣，把三根大号的缝衣针捆在一起，在左臂刺下"精忠报国"，右臂刺下"尽孝尽忠"，每一针都刺得很深，八个大字两千多个针眼往外渗血，他架着两条血淋淋的胳膊闯进连部，指导员说："你这个葛涛，这实在拿你没办法。"葛涛如愿以偿。上阵地才几天，连续打了几仗，敌人多次偷袭都失败。这天夜里，敌人悄悄摸进，突然投来一颗手雷，葛涛双腿负伤，鲜血涌了出来。他忍住剧痛一声未吭，等越军鬼鬼祟祟爬过来，连投四颗手榴弹，炸得越军嗷嗷乱叫着逃窜。他这才扎上止血带，用手抠出一块小弹片，还有块大弹片弄不出来，他把开罐头的启子刀插进伤口，用力将弹片搅松动，发力一撬，血染的弹片叮当落地。这一撬，全战区都知道"老山第一哨"有个双臂刺字、自剜弹片的"八十年代的关云长"。

他没刺字，在左肩刺了幅中国地图，将民族在使命刻在肩上。过了一段，觉得挺招眼，又后悔了。战友出主意，可以烫掉。他熬了一锅滚开的粥，舀了一碗，满满地扣上去。他一声惨叫，碗落地，肩部严重烫伤，地图刺纹和皮肤一同落去，他住进了医院。

许多民族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存在过文身风习，一般刺上图腾标志。《庄子.道遥游》："宁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证明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也有文身的风俗。战士文身刺字，深受岳母刺字影响，也是历史上民族英雄留下的文化遗产。刺也罢，不刺也罢，战士都是可爱的。一烈士送到火葬场，清洗遗体时也发现龙的纹饰，他带着他的图腾走进了历史深处。

44.奇异的对垒，共唱一曲《望星空》

越军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现在播送你们中国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靳开来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的妻子儿女在等着你们，不要打仗，回家团圆去吧。"

我军投送传单，上印彩画，一越军士兵中弹倒地，头盔滚在一边，地面流满了污血。与死者重叠的是生者的背影，妻子抱孩子期待，孩子向画面外瞪着大眼睛，小胳膊揽在母亲的背部。

越军播放《十五的月亮》、《望星空》等中国歌曲，想制造四面楚歌的效果。

我军也播放《十五的月亮》、《望星空》，看谁怕抒情歌曲。

一位前线人士说："我们干什么，他们也干什么。都组织慰问团上阵地，都组织英模报告团。阵地上他们的兵吹笛子，弹吉他，跳迪斯科，无聊时搓泥，也是一个样。"

歌曲方面，中国军队占上风。《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受到越军前线官兵的喜爱。夜深人静，稀落的枪炮声中，越军猫耳洞里吉他声起，且弹且唱。越军对我国广东音乐也颇感兴趣，每每放《彩云追月》、《雨打芭蕉》，越军士兵便探出头听，跟着节奏晃。不过，也仅此而已，歌曲唱不败军心，喜爱不等于被征服。

打起来，各不相让。冲锋时，用人身体滚雷开路也不皱眉头，有了伤亡，宁可再付出五条十条生命，也要确保不丢尸体。

团长王小京抓住敌人的这一特点，导演出一场"围尸打援"的活剧。三月八日，越军偷袭不成，在我阵前六十米处丢下一具尸体。王小京组织无线电佯动，传达抢夺敌尸的假命令，同时打出照明弹，步兵枪猛打，佯作掩护夺尸行动。越军中计（明知中计也必然要抢回尸体），不顾一切地冲出来。我 82 迫击炮连标定尺码，越军又添十几具尸体。越军下次冲出抢尸，用绳索套了死人脖子往回拖，又付出几条生命。后来，迫击炮连出两发臭弹，越军才趁机抢回全部尸体，结束了以活人换死人的争夺战。

我军也坚持不丢尸体的方针。

一次激战后，我一名侦察人员失踪。经查，该同志已阵亡。我军许以重金，一边民冒险找到尸体。尸体已轻度腐败，边民背不动，将烈士头颅铲下带回。特为烈士追记一等功，隆重厚葬，深厚的东方红土地上，打的是一场奇异的战争。

45.愿石刻最长久

无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必定要留下些什么。

在猫耳洞里，战士们为自己制做工艺品。重机枪弹壳底锉成八瓣花，安个环当戒指，有的用蜡烛烧化牙刷把，红塑料滴上去象宝石。子弹壳做水果刀。火箭弹弹尾的金属片砸平，锯出一排密齿，就成了很精致的小梳子，还能安到钥匙链上。按材料，多为铁制品。战士们达到铁器时代工匠的水平。

慰问团规格高一些。炮弹壳制的和平鸽，越做越精美，抛光，刻线，镌字，有前线打制的，也有在后方成批定做的。不知经过什么途径流入战区小店，标价"伍拾圆"一个。作战纪念香币，与内地生肖币同样华丽，一个古色古香的盒里放两枚。为慰问团的长者们想得更周到，十枚高射机枪弹守则焊成一柄手仗，登老山，走泥路，稳稳当当。和平鸽和手杖不仅表明接待的规格，即使在参战部队军官群中，也视为珍物，连排级干部极难获得。一色的铜器，铜器的保存期比铁器更长久。

看看战区的出土文物，铁器年代最近，锈得最为严重。青铜器时代稍远，也已绿绣斑驳。一九七五年在小河洞出土地的石刀，石斧，刮削器，远离今天四十个世纪，却不蚀不损，保存完好，距麻栗坡县城一公里处的大王岩崖画，也是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完整文化遗产。历史无言地证明，石头最长久，铜和铁一经同石头分离，就难以单独抗氧气的蹂躏。

即如此，战区石碑林立就不足为怪了。到处是碑，诸如"老山前哨"，"老山屏障"，"上甘岭主峰"，"八里河东山主峰"，尤为奇异的是，"老山主峰碑"在全战区竟有七个之多，上不到老山主峰的人，尽可以在山下与碑合影。可惜，石碑也难长久。部队换防，碑也换防。你撤离了，对不起，请把碑搬走，碑上贵部的代号。我们接了阵地，该为我们为自己树碑了。又一座新碑落成。碑林`常换常新，代号推陈出新，与百年前立下的苍老界碑比俏。总有中止更换的时候，预见不到最后一块碑由哪家来立。山在，碑就应该在。愿石刻最长久。

46.战争的酒，酒的战争

1984 年 4 月 28 日，在攻找老山主峰的诸分队中，有一路是吴副营长率领的侦察兵，别人军用水壶装的都是水，他却灌了满满的一壶老白干。攻下一个点，他就仰脖灌两口酒，如此打一路喝一路，战斗愈发频繁激烈，他杀得性起，喝得也愈发尽兴，待攻到半程，壶里的酒已到肚里大半。人称老吴"醉打老山"。

也难怪，酒与老山战事就是有缘份。

某部队赴滇作战，该部队是全军整党的典型，出发前就把不准喝酒作为一条参战纪律，到昆明时，当地党政军领导为之设宴洗尘，席上赫然摆着茅台酒，尽管客人一再推辞，主人却一再劝饮，既然如此，没说的，一位师长一气干了一斤多。

夜光杯，捧在手，千军共饮出征酒。

出征酒，味醉厚，豪情壮心似酒流。

将军也举起酒，士兵也举起酒，

出征的酒，饮一口，将军士兵血同流。

是生也举起酒，是死也举起酒，

出征的酒，饮不够，生生死死不回头。

饮出征酒的传统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但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兴师伐吴，民众献酒，越王下令倒入河中，军民共汲，士气大振，出师告捷，以至有"投醪河"，可知这在春秋战国已成风气。乙醇是世间最奇妙的东西，这东西既是物质，又是

精神，战场上许多军人虽说离不开烟，但烟永远也代替不了酒，烟的力度不够，烈性不够。唯有酒，才能使人的全身燃烧起来，于是有一次又一次"为了胜利，干杯！"

罗卜基站在突击队的行列中，把满盏酱香一口灌下，然后，随第二突击队冲向 968 高地，接连几发炮弹爆炸，他的身躯被高高地抛起又四下飘落。战斗实况录像记录下了这个惨烈的瞬间。

那次拔点战斗过后两个月，指挥作战的团长喝着酒对笔者说："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摄像员，跟着突击队上，一边打一边拍，那叫真实，我们派五个战士专门保护他，他一拍，战士们就四面抱着他。越军空爆弹妈的威胁太大，一下子覆盖一大片，那一仗下来 29 个血气胸。掩护录像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地倒，最后一个又伤了。录像员放下机子把他背下来，就最后一段没拍下来，不管怎么说，老山打了好几年，拔这么多次点，我们团这是第一部战斗实况录像。"

1987 年春节，文山州一位盲人弹着三弦，唱着一首敬酒歌，慰问即次上老山的部队："放心地走莫悲伤，妹妹送哥上前方，带上这瓶家乡酒，战场上喝它胆更壮。平时你喝我不让，妹妹的心情你能体谅。临行时敬上一杯酒，愿哥凯旋回家乡。"人们纷纷转录转唱。尤其喝酒的时候，只要一个人哼起来，满桌子都跟着唱，泪水跌入杯中，一时间，这支歌风靡整个集团军。

上战场的军人未必都能喝上庆功酒，但老山的军人们，没有一个人拒绝出征酒。

从战争文化的角度，尽管可以将酒的魅力提到审美的高度，但，酒于作战，毕竟不是百利而无一害。他和他，翻遍作战服的口袋，凑不齐可够买到一瓶白酒的人民币，每月为数寥寥的津贴，十元作战费和五元猫耳洞费，早被一条香烟打发掉了，战区少数民族以物易物之古老习俗打动了他们，于是想到了手榴弹。这种交换的结果，使他俩领略了战场纪律和军法的严厉。还要介绍他——多吉冲翁，听他的姓名，便可想到那个骠悍的民族。为他的嗜酒的酒后失控，上阵地时连队决定将他安排在"后保组"。豪饮使他无从在战场上表现其骠悍，他宁可舍弃一个，他如愿以偿地来到"八十年代上甘岭"的前沿，在洞壁醒目处写下与众不同的两字：戒酒。89 年 2 月 7 日战区报纸刊出《多吉冲翁戒酒记》，称"有时实在想喝了，他就吃一点辣椒面，上阵地以来，多吉带领哨所战士多次打退越军的偷袭，从未因喝酒误过事。"多吉，且忍耐再忍耐，来日下战场，我们愿你俩开坛捧碗饮如长鲸吸百川，可好？

只有一种酒，可放量海喝而无须节律。这种汲之不尽饮之不竭的名优佳酿，即几十部电话几十张嘴共同制做的"精神酒"。在《凯旋梦》节目主持人的引导下，大家的意念来到军区招待所。军区首长说，请弟兄们吃顿便饭，满桌子菜，头蹄下水，红烧肉，扣肉肘子，大盘上鸡鸭鱼，从来没见过的海参、鱿鱼。女服务员端盘子进进出出。小伙子们眼珠直打闪电。开吃，分两桌，司令政委陪向小平、王曙光、刘长柱。其子由副司令副政委陪。有的说不会喝酒，司令说，喝香槟嘛。政委说，功臣喝香槟不来劲，上茅台，再来点外国的洋货、鸡尾酒，白兰地，红

酒，首长边碰杯边问，小鬼哪的人呀？你们很辛苦，与敌人那么近，你们是怎么树立无私奉献思想的？弟兄们一慌，洒了酒。节约闹革命，趴在桌上吸，吱溜，口水下来了。

还在猫耳洞。

莫说军人离不开酒。莫说老山处处飘酒香。当年"4.28"收复老山，就没有声势浩大的出征誓师。没有披红戴花，也没有女兵敬酒。无酒胜似酒。你们冲上去了，1 小时 54 分钟就冲上了海拔 1442 米的老山峰顶，你们用轿肉之躯捍卫祖国的尊严，一腔热血蒸腾作南疆的云霞。如今，你们却静静地整齐地排列在这里。

清明时节的麻栗坡烈士陵园，是老山战争区用酒最多的地方，是前线酒气最重的日子，从乙丑到丙寅，从丁卯到戊辰到己巳。是作为那一次没有酒的弥补吗？还有一丝内疚，有次拔点前，给你们喝的是假茅台，虽说文山州备有茅台酒，但那次没弄到，为了不让你们失望，才那样，你们能原谅吗？

还有你，在生日的前一天牺牲的李少云，你离去的第二天，母亲的生日礼物寄到了，关连长将一杯酒洒在你牺牲的哨位：少云，我的好兄弟，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看你来了。同一刻，在遥远的湖南家乡，你的父母在为你过生日，红烛点燃了，二老举起酒杯，从今天起，儿子就 20 岁了。也在同一刻，你的遗体送到火化厂，战友们为你清洗打点完毕，送你走了上最后的路程前，给你敬上最后一杯酒。请喝吧，喝了它，永远 19 岁。

还有你，张大权，陵园建成的一的第一个清明，乙丑清明，你的妻子在这里哭得死去活来。

还有你，郭兴科，丙辰清明，你那小女儿缠着妈妈多挣些钱给她买个爸爸。

还有你，刘照泉，丁卯清明，你父亲又来了，借了 200 元路费从山东坐 4 天火车 2 天汽车来看你，带来了你娘为你烙的白面饼，酒是在县城买的。

还有你，权光友，戊辰清明，你的哥哥弟弟来看你，给你带来一塑料桶父亲亲手酿的苞谷酒。

还有你们。陵园附近的老乡说，一到夜间，这际园里就传出走队列的脚步声，嚓嚓嚓地响着哪！还在操练，准备出征吗？请喝下这杯酒。还有你们，曾经把血水、汗水、泪水洒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十数万官兵们，请举起杯，不管是甜是苦，是生是死，是芳是辣，是战是和，让我们干下这军人的酒，老山的酒。

第十一章

47.雷场——时空交错的封闭

谁也说不清战区有多少雷了。

地上摆的是雷，地下埋的是雷，空间挂的也是雷。敌人埋，我们也埋，换防要埋，有的干脆用抬筐往下倒，地雷顺山坡滚，雨水一冲就埋上了。

一年一个雨季，一场雨埋一层雷，年复一年，雷越积越多，形成了立体的封闭的雷场。

雷的密度，已是世界之最。

在表层，到处是用抛撒方式布下的压发雷，雷壳颜色已和土地融为一体，加上茅草、残叶、碎石，形成天然伪装。还有精心设置的绊发雷，定向雷，各自把守着自己的领地。

有一位处长，带领部队一次布雷四万颗。

二月份降了一场冰雹，开始是满山的地雷被雹子砸得一声一声地爆响，后来那炸声就连成片，雷炸倒了大树，大树倒下又压发了雷，整座山被炸声与哨烟覆盖，形成了雷的交响奇观。

一次雷击，竟从不同方向引爆了多枚定向雷。

国庆节会完餐，团参谋长曲明安拿着三个空酒瓶子，从堑壕里随便往外扔，三个酒瓶砸响了三颗地雷。

在这里遇到的那些森林动物，尽是被地雷炸断腿的。二连阵地经常来的猴子，腿是被炸拐的；八连几个人竟然能追野猪，逮住了，一看，原来野猪的蹄子早被地雷炸掉了。

侦察排战士李项田，爬上一颗大树固定集束手榴弹，不慎从树上滑下来，不好，要做"阎王女婿"了！下滑中他却又一把抱住了旁边的一根树枝，再往下看，中见地上的灌森丛里赤裸裸袒露着四、五颗"72"式防步兵地雷。

有条军工路，全是泥浆，敌人埋雷不用伪装，按到泥浆里就行。七连的军工背煤油走到这儿，右脚被炸掉了。卫生员上来抢救，当他打开第二个急救包时，自己的一条腿又触响了一颗雷，腿被炸断了，他用手抠着泥浆地面想爬出雷区，手从泥浆中又抓出一颗雷来。

有一条排过多次雷的路，允许慰问团从这里上去。

有个姓于的姑娘，实在走不动了，由战士小孟牵着走。

终究还是摔了一跤，坐在那儿，喘着粗气，再也走不动了，可就在此刻，发

现身边有一颗地雷，差点没压上呢，小孟喊了声"有地雷！"

那姑娘也看见了这颗地雷，好象不踩它也会马上爆炸似的，姑娘"嗖"地就站了起来，也不用牵了，也有劲了，紧跟着往前跑，想躲过危险区，那姑娘吓得小脸苍白，连声说："快走，快走。"

在某团七连六班哨位，班长在哨位前十三米处边触三颗雷，人们无法前去收尸，只得把工兵连的"雷博士"尤建华请来。

这个哨位的洞口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了，需要整修。班长怕新兵出意外，自己早早地起来在哨所前的那棵芭蕉树下取土装编织袋。他只是身子晃了晃，脚下却已触了雷，雷就在芭蕉树根部，他听到了爆炸声，眼瞅着自己的两条腿断的，两只脚带着鞋飞了起来，他没有看到自己的血，在那一刹那间血没涌出来。他看到那棵芭蕉树被摧倒了。

他被冲击波冲了起来，想站着，已经不可能了，两个支撑点都已不存在，身不由已朝后边重重地倒下去。

倒下的身子又压发一颗地雷。那硝烟是从身子下升起来的。半边屁股被炸没了。他只是惨叫了一声。

这一声还没落下，整个身子象被激流托了起来，被那巨大的旋涡冲得翻转了。

尤建华用探雷针，探出了一条路，通到六班长的身边，又探出两条路，通到六班长的那两条腿边，他开始往这边探路，这条路是通向六班长的那只手的。

在空间布雷，能利用的条件，都会巧妙地用上，树枝、藤条、竹子，都不会放过，一根毛草也是可以拴上绊线，碰上就完了。

枝杈上的地雷，会成空爆效果，一炸一片，不是炸脚，而是炸头、炸脸。

某部八连的阵地前边有两棵树长到一块了，只有中间有一点小缝儿，人们说："看这两棵树抱得多紧。"

谁知就在它的那点小缝里，敌人也设了地雷。四班一个战士修工事扛着木头往回来，木头在那缝边一碰，雷就炸了。

侦察兵开辟通道，休息之后，战士王华站起来背背囊，甩得动作稍大了点，挂了树枝，树枝连着绊线，一颗跳雷响了，一下子伤了七人，王华牺牲。

阵地上，有几个人照相留念，胶卷用完了，触了雷，草丛中的绊发雷，挂在树枝上的一束手榴弹同时爆炸，两伤一亡，死的那个战士是独生子。

高出地面的石头、悬崖，敌人也不放过，想法挂上地雷。某部侦察三连的王

启明，侦察爬过一个窄洞的时候，前边的人都过去了，可他比别人大一号，胳膊肘触响了雷，在胸侧爆炸，当时就不行了。

在地下，乃至河流，小溪内，也有层层叠叠的地雷。

某部突击组的一个战士，那次排长在前面走，没事，他第二个走，感觉不好，喊了声"排长"，没等排长扭过头来，就炸了，炸得很惨。

还有那公路，走了多少人了，车也压过了。就在这公路上，一个战士又踏响了埋在地下的一颗雷。

有俩架线兵，一个踩在另一肩上架线，地上看不见雷，但那兵往下一跳时，雷就炸了。

战士王昌明刚刚十七岁，发洪水后修工事，探得很深了，可那里还是有雷，不知是哪一年埋的，王昌明触雷致残。

李建学是在修猫耳洞时炸伤的，雷就在编织袋里。

编织袋内的地雷，有的是当初装土时就随土装了进去。敌人设雷也很狡猾，会设到你门口，把编织袋撕个口子，塞进雷去，又恢复原状；

还有一个连队的战士想在编织袋垒的壁上钉个木桩挂东西，一钉就钉在雷上。

现在请看看被誉为"钢铁阵地"所在的八连战士遇到的雷：

新战士樊万齐修工事，雷炸了，炸掉了一只脚，左眼球被炸得挂在脸颊。

这个阵地的通道，边上草长得高了，不容易分清通道，就派战士把草剪一剪，似乎看到草下有根线，但已经晚了，战士被炸伤了。

在这条通道上，有块大石头，翻这块石头很容易踩滑，一旦滑倒后果不堪设想。只有炸掉它。

用了不少炸药，山崩地裂的爆炸之后，这里已成了一堆碎石，开始清理这些碎石。王新勇放心地扬起镐头起石头，谁知那一镐下去，便又砸在雷上，爆炸了。

王亲勇当时很清楚，看到自己穿的高筒雨鞋被炸了一道口，象是撕裂的，便还以为仅仅是撕裂一只雨鞋呢，不一会，血便从雨鞋那口子里往外淌，知道不好，抬到医院才知道脚炸碎了。

48.阴险的迷藏

在雷的重重包围中，人们怕踩雷，宁肯象踩梅花桩一样走石头尖，可偏偏那

石头尖上就布了雷。

一炮连战士张际顺扛着木头。专门走刀背似的石头，敌人象猜着了会这么走，在石尖上的一点条子缝内塞上了地雷，张际顺脚尖正好踩上，前三个脚指头和脚掌被炸没了。

想思树下也成了敌人喜欢埋雷的地方。还总有人去把地雷踩响，后来高炮某单位不得不去几个架线兵把相思树炸毁。

在某阵地上有五棵芭蕉树，有一棵开花了，火炬似的很美，距哨位不到十米。不久，便结出了一长串芭焦，那红的花依然还在。

那树冠使人心旷神怡，那树根下的雷却使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战士们将毛竹劈成竹槽伸到那棵树下一步，哨位战士制造的"尿素"可以顺槽流到芭蕉树根下。

在战士们即交将换离开哨位的时候，那树上的芭蕉成熟了，一个战士用两根粗毛竹铺在地上，象是铺上了两根铁轨，他踩在上面，一步一步终于到了那芭蕉树下。

那串芭蕉挂得很高，有人说：把树砍倒吧，砍倒我们就可以收摘芭蕉了。这个兵说，不行，这芭蕉树还长呢，还年轻呢。

这个战士攀上这棵芭蕉树，手已经抓到了那串芭蕉，芭蕉串断了，他闪失了一下，从树干上落下来，两脚没有落到那"竹轨"上，偏了一点，触雷了。那美丽的芭蕉被炸断的，战士喊："芭蕉树！"可这时他发现自己的腿也被炸断了。

在另一个阵地上，哨位不远处有棵小芭蕉树，洞内战士闲得无聊，想用那棵芭蕉树美化阵地，把树移栽过来，迈过去刚一挖，雷就炸了，士兵牺牲。

敌人的诡计多得很，尤建华排出的诡计雷就有二百多个，每一个是一种诡计，每一个的诡计都不一样，每一个都是针对人们的心理而埋设的。伪装得十分巧妙，小鬼子们确实鬼。

这是雷的迷藏，是动真家伙的藏猫猫，布雷为藏，藏得严严实实，想都想不到，排雷为找，找不到为输。

你能藏，咱能找。

对不起，咱也能藏，让你找，你能找到吗！

在老山主峰，水源突然断了。

派尤建华带着战士周鸿斌去排除障碍。

从主峰下去，用探雷针，一针一针插，象纳鞋底似的插了一遍，三百五十米的通路排出了一百四十颗雷，终于看到了水源，是敌人用钢锯把水管锯断，水向石缝里流去。

只有那滔滔流水的声音，周围死一样的静，翠竹，绿树，美丽的长长的藤条，一种天然公园一样的景色。看到这优雅的环境，不会是一种放松，有一种恐惧感立刻袭了上来，是心灵深入的预感，一种心理上的无形的压力。

毫无疑问，敌人就躲在附近。

他一只手拿着探雷针，有地下"纳鞋底"，另一只紧抓着五个捆到一块的手榴弹，盖是拧开的，一有情况就可以投出去。

离水源还有一米多，有片带着露水的草叶，仔细辩认，叶子却有些无精打采。他警觉起来，抓住一棵小草，轻轻一提，草根是被铲断的，下面有东西。

他轻轻地提那草，不一会就认了出来：诡计雷，最上面的是一颗苏式地雷。

有一条天然的藤条横在那儿，弯弯曲曲，老态龙钟的样子，这藤条太美了，做藤条拐杖会有龙头拐杖的那种效果。这么美的东西长在这儿，敌人不会不在它身上用心计。

藤条果然拴着地雷，那雷是五个一组的。他摸到了拴在藤条上的引线，细绳绷得很紧，一动藤条就炸，一剪这绳子，也会炸。

他不动藤条，也不剪绳子，先摸到雷，把雷的保险闩上。

这下可以剪绳子了，取下几颗雷，再顺着那线往下摸。底下还会有雷，不然怎么能称得上诡计雷呢？现在该"顺线摸瓜"了。

土是湿漉漉的，一摸，是一根削得很实的手签，顺竹签往下摸，是一个绑在竹签的手榴弹，竹签周围喧哗着那么多精制的小地雷。

不得不让人佩服小鬼子的精明，这雷设置得何等科学。

可尤建华要高他们一招。

他入伍前是建筑工程学校的高材生，是研究爆破专业的，他潜心研究四个国家的五十多种地雷。一天中午，在排除一颗压发雷时，那颗雷发生了"半爆炸"，那无数钢珠炸出来，屁股和肩膀上炸进了五颗钢珠，还有一颗钢珠从嘴角钻进来，撞掉了一颗大牙，忍着巨痛手指甲将钢珠一一抠出，最后才"噗"的一下吐出了嘴的钢珠和半截牙齿。

在雷的迷藏中，敌人那一套对他来说迷不住，也藏不住。

敌人自以为得计，竟把他们的传单贴到了尤建华那个阵地的一个哨位。这不是欺人太甚吗？那传单下会有雷。

那断的的竹子，被敌人利用了，敌人来袭扰，会象踩高跷似的踩在竹茬上，往这边运动，竹子内不会长雷。

这回就给他们来竹子雷，竹子的断茬里先装上石子，再放上地雷，最后再灌上点土，单等敌人到这里来踩高跷。

还有棵树倒下了，象条长龙卧着，敌人为了避开地雷，准会从这倒着的树干爬过来，保险得很，也吉利得很，象乘上了一条龙。

尤建华把那树皮翻开，用砍刀在木质部砍出洞来，洞里塞上地雷，再把树皮复原，就严丝合缝地盖住了。只等敌人晚上来乘龙。准让他当个"乘龙快婿"。

这还不够，又专门在地上按上鞋印，按上老鼠的爪子印。

夜里雷就炸响了，那声音听起来象过年放二踢脚。

49.最后一颗雷属于他

人们都记得遇上的第一颗雷，某部侦察兵排到了第一颗雷，都不敢轻易动它，找了个长竿，挑在竿子的一头，颤颤悠悠地挑了回来。

"挑回来个西瓜啊！"

都跃跃欲试，想上去摸一摸，又不敢。

"只能摸，不能动手动脚，摸一下就犯错误了。"人们还是笑。

第一颗雷总是喜剧。

人们也忘不了自己遇到的最后一颗雷。

最后一颗雷总带着一生的遗憾。

那只是一瞬间，却会改变一生的命运。

那一瞬间，那是那样偶然，那样奇巧。

某部阵地，那是著名排雷大王排除最后一颗雷的地方。那位英雄排了第 1201 颗雷，雷排完了，在下坡时，他把探雷针往地下的插，正好插在了土里的雷上，炸了，眼睛被炸瞎了，腿被炸断。

在老山，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地雷一响，国家来养"，这话指的是步兵。对工兵来说，是"地雷一响，立即火葬"，因为工兵排雷是趴下身子，被地雷炸掉的常常不是脚，而是头。

我们无法听到这些同志谈他们遇到的最后一颗雷。只能找到那些触雷后的"幸运儿"。

刘玉祥：

我是 8 月 22 号遇到的最后一颗雷。当时我已经排地雷 1193 颗。

打了一千条狼，却被狗咬伤了。

最险的还是晚上排雷，黑得连点影子也不见，那草又密，大小枝条纵横交错，眼睛完全失去了作用，只靠两只手的感觉，我把袖子挽到头，这样两只胳膊的触觉也可以利用起来。

探雷针咬在嘴里，把两只手伸到草丛中，一点一点往上抬，轻得很，遇到有绊线，就感觉到了。

最后一次是在救护的那个地方，通路上碎石很多，排过多次了，我想再稍加宽一点通道，让人们通过时更保险些。结果触了雷，当下我被炸得悬起来，屁股摔得疼极了，连忙捂着屁股，生怕屁股摔坏了。

人们过来给我扎止血带，我才想起屁股摔一下算什么，炸的是腿。在医院锯腿，我听得很清楚，中间断了一根钢锯，又换了一根锯条。

以往每排一颗雷，都要记下，那数字越积越大，想起那些阿拉伯数字，有一种荣耀，一种自豪，可最后那个阿拉伯数字，却让人窝囊一辈子。但我不后悔。我听有人说，宁肯什么也不要，还要那条腿，这不可能，总有人会遇到最后一颗雷。

最后一颗雷给我的雷场生活画了句号。

最后一颗雷送给了我两条拐杖，我把它当成人生的脚手架。

侦察连四排长权国红很开明，战士们喜欢找他吹牛，八月份出去搞侦察，指挥组对他说："你注意点，别踩了雷！"他乐呵呵地说："踩了地雷还不给咱个一等功？"

他第二天就触雷了。

果然给他记了个一等功。

那次是 5 月 28 日，前边的那个战士往石上攀，负重 40 斤，重心偏了，眼看要倒在通路外边，另一个同志去拖住他，不料负荷太重，两人一块倒下，站起来时，踩上了地雷，一人炸掉左腿。

从那以后触雷的多起来，全连排长差不多在几个月中先后都受伤了，好象敌人的雷很会收拾他们这些兵头将尾。

这次他们是走到雷窝子里了。在前的工兵发出很惨的叫声。四排长权国红赶忙前去救护，却绊响了一颗手榴弹，弹片把胸口炸伤。

权国红把工兵背了起来。工兵的伤很重，可是刚迈出步子，也触了雷，只见泥土全扑了上来，两人全倒在了地上，权国红的右腿被炸掉了，再看那个工兵，又负了第二次伤，这次是炸了眼，"我的眼给泥蒙住了。"工兵喊。

权国红看很清清，那不是给泥蒙住了，眼球被炸了出来。

他心里难受，好象那雷不是炸在腿上，是炸到心窝子里头。他怎么也没有料到这最后一颗不仅炸了自己，还让已经失去腿的战友送去眼睛。

哪怕是自己的眼睛炸了呢，自己怎么就踩到这儿呢？

想救他，反而害了他。

我怎么回去见同志们，怎么回去向人家人父母交待啊！

战士们把伤员从那深山背下来，人人身上都是血，都累得倒在那不能动了，分不清谁是伤员，抬担架的来了，抓住一个满身满脸是血的就往担架上放，"X 你妈，老子没伤，伤员在那儿！"

权国红被抬走了，从那以后他象变了一个人，再不是那样随意开玩笑，最后一颗雷不仅使他失去了一条腿，也给他带来了永生永世的内疚，夜里他总是梦到那位工兵，他遇到任何一个盲人，都会想起那个失去了右腿而又失去了左眼的小兄弟。

50.给生者的悼诗

人们都以为尤建华死了。

他的老乡们把第一杯酒洒在地上，哀悼家乡出来的排雷英雄。

家乡的父老乡亲悲痛欲绝。

6 月底，尤建华到麻栗坡拉波纹钢，在停车场见到了老乡徐亲新民，一见尤

建华，没看清似的又往前跟了几步，追着看，这下就吓跑了。

尤建华热情跨上着，他竟然往后退："你不是死了吗？"

尤建华没有回答，只把手伸过去，可他还不敢握手，那表情不亚于见到了一个从麻栗坡墓穴中走出来的人。

好象他的死是预料中，而活着却让那么多人惊讶。

战友畅怀大笑："连火化队的人都说你死了，亲自给火化的呢。"

尤建华没有笑，说他死，这不是真的，但火化队那遗体是真的。

那是不久前牺牲的工兵冒建新，尤建华和他是江苏老乡。

尤建华：

我和冒建新在集训队是同一个屋，他蒙着眼练习，练到抓一把火药，正好二两，捧一捧，正好半斤的水平。

参战前我们一同探家，那个姑娘一定要嫁给他，家里不太同意，当时给姑娘介绍一个木工，她就跑到建新家里去了。他们领了结婚证，操办得很简单。

我们一块归了队，冒建新给我买了到郑州的火车票。

在车上，我要把买车票的钱给冒建新，他怎么也不要，见我硬要给，就说："等我们凯旋回来时，你给我买车票还不行吗？"

我同意了，我说话算数，凯旋时车票由我买。

现在要凯旋了，冒建新不在了，这车票还买不买？不买，我心里更难受，觉得对不起战友，这是精神折磨啊！可是要买呢，人不在了，买车票烧了，这算什么事啊。

冒建新他们那个洞离敌人太近，大小便不能出去，头一天晚上，他不小心把解手的盆子弄翻了，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几个战士就骂，当天晚上开会时，他为这事向全小组做了一个检查。

第二天他牺牲了，战士们哭得很伤心："昨天带做了检查，就这么走了！"

那是敌人的炮弹把他们的哨位炸塌，五个人伤了三个。六班长五林长赶来为冒建新包扎，小冒说："里面还有两人人。"

等班长把两个战友包扎完，才了现冒建新是腿被炸断了，血流得很多，他自

己进行了包扎，但却无力把绷带扎紧，血带在淌。

如果先抢救小冒，也许……

他的爱人给他来了封信："我无论生男生女，孩子要起名叫爱军。"

收到信时他已经牺牲。

这一天，宣传科长刘学公带着战地记者来到尤建华所在团，这里是老山主峰。他们是来了解尤建华事迹的。

人家一听来意先吓了一跳，然后才说："不会吧，尤建华刚执行任务回来。"

尤建华来了，他自己也觉得好笑，看着熟悉的刘科长把眼睛都哭肿了，谁不知道自己刚刚摸了阎王爷鼻子回来。也许是那个跟在自己身边执行任务的小战士以为自己死了，哭得那么伤心，报话机早把这哭声给传过来了。

那是 5 月 20 日凌晨，尤建华带着两名战士来到那四十米的悬崖边上，沟那边就是敌人，射孔看很很清楚。为了切断越军特工的偷袭线路，需要下到悬崖底。

他们带着八条背包带，尤建华把背包带一条拴住腰，一条拴往腿，这样就可把他倒提起来。崖上有颗小树，背带另一头绕在树上，让两个战士拽着，一点一点往下放。

敌人在悬崖也设了地雷，如果头朝上往下滑，身体就会触雷，只能头朝下，脚朝上，用那背包带吊着往下来。一只手必须支撑着身子，一点一点地向下滑，剩下的一只手抓着探雷针，一针一针地往前探察，悬崖上的草棵、石缝内都有雷，探出来，就用牙齿咬住地雷绊线给再用另一只手排雷。

身子被绳子吊着，一晃一晃的，晃动幅度大了，牙齿就得赶紧松开绊线，不然真会晃炸了呢。

稍一稳，咬住再排，在半空用一只手操作，动作显得十分笨拙，力气真要用完了，悬崖上的棘刺，石头尖，把他身上划得到处是口子，满脸是血，绳子在腰上勒得象是要断裂，急救包捆在腰间，光荣弹套在脖子上。现在是头朝下，气也喘不上来，肠肚也象是要倒出来似的，眼前一切全是倒置的，崖底的石头都直对着脑瓜顶，总觉得绳子不存在了，脑瓜在飞快地向下附落。

他一连排了八颗绊发雷，才下到沟底。

谁知刚刚站稳，敌人的炮就打过来了。

上面那两个兵急坏了，以为敌人发现了尤建华，以为尤建华中了炮弹，如果"光荣"了，就赶紧拉上来，决不能让敌人把尸体弄走。

两个兵急急忙忙片的拽，把吃奶的劲儿也用上了，那绳子在手里快速地倒着，下面的尤建华就腾空而起了，想撑护一下崖壁都不行了，象是拴着的一只吊桶，在那悬崖上一碰一碰，碰过去碰过来，直冲着那无数硬枝、尖石蹭过来，划得他痛不欲生，想躲也躲不了，只是两只脚在半空乱登，两只手也乱抓挠，什么也抓不住，手也划破了。

他真是火透了，一拖上来，就喊："我没死呢！"他真想把那俩兵狠骂一顿，可那两兵一见他，就扑上去把他抱住了，哭得那个伤心，好象他真死去似的。

"我没死！"他又喊了一句。

那俩兵还不放手，好象怕他死去。

"放下去，把我重放下去！"

于是重新把他吊下去，这次他头变得晕起来，眼前一阵一阵地模糊，心里也变得很乱，似乎绳子放得太快了。

真险，在他落地的时候，支撑在地面上的两手之间，竟有一颗苏制压发地雷，差一点脑袋就没了。当下全身冒出了冷汗，象散架似的瘫软起来。

记得刚接防时，他先带五个人到阵地上见习，分到某部的工兵连二排四班，吃饭时发现全排才做了几个人的饭。人呢？谁也不回答，饭后才知道他们排上来二十七个工兵，死的，伤的，现在包括一个见习的，只剩下了七个人。

阵地上养的狗，大多也带着雷伤。三连一条白狗看到一个战士出来解手，以为是有情况了，也冲了出去，结果触雷，成了一个"小儿麻痹症"。

有一次尤建华执行任务，雾很大，看不清路，在一个交叉路口，那条狗不走了，他们一看，前面好几颗绊发雷，还连着爆破筒，今天这狗如果不出来，也许就触雷了。

后来他看到更多的是战友的雷伤，这使他心里总有一种失职感，人家靠自豪感、责任感往前冲，他靠的就是这种失职感，虽然他平时很文静，最怕干冒险的事，可是怕，也得干下去。

一针一针地探，钢的探针他磨短了七根，一年穿坏了八双解放鞋，排出了越军地雷 1101 颗。

那次他们出发，通过雷区，象纳鞋底那样开辟通路来不及了，只能探出一个一个碗口的坑，一米一个坑，就踩着这种坑走，坑小，脚后跟不能沾地，否则就有触雷的危险。

他一只脚踩在这小坑里，一个新兵踩在那边的小坑里，伸过后来想把定向雷递给他，谁知只差一米够不着，再迈一步就行了，尤建华喝道："别动！"

新兵停住了。

他用探雷针向地下扎，想探出一个能落脚步的地方，把那定向雷接过来，就在那一脚步掌大的地方排出了三颗地雷，新兵站在那儿惊得不敢动了。

尤建华这边只是前脚掌着地，实在受不了啦，身子有点晃，他想把脚后跟也着地，站得稳一点。

但他知道在这样的雷区，就是脚后跟也不能随便落下，他那双眼就象是看出脚下带有雷。就先用探雷针扎脚后跟那个地方，一扎就感觉出来了，有雷，先把雷排出来。

你看他两只脚没动地方，竟然在手能探到的地方排出了十七颗地雷。

新兵不敢看了，手挡着眼哭："排长，咱个不行了吧，还能出来吗？"

尤建华说："别慌，一步不能错，雷炸不了咱俩一根毫毛。"

他俩迈出最后一个脚窝的时候，真有那种迈出了阎王殿门坎的感觉。

那天，刘科长去团部，正式听到了尤建华牺牲的消息，悲痛至极，先是发疯一样地骂：为什么不早点把他保护下来，排雷英雄都得完蛋吗？难道就真不不能一个囫囵的排雷英雄吗？他排了那么多雷还让他进去冒险，是看他老实吗？骂完了便哭，哭完了便挥笔写了一首诗《悼尤建华》。

第二天就带着战地记者去采访烈士尤建华的事迹。

接待他的就是尤建华。

51.让雷场告诉未来

战区地土地上，布的雷总是比排的多，大地成了一张雷的储蓄单，支取的少，存入的多。雷已成为大地细胞的成员，随着大自然的变迁，与那些有灵性的及没有灵性的万物一起沉浮，它会沉睡，也会醒来，却不容易消亡，随时有可能重见天日。

地壳残留的雷是留给子孙的遗产。

不要以为地雷只是在对垒的阵地上，雷的扩散远远超出了敌我阵地。

老乡耕地常常耕出地雷来。上山打猎、砍柴，也会触雷致残、身亡。某部在

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很象是特工触雷了。尸体被抬回来，很多人都来看，看看越南特工是什么样。有人当即辨认出来，他是一个村里的老乡，上山找猎，踩到了敌人埋的地雷上。

一个苗族小伙子上山砍竹子，被炸断了腿，周围又没有人能救他，村里派人找到他时，他已经不行了，家里只剩下两位老人。

老乡也会埋雷，哪里需要人们禁止通行，就来个地雷封闭。长到两三年的三七很值钱，有的百姓就在三七棚子边上埋上地雷，谁也不敢贴近。

在一个并不算太靠前边的小村庄，村里也有三个人触雷，死了一个。有个人腿被炸坏，架了双拐，从此他也就和地雷结了缘，家里地雷不少。

他家只有他一人，行动不便，怕人们来祸害他的东西，就有房子周围到处布了地雷。

部队配合地方有关部门，想办法在群众中收武器弹药，总也收不完："你们要用地雷保阵地，我们还要用地雷保家呢。"兄弟们分家，除了分家产，也顺便要分一下手榴弹、地雷。一颗手榴弹、地雷也可以换一瓶罐头。老人在去逝前给儿孙留下的遗产中，也包括手榴弹、地雷什么的。

地雷做为遗产留给后代，大量的是在地下掩埋着。

即使是在表层抛撒的那些成千上万地雷，年年的雨季都会带来大量泥沙把它们覆盖。洪水一来，便被卷入深层，开始了漫长的沉睡。

但这些雷也并不甘寂寞。

在上甘岭方向，战士挖水道，挖到一米七了，战士还是触了雷，某团二连一个哨所滑塌了，需装编织袋加修，他们是在地下两米的深处取土，连队的通信员小杨装了一编织袋土，他把袋子提上来，墩一墩，想墩实一些，不料袋内已混入一颗雷，刚一墩就炸了，腿被炸断，流血过多......

某部的指挥所是高在一个庞大的天然洞内，洞内可以搭起很多帐篷与木板房。这洞可称得上是世上自然奇观，如果旅游者进来，绝不会失望。

这洞很深，友军探过，打着多节电池的电筒走，越走越深，还有地下河，电池耗完了，只得返回来。为了防止敌人从洞里摸过来，就布了雷，连地下河里也抛撒了雷。

这地下河通着洞外，有不宽的石缝，水就从那里流出来，出水处正好是某部医院，有时就可以发现从那冒水的地方会冒出雷来。

在某了地有一条暗道，实际上是一条不宽的山洞，可以通到敌人那边去。后

来这山洞就封闭了，里边密密麻麻地全布了雷。

过了几年，布雷的部队已换防走了，这条山洞似乎被人遗忘了，成了一条地下雷场。

那里边的雷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这恐怕都留给了历史。也有人想象，在某个世纪，人类会打开这个山洞。

但有时历史也会浓缩。为了前去袭扰敌人，到眼皮底下干一家伙，决定重新打开这个山洞。

山洞打开了，他们象是一群未来的人走进了二十世纪人们留下的洞穴。

洞里依然是二十世纪的那个样子。

洞里是稀泥，泥中是地雷。

这个陌生的世界，排雷全靠两手一把一把地插那稀泥，那泥有毒，三个人的手都肿得老高，皮磨掉了，就感染。空气中也有毒，刺得眼睛红肿。

从这洞里排出的雷是用筐抬的。

排到洞那头，他们便看到了敌人的哨位，这才有一种返回了二十世纪战场的感觉。

通过这条"古洞"，他们直插到敌人的厕所，把麻袋准备好了，谁来拉屎，就把谁装回来。

临撤，他们在敌人阵地上放了火，火烧得很大，敌人使劲地喊。内容无非是"救火啊！"

他们又返回了这条"古洞"，重新布雷。布了多少？没法统计，要求是达到敌人无法来排除。

这洞又成了一个雷洞。洞又被封死了，别人是找不到它的，成了一个埋在地下的无人知晓的雷场。

人们说：我们这一代是无法打开它了。

也许未来人会发现它，那时人们会象探索山顶洞那样，不过关注的不是石器，不是骨针，不是用火的遗址，而是雷。

这些地雷一旦被人们投放到在自然的怀抱，一旦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被大自然所携带，所庇护，人就对它们无能为力了。

人可以排雷，但仅仅是在雷场的大平面上开出几条线来，那叫通道。

蚂蚁们可以把地雷蛀透，战区的蚂蚁能在水泥板上蛀窝呢，老鼠们可以在地雷上嗑洞，老鼠需要磨牙。但被蚂蚁、老鼠蛀坏的地雷有几个呢，地雷毕竟不是油饼。

1916 年 5 月 3 日，英、德海军在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海域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结束后，英舰"鲁普斯"号发射的一条鱼雷仍在海上横冲直撞。后来，有人在世界的其它海域也见过它，直到 1972 年后才不见它的踪影。

看来是需要时间，悠久的时间。时间就是历史。积淀已经留给了历史，历史会使地雷失效消逝，也会使地雷和恐龙蛋一起永久存留，并会使地雷变得象出土文物一样珍贵。

当我们在某部一连一排采访时，他们正在搬家，阵地上猫耳洞内的波纹钢全拆下来。

既要搬走，那所有猫耳洞都要炸掉，炸不掉的天然洞，石缝，就都布上地雷，整个阵地上都有地雷来封死，从里到外。地雷一箱箱运来，连那战地舞厅也堆了那么多箱的地雷。

这战地舞厅是战士们背水和水泥修的，上面编织袋被复层有二十厘米厚，舞厅内布置得很美。

明天一早这个舞厅将不复存在，它将被炸成平地，然后在上面布雷。标准只有一个：让敌人无法到这里来，也无法在这里排雷。

从明天起一连这里也不再是舞厅，而是一个再不能人有来的雷的原野。

战士们在达里举行最后一次舞会。

大家尽情地跳。音乐是欢快的，从此这里再也听不到欢快的音乐。

跳累了，就坐在一边的地雷箱上歇一会儿，接着跳。以后再不会有人到这里来跳舞了。

排长不想跳，班长郭庆喜也不想跳。"你说，以后还会有人到这里来吗？"

"来不了啦。"

"真可惜，这儿风景多好，打完仗，应该开个旅游区。"

"坐直升飞机，不落下来，在顶上盘旋。"

"后方好多人候到这儿看看呢。"

"不打仗，就没有这么多人想来了。"

"我就想来。"

"来了，在那儿立脚？都是雷了。"

"不打仗的时候，这雷也没法整了吗？"

"没法。"

"以后科学就发展了呢？"

"也许。"

第二天，人们听到那里沉闷的爆炸声，舞厅消失了，从此，那里只剩下了雷，留给大地也留给历史的雷。

雷躺在地下，不会永远呈静态，不甘留在一个地方，如果说雷成为地球的一种细胞，那么无数的溪水，河流，无数的塌方，滑坡，则是这种细胞转移的肌肉、血管、淋巴。

某部侦察排执行任务过一片流少地带，道路是排过雷的，谁知流沙的滑动又带来了地雷，把一个见习学员的腿炸了。

在某团部有一处接水的地方，人们常去，不料就从山上滚下来一颗雷，就滚到了这接水处。

某团三连新兵陈维标到厕所解手，正蹲着，从山上滚下一颗雷，在身边炸了，吓得他提裤子就往洞里钻。别人听到地雷响，以为他触雷了，说了一声"不好"也往外来救他，见他提着个裤子，脸吓得没点血色。他的体会：地雷这玩意，你不踩它，它也会来找你。

某部机关前面有一条小河，河里常有地雷冲下来，层层水波常会雷推到岸边。这里的侦察连在河边清理卫生，一次就从淤泥中清出三颗雷。

那次发大水，水把一个存放地雷的弹药库冲走了，还有那设在水道石缝中的猫耳洞，整箱子的雷被冲散，（当然也有不少罐头），于是山下的那条河就成了雷河。那雷不仅能顺流而下，还会逆流而上。

河里的雷群顺着水流冲得很远，几里之外还有撞响雷时见到的水柱，再往前就不知道了，河从哪里流出国界，雷也就从那里走向了世界。

敌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过来埋下的那些地雷，也将从这里物归原主。

有一条山泉汇成的小河，平时水很小，所经之处，常有十几米到几十米的落差，形成多处瀑布。

最有气势的是在某公路边，那瀑布从石壁上倒挂下来，下面就是一座石桥，水珠总是把石桥溅得很湿。

到了雨季，这瀑布就变得很有气势，很远就听到了哗哗的水声，瀑幅一下宽到了十几米以致几十米。

那瀑布中以常会席卷着地雷滚落下来，在崖底发出清脆的炸裂声，只是瀑布水声不断，使这地雷的炸声显得不那么震耳。

这崖下的桥很重要，一直有岗哨。也流传着不少惊险的故事。说敌人特工为了炸这桥，化装成老百姓，赶着牛过桥，牛背上的柴草里装着炸药，到了桥上，那赶牛的便走开了，守桥战士立刻鸣枪，牛惊了，奔跑起来，刚跑过桥，就炸了，牛炸得粉身碎骨，桥没事。

雨季到了，瀑布变得凶猛起来，溅到桥上的水在流淌。

溪水携着泥沙到这里跌落。

突然有一天，那石桥处轰轰的响起了爆炸声，地下与空间都在传着这巨大而沉闷的声响，有人说那是天上的雷鸣，也有人大喊一声"不好！"再到石桥上去，才发现那石桥竟然被炸坏了一大块，碎石飞出很过远，连栏杆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人们能估计出这需要多少梯恩梯炸药才会炸出这个效果。

人们看出来了，那天兵天将便是洪水瀑布，它们携带着人类赠与的无数地雷，横冲直撞。

满山遍野的地雷滚动了，汇入那暴涨的小河，那一道道的雨裂沟中露出了深埋的地雷，圆圆的，象鹅卵石那样经过千百万年大自然的磨砺才成为适于滚动的卵状，地雷天生就是卵状的，适应滚动的。象是服从天命的一群的士兵，一声令下，便到那低凹的翻滚的河流中来集合，顺着激流，排成多路纵队，雄纠纠地向前开赴。有的站队了，淤积了，一股激流，一个旋窝便又把它们卷起，加入那开进的雷大军。

那水无可阻挡，那雷也无可阻挡。

水流到哪儿，雷就滚到哪儿。

这流动的雷的大军终于来到了这悬崖边上，它们跌下去了，起先还是连续爆

响，终于那么多雷一起跌落，轰隆，轰隆，那爆炸声压倒了瀑布发出的声音，看不到哨烟，看不出溅起的泥土，但那雷的大军一起爆炸的力量，竟将那石桥炸伤了。

还有那无数没有爆炸的雷，在水中翻滚，随着泥沙一起向前冲去了，冲向深沟，冲向前面的开阔地，也冲向河床。在这里，地雷犹如地球表层的癌细胞，在随着河流的血管扩散，再扩散。

第十二章

52.八百个蜜月加起来不满三百个足月

看见了，那是他的家。那儿，是她的家，也看见了。她在干吗？三排长入神地看着车窗外头。他看不见他们的家。他们还没有家。当兵的成了家也依然没家没业。兵车向南飞驶着。二排长想着他那新婚半月的妻子，担心着她那瘦弱的身子，一米六六的她毛重才九十斤，风一吹象要倒。他同时为自己的弱肉强食而内疚。她的家也看不见了。她在干吗？最后那一晚上，真委屈她了，真不好意思。他们谈了四年多，可结婚太仓促了。一说打仗，都凑开了热闹。此一去生死未卜，干吗非先找上一个不可呢？他觉得还是不该结婚的，可还是结了。部队那一阵到处都是结婚的，甭说招待所，连菜地连猪食棚连库房连作坊，所有的房子都住满了。新婚的和老婚的，领证和的没领证的，都往一块住。他给更新的结婚的战士让了房子，动员她回去，她哭了，说什么也不走。他们的蜜月才半个月，这一别又是"君今往死地"，他也没法劝了。真委屈她了，住到了连队的大会议室，还没炉子。到晚上，四班副又成了新郎，没地方找房子了，也在会议室凑合吧。对角上一个角一对。最后那一晚上，象集体宿舍，真不好意思。四班副那边又是新婚第一宿。有什么办法，灯一灭，动静小着点儿吧。办完事，渐渐觉得冷了。换得再紧捂得再严也还是冷。睡不着。就是不冷本来也睡不着。睡不着又不能说悄悄话。听听那边，他们也没睡着。不知道忍了多半天，他发话了："四班副。""到！"这一声四个人都乐了。"冷吧？""真冷。""睡不着？""睡不着。""外边月亮挺亮。""是挺亮。"可真冷。""是挺冷。""一冷又显着黑了。""黑点儿好。""还是亮好。"好什么，一亮咱们就全曝光啦。""干脆起来聊会儿天吧。""聊吧。""哎，等会儿开灯，我们这口子还没穿好呢。"灯开了，大会议室，对角上，一个角一对，穿着衣服又披着被子，四个聊起天来。

团里的集体婚礼上，新娘代表发言最来劲，她说，军人就是最可爱的人，说理解信任，说一千道一万都没用，现在马上结婚才是最实际的行动。全场都给她喝彩。

那个团的集体婚礼，新娘家代表是唐山东省姑娘，念着念着理解支持的讲稿，忽然冒出一句，地震没砸死，这回又上前线，呜呜地哭开了，一下子没人说话了，新娘子们挨个抹泪。

那个连的炊事班长才有意思呢，他八三年和原来对象订的婚，一说打仗女方吹了，结果他的家乡又出了个见义勇为的姑娘，先来信自报家门，接着就到部队来了。本来姑娘就是想打抱不平，安慰看看这老炊，可指导员故意拿话激人家，说现在可不能结婚，一结就连累你了。姑娘一听，说结就结，好让他放心上前线。第三天就在连队举行了婚礼。听说那姑娘叫沙志红。

说着说着，两对新人又来了情绪。排长的她天亮就要走，；四班副那一对还是新婚之夜。又闭了灯，双轻手轻脚地。这叫什么事吧。一打仗真什么也不顾了。二排长叹了口气。真委屈她了，那最后一晚上。兵车还在向南飞驶着。

一位团政委说，为了让大家安心上前线，我们为十六对新人组织了集体婚礼，团里各级主官都参加，拍录相，发纪念品，把声势搞得大大的，战士们很感动，说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的老兵多，都二十二、二十三了，再打两年仗，都成了困难户。二十四岁以上的还有一百零九个没对象呢。我们想办法吧，有苗头的就抓住。有的姑娘就是到部队来看看对象。一看这场面这气氛，咱们也结。团里搞完，营里连里统统搞，一共组织了六十多对。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来告诉人们，尽管是打仗了，也还是结婚的多，吹灯的少，理解的多，不理解的少，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一道参战命令，使集团军近八百多官兵成了新郎。

八百对新婚夫妻的蜜月有长有短，长的不到一个月，短的十天八天一个星期。侦察参谋齐华林结婚第三天就被电报召回部队，开进经过西安时，妻子和岳父、岳母都到车站送行。在站台上，她转着泪说她害怕，总梦见唐山地震。齐参谋是地震孤儿，一家六品人，父母弟弟和两个妹妹那次全没了，就剩他一个。临开车，老丈母娘说，唉，我们娘俩一个命，老头子就是我们结婚第三天上的朝鲜战场。工兵连指导员张建国晚上八点钟赶回河南老家，骑自行车带着未婚妻到县政府敲开秘书的门办了手续，晚九点入新房，第二天早晨七点登上返回部队的车，结束了为期十小小时的蜜月。

八百个蜜月加起来，不满三百个足月。

参战部队有两个突击：突击结婚的多，未婚妻突击吹灯的多，集团军有了八百新郎，同时也有了两千多名"吹灯兵"。

在战区，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各级政工干部似乎尤其注重这一点，对之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然后再向你谈几个曲折的或者感人或者令人愤慨的事例。临上前线突击结婚，说明我们战争的的正义性质和群众基础，说明后方人民的理解的支持，说明八十年代战士最可爱；而众多的吹灯兵在前线出生入死忘我战斗，则说明当代军人负重报国，说明新一代士兵的高尚情操，说明他们更可爱。

19 号阵地 25 个兵，平均年龄 22 岁，没有一个结婚的，自称"光棍阵地"。光棍阵地上原先还有五六个有对象的，一说打仗，尤其是一上阵地，就一个接一个的吹灯，最后只剩下了李广才。光棍们都把他的她看成是全阵地的唯一希望，而

李广才自己，一方面很自豪，同时又多少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对象是他的中学同学，并且在第二汽车制造厂上班。部队临出发她要来看他，他没让她来。她来信说上前线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在后方支援你。上阵地后，李广才给她写信，没说是在全团最前出最危险的阵地上，交防的友军在这个阵地上坚守期间，平均一天伤亡一个，这些当然不能告诉她，不能让她更提心吊胆；。但阵地情况李广才写信告诉了同学，也终于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李广才从一上阵地就盼信，盼了两个月，她的第一封信终于来了。信中说你们是了可爱人的，有更多的好姑娘在等着你，咱们分手了你别有包袱。这信不仅对李广才，对全体光棍都如同一记闷棍。光棍阵地悲哀了：咱 19 号算是没戏了。光棍阵地愤怒了：妈的回去哥们儿替你找她算帐。都吹了，光棍阵地这回是名副其实在铁杆光棍了。没有了后顾之忧，老越来吧，来了光棍们就猛干，总想过过瘾。不过李广才和她还通着信，她告诉他，她春节结婚了，是厂里的，他于是向她祝贺。此举虽然招来光棍们的一致谴责，李广才却说，我们毕竟爱过一场。

最使前线官兵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吹灯。这些战场上的男人们最恨的就是负心姑娘。即使敌人似乎也不曾使他们那么痛苦，即使敌人似乎也不曾让他们那么愤怒。

吹灯，指的是中止恋爱关系，而且通常是一方还热着，那边已经绝情了。只要有谈恋爱地方，就会有吹灯现象。在参战部队，吹灯的更多更集中些而已。但吹灯一词，无疑是个极有中国特色的字眼，它所包含的社会心理内容，它所体现的文化伦理背景，都是中国式的。

吹灯本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恋爱关系不象结婚那样可以明确地以证为准，再者恋爱过程极易出现反复，一句吹灯话一封吹灯信，也许是分离的起点，也许不过是个小小的波折或大大的玩笑。多少多少个吹灯兵这种统计数字肯定会有许多折扣在，当然也有确定了的，比如欠灯信同时就告诉过去式的对象，我已经于或者即将于某月某日与我的丈夫结婚，不有的参战前请假回家结婚结果她已经成了他人之妻。如此悲壮的军人我们遇见的不止一位，这都是吹灯兵无疑。除非我们的战士有百折不回令人敬佩的骑士之风，再把她从情敌手中夺回来，象他们在战场上那样一往无前，有我无敌。可惜中国人不兴这个。中国男人没那样的精神。我们就会骂娘骂女人。

吹灯兵中，感情越深的越痛苦，同时也就越是理解谅解对方，恨劲也越小。倒是同一战壕战友们，为他忿忿不平，对她猛骂一个点儿，什么激烈难听的话都说。那些负心姑娘们，成了战场上男子汉们最大的发汇对象。上战场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艰苦危险不幸等等，都向着她们尽情地猛烈发泄，也许从中能获得一种心理平衡吧。我们总是向弱者发泄和施威。我们常常诅咒不该诅咒的，而对该诅咒的却缄口不言。新婚别者，不见"沉痛迫中肠"，吹了灯却如此怒发冲冠。而这吹灯怨之中，总让人感觉到一些男尊女卑，从一而终之类的小生产的历史要求。我们向来以为离婚包括吹灯——被甩了、被蹬了——是一种人生的失败，一种人格的降价，一种行状的污点，总之是一种极其丢脸的事情。临此窘境，我们又总是求助于开设道德法庭进行缺席审判。

既然离婚率适当上升是现化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吹灯增多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女性主动提出者为多，这似应是一种进步。相对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方，这都是进步。生活就是选择。妇人同样有选择的权利。军人之上战场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难道因此就有权利连带剥夺姑娘们对未来生活的选择么？我们在前方打仗不就是为了后方更幸福么？这里有一封吹灯信——

强弟，请原谅，我们分手吧！现实无法使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我是可悲的，又是可怜的。我以为这样的选择在将来对你是很幸运的。虽然我们现在都很痛苦，但这对你是一处解脱。

原谅我吧！原谅你这个疯子姐姐。生活为什么如此捉弄人啊！这里我给你买了一套《水浒全传》，但愿此书能给你解闷，在此，我求你不要谈到付钱一中。你就当作姐姐的一点心意收下吧！！！

最后，祝你在战争中走向新的彼岸。

无论写信人出于什么心理和动机，至少这种方式还是较为文明的。

进步与退步相随相伴。在众多的吹灯之中，确有不少是非感情因素在起作用。虽然完全由情感支配的爱情不会有，但爱情毕竟不同于交易。商品化再彻底，人类也不可能进化到或说堕落到那一步。某侦察连战士刘正贵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牺牲，第二天寄来了一封信，别人拆来一看是封吹灯信。副指导员送骨灰到烈士家乡，吹灯姑娘闻讯赶来，哭得那伤心，最后提出作为烈士遗属她应该得一笔抚恤金。副指导员当场公布吹灯信将其羞跑。好在这样的人还不很多。有同志揣摩此种心理写了这样几句。并把它登在战区报约上——

如果你当了英雄，我就是英雄的爱妻；

如果你牺牲，我就是烈士的未婚妻；

如果你负伤，我就是残疾人的朋友。

这也不失为一种概括。兵们尤其是吹灯兵看了很解气。解气也只是一剂精神胜利法。真正感情深的棒打不散，本来就经不起考验的吹了灯或许是塞翁失马，多一次选择机会也未必不好。

53.战地流行的歌

那拉的中秋之夜，没有月，扬虎城还没有爬到洞口，就失望了。外面黑黑的，天上不但没有月亮，还洒下一天的泪雨来。傍晚，他和文书赵志刚给前边的特供阵地送了一趟节目物资，回来又象地老鼠一样钻进这无名洞，用定向地雷和手榴弹封闭洞口。想起是中秋节，大家都没心思打扑克，吹牛也吹不热乎，又都睡不着觉。杨虎城又想起那个风雪夜的小站，想起老妈妈追着火车跑的身影。他爬向

洞口，这十几米这次却显得这么长。总是不到头。月亮出来了，他想妈妈在家看着月亮，月亮在这儿照着我，他一边爬一边想。但他失望了，他先听到雨声，他又看见黑暗。杨虎城在离洞口若悬河两米处停了下来，再往前就是封闭区域了。他看着那一小块没有月的外边，没有月毕竟也是中秋节。那天半夜差不多这个时候，12 月 6 日夜 11 点 40 分，兵车到了他家的那一站，那个叫孟塬的小站，他听见了妈妈的喊声，还有姐姐们的喊声，他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他扑向妈妈，三个姐姐都哭了，见他剃光的头，他对象也哭了，哥和弟弟扶着 60 岁的母亲。一家人在车站上等他已经等了三天两夜半。他心里乱的要命，他们说的什么他都没听见，自己说的什么他也不记得。只觉得停车 40 分种就那么一小会儿。他被叫上了车。铁罐头车把妈妈他们送远了。妈妈抓着他的手，跟着车跑，哥哥扶着拉着妈妈。他真想跳下车，真想哭。他后悔他没跳下车，后悔车出了站他才哭出来。

猫耳洞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杨虎城的脸上却湿了。两点多钟，想是云里推出那轮中秋的月，他看见对面他们那边的阵地上满坡碎银似的月光。妈妈一定在家看着这月亮，他想，月亮在这儿却照不见猫耳洞里的他。

战士陆平安在猫耳洞里收到一封信，是哥哥写来的，不知道父亲和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赶快撕开信。两个月前他曾收到电报，说父母双双住院，速回家看望，可即将上阵地的他，哪里能走得开。陆平安接连写信问候安慰询问，可是家里一直没回信。信终于来了——

弟弟：

原谅哥哥的可能，你骂我吧，咱妈和咱爸，在两个月前的半个月之内双双亡故......爸爸临终前一再嘱咐，你刚去打仗，过两三个月再告诉你家里的事，打仗事大，别让你分心......

陆平安呆了，那张纸飘然落地，好半天他才哭起来。同哨位的战友拣起来一看，三个人抱头哭成一团。他们帮小陆找出急救纱布，抹上哨烟凝成的黑灰，点上两支蜡烛，三个戴黑纱的士兵一起跪向北方，一起磕了三个头。陆平安说："爸爸、妈妈，孩儿不孝，等打完仗，再去给二位老人家上坟......"

战地的军人们，起得最多的是母亲和妻子。战地的歌曲，非此也不能流行起来。

七九年对越作战打响之后，一曲《再见吧，妈妈》唱遍了全国。老山作战以后，先是升起了《十五的月亮》，继而扬荡起《血染的风采》，87——88 年度，战区最为流行一首男女声二重唱《两地书，母子情》。

《再见吧，妈妈》：战士——母亲

《十五的月亮》：军人——妻子

《血染的风采》：军人——恋人

《两地书，母子情》：战士——母亲

前线军人大都喜欢这几首歌，否则它们不会流行。这四首歌，也都曾经引起过争论，见仁见智，宜唱不宜唱，但争论归争论，军人照唱不误，前线的这人尤其需要寄托和抒发自己的情感。

团政委吴延明说，有的指导员跟我说咱们不能让部队唱《血染的风采》，太悲了，涣散军心，有的还说有反战情绪。临出发前好些家属也跟我说，这个歌不吉利，太丧气，这还没走呢就说不回来、不起来的了。他们不懂噢，这就是政治工作。还有让歌给唱垮的部队吗？没听人说吗，在福建前沿，前几年咱们不让唱邓丽君的时候，他们的大喇叭成天对着你放。后来呀，咱们大陆的流行歌曲比邓丽君还邓丽君了，你猜怎着，轮到他们不敢听咱们的了。"国军"倒害怕"共军"给"腐蚀"了。再说，总得让人有个发泄渠道吧，你越堵，越是给自己找麻烦添乱，越禁止越坏事。我就是要让大家唱《血染的风采》，出发前唱，路上唱，开会唱，开饭唱，天天唱，反复唱，唱得多了，就不在乎了，就不觉得悲了，士气就起来了，我的思想工作也就好做了。

开进途中，天津新兵小韩说，前天在火车上，我无意中唱起《梦中的妈妈》，我就流泪了。出发以前，我写信跟妈说，我们打的是防御战，领导上说危险不大，让家里放心。我妈妈回信，说了好些鼓励的话，让我听领导的，向老兵学习，让我别想家，好好照顾自己。我本来想把妈妈的信带着，可是领导说不能带没用的东西上前线，我就把妈妈的信放在营房了。离前线越近，我心里头越不平静。那天，我唱《梦中的妈妈》，唱了两遍，不知道眼泪怎么就流出来了。我真是无意唱的。我长到十八岁，头一次离开家，头一次离开妈妈，我又一想，我入伍已经一个月零三天了，我已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不能哭泣，打仗保卫四化不应该想家，我就把这个缺点改正了。我就不唱《梦中的妈妈》，我使劲多唱让青年人欢乐的歌曲，和老兵学习打扑克，经过政治教育，我不想家了。妈妈的那封信，我也放在营留守的包袱里了。你看我是真的不想家了吧？

八七年十月，在八里河东山主峰，总政歌剧团慰问演出。下着雨，观众没有一走的，他们中间好多人，是各个阵地派来的代表，提着录音机来看，回去给坚守阵地战友们放，演员们也在雨中演出。著名女歌唱家张越男登台了，她说："我是一个入伍 43 年的老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为战士们唱，那时候我还小；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前线我为战士们唱，那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我已经老了，但你们正年轻。今天，我代表后方的母亲，为大家演唱一首《两地书，母子情》——

"孩子啊孩子，春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夏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秋天我想你......"

"孩子啊孩子，冬天我想你......"

深情的歌声在主峰的雨中回荡，在人们的心中轰鸣，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雨水，滴着泪水。这场雨中演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一个节目是，政委指挥大合唱《血染的风采》。

八八年二月份，新华社一记者写了篇内参《不要给战士送"催泪弹"》。

记者说，这首《两地书，母子情》，"目前正风靡老山，成为前线最流行的歌曲之一。不论在舞台前，阵地上，还是在猫耳洞里，战士们每当听着这支歌，就深切地凝思、静静地流泪。""从边防部队对越自卫还击战以来，前线流行着许多歌曲"，"召唤着年轻的战士们奔赴战场，英勇杀敌，勇往直前。""然而，1985 年后，前线流行歌曲出现了一些新格调。有的歌，战士们边唱边流泪，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有的歌使战士思亲念家之情油然而生。""近几年，有一种倾向，似乎把战场上的歌写得越凄婉、越悲壮就越感动人。格调低，、旋律悲，起不到振奋士气，战胜困难，压倒敌人的作用"，"八十年代的军人，有理想、爱学习、懂生活，他们需要的是富有时代气息、体现青年特点、蓬勃向上、生动活泼、优美动听的歌，而不是需要催人掉眼泪的歌。再说，中越边境战争，我们是正义的，而且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在敌人面前，为什么要表现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呢！"

54.她们在第二战场

丁卯中秋，一封信从四川富顺寄到了松毛岭前沿，人们一看，是四个月前在这里牺牲的八连指导员朱厚良烈士的妻子胡正英写来的。信中附有一首诗，她请求将这首诗在厚良的牺牲地读一下：

今天，你再也不能够/象每次探亲时那样/沉浸在家庭的温馨/沉浸在那本该属于你的/——我的微笑，女儿的嘻戏之中/祖国母亲的一声呼唤/你便去了你用你坚实的脚步/你是揣着故乡亲人的重托/踏着那弥漫着哨烟的焦土/你用你青春的鲜活的血流/灌注着祖国的边陲/灌注了南疆的杜鹃/灌注共和国旗帜的火红/你去了是军人的妻子那能没想过/在这感情的天平上/我们选择了祖国/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你用你最后的呐喊/振动了千万个战友的心/这声音，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我的爱人啊，我最亲爱的人！

今天，中秋佳节/我把你呼唤，轻轻呼唤/呼唤着我们执着的爱/天上那一轮圆月啊......

妻的呼唤，他已听不到了，就象上次，他的声音，她没有及时听到一样。丁卯春节，朱厚良从阵地给地寄了一盘磁带。但家里没钱买录音机，她也曾向人借，人家推说机子出了毛病，她跑回家就哭了。直到噩耗传来，直到记者到她家采访，她才从记者的录音机里听到了丈夫半年前的声音——

亲爱的妻，为夫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不曾给你多少温暖、幸福，更别说什么欢乐。我感到，我给你带来了负担：老人的照料、家庭的重负、孩子的哺育，还有难耐的相思、挂念和担忧。这些，我只能自责和自愧。但你却从没嫌弃过我，而给我无私的奉献，积极的鼓励。

她天天盼他的信。她天天从报纸上看前线的消息。那天她又去收发室找报纸，找到的却是失望，人们把当天的人民日报藏起来了，因为那上面有他牺牲的消息。当领导准备把那消息跟她谈时，她正背着挎着包要去上夜校。单位接到县民政局的通知，正商议怎样告诉胡正英，她从一楼到二楼借毛笔来了，人们问她干吗，她笑着说练毛笔字，其实大家都知道，她又要给厚良寄包裹了。几天之后，她悲痛着还是把那个包裹寄出了。不过，这一次信封上和包裹上写的已不是"朱厚良收"。她在信中说，厚良生前在给我的信中交待了两件事，一件是让我买些防中暑的药品寄去，他说战士们在猫耳洞里太热了。怪我没抓紧，现在遵照他的嘱咐，给你们寄去。第二件事，他说他太忙了，让我帮他做些工作，给你们在后方的亲人经常写些信，给他们一些安慰也好。请你们把家庭地址都告诉我吧，我要遵照他的遗嘱给你们的亲人写信……

战友们深深怀念他们的指导员，也深深感铭这位好嫂子好大姐，从前线寄去了无数安慰的信件，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朱增朱挥笔写下了《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的长文。

元旦前夕，老山又收到胡正英的一封长信：

亲人们：在我爱人朱厚良牺牲以后的这些日子里，你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鼓励着我和我的全家。是你们那种无么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贵品质，鼓舞和温暖了这颗因失去亲人痛苦绝望的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我是一个极平凡很普通的军人妻子。我爱我的丈夫。我应作为丈夫带来上的铺路石，尤其他上了前线以后，为了让他更安心工作，还好兵，多打胜仗，我尽力不把家中的困难或者因思念担忧过度的怨言向他吐露，别让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分心，影响战斗。但是，我也是一个感情的奴隶。日日夜夜地盼望着他平安无事，早日凯旋。我和女儿在家里天天掰着手指头计算着他归来的日子，让我们歌功颂德享家庭的温馨快乐！

可是，今年 5 月 31 日于天，可恨的越寇，可恶的炮弹却撕碎了我的梦幻，夺走了我的厚良。我哭泣、呼唤！"厚良！你走得竟是那样的匆忙，你哪怕是再多活十年也啊？"我们那年迈的双老是多么盼望你回家来，安度他们的晚年；我们幼小的女儿是多么需要你的培养教育；我又是多么盼你回来，让我们好好地团圆。可你却永远地去了……

面对我们那天真可爱而又永远失去父爱的小女儿，我忍不信满面的热泪，特别是当房子看到电视里有穿军装的解放军叔叔时，她就要反复地问：她的爸爸是不是那样神气；每当幼儿园阿婕发给她糖果时，孩子也是要叫给她爸爸留点，等爸爸过年回家时吃；当孩子与小朋友一块玩要各自谈论自己的爸爸时，我那倔犟而又不晓事的孩子呀！也总是对小朋友们说，她爸爸还在前线打坏蛋，打完敌人

就要给她买新衣回来，还会给她讲许多许多的老山前线的故事......孩子呀！你爸爸可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我的心真碎了，住进了医院，体重下降了三十几斤。

然而，为了和平，为了正义，为了祖国的安宁幸福，不知又有多少军人的妻子用柔弱的肩膀，用坚毅和顽强，独自承受着家庭的重负。那耕耘农田、照顾婆母儿女的汗水，那在夜半更深遥遥思念的泪水，无不包含着她们对丈夫——军人纯洁真诚的爱情。战争岂止是对军人的考验，我们同样经受着考验。

亲人们：请你们放心！现在我的身体好多了，每天坚持上好班，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力照顾好老人和孩子。当然在念后漫长的人生路上，也许我还会遇到坎坷，但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厚良的亲骨肉，我们的小女儿抚养成人，让九泉之下的厚良安息......

死者，已经去了，留给活着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悲伤。朱厚良牺牲后，胡正英天天为他守灵——屋里正中悬挂着着黑纱白花环抱的烈士遗像，下面的案子上放着烈士的遗物：日记本、小提琴、军功章、函授教材......每天每天，她都把遗物擦了又擦。吃饭时，她在遗像下面放一只碗，一双筷，一盒烟，轻轻地说："厚良，快吃饭吧。我们都等你了。你的胃不好，不能吃凉的。"每逢节日，她就让三岁的女儿衡衡给爸爸下跪，请他下来团聚......

这就是她们的战争。这就是战争之于她们。

她们削瘦的肩上的重荷太重了。社会上，生活中，心理上，感情中的重荷于她们是太重了。

做女人难。

在中国做女人更难。

中国军人的妻子尤其难。

烈士的妻子更是难上加难。

排长张金生的妻子是唐山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们结婚七天，丈夫就上了前线。她不停地给他写信，寄苹果、月饼、麦乳精，还有录着她的声音的磁带。然而她盼来的却是睛天霹雳。部队同志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有两点遗憾，一是我应该早点和他结婚，让他多享受一点人间的温情；二是我没能为他留下骨肉......"采访的军报记者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写她，让世人赞美她。部队领导却对记者说："求求你啦，别写她了，还是让她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吧。在珍宝岛战斗中，有一们战斗英雄牺牲了，几年后，他的遗孀想改嫁，可部队领导反复做她的工作，叫她一心一意抚养好孩子，珍惜英雄妻子的称号。直到现在，她的女儿都上了大学，并且有了男朋友，而她还是孤身一人。"

解放军报曾刊登署名为胡世禄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10 月中旬，我采访了一等功臣张新奎烈士的妻子郭喜梅，一见面不禁使我吃惊：她比几个月前消瘦多了，看上去老了许多。我问她怎么瘦得这样厉害，她眼眶湿了，声音低微地说：爱人牺牲后，我很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象有针在扎，体重由 101 斤下降到 79 斤。领导和同志们很关心我，我很感激......

郭喜梅是陕西省眉县人，共产党员，去年 7 月随军，在部队家属工厂当工人。她爱人张新奎申请去前线某部二连担任指导员。她积极支持丈夫上前线，担起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家务，工作干得也很出色。今年 3 月，张新奎在战斗中为营救战友光荣牺牲。

张新奎牺牲后，留下了一个四岁半的孩子、因脑血栓引起下肢瘫痪的父亲、年迈的母亲和在前线腿部致残的弟弟。一些好心人见此景况，对郭喜梅说，这样一个家庭，你一个体弱多病的妇女怎么撑得起来，不如趁早改嫁，或是招个上门女婿。郭喜梅说，我要将孩子抚养成人，为新奎的父母养老送终。8 月份，团里几位领导和家属来看望郭喜梅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郭喜梅说，我今年只有 29 岁，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现实，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话一传开，营内外议论纷纷。有的人在背后骂她："丈夫尸骨未寒就想改嫁，太绝情了。算什么妇女标兵，算什么党员！"有人当面嘲讽她："先进当上了，荣誉到手了，当寡妇就不好受了是吧？"也有人以现身说法劝她："我十八岁就守寡，几十年都过来了，你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改什么嫁，不如把孩子拉扯大，落个好名声。"婆婆听说了这件事，提出把孙子的户口迁走，还要郭喜梅表态，要改嫁也得守孝三年。甚至有些部队领导也在考虑，要是孩子喜梅改嫁，妇女标兵还让不让她当，评功评奖还评不评她。

郭喜梅含泪对笔者说：我有许多难处。我连小学都没读完，孩子整天要我给他讲故事，我实在无法满足他。有天晚上，电灯开关坏了，半夜里我不想麻烦别人，自己去修，一下子让电击倒在地。生活中比这更麻烦更难的事多了，我想再嫁，是想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让老人也过得舒服些，也好减少一点组织和同志们的麻烦，并不是为图清闲，民开新奎的父母不管......

战争是男人的事业。硝烟是男性的激素。

但战争却终终与女人的天性相悖。战争所给予女人的，恰恰都是她们最不需要的。尽管最不需要，她们依然是默默地忍受。

我们的伟大的母亲和妻子。

我们的内向的中国女性

第十三章

55.军界"失足青年"上前线两条腿，下战场一条腿，到后方

三条腿。新一代最可爱的"失足青年"

地雷爆炸的瞬间，寇占友看到自己的腿被炸裂了，只连着一点筋和皮。

战友们抬着他，没有路，只有犬牙一般尖利的石头，徒手走都难立得往，几个人如同在走"梅花桩"，随时都在能与伤员一起摔落下去。

小寇一米八的个头，身体很壮实，担架越来越沉。实在迈不过去了，战友扑在那"梅花桩"上，让抬担架的兵们从血肉之躯上踩过。小寇对连长咆哮："把我处死算了！"他的断腿由麻木转为疼痛，那呼剩下来的脚一拽一拽的，像是在扯着、撕着他的五脏六腑，他拔出匕首，照着那还连着一点的红的亮的筋和皮挥去，他要把它斩断。匕首被战友夺去。

他看看那条断腿："真没想到，咱也成了'失足青年'了。"他看见过战场上下来的断腿的士兵，听人们喊他们是"失足青年"，他真想把那贫嘴砸巴一顿。现在他却以"失足青年"自嘲。腿摆在一边，那只不再属于自己的脚，已经永远失去了。

谁也不能想象他们"失足"后的那种肉体上的疼痛。

特务连侦察排长张俊宪，外出侦察时踩到地雷上，脚被炸掉了一只，那里正好生着一竿竹子，他不自禁地扑住了那竹子伤痛来的很快，只有一只手死死锢住竹身。

人们找来了担架，可他的手还抓着竹子，怎么也掰不开，强壮的小伙子动用两只手也无能为力，伤疼将伤员的五指焊到了竹节上。

再用力掰，指骨节会崩断的。

人们只得用利刃对佳话生子。上了担架，他的手还牢牢控制着那截无辜的绿竹。

战士刘庄，拿着探雷器下到堑壕里探雷，发现了有信号，他放下探雷器，跪下准备排那颗地雷，谁知他有膝盖跪响了更近的又一颗雷。他看到了是被炸起的红土粉纷纷扬扬往下落，他先想到腿，伸手去摸，摸到一把肉条，右腿断了，左腿被翻出一大块冒血珠的肉。"别过来，不有一颗雷！"他喊。一条腿用上了止血带，另一条腿只能撕下衣条来扎。战友把他抱起来，往回撒，发现对面就是敌人，端着枪，朝这个方向寻来了，他们听到了爆炸声。

"放下我！"

"他妈的要死一块死，你穷叫什么！"

他被抬到大队抢救，听到钢据在自己的骨头上嘎吱嘎吱地响。

从此，他经历了人生的一段沉落生涯。

腿是一次又一次沉落的，隔一段、锯一截，锯一截，就矮一段，一米八零的高度越降越低。

"刘庄，你可真成了个桩。"

"这桩，还要缩呢。"

第一次锯，是在大队，将右腿锯到了膝盖下。他记得很清楚，还有一把剪子，哪里的肉筋什么的不整齐，就用剪子清量，也不打麻药。

第二次锯，转送到医疗三所，轮到左腿了，将左腿找齐到膝盖下。在他昏迷中进行的。第三天他才醒来。"好好养伤，不要乱想。"护士王一媛安慰他。"没什么，打仗么。我还有一条腿，我可以帮他们装子弹，装上假腿，照样跳迪斯科，只要地板平，没钉子就行。"王一媛忍不住哭起来，刘庄还不知道他左腿也失去了，"你的另一条腿......"

我当时一听就觉得不对，掀开被子，见那两条腿一样了，一样的短，一样的绑着纱布条子，一样的疼，一样的完蛋了。我不想活了。可我不想死。我得更坚强，我不能表现差了，差了就没人管我了。我还能安假肢，还能站起来，站起来就能走，能走就能跳，还能跳舞，当了不迪斯科王子，就当迪斯科臣民。

第三次锯：这次实际上包括两次锯，又锯左腿，又锯右腿，锯子都是架在那丰满的、肌肉敏感的、能够显示男性健美的大腿上。切断的先是肌肉，那纹路清晰的肌肉。没有声音，肌肉的纤维是柔软的。尔后又是那很熟悉的嘎吱嘎吱的拉锯声。谁能体会这时候医生的复杂心情呢，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反正那锯齿就象在锉我们的心。"锯多了，就麻木了，不，是心碎了。为了保信性命，不再让组织坏死，不得不落锯，拉锯。

这次左右两边都是把二分之一的大腿锯去了。这两条腿好象是患难的哥俩，又都一样地短下来，谁也不用说谁，谁也不用嫉妒谁。

锯完了就一次一次换药，打开伤口那种疼，不是皮肉不是肠肠肚肚疼，是疼在骨髓。牙不行了，就是那时候咬的，抓住什么都塞到嘴里咬。那次还算清楚，睁了一下眼一看是把王一媛护士的手给咬住了，幸亏睁了一下眼，要不，就把人家的手咬烂了。

有六条被子的被角被他咬破，后来是用军装堵住嘴，军装也咬成渔网。但他从来没有喊叫过，没有哭过。

咱做不了什么贡献了，不能再排雷，也是能再有什么先进事迹。能不哭、不

喊也是贡献，这也收作为先进事迹呢。这次就不能再指望跳迪斯科了。

第四次锯：又开始锯了，还是那套程序。这次是利索多了。从大腿根算起，还得按下去，才有量得出左腿留下了 1.5 公分，不到半寸，右腿留下了 2.5 公分，不到一寸。腿齐唰唰的没了。还是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以后再也听不得锯木头的声音，那是世界上最烦的噪音。再也听不得"拉锯扯锯，姥姥门前唱大戏"的歌谣，那是世上最球的歌谣。再也吃不得锯马菜，那是世上最苦的菜。

这次锯得比任何一次都平静。总算熬到头了，这次锯好了，就不用再锯了，这次锯不好，也不能再锯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锯腿，再出毛病，就能锯屁股，锯肚子，锯肝，锯心。

这次他很安详，他想起第一次锯的时候，锯下的那腿搁在那儿，领导很重视，把它托出去，选择了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挖了一坑，去了不少人，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隆重的腿的殡葬仪式。

这次锯不好，他就可以和那条腿在一起了。很可惜，后来几次锯下的那一截一截的腿，不知弄到哪儿去了。

从此他那一米八零的个子，下降为一米零八。

什么维纳斯，她不过断的双臂，要是她两条腿都没有，谁还把她供在桌上。

那不一定。

刘庄后来出院了，好多姑娘要嫁给他，争得快打破头了。住院时病员的女儿什么的和他接触多了，就觉得他很好，很美，非他不嫁。

"要我干什么，摆到桌上，摆到炕上吗？"

"我愿意。"

结果还是原先在家乡相识的那个乡下姑娘战胜了所有对手，那姑娘把家中的土炕整平，把院子也整得很平，她要把所有地面铺上软垫，便于刘庄能活动，要把刘庄接来侍候一辈子，她竟然还不晓得刘庄立了功就可以不回乡下了。

56.无腿的路

新战士朱永明个头不高，很内秀，写得一笔好字，有空就练字，猫耳洞里也练上一段，就沉不住气了，问武风保："你看，有长进吗？"

"长进不大。"

他真想当个书法家。

那次修工事，编织袋内的地雷暴怒，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两只手也被摘掉，只剩下光秃秃的两只胳膊棒。

从此他便坐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久久不动，真的如同摆在那里的一尊男性断臂维纳斯。

那么多美好的愿望，还有那书法家的志向，都随着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响而化为泡影。

翻开他自己的日记，当初总不觉得那字怎么好，现在变得那么清秀，那么流畅。他的目光在一篇日记上停住了，上写着 6 月 25 日，雾，记着他们抢修工观察哨的事，再往后就是一页一页带关绿道的空白纸。那是他最后写的日记，第二天它就被中止了。

事情真太糟了，哪怕班长武风保那样还有一只手，哪怕还有两个指头呢，只要能捏住笔。指头再也寻找不回来了。别的呢，别的还能寻找回来吗？

他用那两根光杆胳膊将笔夹起来开始练字。那字很大不像他写的，像是那负伤后爬行的那弯弯曲曲的痕迹。当胳膊残端磨出茧子的时候，他的字不再像是痕迹了，像是木杆搭起的房架。

他问武风保："怎么样？"

"有长进啊，很不错，当初写了那么久，还没有你现在写的好呢。"

别人都看他的字，都用最好的话安慰他："很像是狂草，真有发展呢，有人写狂草放还放不开呢！"

部队的干部看望他的时候，也大加赞扬，要用他的字回去给那些兵们搞教育。

终于有一天，慰问团来的时候，看了他的字，把他的字拿了回去。大学生们也围着看，都说他写得好，一个个挤着递本子让他签名，还有的把白褂子脱下来，让他在那上面恣情挥洒。

一张规规整整纸摆在了他面前，这是铁道学院的同志："请你给同学们题个词吧！"

我真不相信会听到这个字眼，真的要给别人，而且是大学生题词了吗？

这字拿得出来吗？

题什么呢？

看着眼前这些白白净净的健全的同龄人，（他们很多人和我同岁，都是十九岁）。我真想哭，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失掉了很多，失掉的太早了，失掉之后才觉得珍贵，如果我还能有两只手，我决不会像过去那样浪费一分一秒的时光。在那爆炸的一瞬间，我像是将人的一生化成了一瞬间，生是在这一瞬间，死也是在这一瞬间，在这一瞬间尝尽了一生的磨难，也有了概括人的一生的更多感受。十九岁就能概括人生，太早了，我还是想把这些都写出来。

他就题了四个字："珍惜时光"。

不几天，人们就告诉朱永明：铁道学院已经把他的题词镶在最美的框子里，张挂在学校最注目的地方，还有那么多学生站在下面照像。

他的情绪变得格外好，笑嘻嘻的，还哼着歌，字练得更勤。找他题词的人也多起来。

他专门练过"朱永明"这三个字，题词时总少不了要签上这几个字。这三个字从来没这么美过，他自己都觉得亲切。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陌生人随便拣起了一张练字纸，也是随便在笑笑："这是谁在练字啊，小学生吗？爬爬字！"

朱永明正好走来，那种极度的敏感，使他冲了过去。一看，人家说的正是他写的字，他像是听到一声炸雷，身上都发软起来，他受伤后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的字不好。

不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要他题词？

如果现在人家不知道自己是参加过战斗的伤病员，有谁会说自己的字好？

如果将来自己出了院，离开部队，走到那亲切的又是陌生的家乡去，谁还会说自己的字好？

他又哀伤了。失掉的毕竟是失掉了。

但他还在拼搏，还在寻找。他找到了很多原来没有的东西。

王林英的双腿踏出的是铿锵的体育之音，在将近凯旋时，空虚声音终止了。

我爱踢足球，打篮球、乒乓球、爱长跑。

长跑十公里，前面十名发奖，我总是能跑前五名，百米成绩十三秒之内。

足球场上踢前锋。

13 号晚上哨位有情况，电话线被炸断了，第二天我和班里一个战士去看设的定向雷，怀疑越军剪断的线，顺线往下找。那天还有雾，离哨位四、五米远，顺石头走脚一滑，听到咣的响了声，脑袋嗡的一下，眼窝，脸上，脑门都流血，我被冲得坐在石头上，我问哪来的炮，左腿发木，一看脚大部分炸坏，后腿跟还在，耷拉着，才知道是触雷，那个兵扯了根电话线给我止血，把我背着，用了止血带。

做手术时，天黑，迷糊，还想睡，衣服都给剪了，感觉腿一晃一晃的，我想腿锯了，骂：他妈的，到最后了，还有一个月，腿完了，以后还拿什么踢足球。

现在感觉脚在，右脚一动，左边也跳，脚丫子跟了二十多年了，突然就掉了。

做梦还在阵地上，自己开饭做饭，梦见有情况给连里打电话，也梦到家里人，醒了就哭了。那晚上做梦，还跑呢，腿不是炸了吗？又长出来了，抱着看，不挺好吗？就跑。跑得挺自如。又是在家里那条路上跑，是育华路，碰到熟人打招呼：我腿没事，这不是跑吗？

晚上梦好几回，腿一跑，疼，醒了。原先醒了看看腿，怕伤口崩开血，看看没事，躺下又接着睡。

以后再也不能跑了，球踢不成啦，这些只能在梦中了。

武风保和朱永明是在同一颗地雷的爆炸中受的伤，他见小朱的两只手没了，便去卡小朱的两只手腕止血，他把两手伸过去，左手却莫名其妙抓个空，低头看，自己的左手也没了。

他迷迷糊糊感到有人在拉自己的手，他听到了锯木头的声音。

他看到了手背缠了一圈一圈的纱布，象冬天缠着稻草绳的小树。

"一根小树五根杈，每根杈上盖片瓦。"他的童音："手！"

现在这五根杈没了，只剩下一根树杆。

"十兄弟，分两班，团结紧，能胜天。"新兵的声音："手！"

现在这左边的一个班的兄弟失落了。

当这么长时间的兵，连敌人的一根毫毛还没碰，自己的手倒丢了一只，这辈子可怎么办哪！他那断臂疼痛难忍，他见什么都想摔，见什么都不舒服，做梦也梦见小鬼子讥笑他。他冲到阵地上去扫射，我的手丢在阵地上，我要让你们的命丢在那儿。撂倒你们几个心里才会好受些。

他成为收复老山以来，第一个带着断臂重返战场杀敌的残疾士兵。

他要当杀手，谁尝过断臂的滋味，到了这步就想到了，一只胳膊没了，也许就毁了一生，他不能不发泄，不亲手毁几个小鬼子，这魂就寻找不回来。

他成了狙击手。

他选好了射击位置，是在猫耳洞左前方 50 米的石缝里，很隐蔽，一连趴了两天，连个鬼影子也没有。

机会到了，下午 3 点 45 分，四个敌人从一个洞里出来，距这里不到 200 米，那四人都慌慌张张地往洞里张望，是那里有什么意外？可能是蛇，洞里有蛇，我的宝贝蛇。你帮了我的忙。蛇也有灵性，只要能把敌人干掉，哪怕是一辈子不打蛇呢。

他想使枪更稳一些，不禁伸左手去挟，伸出的只是骨头棒子。他身子有些抖，还在瞄，四个人，就先打那直对着这面站在那儿不动的那个。

清脆的一声，好悠扬。

"打了上！打上了！"班副举着望远镜。

剩下的三个敌人拼命往洞里钻，看来也顾不得洞里的蛇了，枪与蛇，还是手中的枪厉害。

他对准洞口又是一枪，一个家伙捂着大腿摔在洞口，七滚八爬进了洞。

不行，打死一个太少，还应该替新兵朱永明打死一个，不，再打死俩，朱永明是掉了俩胳膊的。

以后，他爬了十几个来回，在射击位置上呆了几天半天，可敌人被打怕了，不敢再伸头。

天渐渐黑了，他准备下来，他真不相信这个时候会看到两个敌人。

他要先打那个洞边的，洞口还有个坎，另一个人钻洞时还有个迈腿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再打第二枪，你们二位，咱全承包了。

"叭"的一枪，他不管打上没有，马上把枪瞄向洞口，敌人的动作没有他转移枪口的速度快，他又是轻轻一扣板机，这下他看得很清，敌人晃了一下，栽倒在洞口。

当天晚上越军又报复了，炮猛打了半个小时，零散的炮一直打了一晚上，他在猫耳洞内很安然。

57.枪弹打在小腹下大腿根处，心同时受到伤害

战火能给人的任何部件留下纪念，那些稀里古怪的伤，会给伤员留下稀里古怪地烦恼。

一个年青小伙子什么地方也没有伤着，一颗子弹飞来偏偏只打坏了他的阴茎。

还有个战士的睾丸被炸得烂呼呼的，在师医院抢救时他很清楚，什么都能听见，总问"还在不在？"医生不能随便给伤员说真实情况。

当时是有一个睾丸炸坏了，另一个还有希望，再不处理就严重了，就将他转到野战医疗所，那里可以用显微镜做手术。第二天部队来人看望这个士兵，医生在向部队同志介绍情况时，这个兵听到了这样几句话："你们 XX 医院不负责任，打坏了睾丸也不处理就送来了，两个都没处理，血呼呼的。"

后来 XX 医院专门去人解释了一下情况。但当时这个士兵是气坏了，想的很多，这算是什么事啊，以后还能出门吗？还能见人吗？打了一仗就跟太监似的了，还怎么添，人家断了妥的有人要，太监谁要？弹片什么地方不能炸，偏要让人断子绝孙？

医生后来告诉他，有一个睾丸恢复的还不错，还有希望。

他的希望寄托在那个睾丸上，人说独头蒜更辣，他守着这个盼头。

周鸿斌伤的是双眼，他是工兵，排雷时炸的，12 月 3 号上午 8 点多，他弯着腰排雷，来了部队拍录相的，拍了他很多多镜头。拍完录相，他在四连那儿继续排雷，既然干，就得干好，那儿有个坡，他用了探雷针，没事，想整平一点，就平着铲，正好就铲在雷上，炸了，他是弯着腰的，整个面部毁了，眼珠粘到了额上面。

拍录像的那几个人也跑了过来，安慰他："没事，回来看录相。"

他再也看不到录相了。

医生也总是安慰他："还可能恢复些视力呢。"后来他明白了，这些只是安慰，眼睛失明了，心也碎了，谁劝他就打谁。有一天他出走了，人们追他，他悲哀地喊着："你们别逼我了！"

医院派汽车去追他，协理员看看没办法，只好骗他："你要走，我们拿汽车送你到车站！"

等到一迈上汽车门，立即调转车头往医院开。他挣扎着要往车外扑，喊着："你们骗了我！"

值得安慰的是他未婚妻盛翠娥，见他眼瞎了，脸上炸得不成样子，心伤更难平复，当是就提出要和他结婚，就在医院结。

他觉得挺对不住她。他原来的脸是很白净的，现在满脸还有脖子都炸出成片的黑点。他自己看不到，问过很多人，都说没有，还挺白净的呢。

当我们采访他时，他就问我们："你看我脸上是不是全是黑点了？他们全都骗我，你们是上面来的，你们不骗人的，告诉我吧！"

我们跟他怎么说啊，我们也得骗他，只不过要骗得真点，艺术点，于是说："是有些黑点，但主要在脖子下，你收着下巴时，看不大出来的。"

他相信了，而且后来就总收着下巴。

他们心灵上的伤口，不光是和负伤的部位留下的伤残有关，更多的是他们总把付出的这种代价和换取的战斗成果联系起来。他们在思索，在内心掂量着自己、负伤的社会价值。

老兵雷自华上阵地刚刚十九天，在查线中把一只眼睛炸瞎了，以后就是在医院中，听到前沿阵地战斗的消息，就觉得自己窝囊，要多窝囊有多窝囊，十九天，在阵地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往后方转伤口员时，他好歹不走，抬也不走，终于在春节前他重返阵地，在这个时候，他的眼治不好，心里的伤口却好多了。

还有几个伤员是在阵地解手时触雷的。

小王是一个。他的情绪坏透了。

"完了，我算完了，人家都光光彩彩负伤，唯有我这伤就不出口。"

护士们说得何等好听："小伙子，抬起头来，怎么无脸见人，要不是那帮王八蛋们挑衅，谁他妈的吃饱没事干了，专来这布满地雷的老山拉大便！有胆量在这雷山解手就是英雄。蹲卫生间抽水马桶是没危险，可咱当兵的没那福分。军人天在就是与死神们打交道的料，要不，光荣在哪？自豪在哪？可爱在哪？"

是的，小王，你应该抬起头来。

58.沉重的男儿泪

医院门外有个电影院，刘鲲鹏架着双拐，沉重地挪动着仅剩下的一条腿，他旁边走的也是一条腿的伤员，两人合起来走两条腿。

有瓜子皮从旁边飘过来，落在刘鲲鹏头上。

一片两片三片。

刘鲲鹏停住了。他看到了那个吐瓜子皮的青年，没戴帽子，头发挺长。

"清注意点！"

"没看到！"那小伙子头一仰。

四片五片又六片。

"讲理不讲？"

那小伙子并不正眼看他一下。刘鲲鹏不仅是只有一条腿，那脸上就更不讨人喜欢，那是一张被炸坏了而又重新用针线缝在一起的脸，一共缝了几十针，鼻子是豁开的，用针张缝上了，嘴也是炸裂的，用针线缝上了，脸蛋那块肉也炸毁了，也是硬缝起的，于是就满是伤疤，还有针腿。

"他看不起咱，可也不能这么欺负咱哪！"

咯达咯达咯达，伤员兄弟们，过来了。

那小伙子先下手为强，把刘鲲鹏的拐杖劈手夺了过来，顺一推，刘鲲鹏倒在了地上，这边的伤员们一过来，那人把拐杖一扔，拔腿就跑。

刘鲲鹏那截断腿碰在地上，断茬处立刻碰坏了，血浸了出来，疼得在地上打滚。

"追啊！"伤口员们愤怒了。尽是一条腿，走不快，只有徐永生没烧伤，有两条腿，可他偏穿着一双拖鞋。

截下了一辆自行车，一条腿这时候竟能骑自行车。又截住了一辆小汽车，追啊，眼看到那瓜子皮青年进了楼里，那么多人帮着找也没找到。

刘鲲鹏被抬了回来，又开始了清洗上药，他躺在病床上，伤口好疼啊，这次和以往的疼不一样。

咱从来是不惹人的啊，人家是看不顺眼啊。

流的血还少吗？受的折磨还少吗？就差小命没搭进去了。这时候怎么在瓜子皮的手下流血。

他难过，他委屈。疼痛能忍得住，委屈能忍得住吗？

他哭了，哭得好伤心，坐着哭，躺着哭，蒙着被子哭得天昏地暗，哭得那几个来劝他的伤员也陪着哭起来，于是这哭就像传染病，连旁边几个病房的伤员也垂泪。

热血男儿，有泪不轻弹。

刘鲲鹏是在和战友李立军架线时触的雷，情况紧急，知道危险也得上，听到爆炸声，两人都倒了，叫喊了一声，他以为战友触了雷，战友说他触了雷，他仔细一看，自己的裤子被炸成短裤衩，腿被炸成了烧火棍，焦的，脸上用上到处是血了，鼻子也都炸开了，嘴巴子上的肉掉了一块，这脸上没法止血。

他原不知能不能活。

战友李立军哭啊。"哭什么，已经炸了！"他怕听到这哭声。这使他候到自己如果死了，战友大约就是这么哭。他自己没有哭，他也没法哭，嘴炸开了，怎么哭啊！

他的腿锯了，他想得多，一条腿，以后怎么办呢？但他没有哭，谁在这时候哭，会丢尽男子汉的脸，腿掉了，那俩蛋没掉，没掉就是男子汉。

后来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是因为神经正好顶在骨荐上，一按就疼，这以后怎么安假肢啊。手术后疼得他到处哀求给止疼片，但他没落泪，他愿意做这次手术，手术后能装假肢，能站起来。

手术第二天他的父母来了，见了他，哭成一团，他忍着，不能哭啊，一哭父母就更伤心。

后来的打击就更大了，他的相好多年海誓山盟过的未婚妻一听到他负伤的消息后，和他分手了。

他很痛苦，但也很冷静，咱腿没了，何必再连累人家，吹得好，咱的腿少，祝人家找到一个腿多的，眼泪无法冲掉心灵伤口冒出的血。

什么罪都受过了，谁能理解一个 1986 年刚刚入伍的小兵所经历的人生磨难？回答啊！

回答的仅仅是那"瓜子皮"的目光，"瓜子皮"的手？

他终于哭了，为这次哭，也为以往哭，泪是存不住的，终会一起决堤而出。

领导带着那个"瓜子皮"青年来找他道歉了，那青年提着两瓶桔子汁，说："怎么办呢，要不你拿拐杖打我两下子吧！"

刘鲲鹏一听更委屈了，当下忍不住哭：和敌人都打过了，怕你吗？我要打你，

当时就能让你闷死过去，我还怕什么，和你们同归于尽都没啥留恋的。

他只说："你们走吧！"

病房伤员后来说："你真窝囊，你怎么不给他两下出出气啊！"

这么一说，他又哭起来。

59.男性维纳斯美神

咯达咯达咯达，一溜拐杖落地的声音。

几十个伤员一起在街上走，都只有一条腿，都架着拐杖，形成了一个步点，一个节奏。

要横向过马路了，拐杖落在柏油路上格外响，一长排的拐杖队，缓慢地一步一响地向马路那边移动。

路上各式各样车辆都停下来，等待拐杖队过去，比遇到红灯还灵。

在春城，伤员们坐公共汽车、进公园、看电影都不要票。黑洞洞的影院内，拐杖声一响，服务员就打着手电来给伤员找座。

伤员自己打过一个比方，好比在过一个独木桥，你要是扶过他一把，即使你落入河里，他拐村一甩，也准跳下去救你，宁可和你一块死；你要推过他一把，他宁肯抱着你一块跌到河里同归于尽。

在年三十，马洪林他们几个去买鞭炮，架着拐杖的手冻得生疼，他们在一家商店门前问了一句："卖手套吗？"

人家这儿是个食品店，哪儿来的手套，店里的中年人就追了出来，一定要把自己的那双手套给他们戴。

他们一下买了四十多块钱的鞭炮，回来该坐汽车的，但都架着拐杖走回来，把手套还给那个中年人，还想送人家好多鞭炮。此刻他们是语言也美，行为也美真他妈的，是男性维也纳纳斯美神。

伤员周文新他们六人，很有些音乐细胞。这个伤员演出队又上电视又上广播，邀请他们演出的单位多，很难排上号。

他们又往那台上一站，就够让人吃惊的了，那老人们一迭连声："真可惜了，这么好的小伙子，就差条腿，真可惜了。"

他们一演完，人们会把他们抬起来，目光都注视着请来的美神。

咯达咯达咯达。

拐杖队的节奏分明，奏的是凯旋曲。

咯达咯达咯达。

这次是五个人，四个断腿的，马洪林打头，拐杖声是五重奏，直奔演出大厅。

他们渴望已久的"太平洋之声"在这里演出，票很紧张，黑市 15 元也弄不到。

他们弄到了几张，还不够，只能架着拐杖在那里挪动，希望能有退票的，管他多少，老子看定了，一百块一张也看。

来了一个穿西服的："看吗？"

"票不够！"

穿西服的扭头走了，不一会这个人返回时，手里一大把票，全是主席台上的票，一下就撕了五张。

"一定得给钱。"

"不用，我是'太平洋之声'的团长。"

咯达咯达咯达。

拐杖五重奏进入了演出厅。人们的目光在注视他们，他们现在不怕看，抬头挺胸，目光平视，神态自若，宛如运动员入场，故意把拐杖落地重重的。

这长长的木制拐杖最下边，平时都钉着一块皮子，使拐杖不容易打滑，落地声很小。现在这几个人早把拐杖下的皮子取下来扔了，拐杖落地声响亮有力，余音不断。

整个演出大厅内变得鸦雀无声，只有他们的拐杖落地的声音。

那圆形的演出大厅，所有观众都能看着主席台，他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主席台上走，这里可不能跌倒，众目睽睽之下呢。工作人员赶过来了，彬彬有礼，扶着他们，确切说是架着他们，把他们架到了那座位前。

演得真棒，果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厚福，能如此这般地看一次演出，也算是厚福。

"咱们点一支歌吧！"

"别丢人了！"

"点吧，就点《血染的风采》，这歌给老百姓最出效果，一唱，咱们就高大了！"

拆了一个烟盒，背面写上点唱的歌曲，落款是"老山前线伤残战士"。

那烟盒由茶座递上去了。

报幕者捏着那烟盒纸走上台，宣读了他们的心愿，然后用高昂的声音说："这首歌献给老山前线的战士！"

全场掌声雷动。

那大灯转过来了，一起照到五个伤员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军装上的风纪扣都扣上了，帽子整的那么正，连拐杖也都顺着一个方向，像是排列有序的十支桨，灯光下，五个伤员面色红润，神态端庄，眼睛亮而有神。

没有人下口令，五个伤员竟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同时举起右手，端正地停在那帽檐下，啊！标准的军礼！

全场的观众都看到了，看到了那拐杖，看到了那断肢，看到了年轻的刚毅的面容，看到了那神圣的军礼。在这一刹那，永远留给观众的整体印象是五座神圣的男性维纳斯雕像。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合。伤员们拄着拐杖下楼了，那拐杖声如此慢，如此轻，轻得周围的人竟听不出来。他们是来看望正在住院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老人九十高龄了，她一见伤员们，一见那一条条断腿，喊了一声"孩子！"便哭了起来。

伤员们含着泪向前喊了一声："妈妈！"

他把自己胸前的立功奖章，献给子弟兵的母亲。

老人说："你们好，好，你们把鬼子打得远远的！"

第十四章

60.火化队录音剪辑

军医赵其法：

我在整容洗消组，搞医的干这事还顶得住，战士们怕，给他们讲，前方将士把生命都献出来了，我们做点工作还怕什么。洗消，用清水清洗，用新毛巾擦干净，把伤口缝合，伤口大的填塞，胸腹腔流出来的送回去。有的臭了，白天从阵上送不下来。戴口罩处理，防毒面具不行，好象隔绝了，从感情上对不起烈士。同志们干得很认真，给穿裤头，衬衣，鞋袜，新军装，解放帽，有领章帽徽。人软的少，八小时就硬了，衬衣从后面剪开，套上去。烈士的胡子不好刮，肉松，刮不下来，用手指绷紧刮。刮完打粉，描眉，口红。多数睁着眼睛，给他合上。缺少肢体的补上去，移交下来的假腿，左右腿都有，长短能变，照完相包裹时再取开。胸腹腔炸坏的用棉花纱布填塞，用绷带缠住。脸整不好就算了，尽量用石膏补，把脸用布遮起来。7 月份，有个炮伤的胸腔腹腔炸开，弹片在身上一层，内腔脏器都出来了，捧着把肠子塞进去。我戴着口罩，吐了。把脏器复位，用棉花塞满，裹紧。每次心情都很沉痛。民工和少数民族烈士不送这儿。在陵园埋葬。烈士的衣服、干部穿干部服，战士穿战士服，待遇不变，该咋办就咋办。最后用白布裹，一丈二三，竖着铺，烈士也竖着放，两边卷，两头折过去，用白布条扎好。

副班长史有康：

头一次上，就来了一个。夜里，阴森森的，不敢去。人多，咱也去了，那天没我的任务，跟着看看。在家也见过，这样的见了难受，心猛地一紧。那个烈士胸部被高射机枪穿了，在家见的没这么惨。头两天恶心的没办法，不想吃饭，领导给做工作。晚上不敢进厕所，心里咚咚的。接二连三来了，就无所谓了。那次洗消一个翻车死的，正而八经吐了。把裤衩一撸，五脏肠子从阴部出来，那个味，七八月天，难受得不行。上厕所两三个人作伴，有个兵金全福，一个住一间，叫了个人陪他。我们待遇不错，在战区，是军长的水平，有水有电。有个烈士，是我们团的，85 年兵，沈昆明，以前是团里公务员，到这才下连队。我问过他，在机关挺好，下连干嘛，他说打仗嘛，体验体验。臃肿了，手榴弹片打的，认不出来了，右胳膊断了，右腿上了夹板，我们一个团里的四川兵都认识。他到二连，守桥，靠后，哪想会干到他那儿去呢，特工偷袭。他妹妹和叔叔来了，妹妹要当兵，到哥哥那个连队。

班长邓业付：

工兵团连长最惨。下雨，路滑车上不来，我们下去抬，雨还下。两公里，连长一米八的个儿，六个人抬，弄到工作台上，一下来就有味。弄到第二天早上四点，沾上味几天下不去。洗头，不小心手指进去了，脑浆流出来，缝了三针，把头包了，包了十二块三角巾，有的腿掉的缝上去，半个头没了，想办法补。

也怪了，每次吃饺子就来烈士。有时正包着，有时吃了一半，也有时煮好了还没吃，都是晚饭，三四次，喇叭响了。大家就说别吃饺子了，有两三个月没吃，等平稳了再吃。吃别的也碰着过，但吃饺子准来。前几天没什么事，吃饺子吧，没吃完，又来了一个，天津的，四个老乡兵跟来了，哭哭啼啼。邪门了，一吃就来，碰上了也不知是赶上了。

卫生员栗成江：

英雄也在火葬场。弟兄们打了一年仗，回去一问，干什么呢？烧死人呢。大家都说没跟家里说干什么。我给家里写信，说生命绝对有保障了。班长告家里，在安全的地方工作，请放心。班副也没明说，老乡回家一趟，都问，给说出去了，知道了也没啥，也不是一辈子，还挺安全。我们就在集结地域打了些子弹，没听过炮声，回去牛皮也吹不出来。回去人家问前线就说保密。越南人是没见过活的，反正不会把越南人吹成横鼻子。最怕的是晚上站岗，那天停电，打雷下雨，铁门咣咣响，遗体处理好，没电，不能烧，又不能叫老鼠咬着，四个人站岗，一角一个，点五根蜡烛，一会儿这根吹灭，一会儿那根又灭了，干部打电话催电，一点钟才来电。烈士化完妆，还挺好看的，跟睡着一样，照四张像，正面半身，左右侧半身，侧全身，彩照。敬烟敬酒，人参酒，上等烟，大重九之上。我们是二线的物质待遇，一线的政治待遇，评功评奖按一线比例。慰问团没来过，我们来以后，作家记者也没来过，不出事想不到我们，一出事想起来了。政委副政委任组织处长来过，挺关心我匀，对外也不叫烈士工作队，通信地址是教导队，一写教导队就是我们。

那位烈士不甘寂寞，他把一声巨响带进了炉膛。光荣弹，是在被敌人逼住时用的，土豆大，爆炸速度之快，不容你有半点翻悔。神使鬼差，他能通过洗消关，穿着新衣服重新"光荣"一次。光荣弹毁坏了炉壁，迟滞了后续烈士的远行。有一次例外，灵车到前提前作了电话通知，一位烈士遗体运到，似乎显示了规格的不寻常。洗消整容组准备好全部物品恭候，灵车过半天才到，竟使火化队措手不及。遗体仅是烈士的头颅，火化队有假腿假胳膊，偏偏没配发假躯干，仗打了四年，火化队的设备还是不齐全。另一次也措手不及，只运来躯干四肢，烈士的脑袋让手榴弹炸没了。用纱布缠了个球体，白布蒙平，戴上军帽，火化战士们才心安理得地进行敬烟敬酒的程序。

上路的烈士，俱被塑造得完美无缺。火化队功德无量。是那话，真正的英雄在战场，也在火葬场。

61.戊辰清明祭.938 座石碑和一朵笑

1988 年 4 月 4 日，戊辰清明节。这天起得很早，7 点钟吃过早饭即出发，同车者是天津文联的赵玫，袁玉兰，尚志勇。旅行车沿盘龙江上行，狭窄的江面盘桓着初明的天光和浓重的雾气。悼念南疆烈士仪式预定九时整开始。我们三人作了采访烈属的分工，还约请越玫写一段现场感受，赵玫应允。在情感的领域内，女作家的优势不言自明。

麻栗坡烈士陵园堪称石头城。车过麻栗县城，重雾全无，正是十里不同天。又数公里，公路左侧一座高大的石墙突兀而来，下车蹬石阶上去，石狮石象各一对分列于牌坊前。整座陵园依坡势而建，三十二道石砌的档台象梯田一样排上半山腰，每一台约有数十座依然是石砌的棺形墓体，墓前一石碑，上刻烈士姓名及牺牲时间地点。倾斜的陵园居中位置有一片平坦的石地为悼念广场，高大的纪念

碑正面是人们熟悉的毛泽东手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为朱德手书：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碑两侧有大理石墓志铭各一座，一记 1984 年收复老山之血战及其后几次著名战斗，一记革命烈士姓名。来自十七个省市、十九个民族的 938 位中华优秀儿女，长眠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

纪念碑碑座上横一黑色会标：戊辰清明 35126 部队悼念南疆烈士。墓志铭前两排黑布覆裹的桌子上，安放着新近阵亡的烈士遗像与姓名，二十名手持花束戴黑纱的女兵肃立两边。数百名全副武装的一线士兵，守卫着每一座墓碑，屏护着每个英灵。战地悼念仪式体现了战士的性格。献花圈之后，二十名武装战士左腿前跨半步，出枪，上弹匣，二十支冲锋枪四十二度角指天，同时抠扳机：二十条火龙笔直地接通了大地与云空，战士的射姿轻微颠簸，枪口的火团在瞳仁和钢盔上闪烁，满匣的三十发子弹一颗接一颗接受撞针的快速敲击，连珠爆响，向远山、向云端、向长空发出深情呼唤，遥远的回声久久传递在天地间。女兵们把鲜花献在遗像前，各级领导敬烟敬酒。长眠的战友们，你们吸到了吗？"阿诗玛"烟芬芳绵柔的香气飘向你们。另一个世界的雄魂们，你们饮到了吗？浓郁的"中国红"葡萄酒一盏盏淋在鲜花上，似血，似泪，似诗，似歌。没给你们带白酒，战士们带了那么多的白酒，怕你们饮多了，饮醉了。这不是出征酒，出征酒你们喝的是茅台，饮罢一去兮不复还。饮一盏红酒吧。甜的，你们还活着，明年我们还来看你们。

鹅黄色，淡绿色，藕荷色，三片彩云飘来，跳动三颗女中学生纯真的心。她们在每面大理石的旗帜前停一下，问："要不要？"拈一块铿亮的硬币，一分，二分，都有。往光洁的蛇纹碑面上帖，钢蹦儿掉下来，崭新。她们有许多新币，新币都是你们牺牲以后铸的，你们还没见过呢。"要不要？"她们又贴，又问。"要了！"她们替你说，立住。二分硬币贴在九十度直矗的碑石左上方，碑象磁石，币象铁片，牢牢附在上下班面。碑的吸引力惊人，女孩子们朗朗念诵你的碑文："刘生福烈士之墓。三五二 0 七部队五十九分队战士，陕西省西乡县人，汉族，一九六五年十月生，初中文化程度，一九八四年一月入伍，一九八四年四月二下八日在老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英勇牺牲。"呀，不到十九岁月。她们向你的名字注视了一会儿，又移步前行，继续发问："要不要？"

赵玫果真写了——

从那个清明的清晨，从那个浓浓的白雾刚刚降临的时候，你们就这样对我说了，你们说，讲吧，哪怕是没头没尾。

当然是既不会有头也不会有尾。起始是在那个炮火硝烟血雨腥风的黄昏，那个年轻生命的最终的完结。完结之后，便是开始，便是父母亲人朋友千里迢迢，来，年年来，四年了，整整四年。每年都有一个清明的早晨，都有垂泪雾，雾散去之后的太阳。又每年，每年又都有一个血色的黄昏。

麻栗坡烈士陵园的清明，是一整年三百六十五天气寂寞所集合的最辉煌的一天。这一天，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祭扫的人。

但谁是那个最疼痛的谁会撕扯开那刚刚在愈合的心的伤口，让那伤口流淌出殷殷的鲜红的疼痛的血珠？

我不愿去看那些并不疼痛的祭扫者，于是我远离那喧闹那仪式。

那个烈士的母亲那个山东的老妈妈说她来了。她不能不来。她不能不在每一年的清明，来看一看她的四年前还不到二十岁的小儿子。她熟悉这里的一切。她能在九百三十八座墓碑中一下子就找到她儿子的墓碑，就象她能从九百三十八个穿着同样绿军装的战士中，一下子就认出她的儿子，她的血肉。她就突然间发出了撕裂人心的哭喊，她就扑向了那墓碑。她扑向了那个墓碑的那个刹那那个瞬间我正在她的身后，我就去拖她，但，母亲已经把她的母亲的头颅母亲的心撞在那个石碑上。她就那么真的痛极而无痛。母亲的血，心的血。我抱住了她。抱住了一个母亲的流血的头颅，也就是抱住了一颗母亲的淌血的心。

如果我是一个母亲。

我是母亲我也有我五岁可爱美丽的小女儿。

如果我也是一个烈士的母亲，如果我也失去了我那个刚刚长大刚生出胡子的小儿子！

那母亲哭泣。那母亲哭泣的时候她的眼泪就冲刷着她嘴角的血。血水。血水也是昨天的爱。

就那么，我抱紧着她受伤的头颅。就那么，我在她的难抑的碰撞中便真心的懂了，母亲为什么要那么无情地伤残自己。你长眠在地下，能听见那一下两下无数下的震响吗？那是母亲，那是母语，那是母心。

张相华同志，我们的兄弟，你来自古代思想家孟子的故乡，山东邹县。你的牺牲时间属于陵园中最多的一类：1984 年 4 月 28 日在老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英勇牺牲。身后政治待遇的品种又属于最少的一类：追认为共青团员。这就是说，你生前没有提出入党申请，你按照最一般的程式，先向团组织交上一张纸。你读完初中，在中学没能入团，显见你要么有些调皮，要么因割草喂牛屡屡逃学，要么过于忠厚，天生不是善于表现口才和组织能力，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终生都注定要当干部的那一类，天生就是要牺牲你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那一类。我们不是为了丰富想象才第一个停在你的墓前的。你的祭品召唤了我们，在那个早晨，你的祭品拥有量是首屈一指的。整塑料袋子的蛋糕、米饭、干饼（不是饼干）是电影上梁三喜母亲梁大娘带在路上吃的那种，所以不用想象，我们便知你是山东人，你的母亲来过了。糖块，剥开了纸，空酒瓶，地面的酒渍板结了浮土，爆竹碎屑，未燃尽的香束和红蜡烛、香蕉，熟蚕豆，南瓜子，削了皮的甘蔗段。你会吸烟，要不，怎么会给你点了十一支烟，一支"青城"牌，十支"大鸡"牌。大鸡？你可是"文革"前一年即蛇年出生的。那一束海棠花是谁献的？我们所见所思的就是这些，再往下就不可能了，我们马上就要泪如雨下了。

那边嚎啕声骤起，一位显然是心碎的母亲痛不欲生。她嘶哑地喊："我的儿呀，我的好孩子呀，我的家人呀，娘对不起你呀......"悼念仪式前的人们都注视她，五架摄像机十一部照相机追上了她。她捶胸顿足趺趺撞撞在走，在哭，在喊。我们未来得及去迎她，她就扑过来了，被她挣脱的男青年拖不住她，赵玫也拖不住她，她就这样扑到了墓前，你，你张相华的墓前，抱住你的石碑，象锤子一样，用头颅重重狠狠地打击石碑。这就是你的母亲，这就是被赵玫抱住的额头嘴角淌血的你你的母亲。你母亲白泪哗哗淌，浇到衣襟上俱成红泪。你母亲千呼万唤地叫你，她昨天来叫你，你不应，她今天又来了，你不回来，她就要去寻你。母子曾是血肉一体，她淌着血把自己生命的一半分裂给你，又用乳汁用嚼细的饼泥把你哺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你怎么忍心不回答你母亲。你母亲的额头呼呼敲着你的石门时，她颅腔内嘤嘤作响，她以为那是你出生时的呱呱大呼声，她不相信这声会死！

好久好久，她哭累了，哭木了，偎着你的碑石，口中讷讷。我们问她对你还说了些什么？好说，家人，娘给你说，娘卖了薯干来的，娘告诉你，家里还好，房盖起来了，娘也告诉你不好的事，原来许给咱们的宅基地，少给了你的一块，他们硬不给，少盖了一间，娘给你说好也说孬......

你的名字我们熟悉，雷绍华，一等功臣，你的父母因此得到些许慰籍。你 63 岁的老母亲干柴似的手在供祭品，多层圆搪瓷饭盒给你盛来米饭，鸡块，花生豆，葱炒肉，还敬上三杯白酒。你 69 岁的老父亲在烧纸，骨节粗大的手一迭一迭往火里续纸，火旺时，还帮你老母亲剥了两只鸡蛋，为你供上。老父亲为你供了三双筷子，其实有一双尽够了。老母亲的哭声在丧子的母亲中是轻量级的，她的红眼窝告诉我们，她把大悲痛分散开来，平均给每个夜晚特别是节日的夜晚。你的老父亲没有哭的声音，如果不是大滴的泪珠掉在火里嗤嗤地烹响，我们看不出他在哭。他偶尔用沾了纸灰的枯指刮一下泪，泪刮在手上一些，另一些刮进脸部深刻的皱褶里，弯弯曲曲向下沉淀。

您是烈士的父亲？

是呢。

第几次来了？

每年都来，就是云南的。两个儿子，还有四个闺女。这是最大的，就这一个劳力，其他的不会做活。右胸右臂负的伤，牺牲时打了五个，保护田排长，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田排长，收复八里河东山，84 年，7 月 12 日，记了一等功，有抚恤金，来两次都花完了。家里？困难呢，五个小的不会做活，化肥提价，种田呢。他保卫祖国，光荣。来一次一人一百多，运输公司认识人，带来的。部队过去每年给 60 元，今年不给了。也没找，给也好，不给也好，上给指示要好好照顾烈属，不照顾也没办法。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国家的规定我们也搞不清，麻烦你首长了。

李华平烈士之墓。35906 部队配属民工，驾驶员，团员，云南省昆明市人，

汉族，1962 年生，1984 年 9 月 23 日在老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光荣牺牲。后面有五个补刻上去的字：追记三等功。

一饭盒米饭。一碗菜有三样：葱爆肉，花生豆，豆腐。筷子。五支"青城"烟。龙牌罐啤酒。剥两只鸡蛋。削了皮的两个苹果。

华平，你妈妈你妹妹在为你拔墓顶的草。从你妹妹清秀的面容和苗条的身段，我们看到了你。很惭愧，你妈妈也把我们当作了首长。我们来搜集素材，你妈妈怀着一线希望向我们反映问题。对烈属，我们不能敷衍。我们说，您说慢点，我们记。

你妈妈说，不象话，我们就一个儿子，妹妹没有工作，哪个管哪个。我们要迁走，不让迁。死的在这里，上一回来我们也提要迁走，要不每年来一次，三个人花三个人的钱。儿子考大学差几分没入成，开了四五年车，最后到这去前，出事了，尸体都没见着，通知我们来，来了，战区进不来，十一月来，就那么个牌牌。牺牲的照片都不给打一个，管都不管就走了，不是好东西。妹妹没工作，他爸爸，身体不好，部队说是民政局管，民政局说是部队管，到底哪个管？三个妹妹，就这一个独子，在猛硐翻的，我们要求了，才三等功。

你妹妹说，给一等功还好听点，丧了一条命才三等功。来一次，要花三四百，车票爱给报就给报，不管给报就不给报。

你妈妈说，抚恤金给了八百，给了就一样不管了，民政局说我们只管抚恤金。中国人，人不值钱，牺牲一条人命，只给点抚恤金。口号提得怪好，牺牲为了十亿人幸福，他躺在这，给谁福了？

我们说，我们都记下了，回去向有关部门反映。华平，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应付你妈妈。不是的。说实话，我们不能确切地指出到底哪个部门管你们的事。但我们可以把你妈妈你妹妹的要求写进报告文学，让所有的部门都扪心自问，我们是人民的父母官，我们能还多少地管一点儿与自己有关的事，不要再寻找角度证明事情与已无关，不要再让烈士的亲属有这样的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一个衙门管他们的事，连解释一下都不管。华平，这么做你看行吗？

刘照泉之父。

俺山东邹县的，张庄乡大狗村，叫刘启成，看俺儿。84 年牺牲时来了，去年来了。我们那也是山区，吃瓜干，沙子石地，雨水好了，收成好一点儿，咱少吃俭用，借钱也得来，借了二百。俺儿当兵多报了一岁，还上着学，家里穷哩，家里还有他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多报一岁，当兵吃国粮，才仅仅几个月，就……哎！借钱也得借，当老人的心愿。借了二百块钱，俺儿 1966 年 11 月生的，牺牲过半年才知道。

（一位年轻军官停下，点了支烟，敬在刘照泉的墓前，塞给老爹五元钱。老爹不要，军官说，咱们是老乡。老爹泪又下来了，问，你是哪的？军官大步走开。

我们追过去，问清。）

哪的？

（我们说，35129 部队架工连指导员，叫张明东。）

俺不识字，给俺写上好吗？

（我们照办。）

俺还他，俺回去还他。

王毅，你的祭品与众不同。花生占，麻花，红果。所不同的是四封信，压在长方形墓身的四角，被风吹得翻舞，好在有石头压着。我们没见到你父亲，他压下信就去了，没留下来等答复，你放心，我们取了一封，我们有责任这样做。你放心，第二天，在县民政局局长周树荣的办公桌上，我们见到同样的一封。老人显然是带着气写的。即使有一些偏激的言辞，人家把儿子都献出去了，难道还不能给予宽谅吗？

我儿于 84 年 4 月 28 日在老山战斗中牺牲，快有 4 年，在这几年当中，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村委，对我们是十分的关怀，我们全家真感谢不尽党的深情。

这次来烈士林（陵）园要把我儿的骨头挖回家乡，主要问题是存在 XXX 团二营五连，特别是曹 X 等身上，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看看它（他）们是怎样对等死者的家属。

我儿死后把他的好表换一块坏表代（带）来给我，到部队要了三次，最后这次是原五连的指导员给我作主才培（赔）了 90 元，当中有 40 元车旅费都没给报，责任属于谁的，还把我们当作探亲处理，良心何在。

第二点：看看它（他）们对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怎样处理的。

（1）同志们：可能有的同志也还会刻是 84 年 7 月 25 号左右，云南日报上刊登的一封鲜血染红的情书吗。解放军报也刊登过，战斗刚打响，就以火箭筒首发命中消灭了一个火力点，为部队发起冲击打开发通路，当他消灭第二个火力点后，转移位置，准备消灭第三个火力点时，不幸牺牲。我到部队找它（他）们讲，曹 X 对我说了两点，一，主要是报功的时间超过。二，评功的名额是团部下达的，名额评功，你的事迹在（再）大也只能评为三等功。亲爱的同志们，世上真的会有这样的道理吗。

（2）我所知他们团的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个战场（老山）有的再（在）战斗中连一点战斗事迹都没有的，也是评为三等功。如果它（们）这些大官处在我这

个角度上，那比我更想不通的。在 85 年内我写要（过）多少信反应，结果连泡都不起一个。抱石头冲天天又高，抱石头打地地又厚。因我是一农民，对儿子的事无能为力。

夏文荣，你被追认一等功，你家里今年没来人，但你拥有很多很多的亲属，35303 部队全休指战员都是你的亲人，他们忘不了你，他们中的三位军官代表大家和小家的亲属来探望你，硬质花圈，烧挽联，点鞭炮，烧香，双敬烟酒，还带了一架照相机，拍照。

是部队派你们来的？

是的，我们是 35303 的。

知道，挽联上有。每年都来？

是的，年年来。

就夏文荣一个？

八个，每年来悼念祭扫，拍下祭扫的照片，给烈士家里寄去。

你们想的周到，烈士的事，民政局和部队一起管才好，别移交出去就不管了。

是的，烈士到底是部队的人。

八位烈士的姓名单位麻烦给写一份。

说不上麻烦，我的字不行：夏文荣，闫诗跃，程庆生，杨金华，薛历程，张吉东，徐华，宋强。宋强是个炮连长。

还有个事要问，你们应该要安排亲属一块来，隔几年来看一次才放心。

有哇，宋强的妻子来了，小闺女也带来了。

你们管路费？

管，我们一起来，吃住行都给安排妥贴。

宋强的女儿很漂亮，站在墓碑前，比墓碑矮两头。绣着黄鸭梨红苹果的白色尼龙上衣，桃红色健美裤，是妈妈早晨给换上的，领口还挂了朵白纸花。她用不满四周岁的稚嫩眼光盯着镜头，让叔叔们拍照，照相机闪出一轮轮白太阳。其后，她举着花，惊惑地看外婆烧纸，看妈妈悲哭。她弄不清妈妈常说的爸爸和这座石碑有什么关系，她见过别的爸爸，那都是大人，男的，她的爸爸是石碑。妈妈让她给爸爸磕头，她就给石碑磕头。妈妈让她给爸爸烧纸，她就揭出一张又一张，

学外婆的榜样往火里送。她听妈妈反复讲一个遥远的故事：她还在妈妈肚里时，爸爸就化作石碑了，她的生日比石碑还晚几个月，名字是妈妈给起的，思昆，她的家在贵州，昆是哪，她不清楚。外婆也哭了，外婆哭声大，妈妈哭声小，她怔怔着看着外婆和妈妈，看着里三层外三层围过来的人，看着能照出自己影子的瓦蓝的摄像机镜头，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她只晓得，妈妈哭，她就得严肃，妈妈待她那么好，她要跟妈妈保持一致，再说，没有秋千，没有转椅，没有滑梯，她也打不起精神头。终于终于，外婆和妈妈哭够了，回答围着的人的问话，也回答完了，外婆和妈妈拉着她向坡下走。全是石碑，为什么单单那一个石碑是爸爸，她弄不明白，准备回去问妈妈。走过牌坊，迎面一对石像石狮。狮子，狮子，她挣脱外婆妈妈，奔向石狮，爬上去骑上去，笑了。有叔叔用照相机对着她，她不在乎，狮子她玩，她嘻嘻嘻笑。外婆妈妈不哭了，大人哭时不能笑，大人不哭时可以笑，她晓得，所以她开心地笑了。

一对中年夫妇，相依着走来，小履沉缓，踏着无声的哀乐。女同志着花呢上衣，黑裤，深色框架眼镜。第一印象是，我们熟识她，我们见过她，在哪见过，一时反应不过来。

她站住了，面对李军烈士墓碑，叫一声军军，身体微微摇曳，摘下眼镜代之以手绢。

啊，李妈妈，是您。

我们在报纸上见过您。

1987 年 3 月 14 日《解放军报》了表记者孙振宇采写的通讯《妈妈的倾诉》。

在全军先进妇女表彰大会上，云南前线某部战士李军烈士的母亲李祖珍的报告，使许多初涉军营的战士激动不已，身经百战的老兵泪洒衣襟。她说——

我在 22 年里先后组织了三个家，现在全家 5 口就有 4 个姓，有人说我是不幸的，可我感到幸福无比。我年轻时认识伤残军了郭鸿荫。婚后 6 年间，我们生活得既艰苦又幸福。不幸的是，1969 年老郭别我而逝了。

我们的儿子军军长大了，象他生父那样英俊。他翻出爸爸的老式军装穿在身上，舍不得脱下。高中毕业后，他对我说："妈妈，我要当兵！"我支持他的行动。参军不久，他上了前线，他写信来说："20 岁生日，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我将在战场上度过它。妈妈为我祝福吧！"自那以后，我朝思幕盼，盼来的却是军军英勇牺牲的消息。我哭得昏了过去……

在我最悲痛的时候，一位解放军同志一直守候在我的身边，安慰我。他叫越英俊，自幼失去父母，是党和人民把他培养成一个副指导员。他说："妈妈，军军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军军。"就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姓赵的儿子。

儿子牺牲后，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到前线去，看看死去的军军，也看看战斗

着的"军军"们，向他们尽一点妈妈的心意！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来到烈士陵园，看到了我儿子的墓碑。这时候我想到：我看到了儿子，还有许多的妈妈还没来，我应该代表所有烈士的妈妈把每个孩子的墓看一看。当我要离开前线的时候，汽车已转了好几道弯，战士们抄近路追上来，哭着不让我走。部队首长流着泪说：这些战士们在战场上拼命，决不皱一皱眉头；但是在妈妈面前，泪水能汇成河！面对这些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没有悲伤，有的只是骄傲！

李祖珍的报告结束了，但很多同志仍伏在案上，任凭感情的潮水奔流......

《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两幅照片，一幅是李妈妈作报告，一幅是两个女兵伏案恸哭。

省爱国拥军模范、全军英模大会特邀代表李祖珍对我们说：

在前线，军军给我写了五封信，现在回忆起来，他句句是给我做工作，说，妈妈，前线不是为死，任务比死更重要。又说毕竟可能会死，妈妈您不要难过，您要象黄继光董存瑞的妈妈一样，我 20 岁不知孝敬，只有杀敌是对妈妈一次大孝敬。

参军时，儿子问，妈，我走了，你哭不哭？我说，妈不哭。他问，为什么不哭？我说，妈高兴，你上前线，怎么难受呢。他问，有一天我牺牲时，妈你哭不哭？我说，妈不哭；作为你，要当逃兵，妈哭，妈好不容易养大你，妈是国家罪人，妈才哭。儿子笑着说，儿不会当逃兵，妈，儿告别了。

10 月 30 日生日，生日前来信：妈，儿的生日快到了，可能是最有意义的生日，我要在战斗中度过它，妈妈，为我祝福吧。

（李妈妈手扶墓碑，泪不停地流。）

军军在家里，我看《高山下的花环》，真同情扫墓的亲属，我想我不会有这一天，我为军军祝福，我盼他的信，盼来的却是......军军不让我难过，我流着泪说，我没哭，就昏过去了。

儿子在家时喜欢打球，游泳，初中时在长江游泳，80 年，救了两个小朋友。军军个子可高了，参军时 1 米 78，牺牲时 1 米 82。儿子的信，我都背得出来，儿子知道打仗会牺牲，儿子愿意把生命为国拿出来，妈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只要儿子愿意，妈就愿意，没我儿子，我什么也不需要了。军军的生父是一等残废军人，二野的，为革命致残，69 年去逝。儿子继承爸爸的遗志，牺牲了，妈支持他，他爸爸的遗愿实现了。儿子说，妈妈，一定不给你丢脸。我每次来时，说一定不难过，听儿子的话。可我就是想，想呀，我毕竟是妈呀。

军军当兵两年，我没寄给他过钱，寄书时夹了两片巧克力，军军一直没舍得吃，带到前线，说这两片巧克力象征着妈的心，鼓励我杀敌立功。在军军遗物里，我又见到这两片巧克力。妈揪心啊，来上坟，又给军军带来一斤巧克力。

（一位妇女在李军烈士碑下放了六块饼干。）

谢谢您，军军，吃块饼干吧。

我儿子从小太苦了，二十岁还没穿过皮鞋，参军的津贴费，牺牲时还存在着 56.63 元，我保存着。军军小时候最爱看《红灯记》，每次回家敲门时，李师傅在家吗？

（抽泣。）

军军如果知道妈妈哭，就不高兴了，我不哭，不能让军军不高兴。

军军小时候，可细致呢。红领巾破了，破得不得了，可爱惜呢，退队那天，说，妈我退队了。把红领巾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好好的，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军军的团微也保存着，还有军军小时候的学习成绩单，军军的玩具，军军爸爸的军装，军军的军装，我家里两代军装都保存着，这是这唯一的财富了，我留着，我看着。

军军牺牲，口袋里有个纸条，包着弹片的纸，上面写给云南电视台点歌，第一首，妈妈的吻，还有十五的月亮，青年进行曲。战友们寄给电视台，三首歌制成磁带，安排了特殊观众点播的节目，又把这磁带寄给了我，电视台是让战士们唱的，录的，军军的战友们唱的。

我参加民政部报告团，走了十二省二十四市，哪都献花，我就一个地方留下一朵最大最好的，到了昆明，就成了一束花，全国人民的心意，我把它拿来给了军军，给了和军军睡在一起的战友们。我把每个孩子的墓都摸一摸，好多妈妈不能来，我替她们看看摸摸。一个儿是妈的血，这么多儿也是妈的血，妈妈们的痛苦都是一样的。

第十五章

62.两翼的失落，将门之子沙场夜点兵

激动只是一瞬间。

连着几夜把全团指战员接下来，握手，流泪，问候，一团团长秦天还有个句号要画。穿过长长的坑道，肢步在钢筋混凝土厚壁上振荡着沉重与空落。交接仪式在被覆层坚厚、驮负着一座山体的地下指挥所举行。壁上的大幅作战地图已经换了番号。大会议桌正中的交接文书冷冰冰凝了层灯光。一种非常强烈的失落感在这一刻击中他的泪腺。

秦天腮帮子铁硬。本来，应该向二团团长王小京多说几句，详细介绍情况，预祝取得战果，如果有灵感的话，还不妨仿效西方军事将领，同石家庄高级步校同期毕业的老同学开句玩笑，机智而幽默，才有指挥若定运筹幄的大将风度。王小京是他的好友。同为全优生，王小京有自己的见地和战法，他干什么从不认为自己就比人家高明。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说话。

倒是王小京调节了气氛，说了些承上启下的内容，好象还提到接收铺板多少多少块。

签字。阵地哨位如数换接，一个没丢，画押为证。年月日时分。交方。接方。完事，指挥权归人家了。敬礼，握手。转身就走。公事公办，友情容当后叙。

上车。

前一个部队讲参战时间太长，着急时间怎么打发。秦天觉得无法理解。他也老算时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被时间赶着走。和平时期的军人可能一辈子都在彩排，轮到你登台表演的机会少而又少。真正的舞台在战场，这里有军人的位置，军人的价值。接过指挥权好象是昨天的事，还有很多设想没有完成，比如扩大战场利用率，提高军事效益，改善攻防增强猫耳洞综合效益，锻炼和造就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军人，培养钢铁的纪律、高昂的士气和极其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弘扬一种崇高的尚武精神、民族意识、国防意识和国家说明书识，进而使部队建设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在新的基础和新的轨道上进入高级循环状态，等等，刚刚开了头，就失去了舞台。实际上，在签字之前，在他的最后一名战士钻出猫耳洞的刹那，他的全部作战指挥权便已拱手交出。

这是带着他的心向下地失落的一扇翼翅。

另一扇翼翅，是他永远铭记的英雄们。

在营房全团出征大会上，他往台上站，心里就蒙了层雾。最后一次检阅这个阵容了，再也不可能这么整齐了。

驾驶员看看他。"船头。"他说。

驾驶员明白了，打开雾灯，挂着低档，缓缓地载着团长凝重的哀思。团长失去了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先于大部队零零星星地告别阵地，告别猫耳洞，枕着战友们的肩膀下来的。船头卫生队是他们的第一停留地，有的用最快的速度送下来，胳膊上吊着输液瓶，有的用极慢的速度下送，车上横展一面红十字旗，开向一个遥远的世界。

远行的战友们，在呜咽的盘龙江边，在作为你们人生最后一段征程的红土路上，团长车来了，你们的团长来了。你们走得太急，指挥你们的他没来得及一一为你你送行，今天，在他短暂的第一个闲暇里，就着这苍茫的南国夜色，让他对你们一并道上一句：永别了。

没有什么东西能永恒。

秦天迎候部队撤下阵地的位置，王小京又站到那里了，昔日在引滦入津工程有铁营长之称的他，倒背着手翘首凝望，如水的夜雾一团一团涌过，天要亮没亮，没亮之前还习惯称夜，他的军衣被凉雾揉湿，手心却滋滋生热。

王小京手大，手劲也大，掰腕子全团无敌手。他要用掰赢全团的大手，迎握猫耳洞下来的那些勇士的手。他说，是战士们给了他力量。

这话对一半。

王小京的手劲也有自身的力量。石家庄高级步校以全优生的成绩毕业出来，他握别秦天，回到各自所在的部队。抗震救灾，他以先进个人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抗震救灾表彰大会。引滦入津，他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为他记了一等功。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历史。从古义负受株连撵到干校干重活到三十而立之年，成为所在军最年轻的团长。团长红红火火干了三年，就在别人都说他前途光明时，他面临了一个大转折：所在部队撤编。撤编部队的状况可想而知，他却一如既往，创造了第一等工作。上万张报表，石矿，营房，完好无损地交出，灯泡一个不少，八万多棵树一棵不少。丢失两样公物，一个写字台，一台电风扇，他一查到底，责令将运到外地的写字台托运回来，电风扇按买价扣当事人工资一百四十六元。其后一年多里，他这个没兵的免职干部看管空营房，不寻常的觉悟、素质和力量在寻常中显露出来。接收这座营房的部队即将开赴前线，急令他立刻报到。一到前线，在即将进入一线时，基础很差的二团酿出大事故。临阵易将乃是兵家大忌，但调整团领导班子势在必行。当月十日夜里党委拟出任命方案，十一日报军区，十二日批复。受命于危难之际，王小京和李政委即刻接手二团，担负老山战区主要方向防御作战任务。巧得很，王小京和秦天在战地重逢了。准备时间很短，王小京如履薄冰。他说："三十多年没打仗的部队，面对打了三十多年仗的敌人，我们胜利远在未定之天。"带着这种忐忑的心情，王小京到路口欢送他的战士上阵地。送别的场面他想得很悲壮，出乎他意料，战士们嘻嘻哈哈地同他握手，没等他说些鼓励的话，战士们先说："团长，没事。""团长，放心。"王小京手心滋滋生热，恨不能把战士们接过来举上天。战士太可爱可信可敬了！这一刻，真正是这一刻，他有了信心，真真切切有了信心。这些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的战士不是孩子了，从他们走上战场、甚至仅仅跨了一步，他感到他们变了，那个受过处分、曾拟劳动教养的潘玉琪眼里冒的不再是邪气，那个好动拳头的逄鲁宾换了个样，那个斯斯文文见人害羞的向小平挺起了胸膛，带着这样的战士组成的团队，他王小京要打不了胜仗，就白吃大米饭了。果然，一年下来，二团仅以微小的奇迹的代价（牺牲三人），取得歼敌数十倍于己的战果，胜利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就是逄鲁宾，上阵地第二天就荣立二等功，战斗结束，他咬着被子爬在猫耳洞里，让指导员和军医用水果刀从背部抠出十几块弹片。向小平用三十一发子弹，毙敌三十人，伤一人，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只可惜潘玉琪，这个后进战士的典型作战勇敢，已经提升为排长，准备打完仗送他上军校学习回来担任连长，不幸触雷牺牲，军师团领导均深表痛惜，为了不影响情绪，对各猫耳洞的战士暂时保密。保到今天，

再也不能保了。

仗是战士们打的，战士们最可爱，应该紧紧拥抱他们，用手掌响亮地拍他们的脊背，连声说："好样的。"搓着手，王小京想。可是，这并不很远的距离，兵们怎么还不露面？电话说，早就下撤了。他急着见到他们，他们太好了。阵地，王小京都去过了，战士见到他，他见到战士，都流着泪说不出话。战士盼见他，又怕见他。阵地太危险，团长您快下去吧。他们也没什么好招待团长的，团长汗如雨下，不肯喝他们宝贵的水，罐头打开了，团长不吃。团长执意要进他们的洞，有个洞口太小，身高肩宽的团长进不去，战士们突然有了主意，甩了几个手榴弹，向团长报告，敌人打炮了，不由分说，拖着团长往下撤。团长离开了，战士们捧着几个月没洗、被团长紧紧握过的脏手，泪，叭叭掉。

他很清楚，猫耳洞爬出来的兵们身体极度虚弱。友军下来，大部分是躺着担架。七连长说："我踢正步给你踢下去。"八连长说："我全连给你跑步带到。"谢谢了，走不了的，还是要抬，战士们立不上功的也有功，别说打仗，光把猫耳洞搬到北京，市民们能在猫耳洞的十种气味里蹲上五分钟就算了不起。不要踢，也不要跑，一线不通车，让战士走下来已经很了起了，他不需要那拉方向全团无一人抬下战场的奇迹。奇迹早已经创下了。战士们都应该抬下来，虽然他不可能再多出两个团来抬一个团。他得知四连一个哨长高烧 39.5 度，还坚持往下走，他命令抬下来，哨长瘫倒在担架上已快虚脱。但是，为了今天，他可是忍受过战士的抱怨和责骂。战前的体能训练，他要求战士全天戴钢盔，背砖头，军工背八十斤。他安排了六耐训练：耐热，耐渴，耐饥，耐雨淋，耐蚊虫咬，耐日晒。适应性训练，全把全团赶上没有泉水的大山，两顿饭的粮食（不是干粮），一军用水壶水，在山上活动一天。战士熬不住，偷偷下山搞水，被纠察队堵住，责令回山上去。他没心软。松是害，严是爱。而上阵地后，他全力组织保障，超过了上级规定的标准，他的大部分干部战士才能一步三摇走下来。

哦，不能拥抱战士们。尽可能平静一些，强刺激会使他们昏过去。不能响亮地拍他们的脊梁，长期蜷曲在洞里，他们的脊椎弯曲，关节闷疼。特别要克制住眼泪，就当他们是一群不成熟的孩子，刚刚到山上玩了半天。

来了，可来了。

是他的兵么？

三五成群，互相搀扶着。几个人架在一起，仍摇摆不定。都努力在做走的动作，打抖的腿一次极难完成十几厘米的蹭进。个别的居然有鞋穿，那鞋啊，不过是挂在脚脖子上的鞋帮。都裸着身，穗状的裤头如树叶般吊在腰上，在风里汹涌地动，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场，也一定无法辨认儿子。披肩发，长胡须，一绺一绺粘结成棕榈片的毛发包严了面孔，裂出两只灼亮的眼和作嘶鸣状却呃呃发不出声的嘴。

我的好兄弟！团长再也控制不住了。

63.百日不见太阳的士兵，重新品尝"人"的滋味

向小平（二团八连战士）：

终于解放了！呆得人又黄又白，走路都觉得开阔，世界大了，一摇三晃，往上走啊，三百九十六个台阶。那里有个小溪，往江里流的，很清，这样多的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嗷嗷嗷，跌跌撞撞跑呀，都往前跑，看谁先用上，跑。干部喊，别跑，防炮！跑，扑扑楞楞冲进去，又洗又喝，死也够本了。干部喊，快跑，要打炮了。舒服就行，打炮怕什么。裤头湿了，破胶鞋里呱唧呱唧响，见了水不要命了。

刘永军（一团五连战士）：

公路那么宽，下边还有条白公路，一看，盘龙江啊。水流得嗖嗖的，以前觉得很慢。跑下去，四个人头扎进去，喝呀，喝他娘的，连沙子带泥的喝，不喝就流到越南去了，喝呀，咕咚咚，不喝白不喝，喘会儿气，打一串硬嗝，又喝，长头发弄湿了。老百姓说，这些兵要回去见妈的。我眼泪就下来了。

白召明（一团七连战士）：

见到一个沟，奔过去就喝，渴苦了。指导员训，他妈的你们小心地雷，"4.28"，越南国耻日，军工光送弹药不送水，高地上勾红薯吃，勾青草吃，尿不出尿。

沈衍柱（四团一连排长）：

胡子都发红，团长，他们都不认识我了，我说，是我呀。到二线，看他们洗脸，哗哗的，洗完一泼，糟蹋了。我头发长，身上烂，他们笑我。我小孩九个月了。猫耳洞想是想，一辈子也不想再来了。他们让喝水。我说，不喝，留着做饭吧。他们说，这有的是！我问，随便喝。好水，好水。

孟吉平（一团五连战士）：

见了熟人都愣一会儿，想想是谁。说话先咳嗽，看嗓子还有没有。陈大新接我，先交光荣弹。到了住地，排长问我渴不渴，给了一饭盒水，放了糖，我舍不得喝，喝了一小口，省着喝，放那，出去转了一圈，没地雷，随便转。回来一看，问排长，水呢？排长说，倒了。我说，怎么倒了？排长说，凉了，喝热的。那个心疼呀，在洞里，水袋倒完，还得舔舔里边。

胡玉海（一团三连排长）：

第二天上午洗澡，防化连的淋浴车，上边照顾我们连，我们第一家。规定半小时，洗着不想走。别的连队也是下来的，在外边喊。我们也不管，一搓，一层一层地掉，一搓一团，洗了还有。洗了一个半小时，穿衣服特别扭，不习惯了，就喝水舒服，比吃什么都香。第二天早晨刷牙，刷了两次，牙膏都染成红的，刷

不干净。

赵文志（A 二团八连）

下来先洗澡，洗完往铺板上一躺，好自在。在上边三人一条防潮被。到小河里洗的澡，用洗发剂洗头，整用了一瓶才见沫，光流黑水。

李牧（A 团一连配属军医）：

三个月不刷不洗，不得病。一下来，刷牙反而疼了，病都来了。同学说我变了，到处撒尿。师长见了，不认识我了，你他妈的胡子呢？

胡玉海：

第三天拉的大便，还硬，过好几天后一天好几次，有时好几天没有，一个月才正常。喝够了水，第二天尿下来了，白的，也不疼了。在洞里尿不出来，急得要拉手榴弹。

战士甲："爬出来第一件事，看看太阳什么样，都忘了。狠狠打几个嚏喷，舒服死了。"

孟吉平："能喊出一句话，是最痛快的。看看太阳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么大，晃眼得不行，睁不开。摔了七八跤，脑袋都不知道是脑袋了。看树，草，绿多了，见啥都想摸摸。躺在地上打两上滚，我躺在草上，太阳晒得挺自在，舍不得起来。"

胡玉海："本来我体质相当不错，一百多天，下来两条腿发抖，连里让抬我。我走。说话时嘴不听使唤，特别激动。我们是最后一批，走到马甸上汽车，六里地，走到九点，走了三个多小时。政委、参谋长等着我们，握手，他们特别激动，流泪，讲了讲，我们站了十几分钟，站着直哆嗦，听不见讲啥。汽车到了家。全连那么多人，先回来的都换了衣服，头发一理全不认识了。从车上往人群里扑，拥抱啊，叫啊，哭啊，架着我进屋，被子都铺好了，都躺着，生活从头开始。"

何广成："下来眼睛看不到什么东西，离敌人近，不敢咳嗽，光着脚穿裤头下来，鞋被耗子咬烂，有的剩个鞋帮。下来痛痛快快咳嗽几声，猛叫唤。晚上睡不着觉。没一个人直腰走路，都弯着腰，队列里硬挺一会儿，下来又勾着腰，老觉得要碰头。到后方没事了，仍不敢走别的地方，怕雷。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很孤僻，电话铃一响，就在梦里打电话，喊，耗子扔地瓜了（越军扔手雷了），给他吃大饼（给他引爆定向地雷）。神经失常，头一星期啥也不干，吃完饭，按班带出去溜达，先慢慢走，走近点儿，到个地方躺草上吹牛皮。全连集合，站不住，乱晃荡，没五分钟就有倒的。"

刘永军：

下来什么也不想带，都扔了。出来吃不下罐头了，喝了半瓶五加白，陈大新给我买的，说有半斤，四个月没喝酒了，半瓶下去，跟飞似的，在营后指喝的。所有的人说话都好听多了，立体声似的，没了事，认识不认识，都往那边一站，听人家说话，看人家嘴动，傻呼呼的。

胡玉海：

到医院睡觉，女护士给我量体温，一碰我，我上去一巴掌，以为有敌情。看电视，特别激动，出来个人就嗷嗷叫。晚上睡觉还象在哨位，一有动静就伸手抓电话。给护士长说对不起，她说，没事，下来的都这样。

荣久华参谋：

八四年那次参战，守了一个多月，全连一百八十多人，下来八十人。有个班，加强班，十五人，就剩二人。准备先洗温泉，一到曼棍，武器一扔，倒地上就睡，最长的睡了三天，送的好东西都没人吃。首长说，睡吧，过三天再说。赶上中秋节，按编制一人一瓶酒，香槟，一块月饼，一盒云烟。四班这两个人，还有别的班，也有剩三、四个人的，酒没喝，对着月亮，点蜡烛，烧了烟，酒祭。中间摆月饼，不在的一人给戳一根烟，剩的人跪一圈，在曼棍小河边，沙滩上。这是九月九号，中秋节。昆明军区领导机关送来的月饼，上面有首诗：身披硝烟赏明月，御敌守边度佳节，中秋月饼犒将士，既表慰问又祝捷。连长当时不下来，弟兄们就这几个了，红眼了。最后八个人抬下来。确实走不动了，没受伤也走不动，我下来时，几里地走了八个钟头。连队休息一个月，又去拔点。

64.木箱在大后方变形，殒落在太阳撞击出价值更年期

净化战场，这是上战场之初集团军制订的一项战场建设措施。我边民多与越边民结亲，人员来往频繁，时有越军特工人员掺杂其间刺探军情。集团军会同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净化措施，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渗透活动。

而战区本身并非净土。

大千世界有的，战区都有，诸如淫秽录相带、裸体扑克、暗娼、性病。而战区又拥有自己的特色。没听说过私人武器交易吧？手榴弹能换罐头香烟，执行货币功能货币也能直接购买枪支弹药。边村的手榴弹普及率相当高。手榴弹的作用是何卫财产。当地民风恨盗不恨娼，偷他一个玉米，他会举手榴弹追歼你。偷大姑娘却比偷玉米容易得多，只消说去富裕的地方，她马上跟你走，故人贩子极易得手，没有爸爸的小孩人数也随之大增。

作战士兵的各种欲望受到死神的严格纠察，处于被政治工作人员千百次赞美的"净化"状态。若果真如此，也就不会发生回到北回归线以北的那些事了。

姑且称作战争能吧。参战一年半，一个集团军积蓄了多少战争能，恐怕用一般方法难以计算和显示。

北回归线以北的一切都显出巨大的反差。从北纬 23 度到北纬 40 度，从亚热带到暖温带，猫耳洞人由裸体到用越来越多的外在物把自己包裹起来。大后方令人烦躁不安，不仅是温差，还有湿差，那么多官兵滚鼻血，口唇生疮。装慰问品的木箱出现变形和扭曲。这样的箱子几乎人人都有。数千公里外的战场设在原始森林覆盖的群山中。箱子和慰问品值不了几个钱，对后方最不适应的就是钱。物价奇贵，刚巧又赶上抢购风，同出发时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前线也贵，火柴一毛钱一盒，但毕竟军事共产主义成份多，吃饭不交钱，政府又以巨额财政拨款确保烟茶站菜蔬蛋肉的物美价廉。慰问品也多，裤衩背心毛巾基本不用自己买。后方的物价把官兵们搞得叫苦不迭，连集团军的一位领导干部也说每月手头紧巴巴的。他们吃惊地听到，他们打仗期间，万元户不再是可以夸耀的资本，十万元百万元户拔地而起。若要斗富，数万之众的堂堂集团军在第一回合就会输给百万资本的个体户。为日后生存计，军队医院拟为伤残指战员举办无线电培训班。被求援的地方单位索要劳务费，伤员们喟然长叹，腿都掉了，哪来的钱呀。一个体户闻知拍案而起，不就是钱嘛，我出。笔者心情与伤员无异，感激复哀哀。更有耸听者，喟参战官兵了了战争财，统统肥得流油。官兵愤怒之余唯有苦笑"是他妈有发财的，高档慰问品被他妈的狗吞了！可我们呢，作战补助加猫耳洞费，总共十五块，就这几个钱脑袋别腰带上去卖命，回来倒一个个成了贼了。"他们看后方人分外扎眼，后方人看他们也不顺眼，都认为对方变了。也许真打出了一副盗贼模样，官兵自己也意识到与众不同。同样的装束，留守的官兵与前线回来的官兵硬是能分出来。即使微笑也乱不了真。在理论上绝对列不出甲乙丙丁，往那一站，又绝对有种强烈的感应。打过仗的浑身上下往外透一种劲道，许多人这样对笔者说。笔者一震：战争能？读出这种劲道的后方人会识趣地绕开走，心想，别惹了他们。真把我们当贼了，前线人想，妈的，老子为你们打仗，你们狗日的怎么能这样对待老子！自悲？自强？不得而知。

反差，落差，全方位的格格不入。

心理场被粒子击中！

战争能的核骤然裂变！

根本无须投资，打过仗本身就是资金，资本转化成金钱全凭一句话，所有的参战部队来回均经过昆明。昆明市有三条不见诸文字的规定：伤病员看电影看戏不买票；进公园不买票；坐公共汽车不买票，甚至出租车也白坐。要钱么，老子打过仗。这句话是一张万能的支票。不止伤病员，是当兵的就行，挂一脸凶相闯电影院，仿佛越军就在里面，把门的一定笑脸相陪。昆明市宠坏了当兵的，当兵的幻想让"老子打过仗"这张"支票"在全国通用。因此，在集团军驻地的北纬四十度的另一座省城里的公共汽车上和影剧院门口，关于"支票"有效无效的争执也无法用接二连三来概括了。用习惯语言说，这些都是支流，而且是暂时现象。主流还是好的。有两件好人好事为证。公共汽车上，二士兵自恃打过仗，拒不买票，满车乘客侧目。北京军区陆军学院一位处长看不过去，替士兵付了款。在某县城，两名探家士兵与售货员闹事，围观者甚众，公安人员也降不住这两位一口一个"老子打过仗"的兵。此时一军队干部挺身而出，大喝，老子也打过仗！这位干部

正是二士兵上级机关的保卫科长。撞到枪口的滋事士兵被推进别有一番光景的禁闭室。

那场面令人终身难忘。连着许多昼夜，一列列军列把凯旋官兵的欢呼和泪水抛向花的月台。万众夹道欢迎，商店的塑料花和绢花被抢购一空，一束束鲜花飞向车队。从车站到营房的十多里街道，欢声动地，官兵们淌着泪品咂被理解的幸福，何况人群中有他们的老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接着是各种慰问品的轮番冲击，把理解的交响曲奏到最强音。

然而，对官兵理解得最透彻最深刻的，当推公安部门。第一列军列尚未到达，他们已有了预防治安新问题的全盘设想和准备，并召集了公共交通、服务行业等部门的联席会议，要求各行各业对胜利之师官兵们的可能越轨持冷静和宽容态度，避免酿成不愉快事件。这一精神传达到所属单位的每一名工作人员，军方更强化了防堵措施。但是，假若能堵住还会叫战争能么？

直快列车上，一歹徒对女乘务员无理取闹，眼看要发展到殴打，旅客无一出面制止。参过战的军人赶到，二话不说，出拳便打。军人的重拳如鼓点，命中眼眶，一块青，命中鼻子，一团红，命中太阳穴，歹徒踉跄后退。车停靠站台，歹徒跳下车，军人飞身追上，双一阵旋风般的拳脚相加，打得歹徒哭号求饶。开车重新启动，军人跳上车，女乘务员呼地关门，再不知道歹徒是死是活。

小事一桩，做好事不留名。

你们回来了，你们的太阳留在了北回归线以南。北方也能看到太阳，却因为斜照而不觉其温暖。殊不知，若去了这斜照的太阳，地表的一切生命都会中止。你们付出了生命的一部分，付出了爱也付出了恨。你们用青春的势血染红了高升的太阳，染红了深厚的土地。牺牲的战友长眠在红土中，你们身上负荷着双重的生命。你们在为一个民族的肌体注入病霉抗体。因此，在前线我们向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建议，凯旋后在军史馆竖一座碑，刻上参战者的姓名，也包括用手榴弹换罐头被判刑的那两名战士，毕竟他们义无返顾地上了前线。你们的战争履历是大多数同龄人所没有的人生体验，你们的太阳曜曜辉煌。

但是军人的太阳命定要在战火中升起，而军人却不能为自己的光芒去制造战争。

军人向和平女神献殷勤最多，和平女神对军人却最绝情。

为战争出力被战争重新塑造的军人与和平的隔膜愈加增厚，你们又在不可回避的"价值更年期"里退出军队，为此你们要付出更沉得的人生代价。

直面历史，你们会觉得一时的委曲心理显得如此卑微而可笑。战争与和平，不过是历史巨掌中转来转去的一对保龄球。一场局部战争，连历史的一个喷嚏都算不上，战争中的具体人更不值一提。历史老人只关心自己的进程，对人的全体他从不承担道德责任和义务。

历史最终要帮助和平女神抛弃所有的军人，军人的终极价值是消灭战争，消灭自身。

你们脱胎于和平，烧炼于战争，现在又回到一平中淬火。你们有不寻常的经历素质。悟通这一点后，你们定能好自为之，把人生的新太阳高高举起。

65.龙蛇新春晚会不再向老山祝酒，一串愤怒的枪弹震醒关闭前的战场

伤残战士张德超，即将由昆明后方送内地康复所，领导询及要求，他说，要再上老山，看看主峰碑，看看战友，看看炸掉双腿的地方。1989 年 4 月 12 日，专车停在老山主峰上，登顶的 237 级台阶，高位截肢的他，坐在也是站在营长的手臂上，被一步步背上去。照相留念。手抚光润的大理石碑面，他泪如雨下。

连队为张德超饯行，酒液在杯中打抖，再见吧，老山，再见吧，有脚印的历史，谁养也罢，谁管也罢，总医院那位 1984 年"4.28"之战的伤员无言地告诉他，无脚之路要靠自己走，爬或滚。那位伤员肢体完整，而属于本人意志的只有双臂和头颅，高位截瘫的他在痛苦中即将迎来又一个"4.28"忌日，此刻他的最高理想是能象两岁儿童那样自己解大便。

为自强干杯吧，张德超颤声说。

同日，五千多里外，为了"4.28"，我们决定重访战区。

老山主峰团以董酒相款待。我们深领厚意，一年间，该团接待费高达十余万元，光临老山的团体不减，只是慰问团与记者作家锐减，各类参观团激增。活动内容无非是主峰碑前合影，吃饭，慰问与被慰问的位置全然倒置，主峰团还要百倍警惕保护亲人们，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学会了真情与敷衍。因之，能享受主峰团的好酒，实在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殊荣。

董酒，董酒，我们懂。我们懂酒。

酒，爆竹，备下这两样吉祥物，到达老山即将接手防御的一支英雄部队，收看中央电视台的龙年春节晚会，瞩目他们的明天。只待老山代表在屏幕上出现，立即爆竹齐鸣，倾杯以庆，却没有，连声好也没问，众哗然，达达达达，一士兵按捺不住，扳机抠到底，一梭枪弱带着他的啸声宣泄上新春夜空，师长查明情况，打个听其自然的手势，同年的人大会议上，前线指挥部一位将军的慷慨陈言，已见诸报端，然而，龙蛇一脉，己已年春节晚会对前线将士又一次有违，更不要说唱给一支祝酒歌。

老山被冷落了，从举国注目的银屏到实际政治生活。无疑，战场降温、宣传降格的决策完全正确，也无疑，与以往的参战部队相比，命运于他们是不公的，依然在流血，即使不存在敌对者，密度堪称世界之最的雷场，也在不停地为中国残疾人队伍输送新成员。

只有当事人还记挂"4.28"。天保边检站站长说，那一天，将换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老山主峰甘团长、周政委说，象去年那样的规模不大可能，但为了面子，越军的小折腾在所难免，不管规模大小，请祖国人民放心，有我三团将士在，敌人休想过老山。

和平女神与睡美人在凝眸，对光荣日，对战场关闭前军人鲜血与生命的继续付出，她们淡然一笑。

但目下，冷落便是一次新的赋予，企望理解吗？回答是肯定的，但不乞求理解。外来的理解不能成为内在支柱，需要忍耐，而忍耐终归也要有所依附。那么，靠什么？"4.28"要求老山回答，期待军队回答，老山在思索，整个阵地在思索。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做为最初的催化剂。

即将接防的将士中的一员，对前后方的反差与增厚的隔膜忿忿然，提笔给家乡县领导写了封信，为了触动父母官，他把交防部队历经的甘苦写到本部队头上，年三十夜，正吃年饭的县委书记接到前本来信，当即拆视。阅毕，书记推开酒杯，泪流不止，正月初一上午八时，在紧急召开的五大班子联席会上，县委书记哽咽着念了信，全场静默，初三，由县武装部长带队，满载价值两万元慰问品的汽车由贫困山区开出，千里迢迢赶到战区，此时，部队仍未接防。

"你这是乞求理解！"部队政治委员严厉批评写信的干部。

干部很委屈，不指望理解，还能指望什么？

是啊，指望什么？答案在渐渐明晰，这层纸最终由一位教导员捅破，在第一期作战体会的结尾处，教导员庞光均写道——

让我们从"困惑"中让起来吧！因为流血的战场不允许我们把每个人的大小困难都解决好了才去打仗，不允许我们在得到别人理解后才去冲杀，不允许我们等着把环境改善了才钻猫耳洞，环境和现实逼得我们记住两个字：自强！

沉甸甸的作战体会被团政委王卫南立即上送，师党委会议室灯火彻夜，段树春、陈庆去等人深入交流思考。

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

这是口号，更是支柱，这是强音，更是强力，老山呼出：自强万岁！

"自强万岁"在战区引起的强烈震憾和产生的多方面效益，留给将重新关注老山的新闻记者们去书写，令人欣慰的是，在蛇年"4.28"来临时，继前五年之后，老山不仅又走过了几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同时也实现了多波次推进后的一次

大的精神开拓。

再度告别战区的心情是复杂的，老山战事乃至整个中越之战给了我们文学的积累和机遇，而明年的"2.17"和"4.28"是什么样子，不很清楚，极可能没有新的战事供我们酿酒，这没什么，我们的悲哀一旦同人类的福音相悖，我们将迅速转轨以图自强。

酒的饯行，为我们，也为战争，前线将士的敬酒杯杯不容推辞，数杯后，段政委酣烈的目光在复述一小时前的发问：民族的脊梁何在？

一樽热醪发国问！发问本身已涵蓄了答案的充实，回归中我们感到血管饱满了许多。

结语 九歌

全世界都注视他。

驻阿苏军司令格罗莫夫头顶战斗帽，身着佩戴中将肩章的制式呢大衣，迎着各国记者群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缓步向前。1989 年 2 月 15 日的苏阿边境上空阳光明媚，一扫前日的阴霾。正是前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大雪纷分，接运最后一批苏联军队的运输机只降下两架。原订最后一批撤军人数为 50 人，苏联方面为向 120 名记者作出表示，决定由飞机带走 15 名军人，作为最后一批苏军撤离路透社布尔的象征；而最后一人的撤离，按照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议规定的最后期限，正由格罗莫夫中将领衔主演。阿富汗的土地在格罗莫夫脚步下还剩几米。这意味着，历时十个年头的苏阿之战将成为历史。格罗莫夫眼前出现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铁尔梅兹镇，出现情绪高昂的欢迎人群，出现黄头发蓝眼睛的男孩子。

男孩子扑过来。

爸爸抱着儿子，抱住和平。

这是撤军的姿态吗？

越南一方面宣布将在 1989 年 9 月底前全部撤军，一方面加紧使柬越南化。

已然白发苍苍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于 1989 年 2 月 12 发表声明，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现在已有 100 万越南移民在柬埔寨定居；冒充高棉士兵的越南军人已被安插进所谓的洪森柬埔寨军队；洪森——韩桑林政权的各个部门、行政机关及其内外政策均受越南的严格控制与指挥。

合众社电称，9 月 26 日，最后 2600 名侵柬越军列队开过了柬越边境的得胜门，军旗在破旧的美国装甲运兵车上飘扬。

是的，走马灯式的撤军把戏。越南玩弄了多次。对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这

么个小国，人们持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作为一种承诺，国际社会还是欢迎的。

毕竟 1989 年的和平兆头越来越多。

十月的鲜花彩门镶嵌的千里战备公路上，从麻栗坡到春城昆明，云南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送大军。十个春秋，当地群众每次欢送都伴随着欢迎，独这一次大军只有北上，没有南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之师，以自己的英勇作战和牺牲，给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以沉重打击，胜利完成自卫还击、保卫边境的光荣任务。

摩擦频仍，但高潮显然已过。

大部队防御作战转为正常的边防守备。

在人民共和国年满四十周岁之际，野战军向英雄老山泪别，向烈士陵园泪别，向大战区告别。

至此，自 1979 年 2 月 17 日起始的呈热点状态的中越军高冲突告一段落。亚洲松了一口气。世界松了一口气。

年度：79-89。亚洲贯穿着几场战争。

起点与终点在"9"的旗帜下重合。89 年馈赠给人类偌多的福音。

"9"是偶然性的花朵，它的花托深处蕴藏着不可抗拒的必然。战场的关闭乃大势使然，和平使然。

然而，巴拿马运河之畔的硝烟，使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

八十年代的帷幕拉开的时候，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是战争甚至核大战的阴云。

九十年代来临，被战争和军备竞赛搞得疲惫不堪的世界，忽然发现还有更普遍、也是更困难的问题困扰着人类：人口、资源、粮食、污染等等造成的生态危机。我们的地球村，愿来是一个脆弱的星球。

谨以此文——

祈祝亚洲在本世纪最后一个年代获得休养生息；
祈祝历经劫难的人类平稳地渡向二十一世纪。